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12卷 书信

SHEN CONG WEN, QI SHU

1972年—1973年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8~2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4-9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书信集 - 中国 - 现代 ③杂著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85 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二十二年冬过北洛洛口感事

沈从文

依：官此折，我，礼厚安。不谓以得定，按之终感秋凉。
 日暮转望气，倦力不支，思乡深矣，古语云：秋凉，秋凉，秋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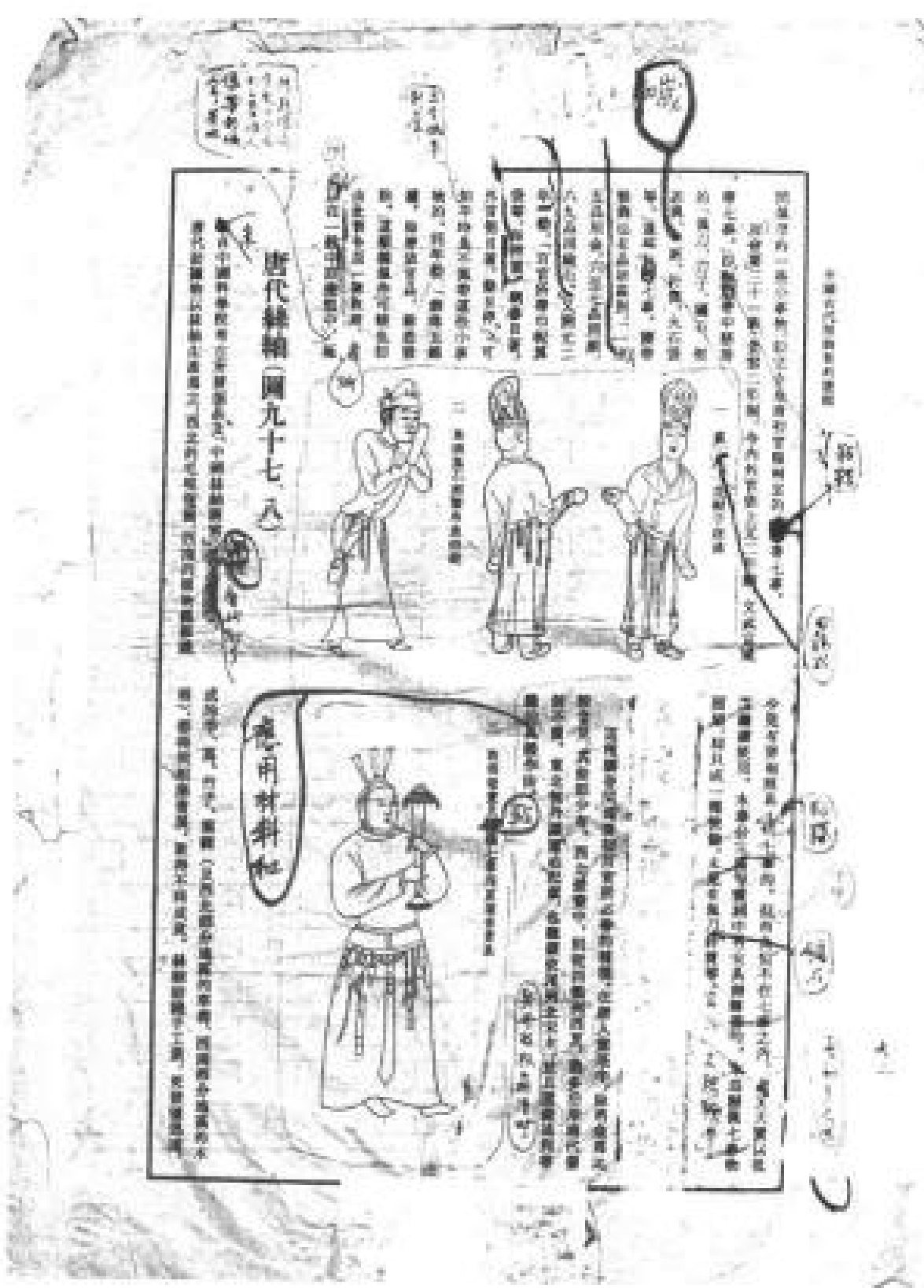
作者从干校回家后所写一首诗的手稿



1972年作者从干校回京时与两个外孙女在家门外
左为刘兰，右为田纪伦女儿田文彤



1969年11月末沈从文去干校前与沈朝慧女儿刘兰在家门外



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明稿校样
作者从手校回京后对校样作过多次校改



本卷收沈从文 1972 至 1973 年间的书信和废邮存底，共计 120 件，并编入附录一篇供参考。

同一信若存有多种废邮时，仅择其一编入。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 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作者在五七干校虽身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有责任待尽”的强烈愿望和健康日益恶化的现实，终于使他一再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让我工作”的要求。在得不到答复情形下，只好用请假治病为由回到北京。

本卷所收书信，记载了作者在两年“请假治病”期间，抓紧每一个日子“尽责”，并克服生活、健康、人事、政治现实、观念差异等等障碍的情形和感受。

信中对一些人事和事件的记述、评议，只反映作者当时的见闻、认识或心情，可能与拨乱反正后的组织结论不一致，或与澄清后的事实不相符，故信中说法不足为据。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未作改正。

目 录

沈从文
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D U A N J I

□1972年

1

| | | | |
|-------------|---------------|----|----|
| 19720128 | 致沈龙朱 | 丹江 | 3 |
| 197202 | 致周恩来 | 丹江 | 6 |
| 19720319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5 |
| 19720321 | 复张兆和 | 北京 | 19 |
| 19720325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3 |
| 19720328 | 致毛希武 | 北京 | 26 |
| 19720402 | 复张兆和 | 北京 | 32 |
| 19720407(1) | 复窦达因 | 北京 | |
| |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一信 | | 36 |
| 19720407(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41 |
| 19720410 | 致张兆和 | 北京 | 45 |
| 19720420 | 复张兆和 | 北京 | 47 |
| 19720424 | 复张兆和 | 北京 | 49 |
| 19720427 | 致张兆和 | 北京 | 54 |

| | | | |
|-------------|---------------|----|-----|
| 19720430 | 致张兆和 | 北京 | 58 |
| 19720506 | 致张兆和 | 北京 | 64 |
| 19720509 | 致王千一 | 北京 | 69 |
| 19720510(1) | 致刘树桐 | 北京 | 70 |
| 19720510(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73 |
| 19720513 | 复王千一 | 北京 | 77 |
| 19720514 | 致张兆和 | 北京 | 79 |
| 19720515 | 致王矜 | 北京 | 82 |
| 19720519 | 复程应镠 | 北京 | 83 |
| 19720520 | 致张兆和 | 北京 | 90 |
| 1972052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93 |
| 19720524 | 复张宗和 | 北京 | 96 |
| 19720530 | 复张兆和 | 北京 | 99 |
| 197205 | 致吴仲超 | 北京 | 103 |
| 19720604(1) | 复程应镠 | 北京 | 116 |
| 19720604(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22 |
| 19720607(1) | 致程应镠 | 北京 | 126 |
| 19720607(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28 |
| 19720608 | 致杨振亚、陈乔 | 北京 | 132 |
| 19720609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35 |
| 19720610 | 复张宗和 | 北京 | 140 |
| 19720614 | 致陈蕴珍 | 北京 | 147 |
| 19720615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52 |
| 19720616 | 复窦达因 | 北京 | |
| |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二信 | | 157 |
| 19720620(1) | 复程应镠 | 北京 | 162 |
| 19720620(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68 |
| 1972062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73 |

| | | | |
|-------------|----------|----|-----|
| 19720628(1) | 复钱世明 | 北京 | 178 |
| 19720628(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81 |
| 19720630 | 致张兆和 | 北京 | 184 |
| 197206 | 赠马国权旧纸附言 | 北京 | 188 |
| 19720701 | 复张宗和 | 北京 | 190 |
| 19720703(1) | 复程应镠 | 北京 | 196 |
| 19720703(2) | 复张兆和 | 北京 | 200 |
| 19720704 | 复钱世明 | 北京 | 203 |
| 19720709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04 |
| 19720711 | 致钱世明 | 北京 | 207 |
| 197207 中旬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08 |
| 19720722 | 复沈虎雏 | 北京 | 212 |
| 19720725(1) | 复程应镠 | 北京 | 218 |
| 19720725(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22 |
| 19720803 | 致大嫂 | 北京 | 225 |
| 19720805 | 致一教历史的朋友 | 北京 | 228 |
| 19720807(1) | 致吕德申 | 北京 | 231 |
| 19720807(2)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32 |
| 19720807(3) | 复沈虎雏 | 北京 | 236 |
| 19720813 | 致张兆和 | 北京 | 243 |
| 19720814 | 复沈虎雏 | 北京 | 245 |
| 197208 中旬 | 复程应镠 | 北京 | 252 |
| 19720825 | 致沈虎雏 | 北京 | 257 |
| 19720922 | 复沈虎雏 | 北京 | 258 |
| 19720925 | 致张宗和 | 北京 | 261 |
| 19721005 | 复张宗和 | 北京 | 263 |
| 19721009 | 复王家树 | 北京 | 266 |
| 19721015 | 致王 彗 | 北京 | 2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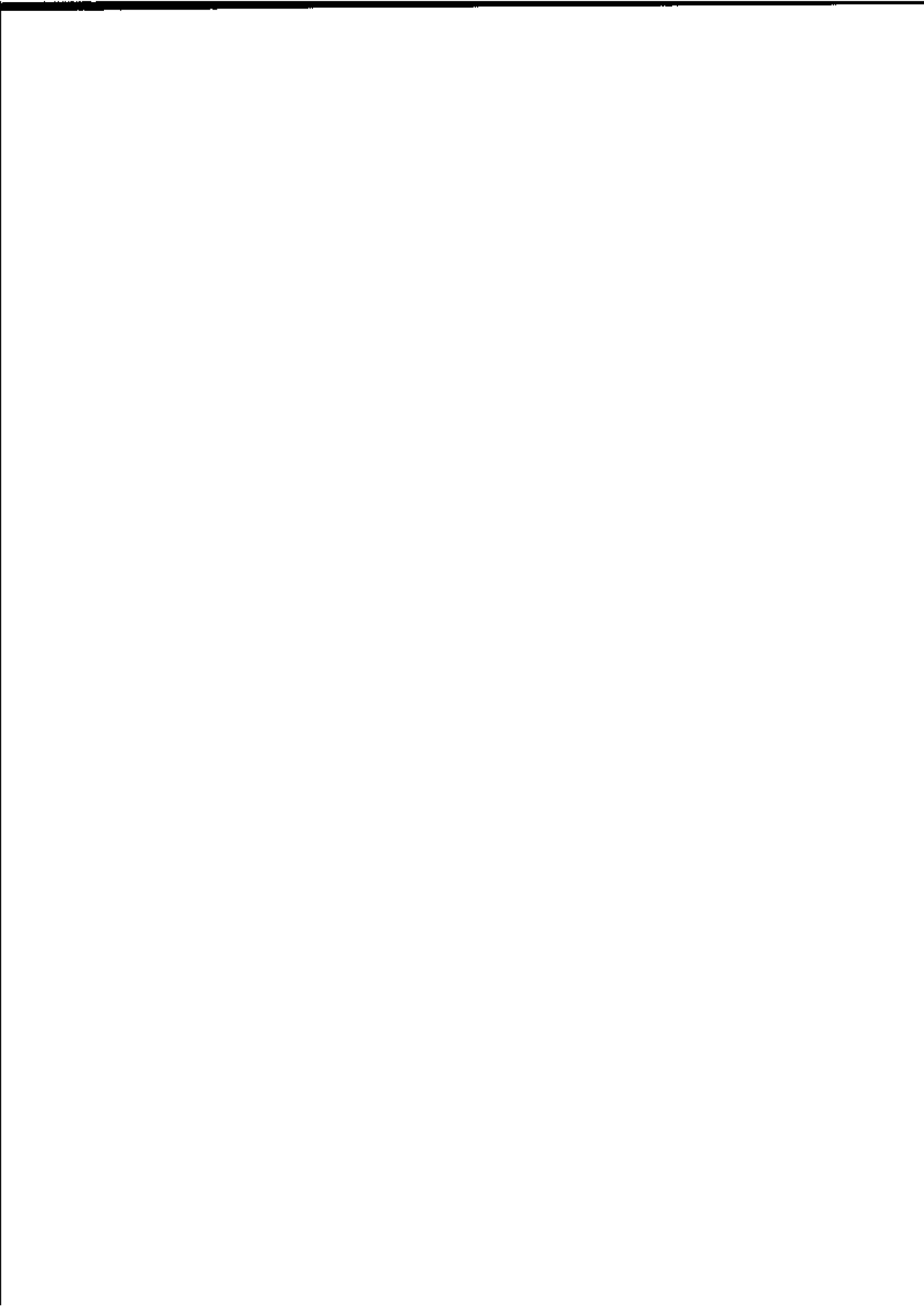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 | | | |
|----------|-------------|----|-----|
| 19721018 | 致王 矜 | 北京 | 271 |
| 19721103 | 致革命历史博物馆诸领导 | 北京 | 273 |
| 19721117 | 致沈虎雏 | 北京 | 277 |
| 19721123 | 致张之佩 | 北京 | 281 |
| 19721213 | 致沈虎雏 | 北京 | 285 |
| 1972 年 | 致王振铎 | 北京 | 288 |

□1973 年 291

| | | | |
|-----------|----------|----|-----|
| 19730110 | 复沈虎雏 | 北京 | 293 |
| 19730117 | 致徐 盈 | 北京 | 297 |
| 19730207 | 复马国权 | 北京 | 299 |
| 19730210 | 致巴 金 | 北京 | 301 |
| 19730212 | 复沈虎雏 | 北京 | 303 |
| 19730315 | 复沈虎雏 | 北京 | 307 |
| 197303 月末 | 复杨 琪 | 北京 | 310 |
| 19730405 | 致王 矜 | 北京 | 314 |
| 19730420 | 复两昆仲 | 北京 | 316 |
| 19730504 | 复杨国勋 | 北京 | 327 |
| 19730509 | 复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330 |
| 19730510 | 致杨 璐 | 北京 | 334 |
| 19730527 | 复臧克家 | 北京 | 338 |
| 19730604 | 复沈虎雏 | 北京 | 339 |
| 19730610 | 复张宗和 | 北京 | 346 |
| 19730623 | 致张宇和 | 北京 | 350 |
| 19730628 | 复沈虎雏 | 北京 | 355 |
| 19730629 | 致沈虎雏 | 北京 | 359 |
| 19730630 | 致邵 宇 | 北京 | 362 |

| | | | |
|--------------|-----------|----|-----|
| 19730703 | 致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367 |
| 19730705 | 致宋伯胤 | 北京 | 370 |
| 19730711 | 复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372 |
| 197307 | 致罗、林、宁三同志 | 北京 | 375 |
| 19730917 | 致 龙 潜 | 北京 | 377 |
| 1973 年秋 | 致陈大章 | 北京 | 379 |
| 19731004 | 致周星斌 | 北京 | 390 |
| 19731015 | 复王家树 | 北京 | 395 |
| 19731020 | 复萧成资 | 北京 | 397 |
| 19731021 | 致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402 |
| 19731024 | 致周星斌 | 北京 | 404 |
| 19731026 | 致凌叔华 | 北京 | 408 |
| 197311 月初 | 复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412 |
| 197311 上旬 | 致 杨 琪 | 北京 | 416 |
| 19731111 | 致巫宁坤 | 北京 | 421 |
| 19731120 | 致杨振亚、陈乔 | 北京 | 424 |
| 19731121 | 致沈虎雏 | 北京 | 429 |
| 19731127 | 致周星斌 | 北京 | 431 |
| 197311(1) | 致吴世昌 | 北京 | 432 |
| 【附录】19731206 | 吴世昌复沈从文 | 北京 | 444 |
| 197311(2) | 致何其芳 | 北京 | 450 |
| 19731204 | 致沈虎雏、张之佩 | 北京 | 465 |
| 19731205(1) | 复巫宁坤 | 北京 | 468 |
| 19731205(2) | 致宋伯胤 | 北京 | 472 |
| 19731207 | 致杨振亚 | 北京 | 474 |
| 19731210 | 致 徐 锋 | 北京 | 482 |
| 19731214 | 致 刘 导 | 北京 | 489 |
| 1973 年 | 致陈大章 | 北京 | 491 |

一九七二年



19720128

丹 江

致沈龙朱

大弟：

前信想收到，我们住处是离丹江口大坝约五里一个荒秃秃岩山采石场附近新村子里。这里已较冷，有时得升升火，天晴也可对付。一般不在零度以下，房子又背风，平时多东南风，但东南均有山挡住，因此即到六级风，若不出门，房子里还不会感觉有什么风。北面风来时，前面也有大厨房大屋顶保驾。只西面是缺口，可极少有西风时。也许过了年人春以后，雨季到来时会不同些。土地也不比双溪烂，环境不及双溪美。这里一切打算，妈妈信中必已一一说到。你最好是一切照原计划去南方，多看些不同地方，接触些不同人事，有时甚至于还不免碰到小困难（如候车冷一些），都近于一种“教育”，多明白些国内新事情，比守在工厂不动好得多。

这次小弟来，由南行车转回，在贵阳看看大舅舅，似乎累些，还是觉得极好。我不事先告她，即要他来，妈妈原不大高兴，事实上一来，妈妈却十分高兴。到这里每天总是帮同住别人作事情，不仅把许多人家炉子煤块劈柴为解决，更好是为邻近公家也劈了柴，拉拉菜车，挑挑粪，大家印象都极好。妈妈为此也就十分快乐。小弟看看环境也放了心。

我血压老是升级，不大好办，易出事故。开年后，拟就

两步走：三月里先回来处理病，换牙，配眼镜，以二月半为期。看看情形，再走第二步。妈妈在此可能还要担任“班长”，是一种“教育”，但不一定抓得下，可又无别的适当的人。结果或许还得暂时作下去。比较麻烦是搞四邻团结，不好办。何况还有“五邻”？恰恰是五家，各有不同针锋相对处（极可笑），但是，总得永远用“微笑态”去联系、商量，并听取一些相互矛盾申诉。她似乎在这方面也练出本事来了，大会小会作记录，并作点启发性动员发言，也还能从容不迫的口气说下去，随即低头奋笔，末后还得整理出来上交排连。每天下菜地，还得向左右邻二女同志打打招呼。人家装病不去时，还得问长问短，末后自己还是扛了锄头走去。大厨房帮厨，人家对她印象也挺好。作协班只十多人，因此还是不会有什么大困难。主要还是和邻居二女士打交道，麻烦，五邻不合也真是少见的，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最近照的一张相还好。我比上次的好，也近真些。大致大绒帽一来，比例上脸就小些了。帽子极得用。你去南方要用钱，可以从存款中提二百备用，多点也不妨，自己掌握好了，手边可松些。妈妈需要的东西不妨寄来，因为估计要回来也得在三月以后了。目前大致不会出意外，因为十分小心。山沟中已够清静干净，不会害传染病。不少人大致上市里还有感冒事，我已破记录二年多不伤风。或许和经常吃点生蒜大有关系。双溪蒜极好，来时带了半斤多，至今还不完。这里有丹东鱼子试销，八毛钱一瓶，无油无盐，少销路。妈妈试加了点蒜，用素油加加工，另加些酱油和糖、辣子酱，就成了早午晚不可少的好吃东西了……这里看来过了节，总还有些人要动。大多数探亲的已陆续上路，还不断有人上路。过了年将更多。

北京或许还在慢慢的“变”。许多事是外面为应付客人的，更多的大致是内部的安排，人事动得幅度大。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这个旧十二月十六^①，已过了七十，似乎还不太老！

从文

七二年廿八

沈龙朱 作者长子，时为北京工业学院钳工。

① 旧十二月十六 疑有误，作者农历生日是十一月廿九，即 1972 年 1 月 15 日。

197202

丹 江

致周恩来

总理大鉴：

我叫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作研究员^①已廿二年。五四年入政协^②，已十七年。六九年冬，接受紧急疏散号召，下放湖北咸宁双溪区独住。生活不免有些狼狈，但是能比较长些日子和农村接近，收获还是甚多。去年八月，转移丹江文化部丹江办事处，又经半年。心脏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高血压升级总在 230 - 240 间盘旋，好转已近于绝望。虽得到特别照顾，不搞体力劳动，实在还是近于“坐以待毙”，对国家似乎不大经济。听人说，“高知想回来，都必须得到总理批准。”因此写这个信，向您请求考虑考虑，允许我回转北京。回来后，心脏和血压如能有办法稳定下来，自然极好。即无希望，也还可争争时间，尽力所及，把我廿年得到党的教育和鼓励，学来的杂文物知识，整理出一部分，作个交代。我并不是什么“专家”，永远也不会是。可是，大致还算得对文物有些常识的工作者。是个“将近及格”的说明员，在文物研究若干空白点方面，有了点初步发言权，大致还可完成一个“螺丝钉”的任务。我估计到，至少是对于当前馆中改陈工作，前半部上万米陈列的得失，胸中还有数。百十种阶级



斗争、生产斗争、科技发明的图画和塑像，应当如何改，因为涉及到刀刀枪枪、吃喝穿住、马匹车船、山山水水、甚至于如何打仗的一系列虽琐碎却现实的问题，还提得出点参考材料。大几百文物柜里上万件文物，如何分别简而扼要的每一柜甚至于每一文物作点新说明，以及添补些什么当时使用这些文物图像，才可望达到较好教育效果，由于我廿年主要学习，就是在陈列室里转，用心就在这些方面，因此关于改陈时提点意见，大致还比较扎实、具体，容易为主持工作同志所接受。

此外，目前有不少专家，正在分别进行的几种工作，虽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也有义务待尽，或不甚费力，即可得到解决。

一、《中国通史》的编写，过去总是以史部文献学为主，有好处也有弱点。但是照新的要求，是显然不大够了。内中涉及生产成就、文化进展，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如不结合以数百万计的新出土文物，明白某部分文物又已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的本身发展、和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是什么情形，不过手经眼大量文物，从实践中摸个十年八年，是不可能明白并加以利用的。短期内既来不及补这一课，我由于职务关系，明白问题可能就比较多一些，或许也可就需要提点建议，足供他们参考。

二、廿四史的新注，正在分别进行，多由专家负责，必然能慎重其事完成任务。但涉及车服、兵器、乐舞、艺术以及起居服用事事物物，在文字上是死的、固定的，而实物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必然有许多方面难解决。若依旧引书注

书，一定会容易以讹传讹。放下比廿四史丰富百倍的分布全国大几百万文物不在意，似不大成。临时学，既不好学，也来不及。我的脑子是个杂货摊，在某些方面，大致也还可帮点_点小忙，利用利用。因为这些常识早有了些储备到脑子角落里。

三、新出土文物中一部分，闻正在由某专家编印大型图录。又还有几千件实物，将准备今年出国展览。这是件大事，有政治作用。文物本身当然十分重要，已具有鲜明说服力。但是，对于文物的解释，也_也必须适当重视。因为内容是_多方面的，既相当杂，有好些可能在文物研究中还像空白点。求说明作到深入浅出，既具通俗性，又不缺少学术性，工作并不简单。不事先有底，临时对付实相当费事，除一般说明，需要作得较有分寸、有内容，或许还应当为出国负责展出的同志，准备份材料，便于应付外国同行，或从“劳动文化史”出发，或从“艺术史”出发，或从“历史、社会制度”出发，提出一系列不同询问的回答。有份材料搁在手边，即可随时查查，得到比较正确答解，不至于用“不知道”或“待回国转问专家”敷衍了事。

听北来同志说到，在故宫举行的新展出中，就碰到这个问题。外宾提出些询问，说明员多回答不出，专家也回答不具体，再回头查书，还是不抵事。因为有许多东西实在无书可查，即有零星记载，也不解决问题，必须从大量实物去综合分析。比如说，客人问到中国金银加工的历史，不曾从文物各部门作过认真而广泛探索，肯定是回答得不中肯的。学部委员和钢铁学院搞金工史研究的同志，那里会猜想到黄金

和白银的利用，相距将近一千年？银的发现而且和水银产生极相近，金工就会利用水银作媒触剂，发明在银上镀金！更那会猜想得到大约在宋代，金匠工人就能用锤子，把一两黄金捶成约一亩三分大薄片，切成二尺二寸长细丝，织成金锦缎，又还留下多少不同花样？这都还像不是知识的知识，而千百种实物，却搁在那里发光。此外还用到漆器上，家具上，马具装备上，瓷器上，绘画上，还相当多！（搞科技发展的都还停顿到“指南车”阶段。实在说，太落后了。）所以即以北大的考古学权威教授而言，有待到博物馆补课的方面就还够多！因此我还希望能有个机会，盼望编图录的同志，把我当个群众，走走“群众路线”，能看看未付印的文字稿，或许也可望对于编者吃不透材料作出的不正确解释、判断，参加些些意见。如能在两个展出，一面学习，一面商讨，看过一星期左右，我大致还可能针对陈列内容，抓一二十个重点：例如杂技（以前有什么发现，同时还有什么，以后又有什么）、兵器、玉衣、漆器、乐舞、锦缎、博山炉、巧作灯、玻璃、马和马具、陶瓷、山水画的山和水，以及桌子、板凳、屏风等等，或许不甚费事，就可针对需要，分门别类，或多或少，为写出点各个文物的历史，专作回答询问的材料，供应用参考。同时也可作年青说明员同志的参考。因为我在博物馆作说明员已十多年，接触观众比较多，也比较杂，从一般观众到大学师生，从普通外宾，到日本、苏联专家外宾……正由于从各种观众提出的不同询问，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形势所迫，就文物、图像、文献三结合，学了些考古专家历来还不大注意过的问题，分门别类积累了些常识。一切学习都是为

了应用，不是为自己用，是准备为各方面用。所以如让我即早能回来，有必要时，还让我有机会为友好外宾中的什么艺术家、考古家、文化史家以及博物馆同行，用一个“普通说明员”名分，作作讲解，也可说是党教育我、鼓励我从事这个费力难讨好工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管血压 240 或 420，体力再不济事，任务大致还能完成。即因此而累倒，完事，也无关系。我觉得能在工作中报废，比在等待中报废，有意义得多。并且也是应当的！

馆中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早有个明确规定，除参加陈列，鉴定文物，兼作说明外，还有协助国内科研、教学及生产服务等等。所以这些请求正是我分内事情。若照新的安排，把这种说明与服务工作，当成一种特殊政治待遇，我已无权利参加，那就放弃了这点妄想，不出头露面，还是可以为提供点可供参考的材料的。我明白，从实践出发，结合图像和文献分析综合得来的常识，实在并不容易，不好学！

我今年七十岁了，能工作的日子已有限。研究员的庄严名分和过高的薪资，对我都已无多大意义，近于可有可无。吃穿要求平时就不高。回来只要三顿能吃得软和一点，能有个住处和博物馆比较近些，又能借点工具书搁在手边。（因旧有的全处理了，想买点也办不到。）即或被高血压限制，已不大宜于出门，必须经常躺躺，在这种情形下，至少也还是可望把六三年得您点头同意着手进行的《服饰资料》^③说明（约廿二万字），及协助艺院教师编写的《中国漆工艺史》、《中国丝绸花纹简史》（共约廿万字）重新看看，应改的改改，应添的添些，争取个半年到八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作个交代。

这部分工作，由于时间过短，而且在国内又还是第一次，手边可用材料又有一定限制，加上我的知识并不够全面扎实，势不可能即作到完完整整，令人满意。但“万事起头难”，总还是一种有探索性的良好开端！重抄出来后，再请专家同行分别提提意见，添些材料，经过三五次反复修改后，总还可望作得比较有条理，足供国内文物工作者作内部参考。引起同志们兴趣，进一步来共同分别努力，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一一填补。有了这个基础，再组织点人力，来根据这些新材料，编一部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中国劳动文化史》或《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有了条件，比较容易着手了。谈工艺中的“古为今用”，也就比较容易落实，不至于点点滴滴“生搬硬套”，也不至于以糟粕代精华，滥用误用，得到相反效果！而这相反效果，目前在若干方面却不仅存在，还在泛滥！

由于党和国家对于文物政策的重视，和全国人民和文物工作者共同的努力，解放廿二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随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新出土文物以数百万计。不久将来，还必然将以千万计。而研究工作，实在远远落后，配合不上新要求。不仅人选不够，事实上是研究方法上也还大有问题，势不可能得到应有进展。因此各省市博物馆，一般经常虽有一定数量大学历史或考古系毕业年青同志，从发掘实践中经验日益丰富。但史部学底子多比较薄弱，艺术史、文学史以及有关起居服用应用工艺发展历史，因学校分工分业习惯，更少有系统学习机会。图像比较知识更缺乏。因此写报告，编图录，即难于旁征博引，生动活泼，得出较新见解。对于

文史艺术研究同志，也就得不到新启发，产生吸引力。这种现象，即科学院考古所报告亦不可免，摊材料而不能综合分析材料的意义。谨严有余而联系不广。所以至今为止，和它最接近的史学所，就不会利用这分无比庞大的活材料，工作重点依旧停顿到文献学方面。极少具有一种新的认识历史研究态度，自行配备部分人力，结合这以百万计新文物，来作综合探讨，取得崭新进展。文学所治文学史的，就未免更隔了一层。可以说，根本还不明白，为《诗经》、《楚辞》到《红楼梦》作注，旧方法引书注书，千言万语说不明白处，一和文物研究结合，就可得到许多有益启发，或得到许多新见解，不少疑难即迎刃而解。至于搞艺术史的，可用的新材料就更多。为教学需要，也有所接触，居多还是浅尝即止，难望作稍稍深入的学习。原因极多，主要还是研究部门单打一的习惯势力还极大。旧的研究方法即不易突破。以故宫而言，还分工各搞一摊，认为比较容易取得进展，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不大明白集体合作搞研究的重要性。也因此不易理解文物各部门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的问题。就更难望理解文物中相互制约的意义了。如不针对这个现实，使研究工作有所改进，先有人来作些试点探索性努力，搞出点新样品，不久将来出土文物即到一千万件，藏品即再多，恐怕还是只会停顿到摊材料阶段。写个论文也不会深入。至于说“古为今用”，首先搞文、史、艺术的就还不知道如何去应用，提高认识水平，更何况转用到生产上去，那能得到新的成就？

为了走第一步路，因此我在过去十多年中，政协大会上前后提了廿个建议案。重点多集中在工艺教学和生产中占为

今用。绝大部分虽经审查得到通过，而且已转交政府各部门执行，并且于次年即得到执行情形通知。事实上要真正落实这些建议，见出效果，不那么简单。比如说，编工艺美术教材，教师认识差距还大，首先得自己好好的学学！大致就还得为这些教师帮帮忙，提供足够具体材料，和相关文献材料。即或这样，肯定还是消化不了的。且待从鼓励中，照他们理解程度搞出来后，付印前，再和他们好好商量，为耐耐烦烦重新看看，改改，补充些材料。待试教本印出一年后，将再根据学生的要求，再改……才慢慢的搞得比较完善。至于“古为今用”，仅仅帮忙编教材还不成，就还要费更多的力，就重点需要，如陶瓷和绸缎，先为从库房挑选百十种估计可供生产参考的实物，送到学校去以外，还送到几个大生产区去，搞搞小型展览，和主持生产设计的老师傅与青年同志，一道商量，弄明白什么急于需要，什么可以投入生产才合经济核算，一面了解正在生产是些什么，再回来挑选些符合生产东西，去商量试产。方便处，是根据过去十多年去南京、苏、杭、景德镇搞小型展览时，有些接触，彼此有了共同语言，他们来到历博、故宫参观学习时，我又经常陪老师傅参观，对于什么急于需要帮忙协助，什么能够生产，也有了一知半解。主要目的就是协助他们改进生产，作后勤工作。而不是像艺院师生下去，只想自出心裁，既不顧成本，也不顧销路，只图自己烧出些奇奇怪怪东西，拿回来展览，再送出国展览。结果虽照制度下去，对于生产改进，始终起不了应有作用。甚至于增加生产单位的麻烦。所以谈“古为今用”，大致还得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帮忙把工艺美术院校专

业教材搞好，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或许还得照过去实验取得的经验，直接带些实物，到几个大生产区去，和主持生产的同志搞搞试点，或许反而更容易取得效果。

据作者所存废邮编入。手稿缺尾页。

① 手稿缺第 1 行，据另一稿内容补充以上文字。

② 入政协 作者开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时间，自己多写成 1954 年。经全国政协档案室核查计算机资料，表明作者参加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于 1954 年 12 月召开，与作者所记忆的时间相符。但二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名单中并无作者，参加这次会议的事，亦未见于作者 1955 年前后的文字记载。

1956 年 1 月 10 日，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 12 次会议通过增选 112 名特邀委员，其中有沈从文，因此作者应属于 1956 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

③ 《服饰资料》说明 指作者主持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4 年送审稿的文字部分。“文化革命”前历史博物馆称此选题为《中国服饰资料》；作者提到此专著时常简称《服饰》、《服饰资料》、《服装》、《服装资料》、《服装图录》等。

19720319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这次上路熟人多，转车或不至于太狼狈。到时王同志等或已在站上等待中。只是这里近三天已转热，估想南方必更暖和，皮大衣显然已重了点。

十八气候更反常，出门时棉衣也嫌厚，幸好昨天花了五元，就把鞋帽问题解决了。或许还会有几天转冷，炉子决定在廿五撤出房外。管理得好，并没有熄过火。

承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四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茺荂、芹菜，可吃四天，也极得用。和大^①研究结果，送了他老二和大妹各一瓶鱼肝油丸，还得体，收了。

十年来不流鼻血，昨天破了例，不妨事，是感冒转好必然出现事物。只一次即止住了，血浓易凝结。

这三天前后来了许芳、詹大、林葆骆^②，听到了些新事物。许芳主要是来看看你，原还想带孩子来（据说十四岁的老三也高过了妈妈），因忙来不成，十七上午来，不料你却早走了一天。她在一个军队制药厂搞政工。头脑极开朗，接触问题多，似比小璋看事高明。大孩子十六，已入工厂，另二女孩也长过了妈妈。一大弟弟在云南搞采购，老二则插队到

青海，因赶修战略甘、青、新公路，改去修路，说辛苦得很，三几月不吃青菜！以瑛也转移一较小的学校工作，因南开二派中有一归“小小老百姓”控制，极端复杂，所以主动离开。林葆骆发还青青的，谈笑风生，从他口中得知道些更多知分的死亡和瘫痪，以及大冲击中的狼狈处境：一切如梦，开始醒了，凡事得一教训，明白知分问题最少，但在过程中死去的还是死去了。临走时结论，“不必忙，会为你安排一个单元住处的！”我那里会为住处而忙？

詹大也开始头发见花白，王樯^③还回不来。并得知不久又调了些第二流的画家回来搞各宾馆、新的国际俱乐部需要的山水花鸟画，有的还得题诗，署上作者的名。忙得真是“不亦乐乎”。一般即住在大旅馆里（抄旧稿代新作），吴作人则专画熊猫、金鱼，过去受冲击为“无政治性”，现在二物又有了“更大政治性”。在画中可说一律“万象更新”。地毯不足即调历博的。且说地铁各站原来是政治性极强的标语（有的还用高级塑料上金字），画塑、绒绣、竹、漆等等，花样翻新，分别由各单位或省市包干，有的完成后受新的政治要求，有的又受地下铁的湿气影响（如绒绣等等，事先不考虑到对地下铁极不相宜），一律撤除。撤去后，倒反而显得十分清爽，政治性因之反而加强了。

三者一致均以为，“五七干校在落实政策，至多到六月必有新安排”。都说“事多人不够”。但“落实”也必然在一些人行动中有抵触，所以进行得相当慢。比应有的要求慢得多，因为执行的要通过群众和群众推举出的委员，如果“私”字在一些新头头还占主要位置，进行之慢，即意中事矣。有的或许还将需要另一种斗争！

又传说正在开军大会，不久即开九大二中，重定人大名次，以及中委、中常委、政治局、政常委。甚至于重新修订党纲、宪法条目文字（还说在人大召开时并开政协）。总的倾向看来，不少大事得在八月以前进行的，今年的十月必大大不同于过去！

据林说，北方感冒是病毒性，所以难好。建议吃土霉素。又关于心脏新药，同仁有二种，已开出名目，但估计阜外或其他未必用，未必有。因为各自争发明，方子即保密。即不保密，本单位既行之有效，而别单位不服气，也可拒绝使用，用自己发明。因之矛盾重重，也是闻所未闻。因此无怪乎阜外除“中西医”外，还有“新”医，即或用中药，中医部分即从不感兴趣，有些事仿佛我们在丹江能知道，本院里倒反而不知道！

以此例彼，即可知落实政策到每一部门，并不是容易事。尽管会耽误国家大事，却谁也不必负责任。建设进展固无事不令人振奋，而私字在一些头头骨节眼上起的落后作用，也总不免令人忧心忡忡，许芳说“到处存在。”

闻清华北大的蒋南翔、陆平等等，均近于“官复原职”，在草教改计划。教改计划还得由他们来改写，其事可知。

工作大致三月末难上交，因为头加重，心脏也比初回来时差，且不如在丹江时，易感到疲累，胸部则于醒后沉重感加深，脑子不怎么灵活。最近试翻翻新由厂甸得回的《湘行散记》和散文集《烛虚》，才明白衣服说明文字虽已用了些心，至于活泼细致处，却远远不及前者。如今后搞文学，也会如搞艺术情况，也容许花鸟山水画重新抬头，我想各处走动走动，写点什么新见闻，可能还是比搞文物容易见好。但

是即或必然会有这一天，写作如只能和山水花鸟画差不多的发生些装点作用，还是不写为是。不妄想“重理旧业”为合理。因为生命有限，再也受不住另一时更新的冲击。看来把拟作的事一一完成，已很不错。再揽什么已不大可能了。

这里望放心，熟人统望致意，特别是老刘家、郑家……

从文

三月十九

要托杨志一带什么，来信说一声。

作者在五七干校因病重获准请假回京治疗，在夫人张兆和陪同下于1972年2月4日到京。3月16日张兆和返回湖北丹江的干校，这是张离京后作者给她的第一封信。

① 大 方言，意为哥哥。此处指长子沈龙朱。

② 许芳 张兆和的侄媳。

詹大 指油画家詹建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林葆骆 儿科医学专家，作者的旧友。

③ 王楠 芭蕾舞演员、教师。詹建俊夫人。

19720321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信得到，知点滴。这里大热后果然又忽转冷，夹大衣还不顶事，但过数日恐又得上升。有了新鞋帽，伸缩性已较大。房中炉子未即撤还是较合理。昨到梅溪^①家取书，发现漆工艺术资料已寄回。昨天杨志一来，才知陈文彬同志回来不久即中风入了医院。其爱人赶回，亦病倒。日来二人或已好转矣。志一说今天即去济南、曲阜，再转武汉、咸宁，四月三号左右才会到丹江。这么大幅度的动，也得有精力，还得花不少钱才行！你们一定又在菜地和学习上忙。刘王二同志望致意。要什么时告一声，这里付邮方便。

在上海小食堂见赵少侯^②，才知刚回来，住在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十分近。说是据说老的有原单位职分，即保留。无，则另加荣誉性名分或顾问之类，免得由街道关系，反而多麻烦。不知是由丹江听来还是在此听到。若“顾问”我可作的单位倒多！（阮章竞说是由李雪峰调作文艺处长，现停职。）田涛^③来，早调河北作协，和田间、梁斌等一道。多知道些小事，也好，明白到处问题还多，有待调整，什么也得慢慢来！

史先生^④和北京市文物保管处张同志来，要我多出外走走，并要我尽可能每天去出外展看看，拟去的，留下的，刷的，待解决的，因为后三者比前者数量大得多，大家一道也可商量商量问题。我想办法对。所以趁天气好，将试用个半天去看看。

闻西安在挖武则天墓，或已深入，王冶秋、夏鼐均已前去指挥，郭可能也去了，可惜我心脏易出事故，去不了。

说明重改停了三四天，感冒流了两次鼻血。照林葆骆说吃土霉素，已好。感觉心脏重些，躺躺即好转了。将在廿三去医院。廿五六去馆商续假事。估计陈大章^⑤等必已回。住处^⑥不即提，问到时再商。买了些工具书，另外还买了本《丝绸之路》，比我那本印得好。但内中只有八九片有价值，大半无用处，无怪乎买的人不多，只能送礼，还只能送日本专家，别的国家毫无用处，又缺少应有说明。所以我们可七折买，还是没有几个人买。印得精美，内容定名和分析都不科学，以意为之。太仓猝草率，也反映搞这一行的不够得力，不曾下过功夫。

大弟原将照李大妈等建议，多回来些。我恐他过累，告他还是礼拜六回来，至多礼拜三来一次即成，不必多跑，因为这里吃的有三方面供应，梅溪、朝慧^⑦和李大妈间或送点小菜，很易对付。可愁的还是说明文字改动多，还到处见不足。要一一重作增删，工程大，书又不够（买不到，也借不来），马马虎虎交卷又不妥。所以将在廿五以后，俟大章等回来时，商量如何办。照我意，最少也还得经过一道重抄。或先用打字打出十来份副本，分送各处看看，再据之重改增删

必比较好。(总得三几月才可能有回来意见,因为人各有事,不可能抽得出时间看那么大分量说明,即看过,也不一定提得出意见。问题还是过于专!)可是恐来不及,因为国内各博物馆到处改陈工作似乎多还有参考作用。送礼也还是比较好而前后有个一贯性。即十分不全面,想另起炉灶,能达到这个水平已不容易。如说审查,且分别进行,搁下一年半载将极自然,因为不可能望人家搁下本分工作来看这么一份陌生工作的。所以估计至多送郭等二三人过过眼,点头同意,即完事。不容易通过,还是我本人,因为明白弱点何在,又还有别的工作待争时间进行!

在这里多明白些问题,大大小小事到处还待重作安排,并且还必须把一些大事安排定后,才可望来就小的——调整。各协传说还要。目前抓文学(或文化各部门)似三小将,名不著篇章,比市文艺处还不如。所以如何发挥长处,一时还难言。只从“冰心审查历史小说”即可知不大像是能胜任的。出版方面求达到如文并^⑧联系各方面就不大容易。这事要有点眉目,或许还得在明年以后看。文物刊物是最容易凑稿的,闻亦只准备三期。我在丹江拟的四十个小题,在此看来都得用,配上图似乎都还有分量,有内容,对各方面有启发。可是我想不即来搞小吃。还是先把几个主食正餐搞好,告一个段落,再一一写去好。

政策在落实,但得要时间,所以你们三几月动不了也无碍,火候不到,回来过早,事情无可作,反而急人!

工作总会注意到不过于过头。种种说来不大像是会出意外灾星情形。(虎虎^⑨有信来。)一切放心。一切放心。

望为问候诸相熟同志。

从文

三月廿一

① 梅溪 指张梅溪，画家黄永玉夫人，作者的表侄媳。

② 赵少侯 文学翻译家、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法文编审。此前与作者同在丹江的五七干校。

③ 田涛 原名田德裕，笔名田涛。现代作家。

④ 史先生 作者的同事史树青。文物鉴定专家，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⑤ 陈大章 画家，文物工作者，作者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合作者之一，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美工组。

⑥ 住处 作者原住的三间宿舍，在“文革”初期被迫压缩为一间，从丹江回京后，仅存的住处有半间因借给他人而不能使用。

⑦ 朝慧 指沈朝慧，作者侄女，已故三弟沈荃女儿。1959年作者将她接来，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作者受冲击时，朝慧被赶回原籍，通信时虽已在京成家并有一女儿，但没有户口。

⑧ 文井 指严文井，现代作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⑨ 虎虎 指作者次子虎雏，长征机床厂技术员。

19720325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久不得信，事必忙些。初步闻大章说，已致文调我回京协助工作，详情未明，因此将续假函写寄连上。估计不久必可明白。《服装图录》，大致不久可望上交付印，因为机会好。说不定印出一二万，即可向外出脱。说不定还将为美国服装设计者主要参考物！说明或缓一步印，也许另外印，甚至于将来也不印。因为照国外要求，已看得过去。但国内要求，则好挑文献眼的“专家”，和好挑思想眼的“群众”，不会无话可说。所以我将于三日内上交时，提出“说明缓印好”。如只在国外送礼出销，即无所谓矣。

下一步大致将去馆中协助改陈。事情多，要我作什么即作什么。或许只重点搞改陈文物说明，别的自有专家负责，问到什么再提提建议，免得有不必要的什么出现。超过需要的热心，反而易出事故，在不经意中发生。主要原因，是新的工作关系、人事关系，均缺少理解，也即不易招架。不大像十年以前情形。当时埋下头作事，别的不干预，上面懂得我毫无个人打算，也不至于损害同事中什么人，现在关系似乎有些不同往日。因此图录付印前，即将事前声明，“个人不必有名字。即说明要付印，也不必用个人名字。”先得求不出

人头地，才可望免去意外灾星。求不个人突出，还得好好学习。

这些日子又去三次出外文物展，和馆外同志最易谈，彼此交换认识极难得而有益。看了不少东西，才明白出土文物定名多是有领导和专家的指示，所以不合事实和习惯名称，也用不着改正，也不必改。至于未公开的展出，自然可以商量，因为并不损害“权威”判断。将来馆中改陈，只对具体文物搞点说明，可以省事甚多。

身体情况血压还好，只是心脏还可说防不胜防。

炉子将于明天撤除，因为已试验停过火，房中早晚均过得去。到二姐处吃了次中饭，菜淡得合理。这边也经常有豆腐吃。素菜日益多，菠菜、菜花都极好。

志一回，或可说些我不知道事情，或不大可信事情。他接触面多。

天气已转热，但还可穿棉衣。久晴不雨，一时似落不了雨。

曾上西单看看，凡事均不同了。街上从不碰到熟人。据熟人说大部分高知还在各种干校。回来近五十天，还不曾见到四个相同年岁的人。所以极少出门倒好。

闻湖边和北京，均有专人到丹江调查，便于处理复工、退职、退休之事，想已有些眉目带回。照原来传说，六月前后将有新的安排，等着吧，不用忙！即回来，一年半载也不大像能使工作真正上轨道。因为动得幅度过大，还不知如何着手工作。我们单位改陈了半年多，还不曾写出改陈提纲。其事之难可以想见。本来有人负专责，一打乱，凡事从头作，作不好就再来。本来时间十分可贵，现在似乎谁也不大关心

着急了。
为问候熟人好。

从文
廿五

馆中调我事也可便中问问，如有此事，盼能早日解决，便于工作。

19720328

北 京

致毛希武

七二年三月廿八日

希武同志：

来看看你，商量一下今后工作问题，怕你忙，没工夫谈，特意留下这个信。

一、关于《服饰资料》事。大章同志等送来图版底样，转告我：冶秋^①同志认为可以付印。至上面要求没有明白告知。我估计，可有三种方法付印：

1. 就原有已制图版付印，文字说明则据新改的印。
2. 不用说明，只在图版中注明年代和特征，及一般名称。
3. 加说明，并及早为调一快手，为协助就我提出的材料，补些小白图于说明中，可望比较完备些。

至于我个人意见，也不妨先说说：

1. 工作是当时总理同意搞的，主要是为出国作礼物用。过去只用不到七个月即完成，选的材料虽无大毛病，大章等诸同志画得且相当好，制版也过得去。但是工作过于匆促，加之我知识不够全面，查文献参考也不够全面。（如只对外，

对内也只限于同行参考，大致还不至于有大错。) 求文图结合，说明实不够完备。国内专家极多，工作费力难见好，他们不肯做，也无兴趣协助。比如出版部门曾请“翦老”^②看看，他却批交“助手”看看，胡乱批评几句完事。(他还是我馆学术委员主持人，就这么用官僚方式对待这一工作!) 认真事先请看看的可不曾有一位具体详细提出改正意见。到“破四旧”前夕，却连原稿既不曾看过，事实上也看不懂的馆中“韩老”，也反复向人、向我说，“十分要不得。” 不管如何，也总还是领导业务十多年的馆长之一的意见! 所以若付印，或先印图像; 说明且缓一步，或放弃不印，但公家却不妨花点钱，用打字法，据改正稿把说明打出个十来份样子(事实上内中即或极浅薄，也还是提出不少新材料、新问题，对于人物画的鉴定，就方法较新) 分别向国内专家请教。三几月后，再据各方面意见加以整理，再把说明付印，也还不迟。(若馆中不拟出这笔费用，为工作谨慎计，即由我个人出这笔钱也无妨。为了工作，这个钱由我出不要紧。) 即不宜印，馆中留份材料，还是有用处。因为廿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是处!

2. 还是同时付印，印出后收集意见再改。

3. 若这么办，为求补救正图不足处，不妨在说明中加些附图。这种附图约有二百左右，已准备好，如能为调一快手协助进行，四月即可交卷。馆中人手不够，得另找人，这笔钱我也可以出。只要人得用，工作就进行得快。

二、这一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馆中需要我搞什么，望与军管领导及李石英^③同志，在馆务会时提出，一询诸领导

意见，告我一声结果。我自己考虑到的，计三点：

1. 参加改陈工作。大处有馆领导及巩、王、二专家抓。我可能在陈列柜具体文物作文字说明，及当时如何应用这些文物，为添些小附图。这方面常识，大致还得用，对观众也还有用。这居多在“考古”中，还算“不是学问的知识”。但就廿年作说明员经验，对读者事实上可极需要。举例说，兵器当时如何搁，如何用？瓷、漆如何搁，如何用？陈列绸缎，如何穿它？在西北发现的西北人衣服，是什么样子，比较材料是什么？汉唐相去千年，又有什么不同？我还有点常识能用得上。此外不同文物相互关系，及文物各自历史艺术上发展，或相互促进，或彼此制约，也还原稍微有点发言权。

再其次，即有关各重要历史阶段农民革命斗争的画面，既要正面材料，有代表性的农民形象，又不宜缺少反面材料，剥削统治者的形象，和那一阶段社会东东西西，斗争背景。我大致在美工同志有需要时，可以提点具体材料和意见，足供参考。

2. 第一件工作用不了我全部时间。还得争时间，充分利用我的有限生命。可同时进行的工作，即继续收集有关服饰资料，作为另一时照原先计划、分时代编印准备工作。这得想办法有一得力同志帮助，一面告他材料重要意义何在，有用的最好是分别即时画下，并注明出处。和文献互证时，引的书时代和真伪要点目录学常识，我也可就我懂的他谈谈，可望得到同时提高。有个一二年训练，即可望单独继续进行工作。如能积累知识，逐步提高，本来目前还近于一种比较难搞的专门知识，到把草稿付印时，不太费事，就可以给馆

中同志以及国内搞文物同志，成为一种普遍常识，至少对于全国搞文物同志，帮助显明而具体。（别的用处自然还多！）

3. 八年前，我在政协十年中前后提了廿个建议。全部都是研究员任务范围内事情，和主席指示的“古为今用”密切相关……④

我今年已七十岁，心脏已不大好，经反复诊断，都明说难望转机，“报废”是迟早间事。如果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是一种十分庄严的名分，我的能力知识实不大够，就不妨取消我这个名分，改作为一个“说明工作员”，毫无关系。我要的是踏踏实实工作，和工作时应有的一点点便利。不仅工作搞好付印时，不需要用我的名字，也不希望任何报酬。至于协助别单位搞的教材，即或出的力再多，从来就不想在什么序言中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认为这都是一个研究员应尽的责任。我的点点工具参考书，几几乎全部都用七分半一公斤方式处理了，目下想自己出钱再买一些已不容易得到，而应用公家图书又十分不方便。许多带专题性的问题，拟进行的总结、分析，几几乎都全靠记忆里还能保持的一些形象和文献，所以能搞出的成绩，实在有限，而可用的生命，又已经不多。因此还不免经常会想到：公家如果实在没有比较得力的人可以调用，只要公家同意，就把我每月工薪四分之三或全部，来请两个助手进行预定的一些工作，争个两年时间赶一赶，或许还可望来得及在上述几件工作以外，能写出三几十个文物专题小论文，仅仅用来作本馆年青说明员和其他工作学习参考，对他们也有一定或多或少还有点用处！我懂的尽管始

终不过一些入门常识，但是求各部门都有了点入门常识，比如瓷、漆、丝以外的金属加工进展，马的应用，玉工艺的进展，杂技与乐舞的进展，玻璃发展史，家具的发展史，前期山水画，螺甸史……居多都是从实物出发，从劳动人民成就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互证。每一题拟写的不会过一万字，应用的图像大多数总在一百以上，差不多都是大专家权威不屑于作，年青同志又无从措手，而在陈列中各地文物工作者都十分需要的常识。其中一部分或者还可供生产借鉴，另一部分且可作为人物故事画新的比较唯物鉴定参考的。为了尽我这个普通研究员的应尽责任，能把极有限的生命充分用到工作上去，就很够了，那还另外需要什么名分和高薪？

第三点意见，本来应当在政协大会上作追加补充提案，效果会直接些，因为和原先廿个已通过的建议有直接联系，如得通过，我就可在外出参观时，请求参观一下准备招生的大专艺术院校，和一些外销生产的瓷、丝、以及需要花纹最迫切的而设计人员又不过关的日用品新工厂，同时也看看几个重点省市文物出土情况，再进一步就实际情况，来配合需要进行工作，也许更有意义。只是政协开否还不知道，是否我还有提案机会更难设想。所以在这里不妨先提提。总之，国家即或为了照顾我，要我退休，我还是得争争时间，把应尽的责任尽可能尽尽。我个人觉得，党既然放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不管手中武器如何拙劣，工作又如何不好搞，也永远不退后。（总是十分费力难讨好，比我写点短篇小说困难得多！）只有工作到死才是休息，才宜于说休息！

并向各同志致敬意。

沈从文

三月廿八

毛希武 时任革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部副主任。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冶秋 指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② 翦老 翦伯赞，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③ 李石英 时任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④ 此处删节约 1700 字，内容和 1972 年 2 月致周恩来信中谈为生产服务、协助编写若干教材等有关叙述相近。

19720402

北 京

复张兆和

三姊：

包包和信收到，药尽可送人，这里易得。还要什么得这里寄的，望来信相告，当为办办。小钥匙寄来，大致即是，是和另一较大的在一起的。收音机、闹钟无疑放在里边。老刘同志若还需要点什么药，包括补身的，望告我作我名分寄，不妨事。黄同志要的文物目另寄。还要什么，也可告我，必设法找来。《文物》已得不到，望告告姚鉴同志。我还得托史先生，因为我出门不多，在赶工作。

通信得不到，当为问问二姐，必明白。

这里存二破箱资料，原拟存馆，馆中人允运去，后却不运，搁家中床下，近偶然打开，原来有十来本图录，多是不易单买到的。又有好几大份图照，更难得。另一箱内有廿卅种珍贵绸缎零料，更有用。想起在乡下二大箱，问大弟，说大致还是些有用的图书。所以如能设法运到火车站作托运件，最好。因为大弟说可雇一汽车运回家，不困难。也可商商单同志，告他是编书用得上图书，看公家是否能为设法，在便车带到火车站。这是假定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己即有办法，也得注意二箱较重，要请二同志同去车站，才可望由卡车搬上行李房。一时不便且不必运。

馆中各领导均已见到，续假事成也不妨即作续假。这里正考虑用个什么办法来解决回来问题。工作则已决定为准备美工组旁一宽大空房，调材料由李之檀^①管，要补充材料，随提随为画出。我体力好或布置工作即来看看，初步那么决定。且先搞《服饰资料》，因为可能将争七月付印，九月出版，十月即要用。至于办法，我提出，将假定三种：

一、将目录加详，先印图。说明下一步看。三月半四月交稿付审。

二、将说明简化，减五分之四或一半以上，用附于说明中小图充实内容。四月末付审。

三、二者同时付印，摊材料再说，略充实附图，出后再看，好，即同时送出；不够好，改改重印。五月末交卷。

我自以为第一办法好些，也许会用第二法。交稿后可能有二事待作：

一、参加改陈，专搞实物说明，为配些应用附图，并为负责处理陈列丝绸等复原，及对历史画参参末议。

二、照原定计划续搞服装资料，作分代付印准备，和大章等出陕洛以至敦煌，收集新材料。

也许还有第三可能，为修改待用的丝绸、漆专题教材及工艺史稿。（共将有五十万字，为简化到一半左右，还得为补充图像约三四百。分量重，但十分有意义，也还好办，便于教改后的教学用！）

也还会有可能改作别的什么。

我初步提出你的问题，及朝慧户口问题。前者他们或已考虑过，后者大致已不大费事，因为美院已一再为接洽，只是等看用什么办法完成此一手续而已。

潘家晋来看，已五十四，鬓白，极壮，转了业在徐州某厂工作，明后天将陪他看故宫。我已去八次。或许还乐意我经常去，可参加商讨。但似乎不宜多去分心，集中搞服饰图录即早交卷，再说其他。

体力能支持，事事多得李大妈照顾，望来个信谢谢她。今天和大弟等六人逛了半天颐和园，三点即回来，不累（他们还将有意让我下礼拜换一处走走）。照的相不久将寄来，上次照的还不坏。

眼要注意，和营养有密切关系，务必要重视鱼肝油丸，定时吃，十分重要。我当再为问问别的药物。我能维持到如今，还写极小的字，是多种维它命维持的。

我估计最近不会出什么事故。馆中问到房子，我说先解决工作，再研究好。我想如照某些地方办，即原旧住三间，为我工作便利省事。如为你省事，你工作又可复旧，则我们想移和平里好。或有一近于和平里式住处，即稍远点也成。据我看这都容易办。

这里正为开九大三中，解放十大员，政体重定，开人代……而忙，又重要，又复杂，一时来不及安排丹江与其他以百万知分、高干计的干校事，实意中事。明乎此，你即会明白一切照常好好尽责重要。在某一时如我还必须回来也不出奇，我更不会因此不愉快。

余详明后日信，包括若干方面对乌金墨玉的赞美，其中还有徐盈^②家老太太。我一切自会量力行事，不能懒惰消极，更不会疏忽身体出事故。为了工作也为了乌金墨玉，还得好好活十年，工作十年。脑子还好，不常重，心脏有时不大对头，但总想方设法来掌握，取得稳定！

杨普夫妇也十分关照，极难得。馆中熟人均充满了好意，热情欢迎我照常热心工作！这次一考验实在为一生极难得好事，因为不仅历史问题明白，即近廿年老老实实守住工作的态度和意义，也近于肯定了。

其余另信详告。

从文

二日

① 李之檀 画家，文物工作者，作者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合作者之一。时任职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

② 徐盈 原名徐树桓，记者、作家。时为全国工商联《新工商》杂志编辑。

19720407(1)

北 京

复窦达因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一信

达因同志：

得你信，谢谢好意！听说你的琴已弹得很好。像是小虎说，还很有“气魄”或“风格”，那就真难得！可不知弹《黄河》时是不是也应当如殷诚忠那个神气？照我想，倒不一定要那么样子。因为我从电影上，看过当年世界名钢琴家波兰总统^①的演奏（肖邦某一作品），神气可十分从容，并不摇头晃脑！所以希望你也和那个名手一样，不必如里斯特求在钢琴本身以外表现效果！我倒以为仪态上越文雅从容，反而易给人较好印象！

兆和阿姨一生从不随便动气，去湖北湖田部搞重劳动，相当吃重，还是不失从容，坚持到最后。去丹江住，经常还得随同运砂石卡车来去，从边栏爬上爬下装卸砂石，不比四十岁女同志差。作了个小小班长，因此还得永远凡事带头，挑粪种菜，争先干。又还得保持微笑态，静心听左邻右舍同住的女同志申诉琐事——可是很怪，不少怕脏装病的，经常还是邋里邋遢，兆和阿姨倒一身永远干干净净，而且工作得十分认真，又十分开心！今年已经六十二岁，还和十年前在上海时差不多。精神并且还像比体力更年青！我已把你信转去，她看了也一定高兴！她只请假一月，到头又回丹江了，

今年可能会回来，那边住处比这里好。

我是因心脏不大好回来的，回不去，怕将用继续请假方式留下，进行一项未完工作。有上千个图，内中一部分还和你工作有些关系，是中国历代乐舞的形象。如像用的是些什么乐器成组演出，舞的如何打扮，等等。我并不懂音乐，可是却是个音乐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主要就是为他们陈列室配备有关古代乐舞材料。将来可能还会把历代杂技形象合并印成一本专书的。总的是“历代服装”，将先编印个样板本^②，以后还会分段印个十来本的。不过这工作全部完成，我大致看不到了。另外，我是搞古代绸缎的，花花朵朵有些常识。已印过几本书，大致你们都不容易见到，因为有的定价太贵，多是对外的。这大都是近廿年学的。至于前三四十年搞的，早放了手。幸好放手早，不做“空头作家”，不然就不免和许多熟人差不多，那里会能回来从从容容搞这份未完工作？心脏已不顶事，或许第一回冲击就早垮了。我是从小就不读书，好空想的人，标点还不会，就想“搞创作”，人人都以为极荒谬可笑。试学习用笔下去，不到七年，不料就到大学去教这一行了。搞了卅年，所有成就受社会变动影响，一把火全烧了，因此又换了一种学习方法，搞文物。机会好，又得党鼓励，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从无到有学了一大堆。只是破四旧一冲，所有工作又完全失去了意义。现在作的只是学的一小部分。如作完后还有点精力可用，或者还可望争点时间写（或协助别的人写）一本《工艺美术史》，一本《简明陶瓷史》，一本《漆工艺史》，一本《丝绸美术史》，再写些范围小的论文，供同行参考。今年已七十岁，这些工作完成，总得三五年，怕已活不了那么久！若居然还活下来，或许还得

再改个业，也说不定！只要可以学，再改业也不妨事。

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加上数学），以为真有意思。因为比“文学”受的限制小，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充分抒情，自由解释，不必受“论”拘束。可是人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唱歌更差劲。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学下去，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搞个五几年，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些也说不定。这个梦想当然极不现实，十分可笑，可是却以为你们学了十多年音乐的小将，现打了个好基础，可还应当有点“雄心大志”，向肖邦或别的什么大师、尖子看齐才合理！这希望应当由你们来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只是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想，能不能树立起这点“大志雄心”？在发展中国家伟大得很，文字难表现，十分费力难讨好。绘画比文字便利些，最有希望还是作曲！盼望再过几年，就能从广播中听到你演奏自己作的新东西！有个愿心，加以努力，就会实现的！你信不信？

巴金^③先生处，见他时，代问问好。简单告诉他我们情形就成了。说一切都很好，不必给信看。并希望知道他的爱人和二孩子情形。如在上海，盼知道住处（陈蕴珍^④住处），我会给她去个信。

我一时恐不愿退休，因为待作事情还多，得争时间作。大致也就不可能如小将从容，自己不容许随意离开书桌边！所以除非因事，大致是不会游南方的。在北京，熟人来往也极少，得赶工作，对国家，对年青接班人，才有个交代！可用时间已不多！

根据我的经验，学得“杂一些”，对“专业”有极大帮

助。“一专多能”不容易，“一专多通”却办得到。但学什么总得“坚持”，甚至于“痴心忘我”，才可望深入。年龄也十分重要，大致应当在廿岁到卅岁这段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中，把本业和其他结结实实打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去继续用功，一点一滴的积累，以后发展就广大得多！古人说的“勤能补拙”，永远有现实意义，值得重视。在任何困难中都不能懒惰，小小成功也不至于骄傲，才可望完成更多、更大的任务！工作要争“拔尖”，不宜尽说靠大家共同努力。任〔何〕事不能缺少集体，但是对待自己，得用特别耐心，争超越一切。要永远把目标和世界第一流演奏家争第一，学的才有意义。从国家说，要求也是这样，不然就用不着庄则栋出面了。我这个外行话或不免近于“胡说”，因为我还总以为文学、艺术、音乐——是有共通处，只是表现工具，表现方式，有些不同而已。别的部门越懂得多，就越会提高本业，或有利于本业的提高。从我个人工作中，是得到了充分便利并已证明的。可是未必还能在另一时，从另外一种工作中，也能得到相同证明。不过也有了个近例可引证。有个亲戚黄永玉^⑤，初中只读了一年书，自己学木刻，又欢喜音乐、文学、杂艺术，综合知识，兴趣广，搞的木刻在国内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纪录突破。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我在学校较久，明白“好学生”可未必中用。倒是当时学校认为“不成”的学生，后特别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被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在一般要求上，我希望你做个“好学生”，在抓本业时，却希望你要求自己更严格些，十分严格，有好处无坏处。

并候安好，学习进步。
家中人通通致意！

从文

四月七日

是用八分钱的笔在小碟子蘸墨写的，
不成个字体，望原谅！

窦达因 青年音乐工作者，主修钢琴。由于对这封信重视，窦达因当时曾将全文抄写一遍。

此信曾以《沈从文给一个学音乐青年的信》为题，在《中华儿女》海外版 1991 年第 1 期发表，杂志编者有所删改。

1992 年 12 月岳麓书社初版的《沈从文别集·雪晴集》，以《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一信》为篇名，据窦达因的手抄文本全文发表此信。

现保存首次全文发表时的篇名，据窦达因手抄文本编入。

① 波兰总统 疑指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及政治家帕岱莱夫斯基。他 1919 年曾任波兰总理，不是总统。

② 样板本 在其他场合，作者多用“试点本”说法。

③ 巴金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且未获得“解放”。

④ 陈蕴珍 翻译家萧珊的原名。巴金夫人。

⑤ 黄永玉 作者的表侄。画家，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

19720407(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赵少侯先生来，说听说各排曾正式传达了丹江老弱病退休的事。只谈有此事，还不明白如何落实。你可能也已听到。潘家晋来谈谈，也提到你或退休好。则大致只是看到这里生活情况一种意见，和传达事联系不上。我续假信已写去（廿六号？），并无回信说“许”或“不成”，大致明白我在进行工作并治病，即不用另外再回信了。百科^①则因为二姊病而回，“同意续假”。总的说来，则像是有点什么原因回来的，都不再勉强回去，对公家还省事不少。

这里主要大事，将是九大三中全会，重改党纲。新人代会，重改宪法，定政府体制等等。以及各部上、中干部下放或靠边的恢复工作。以及全国几百大专院校教改、招生开课，最不好办。以及生产建设的随同社会进展重新布局，多是有关国家百年大计重要事情。（如长江中下游均发现大油田，下游热电厂，据说多准备用油代煤，就是新事！）比起来文化部部分老弱病处理问题就太小了。搁一搁是十分自然的，不必急，一切照常下去，等待安排，是极合理的对待国家和个人态度。

你想必同意我这点认识。

这里工作还能进行。已去看出土文物约十次。或许还要多看几次出国文物。因为如各省市同志，多乐意和我相互商讨些问题。特别是文物附带相关问题。但是既有人“主持”，上面又不正式要我参加工作，为避不必要嫌忌，还是不宜如过去过分热心，免生是非。过去工作从未考虑到“热心”也会出事故。经过这几年学习及人的教育，这方面就不能不先得考虑考虑“热心”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威信等等事了。

孩子们都好。窦达因信转寄看看。巴处待得知陈蕴珍住处后将去短信，不必由窦转手。上次去徐家，老太太也还说到你精神面貌和四十多女人差不多（事实上似乎也比子冈精神好得多）。乌金墨玉总有点道理！工作如照第一方式，四月里即可上交。再看如何进行第二件、第三件以及第四件。原以为如继续作（说是将继续完成），则可望和大章等去郑、陕、洛一带看看新材料，事有必要，甚至于直到敦煌，去住一月。前天又听说改陈将于五月上马，而期望九月完工，十月出笼。所以第二件事，也可能得参加改陈，即将正式调回。这么办，你也可望……如何商讨一个办法，较早回来，而不即作退休一员等待了。

住处不必急于处理。初步工作完成，可提出商量。不参加工作，则另外提办法，总易设法。且到五六月看好。比起来，这事就太小了。慢些定或许可得更适当安排。如政协将与人大同时开，所有以后工作就更易处理了。

这里气候易变，前不几天还得穿厚大衣，至今晚上还得盖冬天一样厚被，还易冷醒。

王府井人多得不大敢去。买了些应用书，多是分别带回的，不碍事。我总得小心，因为明白外感出事故可以避免，内部事故则多出自不小心。作事半天无妨，有时动的不对，倒易闷痛。存的药别人有用，即可送人，这里易得。熟人中要什么别的药、物，我们应为设法的，斟酌下告告我。

王利器、曹安和^②诸同志便中望问问好，并略告近状。赵其文^③已入院，少侯先生也比初回时萎得多。雪峰^④或亦不即回，留下等待了。

平伯^⑤等似乎多在集中学习，而说不上进入业务恢复。因办法还未定。各协照趋势还得恢复。古典文学或别的，不会是今后学校重点，因为不仅没有学生，先生也日益不抵用。教通史的未必有兴趣如过去那么必略熟廿四史。比较热闹的部门可能还是博物馆事业，底子薄而待解决问题日益增多。因之有可能已出的书可望再版，待出的可望付印，一出即易脱销。不会如《柳文指要》^⑥那样搁在书店无人过问。

眼睛务望多注注意，免得发展，且得有事前准备，多吃点老年所必需的什么。要作预防，即省事甚多。不宜过分凭自信抵抗营养，这和过分依赖营养都不对。

问相熟诸同志好。较熟的特别提一声。

从文

四月七日

如有机会托运二大箱回来，即托运。不便处即不必要。因为内中虽有些有用图书，但目下这里无放处，而

且第一项工作也不急于要用到。

这里诸凡放心。

① 百科 指周耀平，笔名周有光。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作者的连襟。因博学，被作者谑称周百科。下文“二姊”即周有光夫人，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

② 王利器 文史研究家、教授，1954年后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曹安和 女，琵琶演奏家、音乐研究家，任职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王、曹等人与作者夫妇曾同在湖北丹江的五七干校。

③ 赵其文 文学编辑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副主任。

④ 雪峰 指冯雪峰。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时处逆境，在丹江五七干校，参加张兆和的蔬菜班劳动。

⑤ 平伯 俞平伯，现代作家、诗人、教授，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⑥ 《柳文指要》 章士钊晚年的学术著作。曾得毛泽东重视。

19720410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寄来几张最近照的相，值天晴，李花正开，效果格外好。工作排目已过一半，假定不用说明，只在图中注明，如无别的事，廿左右，大致即可第一回交卷。领导若以为这不妨先印，还是要点说明，总不外下面两种方式：一、个别合并，分代作，共压缩到五万字。二、照原先所定计划，把改正稿加附图付印。前者稍难，至少得五月中末才可望完工，但是可望作得好些，毛病较少。后者也必在五月中旬左右，比较具体全面，同时当然也会有不少疏漏处。（好处是可以得到不同意见，将来再依据添改。）如不附说明，则只宜送礼，汇集些材料而已，内部似用处不多。一切听馆中意见，我照意见作去。

药丸似还好，过去总在一点即醒，现在已到三点左右。五六点我即起床，利用上半天可作不少事。下半年居多不作，换换脑子好得多。感冒已全好，只是有时干咳，不多，不难受，主要大致还是心脏。心脏求好转似已无可望，能维持下去即大大好事。因为还有不少事还只能算开了个端，有待深入，手边一无实物材料，二无可用书籍，只能就现有条件尽力之所及作去。十分可惜，亦无可奈何。

这里天气似乎还不稳定，一般还是冬衣在身，只不升火

而已。丹江或已到雨季。闻冯雪峰不久还将回来。国家大致正在安排大事，所以占比例数或量极小极小的干校老弱病，与其回来无事可作，在传说、小道消息中过日子，还不如在丹江身心健康得多。

永玉、焕章^①等大致也只是五月可以探亲，还不像是即能回来。有千万种事待作，但大处不定，几百大学，到今年秋天，或者还不易近于正轨招生开课。北大名分上开了课，事实上多训练班性质，听小平说，学生听课能力差距大，问题多……

这里种种可放心。朝慧和梅溪多隔一两天来看看，送点素或作好了的荤菜。需要量太少，豆包又方便，经常有二豆包和点点什么汤就对付了。

看了十多次文物展览，大致三天总将去看一次，或许可就出国文物提提辅助材料和意见。可提的还多，因为平时搞考古的极少注意对观众效果。这次出国，才感觉到这部门常识有用。绸缎定名就要用点心，穿到些什么人身上，历代有些什么织机，都得明白。大都近于不是学术的知识，直到要用时，学术委员少数才稍稍感到一点惶恐，而多数可能还不在意。

馆中正为我换工作证。听政协熟人说，可以告那边政协人大军管办事处，说我已回来，将来即可得通知听较重要学习报告。

望保重。

从文

四月十日

^① 焕章 指雕塑家刘焕章，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作者侄女沈朝慧丈夫。

19720420

北 京

复张兆和

衣服说明已商定采第二方式，即压缩到四五万字。
两面照顾。

托运的东西已到，后天大弟即可取回。已见到王真，
回拜了一次，只知在二区廿×楼，找不到，空走了一趟。
将于明天后天邀陪他去看看出土文物。

兆和：

得信，知二废箱已托运回来，费王真同志神极多，深深
感谢。他来时，一定会陪他看看出土文物半天。我已经不止
十五次带去看，主要是出国部分，有极新的，十分美观的，
一生还少见！你上次来不及看，极可惜！

正十分需要作画的人，甚至于可以说加三五十人也赶不
上需要。可是各处调动还不会达十分之一，调人必得协商，
到处要人，却又有大量人在乡下冻结动不了。连写字的人也
得另外找。可知一般大学毕业生及工作十年干部，居多这件
工作也干不下，至于读书，就更说不上！

新材料太多，如新发现的战国大镜子上彩色人物画，十
分生动完整。又西汉的一个陶器上的人物画，生动活泼，旁
边还加点树木，简直有点像我画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

汉代，或者还以为至多是明代人画的。还见到份错金银车器，简直不像是人工作的。在一系列比针头孔还小的孔，用如发丝金丝密密的圈成小孔，完全不理解当时是用什么手工作成的。想要摹花纹也得大半年才可望画出。如画出，即放大到五倍，或许还得用半年时间，是存在另一旁殿里的。又还有个木雕战国尺来大的透空屏风，鸟兽写生既逼真，花纹之细也不像是人手能画出的。作了个仿样，样子雕好了，可画不出，因为太细、太巧。高手也得束手。

一系列竹木简，字也崭新，写得十分好，木还白白的。……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多学若干天，一分散运回，就不大有机会去各处看看了。

从文

廿

这里大致如前信所说的，在抓大处，处理大事。各部的组成，以及大专院校招生，还在三步以后。少数老知搁搁是意中事，不是意外。我为改说明，恐得有廿天大忙。告个段落也好。

19720424

北 京

复张兆和

王利器若来，我可陪他看看出土文物，凡丹江来的我都乐意作义务说明员。

另外还要什么来信告一声，这里还有布票、工作券等等，要毛衣也可要朝慧为打。我会选。

三：

信得到，已把托捎的茶叶、可溶咖啡等送过和平里王家。未过三斤，他还说可再带些不妨，将托带一筒可可，半斤花生，下次送去。计去过两次，上次走向白薇住处附近，闻远甚，只好空走一回。第二次问明了二区，早八点去，终于找到。还陪他看了个上午文物展，极有意思。因为说到这正是某诗、某文、某史时事物，他记得到，所以看来印象也很好。如有机会，还答应再陪看一次出国的。可惜用的是“点头票”方式，因此不能为找几张票，感到抱歉，回来时，望你为一致歉意。

书已商定，压缩说明到五万字。拟在五月里完成。

箱子已取回，内中不少重要材料、剩稿和有用而不全图录、书籍。真近于“劫后余烬”。收拾清理时，摊满一地，而大弟去王家商量“是否能移移床”时，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

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馆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已看死，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

八年来种种挫折，眼看到近五十年点点成绩，“与人无害，于国家发展却明明有益”，在胡胡涂涂中毁尽，我难过而不十分难过。且绝无悲戚感。这次到大弟和同来杨同志走后，看到床上地下一堆堆残毁之余的图片、文稿和带图像的卡片（现在想画也画不出了，当时不少是自己画下的），不免有点“悲从中来”感。好在只一会儿，即成过去。还是得打起精神，来把事情作下去，争点时间，尽可能把待完成的搞出二三份，就总算这个“研究员”不是白担名分。要希望起应有的作用，大致是无可望了。作出的也未必能付印。近二三年若印不出，以后将十分渺茫。

王忠^①曾来看过一次，并邀我和大弟去吃顿饭，还到时亲自来接。可惜大弟无口福，因为取箱子去不成，我到时，才知道办了足八个盘碗，鸡、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几几乎是十多年前才吃过的）。他已成了通史主编之一。爱人在热电厂作事，对我们蛮亲热。（也包括你，因为我们算的上是他家大小最熟的人之一！）住处似比老金的还好些，有四间。四人工作，三在工厂，只一小女上中学，所以家庭很好。就只胖得圆圆的，不免令人稍稍担心。闻何其芳且更圆，每星期已限定吃大荤一顿，情形可知。他们一般研究工作似还谈不上日程，除三个半天学习，余无可为。卞诗人、健吾等或尚在漯河。王忠说笑话：“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工

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计二十八个，还有中空容耳的。开了大家的眼；某先生则年近八十，不长于行动，竟被其已成次专家之儿子（也五十岁了）打得鼻子出血。后为大家知道，又斗争此‘不孝劣子’一天半，骂得个‘不亦乐乎’，处此情况，所以说能回来后，一笑而死，意中事也。”朱世嘉之父^②似尚未解决问题。科学院大中头头似尚不少，或将以“不了了之”。从各种熟人交谈中，得知绝大部分高知，或司局长以上的领导，在乡下的干的活一般多还近于向阳湖，而远比丹江为重。短时期也还像回不来。近日传达中虽有“不许再围湖辟田”，只许上山开荒。但如向阳湖已开垦了的田，或仍将下种。丹江闻已有四人往京办理安置手续。近又来四人，赵先生说的，或将进一步商讨具体措施。但是据说问题下向上交，而国务院却不同意（也许麻烦多），以为应在丹江解决。难于明白向上办和向下办的区别处何在。至于如因病而回的韩、赵、我、唐，以四人为例，则大致不必再回，是确定了的（陈叔亮闻也回来了）。然在此情形亦并不同。韩、赵在家住。唐已办公，在整理铜器馆。我虽不上班，赶写材料外，还必然有些外务，如关于故宫办明清工艺或恢复丝绸馆，如特艺管局搞资料室，以及馆中改陈建议，力所能及，可作的事总还不少也。看来还有机会写点什么专题性的小文。打量写出来，可不发表，免得生事，少意外灾星。文化布局还像是不大容易明白。

我主观设想，和平里十区附近，如有个一单元大小三间可住，我想迁开东堂子，也好。照趋势说，是已形成了个“非迁不可”气氛的。除王家外，别的关系都很好，李家且特

别亲热关心，即杨张也算得十分相安，王则因房子而成骑虎之势，对此，我感到了厌倦。所以如果丹江方面在解决退休过程中，万一提到班上商讨时，你不必在不经思考中即表态。且等等看。照别的人说，丹江大致将较早些来解决，是否用之来作试点，取经验，则不得而知！我还那么考虑过，若在这里搞压缩说明工作不得手，写不下去，到五月十号后，拿回丹江来做，也许反而容易见功！在这里，有时看到房中种种，易引起些不快记忆，不是个人受损害，倒是国家这部门工作受损害。工作是作不下去，作来效果也不怎么好的。

大弟处听说不久即招生，派了大量（好几百）人去分别挑选学生。若中学办不好，选来的恐还是不大抵用。闻郑同志大妹，似乎因学力不及，入学还有周折（似王说的），不知已否得到解决？虎虎十七八岁即作了技术员，这里邻居小将不少长得已高过了我的头，还终日蹲在地上扣弹子，不免使人痛苦。比起双溪孩子可差得多，这一点从远处看，还是令人真正抱杞忧的，因为城里的有更多机会升学。

我体力还能支持，瘦了些不妨事。头不常重，惟心脏依旧不对头，总是三点左右即痛醒，五点半即起床。在床边一坐，痛苦反而全忘了。可不是持久之道，但亦再无其他有效方法转移。药继续用，应当说是有效的。因为精神和熟人比，显然活泼得多，劲头还是“大”，在别人眼中有明确反映。但是经验上知道，一般性用用脑子，持久还得用。就业务谈个半天，也行。最不宜的是旋转不已时和上下低昂后，易感深重。总得时时记住避免这种折腾才成。如何压缩这五万字说明，在五月内完成上交（不完成，怕以后难付印），还得试几

回“短跑”，才宜长跑，估计不会对付不下。手边书已加倍多，是工作有利条件。望一切放心。决不会因房子小事不痛快过久。事情小，和个小刺在手上而已。

从文

四月廿四

① 王忠 历史学家。任职于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② 朱世嘉父亲 指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

19720427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王真同志到住处，说“东西过三斤，不碍事”。因此又托带了些花生。去二姊处吃午饭时，她还允为炸些，在四五天若再去吃饭，必可托炸一小包，带丹江。

王利器若来，希望多明白些丹江情形。可托带夏衣，最有用或许是床下小箱中磁器，如托得来一定得用薄被包在外边，免得磕毁。这里光绪盘子也见不到了。

房中书在日益加多，空间必然日益相对缩小。幸亏整理得还清爽，只是小条案上还搁了五六十本书，桌面可用空间，就只恰恰剩下一尺左右了。一切还是可以放心，因为房中横还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已比双溪陈家方丈房间大大升了一级。极可惜，却不如双溪出外生气勃勃，而和区中所有人几乎都感情相当好。在这里，街上极少遇见熟人。车上似乎也少同等年龄的人。一般多在六十左右即手持拐杖，上车时战巍巍的，有时六十不到又胖得出奇，因此我就经常让坐，而很少有人让我的。这也反映一种现实，即我在一般乘车人中，还像是手足能自主的一位。隔三天去王府井办点什么，路上也极少熟人点头。政协还只碰到外交部一位和林葆骆、何思源，其他即没有碰头（当然应把百科与韩除外）。二姊最

近心脏似乎差一些，闻出门摔过一趟，家事已由百科担一半，少出门。一天搞三顿吃的已极淡素，只是品种还较多，比我也精致得多。住处可极清静。房子多空着，吴伯箫^①住极近的后面院子，却乱糟糟的两间。我则新发明五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蹄髈，加点腐乳或咖喱，搁成冻子。煮点面，加一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式，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朝慧、梅溪多间隔三天来一次，送点什么，小尖鼻也消化点什么，近来已文雅得多，每来必去杨家看看那个小妹妹，彼此竟相当好！她家屋子在大修，暂借住隔壁房子，下星期大弟将为搬回去，多了个窗子，全部抹了白灰，说比东堂子已好得多。美院只传说五月可以回来探亲，永玉等或将回来廿天，招生似还不上日程。为什么对美院和作家抓得格外紧？必有些我们永远不易明白的原因。换言之，即必有原因。我们不会懂，也不必懂。但是不会长远如此，把学校停办，作协关门。因为这么下去，显明对国家损失过大。或许少数知道问题的人不敢说，不肯说，不知道的更不会胡说。因之全在等待中。有不少过去在较上边些的熟人，心情状态都近于在“自保为第一”点子上。可见要部分工作回复到常态，还要点时间，一年三年都说不定！有的人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受自然规律便收拾了。事实上即回到了文学所的，有的人已过半年，至今除学习外，还是无从进行研究工作的。有些大学或已派以百计教师、中干外出招生，大弟校中或好几百出去，个别挑选。说有人去了三月，才招足三名，还得经过复审，才能入校。有些学生或许又容易些，要求也不同些，比如民族学院，要求是作“干部”就方便省事多了。如工科，

从内地中学招生，及格的将不会多。即在大城市如北京，照目下上课水平，及格学生也还是不会多。听说还是江浙县市成绩好，因为有的始终不停顿。总的看来，大学水平之下降，在五年内是难避免的。如中学不抓紧，五年后还是不济事。中学教师十分缺乏，降格以求还不够。如萧凤^②等却在家为街道组织作画，一分一张，每天三小时，一月收入约三元。大学文史系即有加强教学要求，作用还是不会大，因为没有书读，何况及格的教授、讲师、本来还不足，也在日益减少。北大教师即大大不足。德申、姚殿芳等多作了写作教授，将来是不是会有些作家、编辑去大学？我主观设想或许倒是办法之一。但是恐没有明白此事的人敢这么提问题，出主意。而教授自己，可决不会明白自己不过硬处何在的。所以除非有个什么会，许可大家来实事求是的对此问题加以商讨，提出建议，转机将不会由三几个负责的从空想出发忽然得到的。照趋势说，这事还得磨蹭个三五年，亦意中事。而且就这么下去，三五年也难得好解决，更是意中事。目前全国都几乎感到无书可读。可是感到忧惧的，将不只是少数关心此问题的人，即首长中也不免对自己孩子读书问题感到不安。不是怕中毒，是无书可读！也反映国家必有更大更重要的事亟待解决，所以这方面只能搁下，等待商讨。王说和平里书店忽然出售新书，人排队到二三小时，末了各得《红楼梦》一部而去。即此还必有不少人求之而不得也。读书荒到了这种情形，真令人不易相信！有的书或许又印得太多了点，尚得改才能再发行。我大致将于五月里把衣服说明五万字压缩工作完成。上交后，再看客观情形需要，作下一步准备。若已无客观需要可说，大致即继续一面积累材料，一面为把先前为

别人写的漆、丝二工艺史教材，和工艺美术史稿改出来。有需要时，或先去试教一年，再改，再上交。估计可用时间已不会过多了，那就把改好的交部，了一公案。（或留下，最好倒是留下，上面有的是未改油印稿，或许也在这次毁掉了。在我处的四校本上次幸而未毁，但有原注的三校本却已散失下部，无法补救。）如已无此需要，或许将改变方式，共同退休，杭州住过秋天，再入川住个冬天，各处走走，可能还有条件。

大弟尚在为校园种西红柿。学校中闻已提及新学生到工厂实习问题，有些人原以为是“权”，不让过去出过事^③的参加。事实到认真了是“责任”，费力难见好，应参加的却望而却步。将来大弟等大致还得参加。他精神很好，可以放心。

从文

四月廿七

① 吴伯箫 作家、教育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② 萧凤 原名张风鸣，笔名萧凤。女作家、记者，并曾任中学教员。时为北京市教育局干部。

③ 过去出过事 指“反右”运动或其他运动中，曾被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事。

19720430

北 京

致张兆和

徐盈来，还问候到你。萧凤在和平街画灯片，一分一张，月能画三几元。另一方面却到处闻中学教员缺人，无处可找。事情脱节，还不闻有个什么统筹。

兆和：

王真同志来，托捎带了二可溶咖啡（一盒皮撕去），和点茶叶。这里住处已改了观，他必可说到所见印象。主要还是能比较便利工作，即已太好了。再好些，大致还是不能像丹江房子清静干净，作事效率因之也高得多。这里可低得多。这里大致因为前后院有三四间别的小房子在新修，到处木石灰砂，总还得有六七天才能打扫清爽。或许会将隔壁房也让给我，只那么设想而已，未必成事实。也不必忙此等事，因为或许还可有另外安排，比如说将来转过和平街，可以不必在用水用火要你费力操心。政协如存在，这个打算就可望在以后实现。

昨天小尖鼻一家和大弟来吃饭，整份由我办，一菜一汤而已，吃得挺好。焕章这次又参加为我移书桌工作。作了个尖鼻小浮雕，很不错。我一般还是早三点即得醒，五点左右

起床，所以到别人上班时，我已进行二小时工作了。效果不及丹江，但有书可查。本月必将说明压缩工作完成。好走第二步。如看来别的事近于可有可无（因为即馆中改陈也无具体布置，无人抓），即将进行关于绸缎和漆艺二书校改或另写（这么作，也许在双溪或丹江，倒比在北京精力易集中）。我初步觉得，这些工作作得再好，完成后也无多少读者了。说明即或全是搞考古的必须明白的问题，即某一文物本身的历史，这些少壮接手人也不会用点心认真来学学了。因为“学”的风气或“习惯”没养成。而业务机关要的光是“可信”。占主要位置。年青人也就成为主要用心方式。什么不学，也混得过去。不少还只四十来岁的人即发了枯，可说是一种象征。因为四十岁正是加强学习，废寝忘餐的年龄，瘦是正常现象，一发福，证明他已十分满足于当前地位，而对“明天”更有恃无恐，“学”更不足道了！所以在本馆，我写的即或明明白白对接手人十分有用，事实上过去不会有人好好的学过，此后更无望。这也像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大学校就不提倡“学”，工作上自然更不把“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反而以为易中毒的。总的趋势既如此，我感觉得或许还要改一次业（被动自动都有可能），把精力转移到另一方面去。虽然可用精力已有限，还是可望搞得出点新东西的。因为脑子似乎还得用，看事还比较“全”而“远”，可用上我长处的工作，看来还不少！

天气已极热，花已快开到牡丹、芍药。中央公园紫藤多已砍去，牡丹也不如过去多。记得有些年五一节还穿了棉衣上天安门观礼台。有一年又大雨如倾盆下泼，观礼台水潦纵横，当时并排大法师、大主教也都加上雨衣或打一把洋伞。

望为特别候候“天宝宫女”^①，因为有好几年节日，总是到我们家和我们同去看烟火的！这种卅年熟人已不多。

新的什么会还像一时开不了。新的各种安排，或许比估计到的变化大也麻烦多。调排老中幼各得其所，或许就是件大事。至今还不能明白会期，正反映那个过去以x为主的事件牵连之广，而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有待清理的也还多，焕章学校据说清理“5·16”^②又暂停。看看报上每天必呼吁“团结”，即可知还有待团结。这么读报会更明白些不明白处。以大弟一校中而言，即还有上中下教师干部不少还在监督或劳动中待解放复职等等，即可知首都及全国待调整处必不少也。（以部院而言即近百，所属必将以万或十万计！）这自然多属于“杞人忧天”。国家依旧是在向前的。不过工业技术不宜于和有些变动不大国家比较而已。有些事或许是已经落后了，差距相当大的。明白多些，会更爱这个国家取得的进展，而同时关心到麻烦部分。学校招生似不大容易如估计进行顺利。主要难是没有那么多能满足需要的学生。大弟校中新生本限定卅以内，易培养，闻来的还是不少过了卅。至于廿到廿五六，合格的可不多。廿以下更难当选。总的近于速成班。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不仅影响到当前招生，还必然将影响到今后工业建设一系列问题。似乎得“亡羊补牢”。已在亡羊补牢。补之又补，而依然还会影响到今后教育和其他，延迟或落后一大段。特别是工业化进展，且有可能有些后遗症，比较上说即“后退”。正如说二三年内要恢复个文学创作局面，而达到国家发展应有水平，即不大容易。求达到六四水平，还恐得赶个五几年！过去一个人一年半载能完成的工作量，和艺术上所能达到的水平，目前集

中所有优秀来合作搞个戏，就感困难，主要还是靠那原来训练了廿年或更多些的一二“头脑”和“手”为骨干。在用笔的数量之多，是世界历史少有的，总得以百万计。可是不得用，难提高。文字少性格，少创造性，是致命弱点。这和写字差不多。美术学校至多能学会写点“美术”字，即不美，那能写别的功夫字？要求日高而水平日低。非本行的人即无责任，也还是不免着急。有的人自己不搞过创作，不明白生产不可少的许多过程，学习基本功不扎实，所以十天半月（或更久）在报刊上不易发现一个二三千字小说。甚至于千把字报导也写得不动人。文字见不出光彩，认识又不深刻，表现力极端缺乏，即再动人事件，也写得难动人。要突破这一点，恐还就得重新培训些廿岁过一点的小记者，先得学会“写”！但仅仅从到处走去参预三大斗争实践，不练笔，十年八年还是写不出好文章的。用笔方法不对头，也提不高，三年五载难见出显明突破。

旧作者大部分似乎还在乡下，改造如理想所需要的用笔，恐不怎么容易。有的显然把写作热忱也失去了。所以走不通，只有将就现实，放弃主观设想，所以传闻不少廿年来出的旧作品将在“解放”过程中。更新的可不知将如何作计。如学校依旧当个练基本功地方，教员似乎得换些作家才有希望。如能在学校把基本功重视到和“乒乓球”、“芭蕾舞”差不多就好了。以某大而言，教这个近廿年，本人写作即不过关，在知分作者群中，包括学校和作协系统，即无什么深刻印象。加上近廿年不出校门的大跃进冒头的少壮，照年分已成主要教写作骨干，有的可能就从来自己还不曾写过一篇像样文章，而满脑子正确观点，能理论而不会叙事。即这样也只会复述

引申，不明白如何运用到作品中。整系下放十年，回来还是不会写小说散文，更不会教学生如何写作是肯定的。更那里能希望教得出“多面手”的好学生？所以这个学校这个系，这么办下去，只会训练出些听话不中用（旧书读不好，新的更不可能好）的学生，难望产生破格出色作家以至于教员的。分到文物系统中的，不知用功为何事是总的趋势。不少搞了十年或十五年以上，文史底子之差多出人意外，情形是令人十分痛苦的。但是一些人的“世故学”却熟练精通到出人意外。结果可以说好了个人，害了国家。是谁的责任，是坏风气的影响结果。办法似乎应从学风改变作起。否则这一系只有停办。

所以如真的还有什么机会把近廿年所学，总结总结后再转移，或许生命使用的会经济一些。对国家则效果大些。我并不希望去教书，但目前我的工作，至少是对于少壮同事用处不大，这是肯定的。目前还有少数搞史部学、艺术学的，能明白我搞的问题有些见解是新的，工作方法和所得结论也是对之有启发性的。但这种读文史，脑子里感到有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少，大多数年岁在六十左右了。四五十岁的就只是明白我懂某某面有点“发言权”而已，对他们帮助却不大，因为学来困难，用处不多，特别是对于“升级”作用不大。

转业无望则换一方式——总之，不固执继续当前搞的种种，值得从长考虑。因为能抽出身子，即还可望在新的^一一种学习方式上作些其他试验。写写诗就是个例，会写得有个样子的。甚至于写一本半世纪回忆录，内容对许多四十岁的人看来，也是崭新的，从别的书学不明白的。能出版，即会有比目下搞的工作超百倍读者得到好感的。也同样可以自作解嘲，叫作“古为今用”！因为七十岁的人，在这半世纪社会大

变动生活过程中的经验体会，都已经是“近代史”了。当回忆录写就不枯燥。

得想办法各处走走好。有好些省份我还未到过，能有机会分别住一二月，就会得到些别人料想不到的教育启发。只是这个愿望恐不容易实现，除非改业作“特别记者”。真的还有试试作个新式记者的兴趣！只是可尽的力恐已不多。

小尖鼻非常有意思，和她爸爸对话，真好笑。一双脚在十岁左右大就会要赶上我的了。红红可能也是个“大脚姑娘”。庆庆早已超过。

还要什么信中相告一声。

从文

四月卅

听梅溪说你赞美六个人排排坐那个相。我们也觉得好玩。

我就这么过五一节了。

①“天宝宫女”指音乐研究家曹安和。因头发早白，老友间戏称为白头宫女或天宝宫女。当时在湖北丹江的五七干校喂猪，与张兆和有见面机会。

②清理“5·16” “5·16”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小组织，曾秘密散发过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宣传品。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附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清查“5·16”的行动历时数年，逐渐演变成全国性斗争，无数干部群众在清查“5·16”分子名义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19720506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王同志回丹江，另外还托捎带了点点自作的菜，估计时间只一天多些，煮得又相当干浓，当不至于变坏。味有点点酸，是放有山楂片结果。即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加加热即成。不能保留久即请客吧。给刘同志些些，或天宝宫女也好，见见怀念之意。

房中重作安排，王同志必有一新印象，可以复述。这次买了二箱子，和大弟各占其一，又补充了一件衣，衣比前裤贱，颜色好，还借出四十，买了三十元书，因此手中只余下廿了。似为近年以来一月开支最高纪录。住处已较松，也明亮得多，或许还可望将馆中失踪的重要书找回一小部分。故宫魏同志总说，存放宫的要用时可取回，我担心因此一来房中空间面积将相对缩小，不拟去取。

衣收到，极得用。只是当家那件“帕利私”试试已显得“秀气”，可知身中腰部（焕章等说肩胸）必在悄悄长大，但裤带却并不放松过。脸上从客观说，并不怎么令人担忧，比曹禺、何其芳以及王忠同志，似还差三四级。而且永远不会超越。或将用什么“站桩”方法试试看。否则灰衣或将提早退休，真料想不到。新买的一件铁色略加小麻点，有筋骨，

却显得大些，满合式。

工作还能进行，只是效率似不如丹江高，环境不甚清静有关。必须静，才能产生深思力量，及会通能力。脑子不怎么重，心脏还是定时、定量的不受用。一般在上午三时必醒，迷糊的痛，到五点过即起床，反而好些。主要是呼吸加强，血循环即较好。房中还整齐，不乱。桌上也不乱。二百页稿子翻来改去已破烂，因之重新一页页来装裱，衬托在一厚稿纸上，两天还不曾搞完。大书桌显出了作用，不仅各抽屉容量大，桌面堆上廿四开书刊大几十，还只占一小角。台灯光线也还好，是特别灯泡，光极柔和，大弟为找来的。用原来那个灯座。

“慢转机”大弟已修好，每天为抵抗隔房凄凄惨惨的歌声，开一会会，听过后，脑子即清爽多了，朗畅多了。（听听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即有此感，老悲、老萧同。）有时还觉得心酸酸的。和另外广播唱片中作成的“酸音”效果完全不同。这种“心酸”或心柔和经常会在一些事件上、消息上或文字阅读中出现，或艺术品中得到。也即近于创作的“媒触剂”、“酝酿期”或“怀胎信号”，如我们四十年前在北九水小溪流洗手情形，间接由一件不相干事而起，当时我告你会写成小说，你难理解。同是一件事，一种心情。有点怪，并不怪。后来不是果真就产生了《边城》？不是什么灵感，比灵感还高一级的东西。更不会什么天赋。所以在那个情形下，如果写什么散文、故事，一定写得极动人。但是现在却只能转变成另外一种为人民服务热情了。自己明白相当可惜，但无可如何。这不能怪我！工作即再认真，社会变动那么大，

一点由长年积累得来的知识或成就，终不免在一阵大风雨中摧毁得无影无踪，或完全失去应有作用或意义。在写作中的遭遇，使工作无法继续，倒近于“塞翁失马”。但这次则直到所有书籍全部散失后，回过头来，还得收拾破碎，加以缝缝补补，工作即勉强能完成，能否付印还不可知。目前已理解到的，即是纵全心全意为后来者打基础，后来者却未必来好好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求进一步深入。因再不学习，日子同样会过得挺好，甚至于且比有这份知识更好也。是不是明白了这工作并无前景可望，即回头再来作点别的事？似乎大有可能，不是本工作难望深入，反而是肯定可望深入，却和多数读者越来越隔，和少数接手人差距也更难缩短。有可能在这种理解和外面压力或客观需要下而改。可是却不会走回头路，来写什么小说。除非好坏有个新的客观标准可循，决不宜再作蠢事。若同是一作品，在我，则为平平，或不好，在人，却认为难能可贵，写作便完全失去了应有意义，对之不存任何妄想是对的。（也才符合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教训。这个得字似包括各方面的贪多务得，知识也在内。在某一环境下，知识也会成不专利名辞。）明明白白重新训练那么一支笔可不容易，但也无可如何。我一生并不懒惰，并且总希望把一切力量用到国家上去。可是总失败得出奇。如今即必须重改一崭新业务，剩下这短短有限生命，只要认真学下去，不受外来不必要干扰，总还可望走一段路！一个人一生得改三次业，还不失工作信心，也真是少有的事情！（另一说或者应当叫“幼稚”。）

看情形国家正还有万千种大小事，都得重作安排。而有

决定性的重要事，却似乎同样尚有所等待。许许多多的不可信消息，也正反映一种真实，即“人怀杞忧”，而同处于无能为力。一切相互矛盾中，万千种有用智慧有用能力全消耗了。一切看今秋。到入秋，大致有些事总得明朗化了。

大弟校中五月八日即将开学，有的学生闻只及初中程度，还得补习一年，才可望赶得上。实在赶不上或许还大大有人，不知如何办。事事充满了矛盾，大学招生即一面重成分，一面要合格，便是矛盾。越明白得多，将不免越感到痛苦。所以目前还能守在书桌边进行工作，从某一意义说，真是十分幸运或幸福。老金^①据说每星期还得上办公室三半天，或六半天。昨来看看，我送他直到宿舍，机会也并不多了。听王忠说，去年还有意结个婚，介绍三人均不成功，以为无文化，谈不来。真可念！书店中闻每天有上千人排队买“新书”，事实上买的是新印《三国演义》、《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十分脱离现实。十分重要的马、恩、列却无人排队。精印金装的《红色娘子军》，也在书柜中金光闪闪，无抢购现象。听说《红楼梦》是二月印本，有新印序言，大致这一来，把过去取用未发表的注解等等前言即取消了。南小街口有五六处大伙儿壮年蹲在路角空处看下棋，十分入迷。其中且有着军装的。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些总令人感到痛苦。到处都反映出还有不少人大半天闲着，有些人又需要看点有趣味的书报，或电影。而这些却不易有机会，不得已只好下下棋，把千六百年前的娱乐古为今用。或让《官场现形记》出来，和《红楼梦》分担消耗知识分子习气未除的人多余生命，也近于不得已。说有计划充分利用这些有用脑子或劳动力，安排到

一定工作中去，总还得在若干年后，难望五几年能得到解决！
凡事望放心。我总能打起精神把工作进行下去。并且永远不
丧气灰心。焕章人蛮好（和大弟也谈得来），一家大小都显得
健康，也难得！

从文

五月六日

① 老金 指哲学家金岳霖。

19720509

北 京

致王千一

千一同志：

近得窦达因同志来信，说你来北京演出，想听听唱片，并借点书看。我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书。唱片还有些古典旧片子，欢迎你来。如住黄化门街，由地安门或景山东上十一路无轨车，约六七分钟即可到米市大街下车，问问东堂子 51，不多远即可找到。一般情形我下午多在家。我和家里人对于音乐通是外行，倒极乐意听听内行指教！如有需要，或陪你们参观参观出土文物，倒还像个勉强可以及格的说明员！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五月九日

王千一 青年音乐工作者，主修钢琴、作曲。窦达因的同学。

19720510(1)

北 京

致刘树桐

刘主任：

昨因送绸缎材料给特艺总厂，回来时，知与刘经厂^①同志相过，未能接谈，十分抱歉。前天有二同志来提房子，得知领导特别照顾，拟为于黄化门（或地安门大街）住处匀一房间，或较宽绰，便于工作。领导对我好意，实深感谢，此事上次之檀来时已提及。我也转托他表示感谢。我这次能回来，一面治病，一面争争时间，尽可能赶完待完成工作其中一部分，即已大幸。因为廿年来，留在工作岗位上不动，得到党的教育、帮助和鼓励，及同志们种种帮助，必须将廿年所学，比较有条理的一一写出来，才觉得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在双溪那种情形下（原先房子上漏下湿，后来住处只一丈见方，且无一书可得），因为总认为有责任待尽，还是尽可能对一些有关文物问题，写了些小论文，主观认为若配上图，对较年轻同事，必还可作参考。两年中，前后计搬了六次家，对于一个长年血压高过二百廿，而心脏又不大得用的七十岁人，即或情绪再好，于任何挫折下永不灰心丧气，终不免相当狼狈，而且体力上感到吃重。虽不能如湖边少壮，参加体力劳动，但独自在区中住下，和区中各行各业老幼约三百人，相处关系却极好，更重要是向他们学习，深一层明

白农村人民对党对主席的热爱，这点教育，对我还是极其有用，有深刻长远意义。所以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争工作，决不争住处。若有个较宽绰住处，让老伴调回来，各有个自用书桌，甚至于不必为取水烧炉子分心，有间稍大些房子，可搁四五个书架，能够花些钱，把些应用工具书重新买来有个搁处，工作效率，可想而知必将高得多。但是，一切主要还是为了工作，不是别的。这希望本不算太奢，在北京若干单位，一个科员干部也容易达到的！若我们机关情形不同，办不到，那也无什么关系。我不会有丝毫不快情绪。还是将打起精神，把工作好好进行下去，不过效率将比较差些而已。本来可望作三个研究员任务，受住处和缺少工具书的限制，至多能作一个半而已。或许会有同志那么想：“你要书，馆中有大几十万卷，每天来看，不就很好吗？至于家，是吃饭睡觉用的，搁一房子书有什么用？何况也应当适当休息，才能劳逸结合。”有同志的确就是这么安排工作和生活，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可一定不是搞研究工作的。因为搞研究，除了睡眠，就不会停止思索，忘不了本业。

一搞工作，有时就不免忘了饮食，住东堂子。我的爱人一时即回不来，女儿和另一亲戚住在附近，隔一天来看看，为办办饮食需要，洗洗衣服，办办杂事，也得到帮助不少。由于心脏供血不良，每早三点必因心痛而醒，五点半起床后才较好转。可是身体转动不适当，气换不来，还得即刻躺下吃吃药才能安定。在这情形下，组织上如真能为我工作便利设想，照中央政策落实安排，与其让我迁过地安门，何不尽我原来住了十多年的房间加以考虑，移回原住反而省事、近情、合理？如这么办不可能，那我就住在目下这间工作下去，

再窄些也不碍事。一生都不和人争名位，争利益，那会到了七十岁，还计较住处？其所以提及这一点，也还是为了工作，为了更好的完成国家交给我的任务，由于搞的服饰资料文字说明一压缩，必须添加约二百附图，才可补充文字减少后的缺憾，馆中抽不出得力人手来作附图，我极乐意用一半工薪来请一临时工为配配附图，好更完整些、迅速些把工作上交。

我今年已七十岁，除了心脏已不大顶用，脑子似乎还能得用，有些杂常识大致还对若干方面还有用，不过受自然规律限制，偶然中，因小小疏忽而于短时期报废，还是意料中事。在这一种现实情形中，组织上如能考虑到较早把爱人调回，并让悬宕已数年的女儿户口问题较早得到合理解决，余生即感谢不尽了。此后在馆中即无任何职位名分，我同样还会尽其所能，把廿年所学一一交还给人民的。为人民需要而服务的。

此致革命敬礼。

沈从文

五月十日

刘树桐 时为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代表。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刘经厂 名字疑有误。

19720510(2)

北 京

致张兆和

王真同志回丹，北京事也可明白些些。我房中种种也必有印象。东西或不至于变味，因为时间还不到两天。

今天听到两件事，感觉十分难过：一是闻一学艺术的说，周口店附近上方山，大约在六八年左右，他眼见到有大量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或以前）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事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明刻用锦缎作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五几年故宫熟人去看过，说至少有两万册（计四份），另有抄本不在内。是集中各庙所有，搁在游人不易上的山上大庙中，有解放老战士数人典守，不愁散失，只怕保护不周会被虫咬。山上过高，我去不了，于是在六几年在政协提案，派人选部分重要的调存故宫。不多久，即由文化部文物局商量故宫派人挑选极重要的约四百种调存故宫^①，等待我去商量审查，再决定第二步调取，文化大革命一来即停顿了。因为若真有两万左右，将是唯一研究宋元明锦缎钥匙，我又已近于唯一能使用这把钥匙的一个人，前不久老魏^②还邀我看那四百种。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因为正式由上面提出要好好的“古为今用”时！

已写信给老魏商量派人去看看，若所剩还有一半，尚可赶即设法商市文物组，把它运到天王殿再说。我也还可就这些残余清理一个月，必可得出些新的认识，并组织点人力来分别画或照相。若所剩已无几，或竟完全都毁去，我或许将当真要“改业”了。

另一事小些，且在意料中，馆中来二人善意协商，先说房子太窄，又说难想办法……为照顾我住处，又说××同志有病，要个住处养病，看我是否去黄化门（地安门大街），我直率问：“那边房子可好？”说“好，不错，宽些……。”我说：“那很好。我回来是争工作，不是争房子，好房子当然让别人优先。若真的照顾我，那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让张家去住好。多余一间让杨普移过去，即可和其岳母住新房连接，空出那间王家即可收回。那不很合理？”“那不合式。”意思似乎是张家无资格去住。另一位较熟的即说“当时是由一主任李遇寅要他们搞的”。主要是说人搬来，书无放处，因之所有书遭了殃。是红卫兵时事，不是革委会时事。来的那位大致高一级，是革博的，而为我说话的是馆中熟人，平时无矛盾，且到过双溪看过我住处，协商无结果，自然即岔开谈双溪煤矿结束事。我再说明来时不是争住处，是争工作。那一位即笑着：“大家早知道！工作分量重，但是即这么样子还是可以进行！”又问到你。我即说：“住处解决了她当然才能考虑如何调回事。我觉得住这里，一切比较方便，不是什么好坏问题。因为还有几个亲戚在附近，隔一两天可以来看看我。”“那边也方便！”甚至于说“比这里还好！”“那为什么不让张家去？我在这里医院也近得多，去馆中也近些。”……于是你能想象得到，告了结束。

什么工作全毁了，我还不灰心的再来收拾破碎干下去。三间住处挤成一间，还不成，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让出给×家。妈妈，我可能得认真考虑考虑这一个问题，是继续搞这门研究，还是做点别的？或许目前不说，且把工作赶完上交后，若别的工作不急于要作，而可以较从容修改三教材，你又不会在七月八月即回，我或许把门锁上封好，且来丹江“投亲靠友”，和你同过一个夏天（是大弟等等出的主意），同喂蚊子过夏，倒也不坏。在最大冲击时我还能自得其乐。但现在还能从人事上看出些些世故，我开始感觉到廿年努力失去了意义。尽管“古为今用”已正式传达到不少部门，好像我的所学，已显明得到了点头，而为了配合新要求，我过去的种种设想，且肯定会在一二年内即可实现。我能作的事比别的同事已加倍多，特别是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可是我却似乎为面前极小极小的人事纷纭搞乱了。把方向迷失了。我似乎应当来好好考虑分析一下，看是不是宜于再干下去，还是得下决心改改业？一切业务上的困难我通能克服，总是由无到有，集中精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近于完全出人意外）而得到突破。但最感到不好应付的，即和人接触，而对于某些人与人相互之间的摩擦，不免影响到工作。明明白白这多是些极小问题，不会影响到大方向，但是却影响到具体工作情绪。像今天这么一来，大致就会有三几天不能进行工作！

听焕章说可能是中央有令在调整，有的已恢复原来住处，才来谈商，以此办法为两全，甚至于三全。我住处那么窄，别人看来不大成，负责的多少会感到些压力也。我想这也有可能，我一再表示“不争住处”，至少还是可以使负责的同志

对我这方面不觉得什么。但如果主要是在为主任太太作计，则还必然将另有安排。事实上或许最合理还是张家迁出，否则则只有我由另外想得出办法，并且同时离开工作单位，管这一部门的不能达目的，主任太太也难达目的，事情终近于搁住，不能得到解决也。

我还是将努力把工作进行下去，不为这些琐琐小事分心。矛盾存在是明明白白的。你试为设想，如果作协恢复，月刊恢复，你如还可作几年事，我是否作作什么二馆顾问，仍作为你的家属，转移和平街，有无可能？这么空想当然不大现实。一切待以后看吧。

从文

五月十日

① 调存故宫 据 19650918 作者致王昆仑市长废邮，已调存故宫的达一千七百种。作者当时建议组织一工作组，对方山所藏全部经卷作全面清理保护。见全集 21 卷。

② 老魏 指魏松卿，古丝绸专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19720513

北 京

复王千一

千一同志：

得你信，知工作较忙，有空要看点什么书时，自己就来挑挑。我不是搞音乐的，家中还有些好唱片，平时用来调整脑子，似乎可以帮助思索，提高理解，和你们内行完全不同。我在博物馆搞文物研究，凡事得有点“常识”，所以虽不懂音乐，倒知道近三千年各种不同乐器式样，和如何使用，多少人一组，且包括各种军乐，每种乐舞又穿什么不同衣服。有些且十分有趣。女子五百年前十二人乐队中，有个人摇一长串小小铃铛，后来就不常见了，教音乐史的不提起。千三百年前，有的舞女手脚，都有带铃铛的金钏。弹琵琶还能在身背后反手弹！又有的击钹，一只抛到空中掉下来又接手拍击。不少演奏还得兼舞蹈，比起近代人可活泼有趣多了，玩杂技的更特别，有个五百年前的杂技人，躺在方桌上，举脚旋转一个大车轮子，轮子上站个小孩，随同旋转舞蹈，两人还十分从容同时吹笛子，还有的乐器和架子都作得十分精美好看，值得学习，值得仿造，出国演出场面就大大不同。如箜篌、琵琶、阮咸、笛子、瑟箏……外行会熟知这些？原来也还算得是你们“同行”，因为还挂了个音乐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名分。若出国演出，要个特别有民族风格的新幕，

还可为你们提供三五种极好的绸缎样子，上面就织有各种乐器，惊人美观！把样子放大画出，效果将是少见的。我正在编写个《服装资料》，有上千个不同图像，内中就包括了各时代的农民工人的装束，特别是战国以来各时代女子平时或歌舞的服装，头上脚下的穿戴，各有不同特征，有不少还是千多年前外来的。（而且过不几年，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时髦的。）另外还有各时代的好绸缎、绣花，你们搞歌舞剧服装同志如有兴趣，也不妨同来看看。有些画面或许搞跳舞的也有启发。我总以为它有同一性。

达因父母和我一家都是四十年前熟人，所以你不必客气。我在家中编书，一般下午即不大出门。听听唱片不会吵我的。（七十岁的人还能工作，打大雷也不会受干扰。）有几个年青亲戚住在附近，都是搞美术的。我也不懂美术，可正在协助别人编美术史。有不少图案，事实上和跳舞、音乐是相同的，不同处只是材料和表现方法！所以我经常主观设想，以为音乐美术实应在同一学校受教育，有相互提高的好处。

沈从文

五月十三

19720514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听人说图博已调回十多人，唐兰算正式之一，不知丹江是些什么人。在湖的陈乔^①已早回，不即出面，或等到廿五号后下放南口干部离馆，六月改陈工作上马后，即仍作第一把手而出面（正如吴馆长在故宫情形也，韩说的），相熟已廿年，凡事好商量多了。即印书事，和他商洽，大致也省事甚多。不知出版部门有无回来的人，刊物看来一时不易出，因为合理论要求的未必同时合艺术要求。戏或电影不易出笼即因此。

传说将组一文化艺术部，由前副部长徐光霄主持，今年或将成立，事实上或已商妥人物，不得而知。但兴事殊难言，不少事即或已定，不久又将随同取消。

越南海口布雷影响大，军火将由火车转运，如彼登陆，我或将出兵，如炸火车，也会有新局面出现，不免令人心怀杞忧！

若干学校已正式开学，闻清华学生水平过低，英文多得从小学读本学，其他不大明白，一般来自工厂较多，大弟带学生较多经验，人又和易，学生且多有一二年纪，会有较好影响。教学课不免难些。

馆中革委主任及另一委曾来看过一次，我不在家，据李大妈说，还是为了房子，是说“照顾我”，让我移黄化门，即上次来人说的意思。主要事实上却是王主任将出院，要房子。本已一再商张家搬，张家不，听前次来说张家不认为强占，却是另一在湖主任要他搬的，张不肯动，才以为我好商量，照顾我！以为能动最省事。如下次见面，我将说“房子既好，让他们搬。我回来不是争住处。如应落实政策，对我照顾，那让我回原来住处，十分合理而省事。”且等下回分解。还得说明两年搬了六次，实在太累。亲戚住处在附近，照料方便得多。昨日听一熟人说，和平里只是还清静，此外太不方便，能不动还是不动好。那人是住和平里的。并且说，中央有令，凡运动中强占高知住处必恢复。有的已落实，有的不。因为涉及范围广。又听王说馆中杨华已写信证明当时赶朝慧经过，说了实话。但主要一位李冰，也即是执铁棒人家的那位还不肯承认，怕负责，以为是自动。但事实具在。馆中已有信给美院，内容若引杨华信证，不久或即可以解决。美院是肯定同意的了。派出所也只待馆中一说明信。

昨过二姊家吃了只斤多重大活鲫鱼，王令海回来探亲，带子女同吃。小妹在吉林，冬天无事可作（大几月无事可作）即返京，人长得很健康又家常，且不戴眼镜了。说十多女同学住一处，无书看，无肉吃。大致无书看最严重。市上人人争购《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别的如《柳文指要》则和马恩列斯相同，琳琅满架，《沙家》、《红灯记》精印本也满架，主顾却似不多。

焕章十八即返回，永玉等或为第二拨返京探亲。汤浩住史家胡同某号，便中告告。

到处多听到说工作待上轨道，可知有不少单位还未上轨道，有待于一一安排也。闻大弟说许芳曾见到，很好，换工作在一军属药厂，也似乎不尽上轨道。

天时变化大，老太太务要小心。这里晚上还盖冬被，穿棉鞋。

从文

十四日

① 陈乔 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

19720515

北 京

致 王 矜

王矜同志：

多年不见，想必近况甚好。闻尚在京工作。我从丹江回来已数月，因心脏病较麻烦，下午多不出门。有些事可能还将向你请请教。如于无事时能来东堂子五十一号原住处谈谈，幸甚。

并候一家佳好。

沈从文

五月十五日

王矜 常写作王序。考古专家，任职于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刚从长沙主持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回来。

19720519

北 京

复程应镠

还剩下的四旧纸没有被破尽，所以至今还用墨笔写字。同事中考古系毕业的已很少用毛笔，因此搞陈列多请临时工写说明卡，所以大致永远不会如我那么为你们学校写文物说明。

流金：

得信，欣喜之至。七八年来，社会变化太大，殊难设想。极想明白你一家人消息，无从着手。六七年左右应铨^①尚经常相过，后忽闻故去，极感痛苦，最近尚致信清华熟人马文珍，请其探询生前后种种，心实念念不忘！在这次大变故中，我一家幸得特别照顾，大小无事。只是近廿年所学得到的点点材料，和近半世纪些些应用书刊，统统已在“破四旧”过程中，先是堆积满院，日晒雨淋，随后即七分半一公斤，转入废品站。真应上了旧话所说“……”。六九年原扣下部分自己旧作样本，约四十种，并有三四种外译本，及近五十年家中大哥为保留的半世纪亲友来往信件，及已发表未辑印文稿各一大捆，又近廿年搞的另一大份有关工艺论文发还时，一位廿三岁“懂文学”的军干，大致因为懂文学，除十分认真细心把整理得清清楚楚，分列名目的近廿年论文奉还。其前

一类，又承不怕麻烦，说明必须留下，便于代为销毁处理，免得后人中毒。（说已完全审过。可是我肯定他看不懂内容！看懂他就不这么办了。）我连忙表示深刻感谢。作风之细致周到，水平之高，令人留下一深刻难忘印象，亦终生难得教育也。于是我捆了一袋破烂还家。

十月节前，作协下放到“咸宁”，兆和同志系《人民文学》编辑，于是同去。我则于十一月，因“紧急疏散”而去咸宁。事前说好住处早已准备，到后并无住处。不久又转百里外双溪，汽车行二小时，又说好已有住处，到后又无住处。暂时寄住区委楼上一角稻草丛中约二月，生活可说十分别致。不久又迁上小坡，住一公社空空小学里，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养青蛙，朋友为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在煤油灯下约过了一年孤独疏散日子，还像稍微发了点“福”，真所谓“食言而肥”。因为地方属水稻高产区，附近一片水田约四万亩，身住丘陵高处，附近全是马尾松丘陵。平田即在面前，紫云英和油菜开花时，春天如一大地毯，红红紫紫，远处则长岭罗列（闻邻接江西），积翠堆兰，每日阴晴时有变化。每次兆和步行三十里，由咸宁再搭车来时，必赞美住处环境，四围山包如王维画卷。地属高产区，长年有蛋、肉、供应，且有极好鳊鱼。最重要是区中约三百人，一半干部，一半生产组，老中幼无不十分相熟，十分友好。约一年后，又直迁人区里生产队一贫农家小房间中，此人有房子八间，我住最小的约

一丈见方。天井中有六粪桶，厅子有二羊、三猪、三狗、一猫，约四十只大小鸡，七户同住，计十五个小孩，真是热闹之至！由于人事关系极好，可说受了两年新教育。不多久，竟在见方一丈小房子中写了五六十首小诗，水平或尚比上井冈山那年作的十多首稍高，就此可知，心情并无丝毫别扭。只是血压有时高过二百三十，心脏又不太好，不免有些狼狈。有次到二百五十，住医院四十天，居然不报废。但显明是正由于不仅仅和城市隔绝，即与文化部五千干部所在之向阳湖，也近于隔绝，倒反而由于绝对无知，身心能维持下来了。

到去年八月大暑天，又第五次和兆和一道搬过千里外的丹江，和约五百老弱病“高知”，同住一山沟中。熟人中有五十、四十、卅、廿年不等，白头相对，十分难得。虽同住一山沟，离市区约四里路，国内著名大水坝在望中，十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我系借住作协《人民文学》部分，一列房子在山边大厨房后面，和猪圈邻近，因此直到离开前，不少熟人，包括博物馆同事，还不明白我住处。可见山沟中还有山沟，彼此相隔亦趣事也。

十二月因医生建议回京治病，先前只知向达、冯家昇、王逊等等已成古人，回京以后，又才知此外还有不少。并且得知些如彼如此新闻旧闻。有一业已制版完成待付印的《服装资料》，图版二百由商到清初，约一千人像，文字说明约廿二万，幸而在大动荡中未成灰烬，又可能将于今年付印。但说明则将由廿二万，压缩到五万。如照收音机进展，体积由一二尺，缩小到七寸左右，不甚困难。但说明照办，不免有些束手。预定于本月底完成上交，至今尚不知如何下手。常设想个人一百斤重，我是否改成廿五市斤，还能不能用脑子

考虑问题？

熟人尚少见面，只经常陪人去“出土文物展”，作作义务说明员，真可谓“职业病”，比心脏病还严重得多多！血压虽常升级，高时到达二百卅，胆固醇则早已到三百卅，血蛋白到八百，无不“超级”，可是心情始终极好，头脑似乎也还得用。除不作“空头作家”，此外杂事，无不十分热心从事。看来还有可能第三次改业。七十岁后，又由无到有，从头做起，在同时人中，甚至于在历史上，亦少有也。一生遭遇之离奇，真如传奇中之传奇，所以到真正无事可作，一时又还不报废，能用一年剩余生命，写一回忆随笔，半世纪后人读时，必以为《天方夜谭》续编。但存稿命运，必将如其他作品，不易保存。即在台湾，亦将有热心“内行”，代为处理，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因五三年即禁止一切作品出版。种种似不可解亦复易解。内容过于平实近人，太近人情也有毒！由“过去”即可明“未来”。因此对于司马迁、班固、范曄等等，若有较深理解，老子所谓“为而不有”，还易出差错，能明白“舌以柔而存”，始近于明哲，足以保身也。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大有道理。廿年前学用“为人民服务”代替“空头作家”，这次才幸免于如巴金、老舍等等熟人之受特别教育。如能学学叶圣陶、朱佩弦二先生，达到一新境界，不写什么，不说什么，甚至于不想什么，就显明又进了一步，可望稍得安静！目下独住原来靠西一小房，既有工作，因此又开始来买点工具书。并收拾残破。把焚毁之余上千图像摊在床上桌上，好像一顽童在潮水过后的沙上，重造一小楼，实在相当天真可笑！住处虽窄，工作面似乎还宽，所以，一切可说很好。毓棠已十多年不见面。原以为是集体作注解，

我回来或许还可帮点忙，到来才明白只标点。科学院中外文学所也回来十多熟人，包括何其芳^②在内，每日搞学习，业务大致还有待安排。我倒似乎这份工作完成后，还有大堆待作的事，将可望一一作去，相形之下，应当叫做“幸运”了。因为即以搞文物工作而言，似乎就还有不少年近七十的专家“权威”，还在古云梦泽湖田中进行改造锻炼！（熟人中留下搞重劳动还不少！意义也不大明白。）因为我下去是没有劳动，也不参加一般性学习，有充分时间可用的。所以虽经常得躺在床上，从默记回忆中，还写了约四十个小论文，关于“马”，写了个应用发展史，就引用了约三四百头的大小马，先在脑子里排排队，随即把目次搞出来了。可见头脑到七十岁居然还得用。如今工作既可在家中进行，也无时间限制，行动也大致可以各处走走，所以若秋后兆和回来，也许能来南方看看。她因为《人民文学》一时还难复刊，又不想退休，还在丹江种种菜，已成内行。同搞菜地的还有冯雪峰。只下午搞二三时，不怎么累。今年六十二，倒真成了种菜内行，并且算丹江办事处“强劳力”，凡事都参加，和卅卅年前在昆明差不多，兴致勃勃。还作了个小班长，这个名分下的要求，复杂而琐碎，你大致是理解的。头发还不白，同志们对之都非常好。或许正因此，更不便考虑为我而早回了。

国家变化大，事情多。我这廿年守住一个简单信念，就是爱国家，学习在一切工作方式上“为人民服务”。体会国家的困难，这困难是包括各方面，也从每一小处能理解的。所以存心在本业上作“垫脚石”，尽管在这次的变动中，一时被认为“绊脚石”，廿年积累几乎全毁去了，可是到能工作时，

还是默默不声，来收拾残破，重新开始，再来准备为小将作垫脚石。熟人中不免会说真是“老顽固”，“到某一时或许还会再来一次迁殷之顽民于有□！”但明知对个人已近于无多意义，对国家文史艺术的研究却必然还有益，就还是得争时间作下去。甚至如再派到我写小说时，来有所突破，大致也还会在所有作品已毁尽后，再来出点力试试看，能不能有所突破。事实上是只要写，不太费力即可取得突破。照他们目前训练作家方式，十年廿年却不可能见成绩的。曾祺目前在戏改中竟成了一把手，受相当重视。即或这样，肯定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叙事能力是从什么方式下得来的？若对于这个问题有了点常识，情形或许会不同得多，文学艺术在五几年中可面貌一新，不会像目前的沉闷单调！过去常以为多读点书，可以知人论世，因为见多识广，博闻约取，不限于能自了，必将进一步作到“达则兼善天下”。识大体，也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近廿年“向社会学习”，才似乎稍稍明白历史上种种悲剧，和文学中反映的不同情绪和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也似乎进一步明白读史不仅可以“由古及今”，理解许多不易理解的问题，同时还可以“由今会古”，对历史的许多事件，也懂得多了些。比如读古诗曹植和阮籍，陶潜与杜甫，都似乎在字句中了解了些一般作注论的人说不切题处。对诸子百家的社会环境及情绪背景，也可说体会略深，而元曲之“嘲风弄月”原因，就更多了些知识。这分知识不经过这一课，是学习不到的。

会通知识积累日多，人也就既不会“轻举妄动”，亦不至于“消沉丧气”。凡事都将永远用一个热情乐观态度去学习并

应用，消沉只是体力不健康而已，应当去掉一切书生气，才会健康！

从文

五月十九日北京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① 应铨 即程应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程应镠之弟。

② 何其芳 现代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时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19720520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款收到。永晔^①已托其同事先运一箱衣物来，因五卡车去沈阳运料，闻有素油四斤，她将于七月来，大弟定必忙匆匆为布置一切也。焕章已返石家庄，永玉不久或可换班省亲。

我工作少应有进展。压缩工作说来省事，作来不容易。非身当其冲而又有甘苦经验，作指挥总不可能对工作有较深体会也。不免有无可奈何感，但还是尽力为之。闻出国展即有美人画应市。李可染、吴作人以至徐悲鸿画均置显著地位。给人以被动感。虽能对付，然于国内花鸟画提高而言，恐无多大作用，且易呈下降趋势，不少生产均有此趋势，不重质而追求量必然结果。拔尖者不仅难比宋元，即明末清初亦不如，甚至于五四以来亦不如也。闻焕章参观新美展，说，所有雕刻均拿不出手，因之决定不展出。画尚有较好的，亦并未超过前十年，有小部分有新意。国画画人脸用西画法，费工而效果不易讨好，亦将如样板交响唱，在试探中，画则近于不得已，因旧的已无师可法，不会用线表现，只好照新学的搞，高水平只能向蒋兆和看齐。主要大致是新一代对传统长处已学不来，多从速写打基础，力量本钱不大。写人像，想赶上明末曾鲸，亦难望也。惟题材新是特征。比小说或较

易见好些，文学不易见奇迹。传说因国外重视中国艺术家的马，因此徐悲鸿作品重复露面。可惜我揽事过多，放不下。如迫于形势得改业，搞搞画，甚至于专画马，在二三年内，必可成一新派大师。因理解各种布色效果，搞搞山水花鸟，无不可望给人一种崭新印象也。特别在布色、取景、构图上易出新点子，取得新成就。或许将先寄来给你贴在墙上，试作测验，不必说出于我手，听到的反映，必极有意思。我对此还满有信心，只是正在为出国文物展写材料，可写的太多，反而感到不好处理！不一定乐意作。情形近写作，所谓好，常因人而异。写字也差不多。

体力虽好。只是今年似乎旱象已呈，气候还不稳定，连日风沙扑面，房中亦满布沙土，闻有些住处三楼以上自来水已上不去，情形不免令人忧心。什么军会党会似乎还未能定期召开，即小以见大，国家事必然还有不少麻烦待事先调整也。你们可能将分批解决，不大像六月即大动。至多“天宝宫女”十来户先动。其余亦可能还得过年。不过若已见行动，则迟早总得动也。不即能回亦不必着急。因钟书等正式调回，其实亦无事可作，还是学习为主。各方而学习方法似乎并不相同，即反映并无一定计划。美术部门闻由一女同志名王曼恬^②的作第一把手，鲁艺来的。眼力还高。可能和“安娜”等相熟。

小弟久久不来信，不明因由。据闻李井泉将出面，惟未必管川中事，人说或许还升级亦意中事。我对凡是传说均取保留态度。还得想办法多作点事。体力经长期测验，若转来转去或抬头弯身，曲折度大，易致事故。至于照平时姿势走动，或据案工作，不感疲倦。一切望放心。

有人回来，如较熟，务必设法将小手箱中那些好盘碗捎回，因为不久又将正式协助景德镇搞“古为今用”，可作事甚多！

从文

五月廿

① 永晔 作者的大儿媳马永晔，江苏省电力建设公司技术员，当时在清江建设工地工作。

② 王曼恬 女，时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20522

北 京

致张兆和

赵其文送了部《三国》，还将带条子去买那份，《水浒》似已无货。另外似乎还出了些新小说，浩然的《金光闪闪》^①等等，如需要，也可为买来。我大致是没时间看新长篇了的。

工作在进行，不大顺利，感到为难。到月终拟把能完成的一部分上交请领导看看，还将建议不如先印本图，把郭序附上即成，也不必用我名字，我“说明”迟些再印，分两步，反而好些。因送礼本不必什么过多文字。而事实上在国内（国内也大有需要），大多数人也只看看图，决不会对下功夫最大的文字分析感兴趣，并能理解意义的。因同搞文物，不搞制度，不搞绸缎，我努力作的探讨，还是理会不到其中得失，何况隔了行的人？并且这个差距将日益加大，不会缩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真像是和过去写短篇差不多，走过了头，少数搞外文的，因为各国作品心中有个数，可比较，反而看来觉得有所突破。在文字内容上都有所突破。搞短篇的人也还体会到，但这么写和一般读者却隔了。原以为等十年再说。谁知再等下去，更糟了。因为不和同时作品作广泛比较，后来人简直更不易懂好坏了。看看大量读者大清早在街上书店门前排队，买《三国》、《官场现形记》，才明白新的回头路相当令人痛苦！亦必然情形。闻新刊将恢复。但“市文艺”读

者反映，却不怎么好。一用上近于一般壁报上诗歌什么，读者少，作者也不多了！所以全国性刊物选稿矛盾中，将并不好办。徐盈听说柳青、王汶石……将解放恢复写作，既反映作者太少，也反映还有大量过去年纪正当时的作者，多还未解放。闻田涛说，梁斌、田间，即在保定什么和湖边差不多地方劳动。王林不闻提，也许因反对过周扬而不动，又也许因和李欣近而牵入什么。端木似乎也宣布无事。看来一切在慢慢的转移。即宣布大量解放，求如六四以来每月动手有本卅万字月刊，还像不什么容易事。五七干校方式也似乎在改，改得可能还大。丹江“开元天宝”等十二户不知能否动？动也只是迁京休养。文学所回来人，还至今安排不上工作，已过了半年！

闻出版统归龙潜抓。美术归王曼恬，据说是王海容的姐姐，天津文化局长，说“眼力高”，所以这次美展雕刻不过关，全不展出，即由王决定。或许可直和江青接头，取舍将不同过去。又闻陈叔亮已回，和吴劳等筹新工艺美院。未遇到。张仃和雷还未解放，在石家庄，大会尚无消息，可知大事调整还未能从内部解决，所以令人不安处将不在个人工作能否上马，重要还在上面大事有待安排。

天气不正常，旱象可能已相当严重，将分区停电。闻天津海水已倒灌，自来水亦转咸，工业受的影响可能较大些。北京外来人似又增多，仍不断在增多，街上人极挤，不少事，却未见起色。大学文科也开了学，教师负担必相当重，因为得分别辅导。若照新指示三原则，必须：一程度合格，二不许走后门，三不许冒名顶替（一定已发现此三点）。学生来源亦大有问题，说恢复到六三左右，大致还要些时间。

并问熟人好。诸凡放心，过一两天我估计心脏会好转。目下并不过于紧张，只是明白问题较麻烦而已。

从文

五月廿二

上海二把手王某某已转人“退休”。这里还传说萧华已恢复名誉……如此如彼不少，亦必然现象。我们一例无知也。无知也少怀杞忧。

此信前部缺失，据残信编入。

①《金光闪闪》 疑为《金光大道》之误。

19720524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

得信知大小都好。古人说“平安即是祐”，社会变动之大，不可设想，大家都得到党的教育、鼓励，以至于保护，能继续工作，才明白老话意义实在深长！三姊已返丹江，六七月或许动不了，亦无妨。因国家大事过多，五百老知识分子，能在丹江住下，有些好处，或许比在京还强些些。因少闻世事，也即可少怀杞忧！曹安和亦在彼养猪，属“直属排”，满头如银。有全移北京传闻。三姊等则因作协待恢复，而月刊有可能也得恢复，一时或不必退休。她还能在那边演戏，十分精神。头发花的也不多。平时管一片菜地，不到住处二百步远。惟人夏热到四十多度。我回来治心脏，药无效果，目下三点必痛醒，五点起床，搞我的《服装资料》，预定五月上交，今年或可付印。赶不出，到六月或可完事。约有图一千，文字说明廿二万，困难处即得压缩到五万字。拟加二三百新图也无人手可用。住处似乎还不如丹江。三姊在丹江住处很好，小虎想已说及，班上学习也借用房间，房中毫无尘土，取水、取饭多在百步内。人事关系又好。所以我觉得她暂时待待或许比来此无事作，反而着急为好！因为办法不定，文学所钱钟书、俞平伯回来半年，即尚无事作。我却一生作不完！

二姊等一家也很好，庆庆已成大人。二姊心脏比我还差，耀平回来陪她。中和等一家也很好，三婶母还相当健康。

王逊、向达等等均成古人，熟人中似有一大串，如潘光旦、吴景超、陆志伟、老舍……。这里各校将陆续开学，只是文史学系如何办，还不得而知。因为已完全隔绝。中学程度过差，教学方法可能得大改也。

历博改陈纲要有新起草的，但不合教学用，也不外传，因还得大改！以文物为重心，和教学习惯即不合！你们工作可能得从实际出发，摸索试探中进行。通史既已出，大致将仍以通史为根据，可少出差错。至于从长远计，则宜派助教到历博进修，对文物有兴趣的史底子又较好的才得用，因大部分是出土文物。有了文物基础，将来才会用新材料，对劳动创造文化有具体知识。全国出土不下四百万，不久将来肯定以千万计，最重要是文化分布范围有了新知识。若说人民是创造文化的动力，通史重点，必将在文化史方面加强，不搞文物，那能教得好？即以贵州出土文物而言，和巴蜀、楚、滇，均起纽带作用，联系湘中、南、西，均有商文物出土新事，而滇石砦山出土物工艺水平又极高，且发现是唯一用贝作钱币的一地！教《西南夷传》就得重新用四省文物作补充，提出汉文化的分布，而且大致还将在贵州有特别重要发现。十年前为你们搞的一点点资料，不知是否已毁去，现在花十倍钱已得不到，不二三年内，或许省博物馆将仍照我的旧建议，将和本地大专院校文史系充分结合，共同促进研究工作。廿四史在标点，上海也在进行。不敢注，也注不下！文史部门近廿年印的书，大部分还可在北京东四北人民商场那条路（不知名称）旧“修绠堂”，现名中国书店机关买书处，凭介绍信可以买到。琉璃厂也还有一家，在旧海王村公园

内,工具书似还不少。价并不贵。新出书无可望。

文史系以后大都得有个文物课,或“文物常识”课,北大有个考古教材,科学院考古所有个十年考古收获,都值得想办法找来看看,对通史教学,可参考处甚多。特别是文化方面,史学文选似乎还得开,才能引导学生由欣赏发生兴趣,提高个人读史能力。由读史传进而读史志,从一年起到四年止,作必修课,也有必要!不然学生送出去就不能单独读书,分配到文化局或博物馆,不易进行工作。个人提高更不可能。要想方设法提倡自己读书,将来才能教书,才能满足新需要。试为了解一下学校用人情况。有个相识,清华毕业,或许比你晚些些,日“东京帝大”学考古,在历博工作了近十年。后转中华作编辑。年已六十过头,还健康,在这里表现似还好。如要调个教考古学的讲师类,这个人似还得用。现在丹江休养待分配。或许会就原单位拿工资,而不必加学校开支,作为借用,向有关机关想办法的。这个我是想到的附带说说,不是什么介绍。因为本人如能回京,未必愿来;如住丹江动不了,或许就乐意回乡教书了!

这里一切可放心。一家人无事。只是我的书(一点工具书)已几乎全部散失,得重新买,明知工作不必那么仔细认真也过得去,但似乎已有了“职业病”,总还希望把廿年所学作为年青人的“垫脚石”,使得文物工作提高一步也。并候佳好。

从文

五月廿四

张宗和 作者的内弟,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19720530

北 京

复张兆和

三姊：

廿八信收到。红红似胖乎乎的，倒也好。小弟事令人担忧。因为事情复杂万千端，随地情形还不相同，不是什么是非问题，粘上边即不好办。应当告他，在检查中也还是要“实事求是”，不宜以无作有，把过失全放在身上。将来人家会因此反而以为凭据，增加困难。你信说的可能合适些。

你可试试五味子浆，这里有大瓶，不少人吃了饭量增加。我吃了精神好得多。几乎每早五点必起床，头不重。要注意体力，不宜疏忽大意，因为究竟到了年龄。

曹安和如有住处地址，望告一下，我将去看看她。荫浏^①或许也回来了。

大弟一切很好。永玮定七月一号即来。先为你带的有花生二斤（带壳的），又原来还存有不少去壳的，如需要，将托王利器带丹江。今年天旱，已近严重，望雨不雨，气候极不正常。纪伦来时，那边还是在零度中。这里有时也可穿薄棉衣，一般毛衣不去身。他这次来办了大几千万的任务。文彤很好，一熟后才知道能言会说。婆婆还为她说了许多家乡故事，比大弟等知道得多！

各种大会似还少明确日期，可知必尚未到时候。传说多

不宜信，但亦反映有不少事或尚待解决——或在——解决，而总不可免会有些周折也。……才明白所说“比解放战役动得还大”意思（总理向斯诺说的）。也才比较明白“大部分干部待解放”事情还麻烦重重。因即以近身若干事看来，有待新的调整，即不少。馆中闻已由一天津副市长任第一把手，经正式宣布。又一新的任二把手。原副的陈乔将随同复职，才能抓具体工作。六月将就职，就必将带来不少新安排也。

美展几乎全部主题对象为工农兵。全国来看，人多如上庙会。一般印象好，因为易见好。比别一部门易见好。相对之下，文学似乎难上去。就最近已出的若干种而言，似乎和刊物差不多，远远赶不上需要。所以不得已才出旧的四种长篇。听说以《红楼梦》读者多些。似乎也只是一阵子热闹，不会持久。电影吸引群众比美术影响大，却不易出笼，不易达到要求。用科教等片来纪念卅年讲话，实不得已。文章出色的无闻，听说不好写，能写的也不能随便写，因为把握不住“当前”和“明天”。即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一涉具体解释，即难把握。因为照几个外出展览，和一系列宾馆布置而言，以及应市的日用工艺品、特种工艺品等等而言，即有较大灵活性，和美展大不相同。矛盾处即不好提也。对外展出商品性艺术，“古为今用”似乎还在加强。或稍有被动性。不能不从实际出发考虑效果。事实上还得用较大较久力量才能扭转这十年极左倾向。花布之不好看是惊人的，特别是配色不美。不少绸缎简直是怪模怪样。继续在生产，内销还有问题，外出竞争居劣势，是必然的。要好转比特种工艺或许还费事。能照晚清甚至于抗战前上海绸缎水平，尚得大大努力。呢绒色调也极不美。真应说“不知怎么搞的！”

又闻说政协人大成员，将在生活、居住以及家属问题上在调整。有的已见诸实行，还不明白是分别由单位安排，还是总的安排。是由下申请，还是上面主动？照二姨有病百科还可回来而言，熟人说，由你或我提提回来事，都易办。程洪海亦即因家中人病而回。这事且等等到六月中看，若上面有总的安排自然好。否则或由我去问问百科看，或可明白较省事办法。由我提则不外是请调你回出版与文博口工作。以我想，在丹江和湖边二年锻炼结果，若可调工作，即在原有单位以外，也将无所谓。只是最好工作性质能较熟，或有几个熟人，应当去那么一个工作岗位上好一些，则十分显明。七八月若动不了，也极平常自然，因为有千万种大事还待解决。平伯等回来还始终无事可作，不像我那么作五年十年还没完没了！前院老韩等大致也将以在家养息为主。百科本说译书，译板门店材料，又过了时，搁下了。就中冰心等比较好，闻已出一尼克松材料，见到吴文藻，他自己也只得到一部，各处传观。另外还见到些熟人，老得几乎已完全不认识。

我体力能维持，早上起好，中以后，极容易迷糊小睡，孩子们在时也会睡去。工作进度可不大，将于陈等上班后去商量一下，最好是先印图，再研究如何改说明。新来第一把手据说在津即管文教，是内行，商量问题也必然方便简单。我的意见也会在较实际情形下加以考虑。如谈到本人工作、生活、居处等等问题，我或就便提出些希望。如不到时间，即暂且搁下，还是把工作告一段落后，再商量。

据闻不少机关军代表将（或已）撤出。我馆既正式来了一、二把手，又肯定原来的陈作第三把手，抓业务，旧的方式在取消，将是必然事情。但是总的说来，将还有千百文化

单位的恢复原来正常状态，是要一点时间，不那么简便的。人事的调动，一定也大得多。今后的工作方式，也会不同于过去。例如出版部门就是个显明的有待重新安排的机构。如何出书与出什么书，至今似乎就还没有定好蓝图，负责的虽已有人，而工作却展不开！

因为听人说，最大的事将是十个政治局委员的补缺，似乎至今还未能确定，是不是也影响到更重要的常委人选？所以个人的种种，事情小，不足道，不必过于担心。令人心怀杞忧的，还是些和个人离得极远，而和今后国家种种却十分有关的事情。这问题不明朗化，不仅我们处于无知状态。或许有不少大人物，也还处于无知状态。国际上的大事，那就更近于无知了。

这种忧虑、痛苦，不仅是六十岁以上高知所共有，在卅以上比较关心国家内外关系的知分，也多有相同情形。也可说是解放以来的特有的情绪状态。普遍的郁虑，不是无因。都寄托希望于今年秋天的明朗化。这种情绪上不安定，是必然将影响到国家各方面工作的进展的。也将影响到一些政策的实施。

从 五月卅

① 荫浏 即杨荫浏，音乐史家，时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

197205

北 京

致吴仲超

仲超院长：

回来以后，总想和你谈谈，交换交换两个馆里今后研究工作，如何来分工合作，相互配合随时有个联系，便于随同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取得应有进展，也为后来接手人打个底子，免走弯路。一面怕你工作忙，事情多，又随时得外出搞接待工作，另一面我名分上还在干校，虽然回来就重在争时间，进行一大堆未完工作，但涉及馆中事不好发言，所以总想等等看。今名分已确定，仍留馆中，所以希望你约个空闲日子，我们有机会谈一二小时的天，彼此明白一下当前工作和明天计划。你知道，我过去是写了三十年不三不四小说的，又教这个廿多年，这一行，或可以算个“当行”了。但是解放后到了午门工作，就没有离开了。一切“从无到有”，老老实实记住主席说的“搞调查研究”、“为人民服务”十个字，在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人冬零下廿多度！真正是和“普通一兵”样子，边学边打。并从学习主席两论得来的个人体会，把认识事物的原则，和进行工作的方法，学习试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去。一面是在学校里学了些文史，特别是杂书，另一面又得到党的鼓励，一土地改革回来就参加文物业三五反，看了约八九十个大小古董店，近于考试似的。

三十天中点验了廿三十万件各样文物，总是随看随叫出名目、时代和用场，总算勉强及了格。把这份经验中见到的文物，和过去所读杂书一结合，相互比证，就明白了不少问题。觉得在馆学习下去，照部中指定的为内部搞陈列，为外面协助科研、教学和生产特别是求“古为今用”落实到生产中去，工作并不好作，但是可作的事却不少！而且在陈列室作“说明员”，比过去教书难，比坐在办公室做半官样研究员也难得多，得从难处去攻关，便依旧在午门楼上转，还有数次自动或被派去故宫尽义务作“说明员”。五四年文代会，主席和总理接见我，劝我再写几年小说时，我没有动。我把这种天大难得的鼓励，转而更坚定的学习“为人民服务”，提高了热忱，也提高了责任感。在反右后，又要我去接老舍在北京市作协^①那个位置，可是还是不动。随后承你厚意，要我来故宫学学绸缎，倒毫不迟疑，就来和大家一道，在你领导下进行学习。实在应当向你表示深深谢意。因为学绸缎，由汉到明，已看过了大几万实物，结合文献、制度及其他工艺品的花纹，上下纵横联系去综合分析，已明白不少问题。对于这份文物的历史过去，有了点点发言权。求落实“古为今用”到新的生产上去，什么叫做精华，也有了点建议权。但对近三百年的成就，却并不深刻。有三问题未解决：一即别人说的清初康熙时法宋，而乾隆时又法汉唐。二即《笔记》中曾说，清初有人从北宋原拓原装阁帖，揭下了廿片花纹不同锦缎，售于吴中机坊照织，大获厚利。三即刻丝问题，贵重实物过手经眼不多，从《纂组英华》一书看来，觉得定年代大有问题。到故宫不久，为丝绣陈列，把东北藏实物调来一看，从织法图稿，及内容寓意，并加以种种同时存在不同文物比

较互证，才明白过去所疑，多已得到证明。内中有不少实物分析判断为明清，图中却作为两宋代表的，多不可靠。整部大型图录，除一片紫鸾鹊谱外，其他时代多可商量。此外从大量清代锦缎中，发现果然有不少宋式规矩锦纹存在，如青绿篔纹等等，居多且是改变不多。乾隆时的仿汉仿唐，有直接织造的，更多是加以改变。如仿汉云纹锦，则改成为拐枣龙，改纺得不高明。仿唐也近于节其大意，加以转用，有的组织配合色，工艺上大见进步。有的却失去原来长处，配色过于复杂，效果并不增加。至于雍正前十三年中，正和磁器成就一样，特别出众。花纹增减大都恰到好处。并且善于活用，例如用唐镜唐绸缎精致彩锦转为豆彩瓷，图案组织十分得体。如近年西北出土唐代小簇花蜀锦，原为大红地，小簇彩花在大红面上，效果并不见好，雍正只采小簇花转到官御窑豆彩瓷盘以及大天球瓶上，都得到惊人好感。所谓吴中机坊仿织的原装阁帖装裱甘锦片，试从康雍实物考查，则一部分浅色小花薄锦，可能即系北宋旧样。康雍时有廿三十种小花匣锦，多以淡蓝加浅褐色相错织小方格子等薄锦，自成一格。故宫藏品，多镜匣盒装裱，而明《大藏经》锦面，只雍正时，配补的开花纸印的经数十种，封面包装锦用这种浅花锦较多，到乾隆一朝，却已少见。另外还有个间接证明，即《夜宴图》及若干宋画中的妇女人物衣着各种浅色小花长裙，一般多用三分左右小花格子浅色料子，很少见到带大红大绿彩色串枝，或大撮晕。用色精美有余，而少清雅不足。至于《夜宴图》以后画中妇女衣着上所见小花绫锦，则着色一般多较淡雅，和康雍部分装裱手卷佛经小花绫锦相近，因此这些小花薄锦，取自于宋式旧样，大有可能。十分可惜，即照宋

代公私记载中提及唐宋名画习用锦和刻丝，装裱名目具在。未能就故宫藏旧画中一一看看，必然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知识。也可望把个人对丝绸点滴常识，来判断这些画卷装裱用绫锦相对年代和不同名目，提供绘画主持人同志参考。因为这部分材料的时代名称，若必须从以万千种实物比较取证，国内真有发言权的恐不甚多。如何把这部分的专门知识，转成为文物工作者常识，或有计划提供给生产部门，实在还待作些有计划努力。所以我还希望在近些年中，来故宫补补课。和老魏同志一道来为培养几个接手人，用我这份常识作为垫脚石，再走下去，必省事甚多。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二百种文献记载，就包含一系列的问题，得弄明白每一文献的可靠性，和书中所说，我们已经有些什么实物可证。例如元费著的《蜀锦谱》所举种种锦名，《唐六典》诸道贡赋所提的各种绫纹，以及张考远提及蜀中特织绫锦，唐或明有多少实物已明白，唐代的官服绫六种花纹，直接间接有些什么材料可证。宋代每年织的七种臣僚袄子锦是些什么花纹，有没有当时或较后材料可证？《冰山录》中记载了大几种名目，可以用明代材料举例的有多少？丝绣组几位少壮同志，大致是不易凭空理解的。我想为尽义务，把知道的材料为解释一下，他们需要，就借给他们抄一份。这尽管只近于一种常识，此后也可以说无从学起了。又十年前曾在政协建议，去上方山选调经面锦四百种，看看内中是否有特别少见的材料。闻早已入故宫库房，极希望和丝绣组同志看看这份残余，可能会有些发现。又广济寺还存有大几万种，十年前巨赞法师曾约我去为选印几个图录。这次若还保存，也拟过些日子和赵朴初联系一下，如得同意后，最好让丝绣组二三少壮和我一道去，

把特种材料作个记录，他们有机会看三几万明代材料也十分难得！并且还知北海天王庙还有一部分；山东图书馆，我稍稍翻过，内中有唐代式样的；大同文管会，也还有一部分。能和他们一起看看，随看随学，对他们将来工作，必可得到极大便利。

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十年前曾谈过故宫还有大几千不会或不值得展出的人物故事画，可以让我看看，这件事还盼望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还许可我得到这一机会？若今年办得到，十分希望能先看看藏品目录，明明内容大致。还希望最好能和故宫研究人物画的同志一道看，不知郑珉中同志乐不乐意，另外新来研究生有底子好些的没有？彼此肯定都能得益。这些画对于我目前的工作有密切关系，也略略有了点常识，即从社会制度、时代背景，以及种种方面来求证的一种研究方法，来对于这些永远不见阳光的一份材料中，带着一系列问题来印证这份材料的绘画美术以外的别的价值。听说外来了八个美术研究工作同志，不知是不是已作出一定计划，他们本人底子如何？院中对他们希望又如何？我希望有点理解。也可能我帮得上他们一点忙，或相反，我正在作的一些专题，居多已有了底的可以让他们来协助共同作，到有能力查文献抓图像时，我就无条件把一切已有材料全供给他。

我对于文物研究底子实极薄，只是各方面的常识，都有一星半点，永远不会冒充什么“专家”，只是常识一积累，学习方法也就不同一些，取得的进展，也似乎不大相同。比如鉴赏字画，用传统老方法搞研究，从笔墨韵味谈真伪，始终少发言权。所以十年前国内大专家鉴定国宝时，即在本馆我也只有在旁学习的机会，到故宫看画时，旁听学习也不成了。

因为是“外行”。后来各省去看画时，即一再请求自费去也不许可，还是因为是外行，旁听资格也不多。记得故宫曾经在处理废品时，邀我去做个委员，可是非废品却不给我长长见识，这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近于开玩笑。我若什么都不懂，怎么能处理废品？即这样，也应给我一点学习提高的机会，才能明白什么是“废品”！即或是其中什么老熟人有意在开我玩笑，让我好些回在十分寒冷天气下到处走，看过后，一点不难受的回了家。我可记得，可从不看到一位故宫大专家参加！我只记得我的任务是学习“为人民服务”，而职务是“说明员”。直到现在，希望此后还有机会来帮帮忙，尽点义务，依然还是用个不折不扣的“说明员”身份而来，不希望当“专家”看待。这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的一切知识，以至于工作热忱永远不消失，也是作“说明员”得来的鼓励和教育。比如解放不久，即在故宫宁寿宫为景德镇老师傅作“说明员”，主要就是向他们请教，那一种烧得出，那一种好烧，那一种外销有主顾而又值钱，钴蓝色呆，是不是质料过纯，可以加点点铁锰杂质，倒反而可以得到散晕，或如宣德青的凝聚黑点效果？……前后陪了两次，就得益比向万里先生学习懂得多。向老师傅解释，也用个商量态度。因此第一回有纪念性的“建国瓷”，就采用了我的设计样子。事实上应说是老师傅指出的样子！至于在午门作说明，得益就更多。向群众作过以万计。现在考古所搞修复的王弼同志，细心至极剥马王堆老太婆身上十多件衣服就是他，他由抗美援朝复员转业，说是我为他作说明就有关，这自然是个孤例。但只此一例，也就可见说明也会出现这种事情。事实上一个“说明员”比一个大学文史系教授难作，甚至于比一个学部委员也重要，

善于学习尽责，明白责任重大，比学部委员还难，就可望提高自学钻研的勇气和信心，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比大学教授、学部委员以及院中专家三者总和还多。这也是事实。比如，我就曾经为季谢列夫作过说明员四天，馆中留美大专家大致即吃不消，心专到别方面去了。又还为那个廿八岁的法国女汉学家（译过《山海经》的）作过约廿七天说明员，每半天看两个柜子，听说是据说明考副博士，武的由一把铜削问到矰缴（箭上系根双丝绳，空中射鸟水中射鱼的），文的又由唐人小说问到《楚辞》，大专家大教授通不抵用了，因为要的常识都不够用。相同而不尽同的，还有另一位匈牙利的女同志，专研究鲁迅。我恰好随随便便说了些五四以来作家种种，把她乐坏了。大致从什么书上都不曾提到的事！约在五七年左右，忽然有一天又来了个外客，让我作说明员，可更怪了，一般半天看两个柜子，有时却连看两次，只差医卜星相，别的几几乎全得过考。考了约四十天，忽然部里把我调出版总署，和他一道编一本专给苏联中学教员和大学历史系学生看的《中国历史图谱》。这你就明白作“说明员”并不容易的原因，这么一本书我当然担当不下。后来才明白也得边打边学。预备印廿万本的纸也预备好了，一年交卷。只照馆中陈列编就成了，原来是他建议，总理同意的。答应后，当然能完成，因为原本只要照说明作去。不巧后来加了个科学院“专家”，总只想把他学的马列加上去，那位外国教授却坚持不要加，以为照样作，差不多了，何必勉强加些不相干的语句？那一位是在人大教书的，懂的当然比“专家”多，总是生气而散。我这人一生不会生气，始终不明白别人生气的理由。再过不久，人死了，才知道是肝病已经年。后来由科学院组了个六

位研究员续编，由张政烺主持，搞了好几年，花了一大笔钱，依然无结果，才知道一个陈列室六个研究员吃不消，因为杂七杂八问题多，平时带几个人来欣赏欣赏，好办，一个个过考，不好办，一上阵，只有临阵逃脱。十多年前搞《红楼梦》陈列，是我开的文物单，平时谁也不注意的“双陆”等等，有多少种也早知道了。记得三五反时，文物局得了一份染红象牙的，文物局以为“奇宝”，并且还以为是唐代的和正仓院的一样，要照相宣传。我说，唐代的不会底下还崭新。那个龙凤像是明式，织金料子上不少，可比一比。后来才不照相。或许已收入故宫，故宫多的是，自然不会陈列。这都是从作“说明员”角度积累常识，来加强服务能力，用的方法不同于老办法，所得知识自然也不会相同的。

我说说这点个人经验，主要是要你向那些年轻同志，不宜看轻说明员的工作，那是在最前的士兵，若不能用个“普通一兵”的素朴态度，沉沉默默坚持打下去，并且一面学习解决面前一大堆专家万万料想不到的新问题，必须即刻解决，从对方提问题的角度，就可以学懂许许多多“专家”无从回答的询问，你就明白我还希望有机会来故宫陈列室，来和年青说明员一道学一年半载的用意是十分诚实，不是什么矫情了。为了帮助那些将来教美术史的同志，包括金维诺、张安治二同志，也应当劝他们改变改变学习方法，才不辜负机会。

他们两位都是有名内行，还包括郑部长、张珩、唐兰、启功……一系列专家，在各自文章中，总对于《洛神赋图》以为是宋人摹顾，事实上都只是人云亦云，不加考虑的十分省事老方法。内中那一点是顾？记得张珩同志谈鉴赏，以为宜注意衣冠制度，是用郭若虚的提法。事实上这位老朋友我

极佩服，可是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用过功，真的稍稍用过心，就不至于说《唐后行从图》是张萱手笔了，因为唐人圆领衣内中不许可加衬衫，只五代宋才用，而元人却有用得高高向后上耸的。武后也绝对不会戴那个凤冠，因为那是名叫浑脱帽的（亦即馄饨式），那是“柘枝舞”的主要帽子。而《洛神赋图》，那些帽子却是北朝官制中的“漆纱笼冠”，内中则应戴平巾幘，这个冠直用到唐才废去。宋代明代又另起炉灶，顶作方形，官属法定，名也换了。至于洛神双环，则名“介子纈”又名“飞天髻”，是在正史上提过于齐梁间才流行。东晋不会这样，西晋更不会，三国就更远了。顾恺之那能猜得出以后的变化？因为东晋流行的近于十字大髻，史传上说的压得头重重的，发鬣过耳。近年出土不少乐俑果然如此，有的还比史志所说还大一些！特别是照赋中所说的“冯夷击鼓，女娲清歌”，正因为画家对于双环髻的无知，把在岸边击鼓的冯夷（或是阿伯身份），也添上了双环，男子也有“椎髻”，麦积山和天龙山供养人都可引例，可决不会作女人时髦装束！那四马车前两旁两个真正驸马，手上执的弹弓，也是隋唐制度，是前卫用之开路的。曹植身后有个人执方扇罩着，照晋代制度，亲王用的是曲柄盖，北朝相同，直的和他身份也不合！还有两个船夫，膝下缚裤，又分明是北朝制度，敦煌画真到隋代。但另一个宋初《帝王行香图》，前二掌扇人也还舍不得抛弃它，可是出现于东晋不可能，更不能由东晋人作为前朝故事画而出现。还有是侍从中有一位挟了个两折方毡，也是以后流行事物。说他是属于《颜氏家训》说的齐梁时鬻子弟好尚的棋子方褥，或许过得去，说明长檐车上使用。在南北朝，特别是北朝龙门《礼佛图》，邓县画像砖上《行香妇

女图》，一女婢也挟了那么一件。照礼佛宜作为“拜垫”，但敦煌画中所见如吐蕃女主以至于到曹义金、李圣天却多是站在上面敬礼。赋中有“蛟龙挟毂，鲸鱼为卫”，本图中也有，却和敦煌隋画龙和鲸鱼极相似，云车在敦煌画则为东王公会西王母，是北朝画中所见。本图只能仿自东王公西王母，不大可能壁画反而仿自本图。图中中部上端，有个妖怪样子跨腿作矮马桩姿式在吹风，也是北朝墓志盖四周线刻风雨雷电四神之一的风神样子，是由汉代四神演变而成。在碑志盖，有的还加刻有古勇士乌获、废忌名字，是在本位上的保护神将，后来才转为佛教的金刚天王护法神将的。曹植戴的卷梁冠也晚，不仅三国没有，汉代也没有。这一个式样，且是唐代壁画中的佛背“诸天”所造出的，……如此如彼从制度上看，本图都不可能成于顾手，又那能说宋人摹顾？

再就这次一幅大楼阁金碧立轴说，定为唐也不大妥，画得不坏，可是有些人帽子高得出格，唐代不大可能出现。特别是其中有个朱红宋式小棚轿，不大可能出于唐代画中。到目前为止，客观材料也即以前出现四种：一石砮铜鼓边沿的四人抬，轿身如后来“包杠”，正合乎《史记》的禹本纪中山行乘輿^②，汉书称便“篋輿”，抬法却已近于清代四人官轿，十分奇怪；第二式为《女史箴》中所见，在史志中叫“八輶輿”；第三式为司马金龙墓中出彩绘屏风上所见，应改个名字叫“平肩輿”，也即《世说》提到的王献之（或王……）坐平肩輿人顾氏园看竹子时坐的样子。这个样子也许可以推测说出自西汉末年，因为图作《列女传》事，刘向编《列女传》时，可能即有图，至晚东汉初会出现，因为《列女图》已上屏风，但本图中四輿夫是个北朝装；第四是列帝中

所见，应名“腰輿”，是用手提携而行的，但腰輿史志上提及用“腰褱”，是把绳索挂在肩上，用手托住两杠，其他则相扶而进；五《步辇图》式是正格。（至于《步辇图》的时代，亦可以从制度上商量。）在史上应叫“担子”，不会叫“步辇”的。尽白的故事中说，玄宗曾下御辇相迎，辇应是用人推拉的车，至少较早是叫“担子”；第六相传《宫中图》有个小公主坐的凤头杠的担子（或凤辇）还有点唐代规模。再下一些，则《清明上河图》出现了清明扫墓轿子前插雪柳应故事的形象，和《东京梦华录》记载可以印证。再下是传夏珪《西湖柳艇图》中无棚简便坐具，和四川滑竿已十分相近。又萧照作《中兴祯应图》也出现一个宫廷式的“辇”或“担子”或“轿子”。

大画中的轿子的出现，和前后一些帽子高得大大出格的样子，轿子又还是通红的，所以十分可疑。即此想起《明皇幸蜀图》，似乎也令人惑疑，是后来不读书人题的。因为史称陈元礼统率的六军，把杨贵妃牵去缢死后才开拔，怎么图中却不见一个武装呢？别的记载还明明提到六军穿的花衣如打球花衣，所以不能作战。（唐六军式样本图中却无一个，难道通通向敦煌走去？因为《张议潮出行图》的卫队，倒和前纪所说六军形象相差不多。）

“那么，请转过身看看那个世界名画《夜宴图》可不用说了吧。”明明白白记载上有名有姓，还有个大专家介绍说“最小舞女是王屋山！”并且早已印成十分精美木刻要送到世界各国最大博物馆去代表木刻的尖端！从政治影响说，这么办好。从科学研究说，为实事求是尊重张珩同志的鉴定画的提法，只提（从制度上提）两点供参考就成了：一、《宋大诏令集》

中有个命令，南唐降官一例服绿。政府法令说的是“南唐降官一例服绿”总得相信。可是看看本图中恰好除了坐在榻上的顾闳中，韩熙载，和另一和尚，男的恰恰一例服绿，怎么回事？二、就更重要了，即图中好几位闲着的客人多手捏手露出个指头，是偶然相同，还是别有原因？原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北宋制度，名叫叉手，表示尊敬。岳飞入狱后，散散漫漫，狱吏却大吼一声说“叉手！”岳飞不免感叹，说“不入狱，不知狱吏之尊严！”这个证例可推不翻，决不会是先前就搬到南方实习的！

还有两小处可以证明画原是北宋人为采用传说而作的，一是卷子中有个扛琵琶的，把扭柄多画了一个成为“五弦”了，而系弦小孔却仍是四个，弦也只见四条。照扭柄说，五弦乐器本身宜较狭长，有正仓院藏实物及敦煌乐部画可证。另一点是北方宋式案桌上陈列了温酒的“注碗”，是北方常见的酒器，《十八拍图》，《卓歇图》，《香山九老图》，《洛阳耆英会图》，白沙宋墓壁画中的加彩浮雕。南方不常见，也不能说没有，最近即出了个影青瓷注碗，在文件上，则南宋赵构去张家，张家礼物节略中有“水晶注碗”字样。或许有这一式酒器，画中也恰恰是金银器。可是二陵中却没有发现过，……吴越送紫周与赵送礼物中有大量金银器，但辽白瓷，磁周窑瓷，耀窑青瓷，通有发现。画中反映则可知是北方一般常用温酒器。

这个画即北宋初作，还依旧是个“洁”本，也就是“节”本，经过删除而绘出的。因为前后过眼四个，有一个或许已收入故宫，色粗重些近明代作，但内中横有个带帐子的床铺，上面衣衾凌乱，前有一个案，上铺大串枝锦垫一，有个宋镜

在架子搁着，还有个软锦屏风，也是宋式大串枝花锦。场面倒合传说更接近些。

吴仲超 故宫博物院院长。

据未完成废邮编人。

①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② 禹本纪中山行乘輿 疑指《史记·夏本纪》中“山行乘撵”语。此处“撵”即“輿”。

19720604(1)

北 京

复程应镠

候宗藻好。有几个小将，结不结了婚？有孙子没有？

流金：

得信，知种种。闻在搞宋史，极有意义。因为材料特别丰富，仅就《宋会要》稿而言，这个中古时代社会的面貌，就比唐、元社会明确得多，文字忌讳亦比明清为少。如不直接卷入政治，不少人记下的大小事（除了说鬼狐比唐代人本领差得多），多能反映当时社会部分现实。而文学、艺术、工艺的成就，也比唐或元明还多样化。记得日人有个《庆历茶法》（六百多页）及《宋代盐事》等等专集，译成中文，多成一巨册。又汪时璟译的《唐宋金银之研究》，集的材料也是多方面的。反映生产各部门的成就，也是普遍的！只是工作面或过大，得要有些接手人，或同时分别着手，分工合作，才好办。“单打一”涉及问题过多，将不免顾此失彼。且难望有后来者！

国家大事待处理的万万千，知分的“合理化安排”，或许还将是次要的次要。如已能着手重理旧业，一切过去身受付之烟云，倒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根据这次消耗浪费的教训，将至少可以让领导明白“文化人”问题，实不如所估想的危险、麻烦。毁之极易，而培养却难。凡活过六十岁左右的人，

经近半世纪种种风雨，还能站得住，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即热爱祖国，二即热爱本业。若能从这方面有所理解，处理上也就相当容易。比较麻烦或许倒还是一些“武化人”。若对于“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发生了兴趣，而在实际中又得到了不少经验好处，发展下去，一切高尚伟大思想理论，将不免易成为具文。个人杞忧处或亦即在此而不在彼也。

我目前还只是独自住在一间小屋里，十二户同事分两院居住，各有厨房等等，我还是把炉子搁在檐下，近于露天。即小可以见大。至于比科学院熟人住处，自然大有天渊。但这些近身小事，即出于有意，也不会影响到工作。因为若在这些事上用心，那能活到七十，还能照廿年所学及一个研究员的任务，进行工作，且还将为落实“古为今用”，热心服务打杂，一如既往！并且一回来即告领导“回来是争工作，不是争住处的。”平时生活要求极简单，换言之，即吃·喝·水·平·不·高，这方面问题就省事多了。

小虎已上自贡多年。已快十年了，和爱人一道。爱人很好，在同一工厂。南京工学院毕业。孩子留在昆山，也上学了。小龙在原学校作工（工业学院作钳工），爱人在苏北，一年约有三个月南北同住，也很好。家中有四个作技术员或工人，倒也省得操心。还有个侄女已结婚，住附近，隔天带孩子来看看，小龙每礼拜才回来一次。

今年虽已过七十，情绪倒似乎比不少五十以下熟人还天·真，这也许是“不明政治有不明白好处。”在个人名位得失上不感兴趣，有机会升什么也不干。更好的是不妄想作“空头作家”，过去某年，即推到代替老舍那个位置，还是在近百人鼓掌声中，自承无能。即搞研究，事实上也是不坐办公室

“坐而论道”，绝大部分在陈列室作说明员，有时还过故宫作义务说明员，且为外面搞艺术教学、工艺设计的任后勤服务。所以在这次大变动中，绝大部分委员、部长及科学院文史所大专院校熟人，前前后后受的不同冲击，我们能幸而免。万千种小报上谈什么卅年黑线，也报不上名。只有机会抹了半年毛房。可惜体力上弯腰曲身转折已不大灵便，不然还将许下愿心，包下那么一个“洋毛房”继续干下去。听到附近小将终日一事不作的唱唱歌，也觉得对个人反而极有教育意义。因为活到那么一个现实中，还能一面收拾清洁，一面作了不少好诗。且从默记中，写了不少小专文，例如有个关于《马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列举了近四百种时代不同的马形，反映到金、玉、铜、陶、木、漆、纸上的不同成就，便是那么事先在头脑中排了队，在“古为今用”提出时，即写了出来，或许还可看到付印的。所以据我个人经验，用个真正作主人的态度，要为国家作事，总是有办法的。其实过去搞写作，情形也大同小异。受的条件限制，那是在清华一类学校习文学的朋友所能设想？一般人只注意到突破同行的成就，并不明白如何克服内外困难过程。即搞近廿年本业，还是通过你们完全难于设想的种种内外障碍，才取得充分发言权的。正当文学所大部分委员或研究员，大学里教授，不少还在下面，或回来后，也不知道如何重理旧业情形下，我在血压二百廿，胆固醇三百卅，血蛋白过八百，长日心痛情形下，却照例是在五点半起身，就又坐在大书桌旁来搞我的工作一部分，让上千个由商到清初的人形和一大堆问题在头脑中转，并且要从廿多万字说明中，进行压缩到约五万字工作了。头绪之纷纭，与工作之琐碎麻烦，也是难于设想的。我倒以为一切蛮

好，比过去做“空头作家”来得踏实。并且还可望在“古为今用”名分下，来为各方面出一把力。几乎是在同时，还不甚费事即可望为搞艺术教学和日用轻工业生产需要，编十来个不大不小的资料性图录，供各方面使用。而事实上还是绝大部分在手边的资料，已为小将毁尽后，全凭保留在脑子一角落的印象，重新来为整理贯串，排出个条理的。人的脑子的离奇处，也实在古怪！最可惜或许还是在天安门前有大几十万人十分热闹时，我独自在馆中大花园里，还远远可望见大坪中红旗招展，近身有三四丛德国种名贵的秋葵，花透红如碗大，得到启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五言诗，不下于在井冈山写《井冈山清晨》，又有气魄又有文字，后来却为小将拿去失了踪。大致也为那位廿二岁“文化水平极高”的同志，胡胡涂涂在“消毒”名分下处理了。这都是比唐人传奇还有趣的故事，都近于必须如家中小孙女打破我个雍正盘子看待，怎么能怪小孩子？才算是“通情达理”。才能不受这些小事干扰，继续进行工作，把活下来待尽的责任一一尽去。所以目下居然还想到，明年如有可能过上海，还将设法再用一天时间，为把你学校文物室卡片重写一过。并且可就知道的缺少教学需要是些什么，将向政协或文化部提提建议，为补充三五十柜文物，才算得是事有始终！建议应当会接受的，因为廿年已考验出一个人的对工作对国家的态度。和新的文物研究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传言出土文物已不下五百万，不久将来肯定即将过一千万，搞通史谈生产发展和文化成就同出于劳动人民，不向这么一份庞大材料好好学习，还是老一套以文献为主，那会搞得 outcomes 好通史来？你史部学条件较好，如果有机会兼把部分时

间搞搞文物，即仅以治宋史说，今后得到的便利，得到的启发，也必然大大不同于从文献学出发得出的印象和结论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科学院文、史、考古三所还依旧“单打一”不相粘附，各搞一摊。似乎永远不会为那一千万件文物影响到工作方法、工作习惯的。所以直到最近，通史出版，还只是临时找几个图作插图，没有一个编辑考虑到文物应当作通史一部分基本材料，通史才会写“通”的！所以不久有机会建议，也会把这点意见提出来。文学所的研究求新的进展，得有部分人到博物馆学文物十年八年，注《诗经》、《楚辞》到《红楼梦》，才注得通！目前的研究方法，都实在太旧了。前几年还有妄人，只想从曹雪芹故里有所发现，而真正现有的涉及本书叙述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问题，故宫还有不少那时重要材料，却一无所知。也从无一人去注意过。却把个刻有“脂砚斋”三字的小砚台（明王鏊用过的小砚），当成个宝贝陈列，没有人明白这由晚清或现代人作伪马湘兰的画一样容易，而重视它的人的情绪也差不多，是不问真伪，同样可得满足的。不少知识分子学了廿年唯物主义，却始终不曾把做学问的方法，奠定到一个新的物的基础上，所以得不到什么进展，更难说运用辩证观点认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和其他诸方面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实际情形。事实上，即治目录或搞校勘学，搞搞文物也会得到不少启发，是前人万想不到的！有不少文献产生的年代，始终弄不清楚，一个善于搞综合文物的人，提出的证据，居多将是崭新而有说服力的。目下最缺少的，大致还是对文、史、艺术有个较好底子的人，来搞综合文物，不惜用心十年廿年，开辟一个崭新的矿源。因此大部分材料，近于冻结到库房中。东西越

来越多，参加工作的文献知识却越来越少。这个矛盾发展也将越来越深，不易得到解决。但可以肯定，不久将来，文史系必将开一新课程，即《文物学》，为这个新的必修课作准备，也还是得有搞文史的来学学才成。专学考古又有工作经验的人未必教得好。正因为他们文史知识不扎实，写出的报告，都无分量，也提不出新问题。且还会为艺术上带来些危险。因为照考古要求以为宝物的，在艺术上未必值得注意，“古为今用”求落实时，就会见出不少不值得学习取法的，也会滥用到艺术上去。过去几年有些糊涂人，把破破烂烂的瓶瓶罐罐，反映到绸缎上去是一个例。还有一次，金州有个纺织厂，来了个艺术设计人，由我陪同参观，回去不久就寄了些十三色印花绸子来，高级之至，有创造性的，原来是把一个商戈和古钱拼在一起搞成的，还故意印得阴暗暗的。真是闻所未闻的讽刺！

从文 候

六月四日

体力上生活上均望放心。可担心的或许应是我的“职业病”，还在鼓励人搞文物！

19720604(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昨到百科家，见凌宏公婆，同吃了顿饭，公公还好，北洋毕业的。婆婆比二姨话还多，不易招架。所以临别时，说你朴朴实实。夸赞中反映不如二姨话多而能干。长处在另一方面。大致凌宏也早谈到了！闻王华莲也曾到二姊处，说或许将来丹江看看你。她精神蛮好的。

丹江梁同志曾被催回，以“不回即停止供应”为警号。但昨又得电允其不回，十分高兴！这里或那里，恐有不少事多如此，变幻莫测，难预言也。亦可知不少事，特别是知分处理问题，还缺少一定规律，一切近于“瞧到办”是也。也反映大事千百种还待安排。知分处理是次要的次要。传说均得由总理一一决定，是“矛盾上交”托辞，负责的怕错误，又担心这位去另外多数情绪受影响，所以索性不动。事实上本人的心也早动，即无个定向也。双溪矿终于撤消，在处理东东西西。事实上，则一年前每人都明白无指望，但无人敢说“停顿”，就拖了一年。湖边工人多已回，馆中人即多已返回。干部还一律在搞生产。丹江撤消是迟早间事，或采用不同方式分别回，如因病，因照顾家中人病……等等。回来都是理由，因之日有所闻。丹江必不例外。

听说李季管出版中文学部门，邵宇管美术，已定位，诸事虽待安排，今年秋冬间，总将明白办法，则事无可疑也。内中大致将数文学最难见好，新的几种小说（实旧的），初出还争购，近即呈停滞饱和，过不久，与《柳文指要》相似，只是装点橱柜，意料事也。所以必将另有安排，才配合得上新要求。美术易搞，必以近美展印新册为主。又因五宾馆均用花鸟山水画为主要装饰。工艺品也依旧。停顿已久的皮影戏艺人，绢制人形，又将恢复。……随此而来，若干画册重印，亦意中事。闻外展中又即有美人画出现。熊猫或许又将在不少日用工艺品中泛滥，如过去黑脸飞天差不多也。工艺品中一提“古为今用”，作为正式报告提，且到处传达，因此各部门又在回头走上“向后转”。如绢人形又在搞“梁红玉”，而以为《捣练图》是农民在进行纺织生产过程（实典型宫廷妇女），真是天晓得！所以还又得忙着搞点材料，有的或许还得搞搞文字说明。因为几几乎所有生产单位对遗产什么是“优秀传统”，多无资料，少系统知识。有的还得和友好国家交换资料，总是临时凑和也。继续走一阵子（甚至于一大阵子）弯路，也还是不可免的。正拟商邵宇，为共同作点准备工作，搞十来个分门别类资料册子，或许可免不少浪费也。但是否能排入美术出版计划内，还不可知。因为手工艺问题，似属于各市自己负责，而人美则抓全国。一分工，就只有让市的青年设计同志为“古为今用”而临时乱抓。（或抓耳搔腮！）还闻今秋即将开全国工艺展，所以一定忙。忙虽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办法。“人力”、“物力”甚至于“希望”、“热情”浪费，将仍不可避免。世界上那有临时抱佛脚办得好的事！

馆中新领导已就职上任，闻正抓改陈。还无人来住处，我也不即去。将在把说明压缩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再连同图版去商量，看是否还是先印图好一些。各方面都要图。可不一定看得懂说明。要图结合生产，研究它却不会多。

又闻百科说及其他，十一级干、四级研究员以上，即不必退休。而将在各方面重新有所安排，如居住、生活、工作等等得到照顾。人代政协的知分，更会要注意。部长级已在普遍作身体检查，下一部或逐渐将轮到我们。……我倒无所谓，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总还能工作。换了这个，又还可以另抓一个，有的是可以尽力处。只是图书已无办法补充，凡事凭一点点记忆理解，本钱终是有限的，还不知将如何一来才可望充分将十八般解数使出，真正做到一个研究员的要求，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有些事不可免令人啼笑皆非。如五几年为上海华东师院，搞了个文物室，花钱极少，还像个样子，自己也捐了些东西。还亲自去写了一天卡片。近得流金来信，才知因文物室他特别“大游街”一次，批判若干次。包括别的原因在知分级中冲击算较大的。近来又回去标点廿四史，而文物在装箱，当成“珍贵财富”转往合并中的师院了。破四旧中有真内行！十分贵重的玉器，却已被盗走。世事反复之大，似乎是时代特征。所以一个专教主席思想的年青同志，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只想改个比较稳定落实的新业。可不料即搞科学，也在动。据说如钱三强即还尚未“解放”！又传闻上面发现在任何一部门老知专家都不见，奇怪。正拟（或已）组一专门调查组，在调查原因和去处。将来部分原因，或必归在林贼份上，打倒专家“权威”只是“野心家”的口号，而并非中央文革或主席的意思。所以得落实政

策，一一重作较合理安排。但事实上真正使国家头痛的，恐还不是文化人的安排问题，而是武化人的情绪处理。令人担忧的也在此不在彼也。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位置搁到次要的次要，才能爱国。要学会体谅国家的难处，干劲反而会更大些。

馆中一主任和我说，因与李季熟，问到你情形。李季大有好感。所以我想在一定时候，你或可望归还原位，或改调出版部门，尚可看几年稿件。是意中事。若受个“多数”牵着，单独难调回，秋天我将请求解决，大致不怎么困难。说政协调查，即有对于家属分住应调整一项目在内。不过令我们忧心的，似乎还是国家大处的稳定明朗化，至于个人居处，以至于工作方式、生活情况，作合理安排，还在其次。所以在此每遇新来的人看望时，总有个印象，“这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料想不到生活得还相当从容，工作也还是那么进行，而且还在本职以外帮到别的方面，协助落实“古为今用”热心想办法，出点子，编资料备用！逐一完成廿年那些提案，使之见诸实行！工艺美院若开学，我或许还得比许多教授还忙，因为明白他们对“古为今用”认识上和知识准备上就统统不过关！一忙，属于个人的穿衣吃饭也忘记了，那会为这些小事即闹情绪？

从文

六月四日

王利器还不到。

《三国》已寄来，别的书要也可寄。

19720607(1)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小诗随抄随寄。旧话说“诗言志”，似乎还得和“士志于道，不耻恶衣恶食”联系，则可少出事故，别的实说不上也。有关文化史部分也只是一点试验，有的还只就一事物写其历史和社会相应关系，不成其为诗，至多像能作到“说明员”的诀窍，即已不错。还有专写老庄，写艺术，写百家诸子之所以兴，到秦本纪，即不能不停止。另有一写文字进展与纸笔墨砚等历史特征的，只能说别具一格的五言散文，当试为陆续抄一份留个纪念。

长沙新出一汉初大坟，在各方面都提出了崭新证据，如一纱衣，重不过一两，上面还有细绣花纹，不见实物，真难令人相信得过！有的衣服式样，也是崭新而又十分具体的，或可和史志互证，成可丰富补充史志内容。出土文物展，出国文物中不许出国文物部分，尤多新材料。国内各省似乎都轮流有人来参观，上海学校中文史系也应分商请领导组织个学习参观团来看看，看看后，会明白我上次信里所说的，将来文史研究求有新的进展，不用部分精力，转到以百万计出土新材料的探讨，是不大可能的。文、史、实物三结合搞得比较好，必将取得崭新纪录！

并候府上大小佳好。

从文

六月七日

你试吃吃五味子糖浆。我吃了过十瓶，十分得益。头脑一转好，又像是五十年前初来北京差不多，除了工作，别的全不在意了。能把生命全部放到工作上去，至少可说“自己作了自己的主人！”

19720607(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各省均组织人来看美展，且留下定量床位，供轮换，影响到今后艺术方向必甚大，或许不久（说是今秋）还将有工艺全国展在京举行。文物展则应数出国部分中不许出国的那部分，精彩十分，很值得看看。长沙新出的材料，多和我搞的问题相关。有一衣重不到一两的。不见到部分实物，实难设想。昨在红楼看过部分后，才知道有薄纱透明而上面还有云纹彩绣，比头发还细，且用短针（又有用拇指大金印纱衣发现），不知当时如何使力，才能完成。手艺之巧，和设计之美，也只有看过后才相信得过！可能会为写个锦绣文章。已相约。新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工作量之大，实不是当前班子所能完成。有的或许根本上难望有接手人。因为涉及问题多，有工作经验不成，难得是熟悉文史，三结合来搞问题，不容易培养人。

不少事在进行，只文学部门还不曾看得出有什么大进展。不知如何去着手。或许已有了安排，我们隔了行，不懂。因为这个大致比艺术难的多。一切作品是单独和读者见面的。有些小说，近些日子因书过少而竞购，后来试问问读者印象，却不怎么好。有的短篇似乎还极不好。同艺术一样，是主题

方向对了，但表现方式却近于失败。艺术是二千多件选二百，水平并不高。故事不会写，没有个丰富叙事底子，题材再好也难动人。绘画中不少老角色已出面，文学中还不明白如何安排。目前新印旧书四种（闻印廿万），似乎不久即已到饱和，不少读者或许读来无趣。据说只《红楼梦》销数多些。试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而重点则在各种版本的核对上，注解中大量错处却不明白，也不知道。所以本意还拟再为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因为编者对于本书欣赏力即不高，只停顿到字面上，注解的也就不免似是而非，而安于一得。我当然不必为尽这点义务了。将来或买个五十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五几百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的一生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附《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却在日本少数学人印象中有这个可能。人事之巧也许应数我的工作为特出。十分认真努力，却无应有结果。目前即近于和一切活动隔绝中，人还活着！即馆中大小事也不知道。我想不知道也好，免得着急。但过三五天还是将带材料去和陈乔商量商量看，如何进行下去。到处都需要它！也就便问问……或许已早有人在将我处理放在考虑中（或已有些想法甚至于办法）。我还是将能尽的责任尽去，好在处于任何情形下，总还有事可作。万不得已来写写回忆录，也肯定会像个文学精彩引人入胜的社会历史

读物！

你们若被动员什么，不妨提出希望，回来共同商量商量看。最好是调回来工作，可互相照料，人那有几个七十岁？万一必退休也不必担心。你和萧凤等情形不同。住这里一般同事家属，即从不参加街道活动，也不上馆里。政协若恢复，至多一星期可去听听新报告学习，别的事分配不到头上的，二姐即再也不参加住处大院里的任何杂事。闻新的什么传达，似乎又提到要重才能。据我想，即万不得已要你“退休”，依然将可于回来以后，还会调回什么单位工作的。今后可作的事还多！住处我从不说要恢复原状。即仅有那么一间，你回来还是可以把这间小房空处调整调整，安排得相当好，不会无“特备”桌位的。因为目前房中还多空处，可运用空间还多。箱子向上叠，柜子靠墙放，容量还可观。何况此后住处调整，是必然在总安排计划内，有不少人均说到。有的已实施住原来房子。为方便计，住这里实比别处好。据我想至多有个两间房子，总拉得开了。我还得买些书，因为借用极不方便。国家正有千百事，都还待老实耐烦的人去作，才会见功。目前有不少事的进行却近于在对付下搞的。即以二馆言，绝大部分得力干部，就还在湖边！这里有部分人本已定廿五去南口，到时又变了计，留下不提了，或许基本上不必去了。世事之易变，即此小处也反映。由于过去变动过大，还有不少相近情形，将继续出现。除非体力顶不住。一切等到秋后回来。从长作计还是较好。

从文

六月七日

今早开元天宝宫女来，请她在上海食堂吃了饭。
杨荫浏还在乡下，已允许他回来写音乐史，材料不便，他不肯回。

19720608

北 京

致杨振亚、陈乔

馆长：

有关服装资料说明，前提三建议：一暂时不印说明部分，只把每一图上年代，及一般名称加详，附上郭序付印。二照原定计划，将已改过廿万字说明尽力所及改改并图付印。三将原说明压缩成五万字送请审查付印。上月之檀来谈，得指示，同意用第三方式。因试改作压缩工作，经过一月努力，只能把由商到汉一段，由二万六千字压缩成八千二百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感。一由于内中涉及问题过于广泛，已尽可能从通俗出发，只能从常识出发，根本说不上什么学术性，不胡乱引书，只就图像作简略解释，求每图必有个交代，不至于太闹笑话，加之当着手编写时，手边有大量图像及所抄卡片可以参考。今则得用图书已全部散失，卡片毁尽，一切全凭记忆，工作效率之不高，可以想象。即有错误，亦难核对。所以将第一部分送来，请求看看，如认为压缩三分之二可以，我就照旧进行下去，共分五大段，每完成一段，即上交请求审查。至于工作，大致还是在家中方便，因为新买了些工具书，随手可以检查，心脏受不了，头发晕时，随时可以躺下一会会，即可能好。这是七十岁人无可奈何之事。和写作差不多，这工作不像是一般坐办公室内完成的。因为

随时在想内中得失，有时半夜醒来，记得内中某处疏忽，也易即刻起来改正。

我个人意见，还是不妨采用原先第一点建议，还是不妨把正图并郭序先付印，因为如对内只供一般形象参考，对外作为送礼用，也已经很过得去。我仍照第三方式改写说明，俟完成后送审，认为可以，即付印，不成，争点时间，还得再改写，总之以领导同意再付印。望能考虑我这点意见。

其次，说明里还得加些附图，可以互相补充，原本大章之檀范曾……可以解决，并允为提出材料即可随时画下，今美工组为改陈忙不过来，如能调一熟手当然比较方便。下放石家庄工艺美院讲师王家树同志或可借调作为帮手。如有可能，我还得先去信，取得本人同意，才好接洽。因王的长处在于工艺图案复原，摹取人像是否胜任，又本人是否乐意？还得商问。

我已七十岁了，心脏已不大顶事，表面还好，事实上报废是迟早间事。头脑虽还得用，自己照料生活能力可差些。麻烦处还是一搞工作，不仅三顿饭会忘掉，其他方面也不免毫无条理。爱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月刊作编辑已十多年，现还在丹江住下，是否能考虑调她回来，对我待完成的一系列工作，多少也还有些帮助。或一商李季，他和她极熟的。知道她一切的，作为借调是一般可行易办的。

三、馆中是不是为考虑下住处？因为原有的书已糊糊涂涂处理了，我还得重新再买些搁在手边，随时可以检翻的应用图书。搞文物研究，手边没有书，那里成？若住处稍有个转动余地，不至于让爱人回来看到难受，彼此工作不相妨碍，就很好了。若实在没有，原占去的又有理由不可能回复，那

也无妨。因为请求回来，本不是为住处，只是为争工作的，为尽尽我一切待尽未尽的责任，才对得起党廿年来给我的教育和工作鼓励与支持！我因为文史底子极差，名分上是个“研究员”，事实上希望作到的，却只是个“及格说明员”。所学的，多还是些文物常识。只是常识居多是从实物出发，印证文史及图像三结合得来的，对年青人说将是基本功！有些在国内或许还近于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年青接班人要学无处可学，对博物馆大致还有用，对生产教学法“古为今用”也还有用。所以我应当争点时间，为分门别类一一写出来，才算尽了一个研究员的责任！我知道可用时间已不太多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到了七十岁还缺少自知之明，以为可以不受自然规律限制！并致敬礼

沈从文

六月八日

杨振亚 1961~1963年曾任天津市副市长。通信时新任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19720609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今天我去馆中，见到了陈乔和新来的馆长杨，是在津管文教的副市长。陈告我暂邀至馆协助改陈。体力好，来个半天看看，不好即不必来。并允为安排个专用的房间，即在美工组附近。我说“好”。房子什物多，待三几天搬移后，大致即来通知我去。说“暂邀”，据说有关“高资”由总安排。回来主要还是养病。我也无所谓，因为名分无意义。事实上在改陈上作点具体事情，如阶级斗争画提提材料，每橱柜陈列文物作说明（总的和卡片上的），各时代丝绸应陈列什么，复摹什么，出出点子，建建议，供参考，就够做了。工作量大得惊人！据说七月即将完成，还不明白怎么完成法。因为路上和个会计同行，同事已廿年，人正派，即说到“年青人怕接不上班，书读得太少！”目前湖边干部闻说要调，即得全部调，不能选调，彼此牵连着。丹江或许也有此情形存在。因此要的人那边也不让回，个别用不同方式还可以。正规的似尚有待。我已留下一信给二馆长，主要谈《服装资料》，以为不妨用原第一议，说明且缓印。先印图，不用我名分，附郭序即成。因试作压缩工作，由商到汉千五百年，由二万六压成八千二，去三分之二，难再少。计算下来，一共总还得

有八万左右。且效果不怎么好，有“顾此失彼”感。不妨先印图，说明文字继续压改，搞完后一同上交审定，再作决定是否付印？工作以在家作为便利，因用书多而杂，不便借。手边用的还得重买，工作累了躺躺会好转。效率高得多。这是第一点。

其次谈到你，说不希望退休，还能作点事。最好能用借调办法。因为七十岁了，身体易出事故，能在一处有个照料，工作也会好些。

三即关于房子，有无办法请领导考虑。请求回来主要是争工作，不是争房子。但住处可以搁点应用书，工作必可便利些。关于馆中研究室的存书，也请查查下落，事实上也不少，有的且买不到了。都推说工宣队搞的，竟无个人知道！

允为就所提各点研究，我就回来了。

看来凡事多不大接头。杨新来抓大处，促改陈出笼是重点。陈刚复职，怕出事，也不明白。反不如这半年抓业务的李主任，明白前前后后，事将由他为安排。第一自然是先为将馆中作事的房子腾出，得有个四五天。至于第二事，或许也会想得出什么办法。且等个十天半月看。（万千事负责的似乎都怕负责，因之多将矛盾上交给总理。高知如此，高干更如此。若干事难上轨道，是一般现象！）

这里天气极热闷，闻已到卅八，还丝毫无雨意，旱象已影响到农以外的工，各厂轮流停电停工。想到这个严重性，个人事即小不足道了。宗和信说“凡教师均不得退休。”亦可知点滴。凡事待人做！他说有了信给你。他已在备课，要补半年课，学生才会达到初中毕业程度。据人说，这里总的安排是在进行中，特别是对于某一类高知，大致我是包括在内

的。且等等看吧。万不得已再退休不迟。体力维持得下去，这边若又定不了，且到冬天再看吧。有个共通现象，即某某人名分上出了面，担当某一领导，而事实上是总得要一年半载才能把工作作初步安排，因为要了解各方面，才不至于犯错误。文学所中人，回来了半年，还不能提工作！还有所待。谁也不会明白将来如何搞研究。因为极显明，照近廿年出的古典文学研究出版物，是必然将越来越无读者的。

虎虎信转上看看，也不免令人担心。还能在厂中工作，即算够好了。大弟则幸运之至。工作还顺手，带学徒来回换人。

我的体力还维持得下，五味子浆得益，什么事总热情作去，学忘我为人服务！只是太热，似乎比住双溪还难受，因为热中灰土还多，还经常刮热风，似乎还是到这五十年最不好受的一次。已开始飞虫子，箱中有了方块防虫药，不会生虫。心脏有时闷些，还受得住。遇到些熟人，如梅汝璈，已老得龙钟不堪。其文从相上更可见出不济事。比起来，我竟真像是“雄赳赳”的一员了。天热炉子易息，不免经常麻烦李大妈。王先生一时似不必去看，半年内不会恢复工作。因为还不会出院，听熟人说同事看的人也不多，各有忌讳？来我处的人即不多。曹禺闻也在协和，心脏不好。闻高岚在湖边，因害精神分裂症才回京，似乎在家养病。有些什么事我们不易明白的。也不必明白，馆中事说来也正是知道少些反而好些。外而或许还正有大事，不用知道，过一阵必明白。听说今天新馆长第一次报告总的意思是“不算旧账”，可惜我去得过晚，听不到了。针对馆中情况而言，总是有意义的。文化部门新形势，拉拉唱唱的已有部分出面，内中还包括些

唱什么花腔的歌喉，我们听来已不大习惯的，也难想象乡下工农感兴趣。画的解放则充分反映到五大宾馆的花鸟、山水画的布置上。这唱弹绘画且出了国。就中似乎只有出版不大好办。听熟人说海王村中国书店内部书中，倒有商务卅多年前第一版《湘行散记》和别的什么出售。或许也算得是解放了的小册子？还不止一本，可能上海还多一些。一连看到些六十以上的，包括凌宏公婆，多说曾经是我的“读者”，还有说得更动人的，听来不免如说“天方夜谈”。但倒也是事实。五八年出选集时即在序上说过，和读者同老，甚至于这些人还比我先老！但事实上真到将五四以来短篇解禁时，在比较上将还是会有较多读者的。正因此一点，解禁机会就不会比别的人作品多了。这些事过去不懂，现在似乎已稍懂了些些。

纪伦在此大致还将有一月住，孩子长得黑黑的，眉目清秀，熟了即相当活泼，可不像尖鼻野。永玉等看来一时也回不了，到一定时候，大致还将由吴作人出任业务院长。凡是能作中国花鸟山水画的都忽然吃了香，而真正有点特色的木刻如永玉可不会有机会参加新制作。原因难明白。事实上又易明白，因为超过了某某。看到些熟人，都似乎若有深忧，或许懂事过多，即不免有“察渊鱼不祥”感。有人说我“就只热心工作”，意思是“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以为倒也好。不仅可望少受不必要冲击，至少已证明国家还是要忘我而工作的人！陈乔昨来看看，指着摊满一床的图稿说，“这个不是什么毒草，是肯定了的。不可能完全无坏或错的。……”我只笑笑，没说什么。应当学学老子“为而不有”，名誉让人上，困难自承当。将来书出时不用我名字，倒是好事。因为我真正长处，那是搞点服装问题？尽责而已。还有不少责任

待尽，可惜图书两无！或许近于一种不切事实的空想，即这里工作到一定时候，用不着我时，如你能调回看看稿子，我也来净为人尽义务改改稿子，倒也许是算一种“驾轻就熟”的老职业。这事对别人感到麻烦，对我却相当省事！看文学和艺术图录稿子，或许都是极得用的。

说说而已，和社会现实已天地悬远。不过至今还有幻想，也代表天真，又反映无知。写“回忆录”机会倒多，不以个人为重心，以社会形形色色为重心，将近于小说与散文，或许还会有出版机会。

从文

六月九日

19720610

北 京

复张宗和

三姊信应写湖北均县文化部丹江办事处转一连

宗和：

得信，知己近开课。学生程度较低，将是全国性的。要更加耐烦些！北京已开学的大专院校，都不免有相同情形。并且教师水平，经过近八年世变，也必然将越来越低。所以影响可是全面的、长久的。过些日子，部分教师读通史，也会感到困难，是意中事。所以我们似不宜再从主观出发，来像过去那么过分好事热心，以为“提高”对国家有需要。应重视“普及”，以量胜质（美国人曾提到！）至少可望少犯错误，引起不应有麻烦。老子说的不为物先是有道理的。十年前，我大致为十多个大学搞过文物资料，因为明白以百万计的东东西西，必须和史学研究结合。最精彩大致数长春东北人大，很有个规模。后来学校又另请了二专家去扩充，这次破四旧一来，“专家”不可免也冲了一下。为上海师院办的只三间房子文物，少而精，不少商周器和重要石刻碑帖，我还亲自去为写了半天说明卡片。这次主持其事熟人，却因此被游街一次，批判无数次。最近两师院合并，听说那份文物又当成“重要文物”装箱，最好的商周玉，却被内行盗走了。所以我上次说的来学文物事，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打算好。

即已有的那些，也以不再过问为省事。好好的把上面派定的功课教下去，十分重要。照目前种种情形说来，教书即教书，此外事既近于无知，越少过问越好。因为有万千种事全不明白，凡事即出于无私的好意，也会在另外一时出差错。一切照上面提的作去，不提，即不作，也不去想，体力情绪或许可望保持健康，少意外灾星。

三姊处闻在商量她退休，说是为照料我生活。她希望还作几年事，因为有些熟人退休后，回来并不能休，反面为街道上调动办杂务，比原工作麻烦得多。因此一时不会回来，还在种菜，那边人事关系极好。住处也比北京好。正想办法商量熟人作“借调”方式，能回来，就好得多！我也只是作为治病而回来，不算正式调回，但已被暂邀至馆参加改陈。正预备办公房子，因为偌大一所房子，四万平方米，一共不到百五十人，这几年一动，所有可作事的房子，都分归什么什么了。搞研究的，真正能说研究点什么的，不会过五七人，不仅无房子可用，甚至于并原有研究室存的几架工具图书，也全失了踪，无可追寻。在这种情形下，还被暂邀回去参预改陈，除“幸运”外，我不应再说什么了。只是工作效率之不高，也可意想得到。将一切照指示，准备要作什么即作，再不会如过去那么自以为是去争主动。另一面还得凡事“为而不有”，才可望少出意外事故！卞诗人^①等似乎还有大部分人下放在漯河。钱钟书、吴世昌等虽已回来，俞平伯、余冠英也回来，一时似乎也还说不上回复研究。因为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或许目前通提不上日程规划也。我近廿年学的比较杂。可作事似乎倒还多些。因为不久前由上面正式提出“古为今用”，在工艺品上，日用轻工业品上要落实。我平时

被指责的“只知弄弄花花朵朵”的常识（多年来如此，不少人都以为只是个人兴趣，我从不争辩），看来，或许又大大用得上了。即所学全用得上，也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盲目热心揽事。今年这里特别热，已呈旱象，影响到工农生产，工厂已到分别停电。小龙等在西郊工作还好，一星期回来看看。住处房子只一间，所有书早已全用七分半一公斤方式处理，如今又用不止七元半一市斤方式陆续添购，似乎《聊斋志异》兼《天方夜谭》。幸好还有个中国书店内部服务处，可以买到近五十年印行的各种图书，以及一些近三百年刻本旧书。房子过窄，进行工作时，即把上千个图摊在床铺上，看来还是可以进行，并不影响工作。平时对居住这方面要求本不多，吃的文化又极低，三顿饭极易草草对付，所以一切都像十分自然，不感到什么难受。相反，比不少四十年熟人，似乎还精力弥满。近廿年搞的杂艺，有了初步发言权的也格外多，若果尽一些人位子很高，住处又特别考究，一事不作的磨下去，而我在这么情形下，还能继续进行工作，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那还会有什么难受可说？所以不必为这边担心。我还将比不少年青人，更认真也更快乐的工作下去，这才叫爱国！要体谅国家还有困难，个人住处好坏大不足道！

三姊精神也挺好，在丹江作个小班长，比我可强多了，比年轻得多的同事也强。入夏后，一天听说能收黄瓜过百斤，早晚忙，星期天也不闲。大家都说她“是真正锻炼出来了”。取得多数这么一个好印象，是不容易的！她担心的大致只是我身体，易发生突然事故。因为熟人中如向达、吴景超、潘光旦、冯家昇、梁思成……除梁外，多是一天内即在小病中报废。有的平时身体比我还强得多，我姐夫和大哥也是一天



即完事，事实上我也有这么一种可能。可是却估计到，如非意外，还不大像急于报废。因为还有大几十万字的材料待整理，又还有五六十个小专题待写，居多已写出个目次节略，重抄出来，配上图，就满像个样子。从这点“有责任待尽”的意义说来，就得坚决拒绝“报废”的邀请！不得已，要“退休”，倒可以考虑，因为近廿年工作放弃后，至少还可写个五十万字回忆录，把身预其事的近五十年文学运动得失，及个人工作关系，友好接触关系，用一个大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写出，必远比有成见又无知识的教授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有意义，有内容，也有趣味得多！但未必能出版。

也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在正式的受邀请情形下，来攻关，写一两本崭新的短篇小说，试试送到国外去看看，肯定用不着什么宣传，在日本或其他不少国家，都会得到好评的，因为社会人的关系新，表现方法又新，最重要还是文字能达意。但在本国，则是否能出版，还不可知？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实在是个矛盾到不易设想的复杂情形下存在和发展的。很多事都是以人为取舍，不是以事为取舍的。目前正有五个大宾馆，在用中国花鸟山水画装饰室内，一切是“民族形式”。出国乐队中，或许已有什么“高音花腔歌手”（广播也有了）和笛子琵琶上台。出国展且有美人画出现，实在看不出阶级内容。但作家中绝大部分，却还在乡下劳动改造。新出版旧小说四种，还是经总理亲批许可才出售的。另外出了十来种新小说，反映似乎可并不怎么好。市里试办了种“新文艺月刊”，不闻有好反映，卖卖即近于饱和。据说要解放一些作家，还都是些并不怎么出色的。至于比较好的如田间、梁斌……或许多还在乡下，等待解放。即巴金也还满头白发

在上海郊区种菜。领导北京文艺的叫浩然^②，四十岁不到，文章写得不错。上海的叫胡万春，也能写，不怎么高。想要达到十年前刊物水平，大致还不甚容易，要一点时间。得重新安排作家阵容，才可望。或许有些人大致都只认为这是个“权”，得好好抓住，免得走邪路。似乎没有一个人明白，领导那么说是对的，只是具体搞编辑工作，是份极麻烦的任务，要十分耐烦细心去为新旧作家改稿件，要在为作家服务上有极好的信用，本人又明白写作甘苦，知用不同方式去鼓励并帮助不同作家发挥他的长处，手边又有一群能力强、责任心重的助手，刊物才可望办得出色！也可说这才是会用“权”！那里单纯是什么“权”不“权”的问题？再有权，不会用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不可能产生好作品的。近廿年的经验和近十年的经验，应当是很好的经验。有得也有失。但是从经验上取得教训，更换方法，看来还受情绪支配，不像是近二三年能有望的。或许也将和教育一样情形，把标准放低，即好办。对内大致是这样的。但对外求取宣传效果，这部门恐将暂时放弃，自己人写不出，也不会和山水花鸟画一样，让别的人去作。闻中学教科书难搞得像个样子，也是受“权”字影响。主持其事的都不大会写文章，也不大会看文章，而比较好熟手，却不让参预工作……这方面消耗之大，就更难于想象！许多事都脱了节，种种有用力量知识都在搁置中而消耗下去，缺少人即早来好好安排，用到国家需要上来。只主观的要求把理论原则转到应分通过叙述才能完成的作品上来，不从小培养人叙事，如何成？中小学生学习语文课，多重在能写“论文”。而不鼓励学习“叙事”。甚至于影响到报刊上通讯，也难望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要扭转这个趋势，或许还



得费很大的力，相当长的时间，才可望扭转。

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③，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除！

孙毓棠、邵循正多在标点廿四史。上海又另外有一拨人在标点。事实上点印出来后，看的人将不会怎么多。因为一些教通史的，就未必看得下去！但肯定却有销路，可以装在一些人的客厅或书房里，增加点文化气氛，总比没有还是好些些。其实如能鼓励司局级看看《通鉴》，倒是比较实事求是，也可望从学习中明白历史得失。因为社会十分新，但支配到人的事，影响到若干方面，旧的气息还相当重，还是可从书中学得不少有益教训，有用知识。知有所警惕，少出差错，少走弯路。结合自己所处不同地位，各取所需，各得所需。也正是“古为今用”意思！但是肯认真去从《通鉴》学做人、做事的，恐不会怎么多了。

这里还有些五十年前、四十年前、卅多年前熟人，在科学院或大学里搞本业，有的已老得可怜。卞诗人大致已算“老专家”，大学里主持系务或骨干教授，多是西南联大学生。所以在一般人印象中，我已是过了时的人，不仅在街上没人认识，即使在什么“文化”系统中，也没有多少人认识了。因为“廿年代”对不少人说来，已像我对“太平天国”差不多。事实上有些青年情绪上的消沉和处世上的世故，都像比我还老得多，和年龄大不相称。都极端现实，精于为己……。有的本质还好，一些原有的或应有的雄心壮志，经过八年社会变动，也全失去了。学什么都不起劲，各在一种茫茫然中

等待（如此如彼的接触，令人十分痛苦）。都有待从新的文学作品中取得一种新的教育，新的鼓舞。这种知分在国内或许是应以千万计的，但却没有什么人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甚至于有意避开，而满足于一种成功假象。因此我们所忧虑的便自然成为杞忧，只是个人“无知”的反映，有待改造主观世界，才不至于犯错误！这一点，或许还得共同努力，彼此共勉！

从

六月十日

有时间看书，多看点杂书，另一时或许还得用。
不仅治学有帮助，做人且更有帮助。

① 卞诗人 指卞之琳，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教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浩然 原名梁金广。当代作家，曾任记者、《红旗》杂志编辑。

③ 汪曾祺 现代作家、戏剧家。时任北京京剧院编剧。

19720614

北 京

致陈蕴珍

……她动身去医院……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①

临出门时，见到信箱中的这封信，我拿给萧珊看了。^②

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③

蕴珍：

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窦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孩子们可能都成了大人、青壮，下放乡下又回转到上海了！这八年我们家里大小一切

还好，除了所有书籍几乎全部处理净光，人事变动还不怎么大，值得放心。小虎虎的孩子也有了七岁，在她姥姥家（昆山陈墓）上了小学。虎虎和爱人还在四川自贡机床厂。小龙也结了婚，爱人在清江华东电业局，两人一年南北来去有三个月可同住。家中当前便有了四个搞工的，倒也省事！还有一个“菜农”，即三姊，六九年随同文化部五千人到湖北咸宁乡下，在一个荒湖边大家一道开了四万亩湖田，和文学月刊十多熟人同住湖边一个民居家里，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黑阴阴小屋中过了一年多，冰心也曾短时期去同住。不能下湖即搞搞菜地。我是十一月下去的，独自住在一个相去百多里的水田富庶兼风景区（名副其实的，有四万亩水田过千斤，环境比呈贡美得多，可是热到四十五度），过了一年多。受的倒是另外一种教育，即和区里三百来人大小无不相熟，住处一年四季地下总不免生点白毛绿毛，雨季房中也可养点青蛙。但是环境极端清静，又还吃得很好，病倒了几回，三姊总是步行卅里还坐二小时公共车来看看。有次血压升级到二百五，幸她赶来及时，转车去县里医院住了卅天，得天保佑几乎报废又不报废了。去年八月才和她一道转过丹江（许千里路）同住。属于文化部系统的老弱病。熟人也不少。三姊瘦虽瘦，也老了些些，可是倒真像大家说的“真正锻炼出来了”，成了种菜熟手，因此还调来调去。和冯雪峰同搞一片菜地。原在湖边时，下菜地还得走十里八里，据说还得挑粪桶过独木桥，住处也相当荒野，经常会发现二米长大蛇迎面向人昂头喷气。过丹江就简直上了“天堂”，因为菜地离住处不到二百步远近，用自来水灌溉，且只一天下午搞二三小时，所以丝毫不感困难。住处在真正山沟里，约五百人分别住，各有一间新

房子，比我目前北京住处似乎还宽好些，而且清静少灰尘。（四里外即有个卅万人新都市，有个发电过百万千瓦大水坝！）只是她作了小班长，所以忙得个可观。一般同事年龄都比较大，多在六七十间，她虽已六十二，在那里居然成了“壮劳力”。一天忙得十分精神，有些方面似乎比住呈贡时还活泼健康！已动员她退休，好回来，她还希望等待等待，看有不有机会再工作五几年。我是去年冬天因医生建议让我回来治病的。怕在那里病倒来不及抢救。看了四五个医院，同证明心脏血管已硬化，心已肥大，劳损，漏血，不可能好转。所以倒省事，来争时间做做事，一回来就把六三年搞的几件工作接手过来，不管心脏怎么样，整天守在桌子边不动了。有一份是《服装资料》，常用上千图已制好版，幸好没有毁去，说明约廿万字，也没毁去。又还有其他较小的文章可写。若在六七月搞好改正稿上交，今年或许可印，将算是我近廿年比较有分量一本书！大致可以自动放放假，若果三姊能回来，或可同过南方看看亲友。今年已七十过头，还能写这种小字，就可知道一切还好，或许比六二三年变不了多少。看来还不像一时即将“报废”样子。未完待完工作还多，所以坚决拒绝报废。但是这里不少熟人，多在近八年内小病中即成古人，照规律我也难例外，因此更希望今秋明春或能过南方看看熟人。我们似乎不让退休，不必退休。因为“古为今用”求落实，我近廿年懂的花花朵朵知识，还有的是事情可做！还会有机会和五八九年一样，带了上千绸缎，到南方各工厂搞展览！

萧乾夫妇似乎也还在咸宁，闻也被动员退休，我在那边时没见到他。只在六七年左右，有人从哈尔滨来问树藏事，

才知道她在那边一个过万人大工厂里作第一书记，不知你知道没有，平时从不告我上升到这么一个“首长”位置，出了事却又要我来为证明。来人初初还故意开玩笑，像审问我一般，说明白种种后，才充满了好意向我说，“她作了那么大事，却不写个信告告你！”我估计，这些人也许会到过上海找你们的！

巴金体力听说还好，我们放心不少。王道乾还在上海？

靳以爱人处望见到时为我和三姊向她致意。熟人同在念中！

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在咸宁熟人似还不少，一时间或许还回不来。只闻李季已回来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协还将恢复。月刊还将在一定时候出版，市办试编《文艺月刊》，由浩然和李学鳌主持，已出了二期，似乎不大容易热闹。出了些新书，也不怎么引起读者兴趣。大致还得另想办法，才会有较好发展，因为文学作品不比电影。画家出面的已不少，对外展山水花鸟画又出了场。且说还有美人画。几个大而新宾馆的布置，花鸟山水民族色彩的画更占了个主要位置，还要题诗盖印章。事实上能做像样子旧诗和写像样行草字的人恐也不会多了！

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本说拟写什么张秋香剧本，或许又过了时，就搁下了。卞诗人和健吾或尚在河南漯河。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虽已回来，似乎还不会把研究工作提上日程，因为不大知研究些什么才合今后需要。我搞的一摊倒似乎还热闹。只是书全散失了，一切

得重新添补。主要还靠储蓄到脑子里点滴，工作效率不大会怎么高，是可想而知的。好处是和三姊一样，精神还挺好，体力比这里熟人似乎也还强些。只要有事可做，把别的什么通通忘了。

王道乾那个小女孩，躲在你家沙发后的情景我还记得极清楚，可能也长大成了大姑娘！

便中也希望告告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记得六二年在南京时，还看到赵瑞霖和杨静如，不知近来还在南京没有？活着没有？这里熟人可故去不少！

并愿一家大小安好。

沈从文

六月十四日

陈蕴珍 即巴金的夫人萧珊。当时巴金没获得“解放”，只能写陈蕴珍收。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泥涂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现保持发表时篇名和引文编入。

① 引自巴金《随想录·怀念萧珊》。

② 引自魏帆19880723信中转述巴金的回忆。

③ 引自巴金《随想录·怀念均正兄》。

19720615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大弟转陈墓姥姥信，说红红情形，可知在昆山有二姨姨和姥姥教育，或许比在四川倒好一些。四川似乎至今还在不少方面大小矛盾重重，有待时间来逐渐解决。三线建设十分伟大，到若干新铁路通车后，或许可望面貌改观。这里听说江浙也在解决什么，难详悉。似亦不必求详悉。大弟来谈到你二信，他意思和我相同，不写退休申请书，等等再说。照宗和信和广东熟人说则教授统不让退休。可见教育还得要照常，要提高水平，不是目下情形能应付世界种种的。但既有了七八年停顿，所以即恢复，或许将真如传说主席说的，也得用同样时间！还有万千种人力、物力、情绪消耗现象，至少是也要一分（七八年）时间，才可望回复到六二左右，一切进入平复状态，重新一致向前，使得国家创伤痊愈的。但这也只是就接触到的极小范围、极少一部分情况而言。事实上三五年第二建设完成，生产上升后，随同而迅速变化进展，亦意中事。正如从一般现象说，文艺出版方面，未免太贫乏，几几乎到处听到人说无书看，不大像个七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有现象。但报刊上却说“文艺丰收”，也许正有上千种新的重要作品在付印，会忽然一下子出版？我们无法知

道。画家如黄胄、程十发、关山月……似乎都重新露了面，听人说，也是从经济上着眼因为香港有市场，每张可卖二三千港币。这多少近于“被动”。传说也不足信。美院似乎还不会即回来招生。大是待解决还太多！

王逊爱人又回住京新巷，老太太同来。老太太倒真少见精神，头脑清醒，还问到你好。女儿也回来了，原在师大女附中，全校迁延安，到了三年半延安乡下，才许调回，已廿三岁，和华华差不多。且听说在写什么戏了，已变成超大姑娘样子。“天宝宫女”回来还无事可作，在等待。文学所情形或许差不多。

文联大楼还挂商务、中华牌子，听标点廿四史人说，一时不会动。有关出版，虽去年即已开过会，作出决定。但近一年来，像是还无法进行，如何执行决议，得有人负责，名分上即已有了人，也担当责任不下。如四本旧书的出售，还得总理亲批，即可知距上次落实传达精神还远。听丘扬说，写的新戏“未出笼即已过时”。因政策或策略随时在变，任何作品配合上昨天或今天的，未必能适合明天。越要求跟得紧，越不好办。小说或许更易“过时”。戏剧还可望在演出中继续改，小说办不到，一散诸四方即难收回。所以更难望大量出现。又提倡扩大业余文艺歌舞，小绿子在工厂中，闻又改成专用业余演员，厂中且大搞新歌舞女装，十分讲究。所以之佩居然也有被拉去搞歌舞或作教师可能。因为新电影也不容易产生，业余搞易热闹，但是多临时抓人，近于凑和，不易持久。也不像长久之计。

天气过热，街上还是挤得满满的。纪伦说，单是一机部二招待所即住千五百人，多从外来要装备，要材料，事进行

得十分慢。这些人下午无事即上街办货。不仅自己办，还大量为厂中同事亲友办。每人回去必满载。这种外来人经常在京的将以若干万计，运输量之大，实在惊人。因据他住处看来，几几乎不论什么东西都有人运走。（包括马永晔同事还以为唯北京搓板顶用！）外迁来的家属也特别多，任何木器铺都缺货，一般日用家具必登记或凭特别证件，才能购买。有些人入京似乎极容易，有些想回来又似乎极难。特别是下放学生，常因地、因人、因……而不同。凡是能回来作学徒工的即是幸运，也反映在外省不同情形下，有些人生活或许比学徒工还不如。另一面有升学能力在乡下表现也极好的，未必能升学，而升学的却又感水平太差。并且还有二三年工不乐意升学的，因低级不带原工资，得自备费用受不了。纪伦带孩子似乎还得有一月以上等待，说十人一房，各省均有，因此成了广播台，什么特别事或多或少可知道些，也因之令人不免对明天会抱点杞忧。因为即生产最有成绩的上海，也依然矛盾重重。情绪还不大能如所希望的集中用到工作上去，生产上去。南方有些地方中学在七年中未停顿，变化不怎么大，升学程度即高得多。有广东朋友说，去广东放火的是一零一中学，闹得厉害严重时，被当地押送离境，给人印象很不好。或许正是你原来教书那个中学。

我工作还能进行，已过三分之一，有半月不停顿，或可于月底上交送审。成绩还不够令人满意，因为压缩还近于试探，内容不统一。但已明白将得失互见，因为有的压缩似乎好得多，有的又易“顾此失彼”。总之整个那么作一次，还是有好处，深一些明白得失。大致还得盼望能较早付印，否则新材料日益增多，加上去麻烦，加不上却落后，近于遗漏。



过几天还得去商量个办法。此外还可把原拟写的几十个小问题，一一写去，惟涉及一系列配图，已不大方便。什么事似乎都得上面指定作才敢作。上面不提，事情再重要也不易进行。

美展的业余美术画，闻参加一工人说，平时即并无什么时间搞创作，也只有到征稿时，才要作者离开生产，用一二星期搞突击作出的，完事后又即站车床边搞定量生产，把这事当成“过去”了。提倡业余画不提出另外安排，所以提不高。或许和杨志一临时赶壁报性质差不多。也不可能真正会提高质量。诸凡近于凑和形成艺术空气，向上作了交代，即了事。而并不是能在厂里发生长远影响，重视艺术到应有高度。能写画的或许却并不希望发表，因此难于想象业余文艺基础，会因此面巩固而发展。所以若不另有些不同办法，依旧是对付性质，不多久仍将完事。

八月中旬即将开全国工艺展，五月里才提“要古为今用”，因此一些特种工艺也在毫无准备情形下，临时抓“古为今用”。求真正落实这个命题，差距还大！

文学似乎不这么办，要谨慎得多，因为读者有个比较，领导者有个原则，要反映阶级斗争，原以为下去若干时即可提高事，几乎所有作家全下去若干年，有的不仅提不高，且把写作热情消耗掉了，还得想办法恢复，才有稿源。刚动笔希望动笔的有了生活经验，有了认识，差的是文字。到要用时才明白武器不利仗不好打，打的也不易出色。原则要求不能改，运用能力跟不上，即表现不出问题。×说有本短篇全是开会纪录，十分勉强看下去，得到一个结论，正在乡下成天开会的人，决不会看这个得到鼓舞，因为本人搞的日常工

作，可能比小说出色得多。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什么。因为上海张、姚、周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巴上，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也没什么新书可出，出了些小书，却强调宣传《海港》等成功。画家能出面是原为彼此矛盾较少，面对外又能起点缀作用。是由于对外面有作用，面不是对内能起作用，所以抓得松些。文学作品不相同，对外起不了大作用，对内却有较大影响。甚至于影响到样板戏的位置，因此传闻将解放的部分近廿年作品，一时或许还不会大放。四种旧小说则无妨开绿灯，绝不会对现在有什么影响。但新出一些旧小说，读到一定程度，也会感到厌倦，且读不下去。原因或是过去有大量旧戏取材于《三国》、《西游》、《水浒》，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大都对孔明、李逵、孙悟空等有个印象，有点好感，读书时也感到角色不陌生。今旧戏已不再演，读者不感兴趣极自然。书店里马、恩、列、斯书印得都极好，多完完整整的搁在柜中架上。几个样本戏且有精印板本，也使得书柜极生色，只是买的人似已饱和，还不知到什么时候才换换新的作品。浩然长篇似乎还好，闻将有日译本，或已有，不得而知。刊物既得恢复，总得有些熟手要调回的。可是还不大明白用什么方式。如大家穿连裆裤，自然就又得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了。好像有不少事都如此，自己束缚自己，简便，要解时可就费事了。

钱收到。

从

十五

19720616

北 京

复窦达因

——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二信

达因：

得你来信，知有机会行将就业，是大好事！据我个人学习经验，对工作总得有点大志，才能突破重重障碍，推之向前。首先障碍，可能还是在家中受宠爱的习惯，对未来易从假想作蓝图，不习惯就实践取经验。所以一和外面客观事物接触，即易灰心丧气，或缺少方向感。因此情绪年龄好像就容易停顿到十四五岁左右，老不成熟，难坚持工作，从真正绝望中还能克服困难，不问成败，一直向前！至于外来的变化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易受影响而动摇，有所选择事实上也是被动的，打算也只是就眼前利益或方便出发，因此一来，听到李名强、刘德海，以及什么花腔高音女郎唱歌，就以为所学有了出路，相反，即感到所学无前途。这自然免不了，但得从更远处看，就可避免反复。你同学王千一，昨天和另一同道来谈谈天，他们都极可爱，想法通差不多。我觉得不大妥当，不像是当家作主做接班人应有的心情。照我搞工作抓学习经验，可不是这样。廿岁到北京时，标点符号还不灵，却想写小说，用当时人所习知的鲁迅成就，和旧俄契诃夫、屠格涅夫、法国的莫泊桑，以及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成就看齐，而且“一定要超过他们”作为目标，别的全

不过问，也从不看当时极流行的什么“小说作法”影响，（你们一定会受作曲法影响！）就只是用各种不同方式去写。从实验中取经验，不断纠正方法。环境够糟了，吃的有一顿无一顿也不在意。在零下廿度，升不了火也无所谓。写出来送到各报刊毫无消息，也无所谓。比起那些在清华、北大学文学的条件差别可真大！稍后有的是机会改图，也不干。有阔亲戚在北京也不找。就这么照自己选定的目标作去，永远不停止，十年过后，就把同时搞这一行的人拖垮了。再照样坚持又过了十年，还始终取个习作态度，从不知道什么叫“自足”，总永远是“练习曲”，且从不在公共场合中露面，也不自以为是什么“作家”，文字或内容给人印象便和一般同行越来越不同了。解放后，明白新要求不易适应，照老办法又走不通，就改了业，又从头作起学起。正当茅盾、巴金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显得十分重要时，我是在午门上下零下廿多度情形下，在陈列室不折不扣的作说明员，不仅同行难于理解，亲友也不易理解。同时约有十个教授级研究员，实在受不了，感觉到毫无出路，廿年来前后通通走了，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不动。即有机会过巴金老舍那种热闹生活也不动。学了廿年，这方面又有了较多发言权，对我个人说，能作个“及格说明员”已不错！因为作个“及格说明员”，严格点说，比一个“作家”一个“专家”教授困难得多的！万一这方面用不着我时，只要体力来得及，还将准备第三次改业！什么事只要肯抓紧机会去学，就会由无到有，搞得像个样子的。要求自己严格，外面情况再困难，到一定时候，还是可望达到记录突破。我这种想法，过去人都以为傻里傻气，十分可笑。现在说不定还会为廿岁世故青年以为极可笑。可是，就

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五十年。现在七十岁了，还有再搞一次新业务学习的幻想，所以血压尽管高到二百卅，心脏且经反复证明，已无好转希望。一天还能坐在桌子边搞十个钟头以上工作，至少可以证明，对学习上抱个天真态度，是能使人活得始终精神健康，不怕困难，扎扎实实，永远不会消沉的。

我说说这些，主要是觉得对你们感到奇怪，为什么学了十多年悲多汶、肖邦、莫扎特、海顿、柴可夫斯基……又已学懂作曲法，为什么不想向这些人看齐，再来想办法超过他们？你们有的有好条件，利用中国琵琶、笛子和瑟与筝传统的曲子特征，和社会新的要求好好结合起来，作成崭新的又雄壮又秀美热情充沛的曲子，去征服世界上的听众感情，把什么大师的成就取而代之！我若掌握了作曲和弹奏的基本知识，我就会这么想，而充满信心试验下去，什么李名强、殷承宗，统不在话下，可走的路还远，可爬的山还高得多！你们学了这十多年，想的却只是极庸俗的个人目前出路，打算未免太小了。我担心的不是你们能否有个人演出机会的出路，而即为此感到消沉，实担心你们愿望太小，容易满足，因此不会“古为今用”，即有种种好条件，产生肖邦或悲多汶，你们却缺少应有勇气，来担当这个艰巨任务，让作曲方面，也产生几个庄则栋！据我主观设想，你们如能有一群同学，受这么一点雄心和幻想推动，去各自坚持学习下去，就一定会在以后十年，使得新中国音乐，给世界一崭新印象。这才是接班人应有的气概！一切所谓“成绩”、“纪录”，都是受一种来自较远较深的愿望鼓舞，抱着个十分积极态度和信心坚持下去，而产生得到的。绝不会是庸庸碌碌“随大流”混日子，或从小处打算计得失成败能担当的。

我或许已经老得有点胡涂了，始终认为“远见”与“深思”，和“相信群众”、“信赖集体”并不矛盾。正因缺少前者，所以使得文学艺术都不免显得相当单调。理论在一定情形下十分重要，有时也会成为框框。文学方面有不少新旧完整理论，对于创作都只起束缚作用，并没有起帮助作用。搞文学，首先要会叙述，把理论融化到叙述中，才会发生广泛好影响。《沙家浜》的改编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联大写散文就极出色，会叙事！我不懂音乐，可是听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极会用乐章叙事，不仅能写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节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释，雄壮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从中还可得到种种启发，转用到写作上。因为它们的动人处，都有个共同点，只是表现的工具不同而已。还看到不少大师的名乐章标题都叫作“练习曲”，证明我们搞创作卅年，还把集子叫做“习作”是有同感的。你是不是能在就业后一面作个好教师、好伴奏演员，另一面还尽可能挤得出一些时间，用一个由别人说来实近“狂妄大胆”的雄心幻想，去不断的把新的“练习曲”写下去，坚持个十年廿年？我希望这种建议你父母也能同意，支持你这么试验下去。小领导或许不会鼓励人这么傻干，大首长大致还是默许有人这么努力。庄则栋也好，李名强也好，新的什么花腔高音也好，钱学森或华罗庚，其所以对国家有较大贡献，主要还是比较上能“拔尖”。同样是学习，某些人有较多发言权，主要还是他抓学习格外紧，理解深。合唱总是比较容易对付，独唱独奏照例必困难。在国内不必争什么上风，应当把工作面对世界，代表中国这方面新成就，超过大师，压倒大师，这么空想不济事，如能作点起点去认真克服一切内外障碍，活得似

乎就有劲得多！

兆和阿姨还在丹江种菜，她六十二岁了，比不少廿六岁的少壮，精神体力还健康一些。工作从不感到困难，所以作了种菜“壮劳力”，劝她退休（保留原待遇）不愿意，还想再作几年事！你们能从这方面得到点启发，肯定努力到一定时候，会对目前这种歉收情况有所改变的。若音乐作曲方面，善于“古为今用”，我觉得从笛子、琵琶、瑟、筝的旧曲，及昆曲中许多调子，及西南民歌、西北舞曲，还有千百种可以供综合利用，取得极大成功的。主要还是得有人充满雄心和信心，肯从反复摸索中去取得进展。你们处境不是条件不好，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能却是条件太好，反而缺少攻坚能力和耐心，产生不了庄则栋！我若有你们十分之一基本功，也会老想到去创造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个成就，随后就闷头闷脑写下去，从千次失败中求进展！

问候一家人好！

从文

六月十六日

此信曾以《给一个学音乐的 第二信》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雪晴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发表稿稍有删节。

现保存首次发表篇名，据原信全文编入。

19720620(1)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信收到。得见一家大小照相，极高兴。经过那么一回世事大变动，不少熟人亲友多在不同情形下忽成古人，死者长已，生者诚宜自励！彼此还健在，就真是天大幸运。旧词中有“此身虽在堪惊”语，回来后才稍稍懂得意义。原住处点点工具书已早作七分半一公斤处理。馆中工作室也还存了些图书，同样在“各取所需”情形中完事。回来后近于“害职业病”，又用约七元一市斤办法，就需要的陆续添置，倒也觉得十分自然，而且合理。因为活在那个历史时代中，活着下来，对国家即有责任待尽也。住处原三间已压缩成一间，每早起身，就把幸而保留下来的大几百图像和大堆说明改正稿，就床铺上摊开，进行校改工作。熟人来时，多看不过意，以为“这那像个工作样子？”我倒认为极其自然，甚至于十分满意。因为回来原就是争工作，而不是争住处的。加之平时吃的文化并不高，每天三顿历来就容易对付，所以一切值得放心。如七月里能把这份工作上交，大致还将采用这个方法，准备进行第二、第三……上面既不要我退休，我自己也要坚决拒绝老天爷的邀请，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把近廿年所学杂艺，尽可能一一作去。外来的折腾，虽难避

免，总不会影响到工作进程的。特别是看到一些人住处比锦江大厦还好，或什么事也不能做，或什么事也不想做，我倒居然在目前情形下工作进行得很好，那就太有意思了。此外还能说什么？工作多是学部委员专家权威不屑作的，我都将一一摸索作去，目标也极可笑，始终只放在作个“及格说明员”打算上，毫无什么大理想，大野心，并且还永远抱个“为而不有”态度，要出名，就让别人占上风，至于挑担子，攻尖，费力不讨好，我就不妨试试看。其实和前卅年搞创作差不多。自以为像是个“飞机试航员”，在过去工作上不摔死，已十分幸运，那是为“空头作家”而努力？这次不至于像老舍、冰心、巴金……那么事出意外的狼狈，一面近于受保护，另一面其所以受保护，也多少和工作态度有些些关系。近廿年一切工作本来是为少壮接班人而准备的，当他们在一种特别情绪下一定要毁去我搞的材料时（还以为在代为消毒），我也只好在微笑中看着他们作傻事。事过境迁，有些人总似乎不大好意思，我还得想办法来安慰安慰他们，真是彼此都受教育不少！不同处是他们生命日益成熟，懒惰不中用依旧，我却越老越天真，而富有意心，来收拾破碎！

你说的浩然是原《红旗》编辑，似乎也在《人民日报》工作，也总有四十过了，目前在主持北京市《文艺月刊》，和李学鳌一道，正如上海胡万春……在试办中。笔下很好，作品或在日译，或已译。能写，但不一定会领导文艺，所以刊物试办二期，不见出色。另外还出了些别的人短篇，据说不怎么好，配合不上需要。但报刊上经常既说“文艺大丰收”，所以这方面事已不大懂了。绘画似在大开绿灯，五大宾馆的布置，山水花鸟无不上场，凡是稍稍过得去的都在大忙。对

外展出也配上了一份。乐舞也在开绿灯，什么花腔女高音（其实并不好听）也上了广播。工艺则“古为今用”被正式提出，要落实于今年十月展出中，因之不少人在临时抓。过去平时可从不认真搞搞资料，有些人将不免不折不扣的“生搬硬套”。美展在进行，主题对，技术将慢慢求提高，办法比较多。戏剧还是八样板中三或四占领全国。最不好办大致将是文学，特别是短篇，原则理论占首要位置，而叙事能力不重视，既不会写背景，对话也易千篇一律，结果什么都对了，只是不动人。小学生作文也先写大纲，明确主题等等，都会做论文，可不会写信。听熟人说，绝大部分旧人还在乡下，初初拟解放的还只是三五较年轻的。此外或许还要点时间。近闻文学出版社由李季来抓（中华、商务由陈原），原月刊若干种也在准备恢复。这人较明朗开扩，对新的团结工作或许会做得好些。

我写的小诗不算个什么，只是在乡下无书可得，试把半世纪前在军队中学来编排文句方法，用到新旧事务上勾出个轮廓而已。先是六二年在井冈山，看到同行的诗人（好几位是大诗人！）每到一处必题诗。似乎多不大像“诗”，没有真正要写的热情，也驾驭不了文字，觉得不大可解。因此也即试试看，叙事兼抒情，写了十多首，同行以为是古体。在江西和北京发表后，最有趣是三四十岁同事（还多是大学文史系毕业的人），“怎么你也会弄这个？”十分有意思。因为他们总以为我平时就只会玩点花花朵朵，再没有人明白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即或受了些老同行鼓励，还是搁下，又去玩花花朵朵了。写的方法似乎是从三曹、阮、陶、陈、魏……得到些启发，还有点感情，有个深度，即赞美人民成就和党的伟

大，也不一般化。但是若记住孔子所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训告，我一生所得已够多了。即或是一种试探性工作，也得适可而止，免出意外事故。寄给你一份（还将陆续抄寄），留个纪念而已，似不必给别的外人欣赏。“空头作家”做不得，廿年前的预见，对日下处境便利即有密切关系。决不想在七十岁以后，还来冒充“诗人”。“麝以香而×，象以齿而×”，这些二千年前老话，在新社会还是相当有用，甚至于十分有用。或在死后，有熟人能把它集中起来，印成个复写本，分给少数友好作个纪念，已很够了。这事或许将拜托你了。

王逊故去后，所有图书似已由学校接收，文稿是否和本身同付一炬，不得而知。原爱人陈什么，外表倒像个“美人”，彼此不知为什么总合不来，常为极小事情绪对峙，长期消耗战，彼此弄得个疲累不堪，生一子后（大致已廿五六岁）终于离婚。续婚张墨君，唱青衣，过了年龄，已不出场。少共同语言，生活还能相安。运动中冲击并不大，只是体力既差，烈性烟酒不离口，终于虚脱故去。张原有一女，近已廿三岁，原在女师大附中，学校迁延安三年半，近因分配工作已回到其母身边。由于家中熏陶，闻已能写戏。

国家看来似尚有较大困难。由于社会在发展中动得幅度过大，反反复复，因之在各方面或许都有“无所适从”感。最大麻烦，或许是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辞，经过八年的动荡，已失去原有作用。一切得重新开始。一切还得在试探中看进展。让人记起前人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黄老所谓人君南面之术深一层意义。过了六十的知分，由于和这个动的社会近于隔绝，有不少事也许

永远不懂了。如能把国家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一切放在最后考虑，或可望少出差错。更不至于因新的外来折腾挫折而即丧气灰心。在任何情形下，爱国总还是要有人！体力基本上能维持得住，即争点时间，用个“只知耕耘，不问收获”态度坚持工作下去，似乎精神也就健康得多。你血压高是不是和身体发胖有关？我因心脏已不大济事，近年吃“五味子糖浆”脑子已有好转，即血压到二百卅，也不发重，每早心脏因供血不良而痛醒，五点半就起床守在桌边工作，直到十二点才止，心痛反而因转移忘掉了（你试吃三五瓶看看）。所搞的工作，即或明知没有什么读者，也还是能进行下去，我觉得和脑子比较好大有关系。

孩子们应鼓励他们多读点书，多懂得点杂艺，兴趣广阔些，吸收能力强，此后适应能力也必因之加强。发展将是多方而的。这里有熟人孩子只十八岁，即在内蒙古草原里独自牧马二百匹，已经三年。还有在新疆各处移动已七八年的。此外还有以百万计男女青年，分布国内广大农村与山区，生活的多样化是难以形容的。这些小将能用笔，那文艺丰收就是现实，而不是宣传了。在井冈山时，适值上海区下放江西知分青年建设山区四周年，于五万人中选了约四百代表，到茨坪开纪念会。我一生第一次被推作这个纪念会的主席，和他们一道开了个晚会，回招待所时，约十个年青人在大雪中伴送我回去，随后就写了那些诗。也算是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晚上！去咸宁双溪住下，看到不到十岁一二年级女学生，小辫子在头上甩动，一手还撑在腰间，上山打松毛下田插秧的欢乐气氛，也觉得十分可爱。回到北京看到新式“大少爷”和“顽童”，终日无事可作，或成群的在街上荡，

或街头巷尾打闹，不免痛苦。就常识说，城市里青少年，事实上也远不如乡村青少年扎实！孩子们似乎得鼓励他们离开“温室”，同时还得鼓励他们看杂书，能写会画还懂得许许多多，生命领域扩大，将来身心脑子会发展得格外健康！

候大小好。

从文

六月廿

19720620(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孝乐和中和来，送了点云南“春尖”，浓得比普洱还厉害。要时当为寄来。已到曹安和住处，房子属国务院，因在飞机场中途，外表还好看，共廿多座楼房，内容似不如老金等所住。也不比和平街好。她说有的是空屋，人家都嫌远，指定了也不来。和什么有关接洽，即可望住一套两间。树木比和平街好，野景多少如龙街子，交通还不如。得从东直门转车，照我印象还不如东堂子各种便利！名“左家庄”。杨荫浏还不回来，因书籍装了箱，即受鼓励继续写《音乐史》，也不好着手。还住在乡下，情形或和丹江相差不太多也。

闻徐盈说，出版部门已定李季，抓人民文学出版社。月刊及诗刊均得出。谁来负责，如何办，不得而知。陈原抓中华、商务，如何进行重组编辑部，也无所知。还有个什么陈，抓别的一部门。邵宇则抓美术。既有人“抓”，大致总将慢慢理出个头绪。令人忧虑的恐还是些大处尚有待安排，而至今尚难解决。究竟如何办，似乎还得看九中三会有些明朗化，一切才会照新要求工作进行。

闻孝乐言则“派”性直到今天，实严重存在，有的还起支配作用。所以她们明年能否回来，即难预料。她倒把身体

练得蛮好。中和五月去南方，在南京见到四弟一家，也很好。三婶妈一家也很好。大家对小林的温和懂事，又极用功学英文，都充满了温爱来谈。中和处理改变了原说的，只当“内部矛盾”，所以极开心，工作上劲。只是白斑有发展。

二姊一家诗秀病了这么久，至今还只能上半天工。二姊心脏似乎较差，比我差，但是还谈笑风生，客也不太少。有些家事百科已能作帮手，如洗碗，买点东西等等。小平在武汉或上游一点。朝慧、梅溪两家照常，永玉等看来今秋也难望回转，会要待新的什么会后才有望。纪伦还在京，至少得有一月，因为上一级办事多新手，效率极差，总像心不在焉似的，说一切事都因之进行得十分慢，你急他不急。一天到处接头，都得迁就人，终日作微笑态，和卅来岁新手打交道，经常无结果。说东北至今小菜还不上市，得吃水疙瘩粘酱当主要副食。所以在这里每礼拜累了七天，来我处大吃一顿，比过年还强。我们最近才发现他吃得比大弟多一倍有余。几年前来时不好意思放口吃！文彤也比我食量大些些，孩子极乖，每天必和奶奶下各种棋。大弟很好，不多久马永晔即将来临，他一定在为安置房子。说学校有关合作，也大不如以前，心都受这几年变动打乱了。过去起鼓舞性抽象名辞，已失去作用，党内外均有此感。大小均如此，对于什么什么都失去信心，都为未来担着心，而对当前鼓不起干劲。听不少别的人就本职工作而言，也有同感。上面还似乎在努力想办法，逐渐求恢复已被变动冲散的积极情绪。极明显还是份艰巨工作！这几乎可说是全国性的大事，事存在，看不见，人人感觉得到，却无可奈何。所以不免令人忧虑。部分学校已开学，但都近于试验性。工科比较好办，因为来自工厂的多，

要求即指明，学不上去，也还是能得到不同提高。文史最麻烦，一系列教材得重写，水平得降低，得从现实出发。教书的感到不好办。看来此后的文学要求也得降低，才有作者，才有读者。但像市试办的刊物，作品要求降低了，却依旧无读者，极少听人谈到。所以今后大月刊如何办，相当麻烦。目下绝大部分作家似乎还在干校，听田涛说，住下去提不高，甚至于把点点创作热情全耗尽了。再也不对搞的工作感到应有热情。都在等，在混，本来人并不多，特别是比较站得住，在国内都还有点信用的，这几年都垮了。最近听说要召回的管桦、王汶石、柳青……都已算得是有生活水平又有写作能力的尖子，或许将是新的月刊台柱？不得而知。说也难起号召作用，因为过去水平在那里，不易赶上。

天气忽转阴，下了次雨，气温骤然下降若干度，我似乎一时难于适应，脑子和一身都感到疲倦，双手腕也失了灵，过两天或许即会转好。脑子重，像是近两个月初初感到的，医生倒早已说到，要慎防气候忽变，易出事故。目前不像会出事故。但忽然一身呈松弛情形，有点不习惯。竟像一年以来少有的现象，吃的还照常。大致天气转热就会好转。这一阵子几几乎任何人来，都说我精神比熟人都好得多。也许反映的是熟人在变动中都越来越稳重，既合乎年龄身份，也符合客观要求。我却越老越天真，越见童心，且学会了用工作转移注意力（等于针灸麻醉法），体力上的毛病，全被工作转移了，就近于毫无什么毛病。也是奇迹，又极平常。古人说的“明道”，或许指的就这种境界。近廿年学得较杂，到这时已见出了用处。文物搞不下时，还有的是工作去做，并且要

回过头来再搞几年短篇，还肯定会搞得像个样子的！不要搞，或“前功尽弃”，也毫不难过。因为还可就别一方面空白点作得很出色。总之，用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态度去接受新任务，又不以个人得失为重，不要名，不重利，只求把工作搞好，国家变动再大，总还要这种人守住工作岗位的。不过亲友中说“向之看齐”，居多还是指“乌金墨玉”，我只像是联带上提提罢了。但这个显然也还是使我永远保持童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乌金墨玉，这童心是维持不住的！

詹大来了几次，王樯和他都问候你。也算得是十多年来保持很好友谊的两位。王樯因扭坏了脚，已难望再有演出机会，只能作教师了，搞“舞”比“歌”还有时间性。幸好性格极开朗，说七十二个人在乡下，无事可作，即打毛线衣。还经常和年轻的指导员闹闹，问“留到这乡下算什么”，指导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哄着，原来探亲假也冻结了，还是她们争先得到的。永玉等上面作风不同，抓得紧些，也不明白原因。据詹大说，还是上头事千头万绪待解决，学校事实还在还顾不来。至少总不如生产重要。据什么报告说，生产上不去，外贸数字或许比台湾还低，比香港也低，反映生产上恢复求落实政策，还相当费事。比起来，部分知分问题搁个一年半将是意中事。回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的。

又说是近来在抓体育，认为十分重要，如某某即暂时放下了戏改艺改，转而注意体育。恐只是就现象而言，不是本质。惟体育易出尖子，而文艺不易见好，特别是文学中的创作，不大好抓则系事实。所以这种消息不足重视。相似传说多，如某老有点神经不好现象，都不必信。目前事不像是某

人如何如何，最重要还是亿万人的向心力的加强。我们必须，也只能尽其在我的努力来爱国家。能把微薄好处影响到近身人就有好处。

从

六月廿

1972062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气候不大正常，闻市区已有恶性痢、肝病、天花、伤寒等出现。且有死亡。大家不免担心。据闻已在宣传防治。新杏桃上市，西红柿黄瓜等大量上市，西瓜也上了市，将增加些困难，是意中事。

百科关系已转回，闻机关仍直属国务院，交由郭直抓。实际由原一头头负责，将来事或较好办。惟百科似仍只给百元，不久或将随“再鉴定”而调整。工作还排不上日程。健吾亦因血压高而回，卞诗人等不久或亦将全部撤回。百科机关下放部分，亦将由银川移至石家庄附近。我单位本定上月廿五去南口人，到时又取消，不去。不少事似乎均随时在变更中，因之不必为传说如何如何而在意。即定下了的事还不准！谁也不明白明天事。因此多只能谨谨慎慎守住本职照分定作下去。所谓“理想”多近于自娱的假想，和现实不可免将差距日大！一切大小事似乎还在探索中进行，大专复学即具典型性。听赵凤喈爱人（其子在清华作助教）说，新生和老师均感痛苦，约五人（大致包括校工）照顾一学生，为补基础课，费力极大，效果却不高。教科书也难定标准。大弟处情形相差不多。来的不一定乐意上学，而另外受过高中教

育，下放已三、四、五、六年的，希望升学却不可能，还将以百十万计在乡下。即幸而能调回，如华华、王逊女儿，均已廿三岁，还得待分配入厂作学徒工，想升学也不可能，只好在家中等待。徐城北廿八岁，到新疆已八年，因为搞戏，这里市文化局乐意要，却取不回户口。伊春在乡下教语文，也是临时改派的。各级学校多十分缺少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外文、音乐、图画、体育、历史……教师通不够用。但是下放回来的，却又不可能去作教师，各种教科书还无正当教本，一切全在试验中。

吴伯箫机关^①将恢复，但大部分旧编辑还尚在下放中。向阳湖方面，据说这里点名拟调某某还不成，那边不放。以为“要即全调，不能选。”（说那么说，不大可信。）因此所熟故宫、历博二馆亟需改陈骨干，也调不回。十分离奇。又闻原六十部已拟撤至廿。事多，解决不了，近又将加至四十。但干部大部分还在下放中，因此也必须费事、费时间，来逐一恢复，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文学、美术各出版，虽已指定了谁来抓工作，但如何重组成编辑部，形成核心作用，或许就还有待于开会，开会，开会，再调干，时间拖个一年半载，不足为奇。负责的恐亦拿不准方向，有待上上指示，指示而又会随时有改变！要负责的能负责，肯负责，敢负责，就得要好些时间！

市文艺刊不出所料，已停顿。编者又下厂下乡。其实下去一年二年，还是不可能办好的。在目前情形下，能写的，不大可能恢复过去写作热情来投稿。即业余有写作能力的，也不大会搁下工作来搞它。因为画点什么，让他暂停工作一二星期，即可搞得好的。要小说写得像个样子，不可能采用这

个方式见成绩，出不了货！

上海胡万春，似乎因反对张春桥下了马。还不知道谁接手。八百万人的工业城，肯定会有杰出新作家出现。只是照目前方式，恐不会有突出成绩。出来的作品，难望在全国起作用，更难望译出国外有特别好影响。要赶上近廿年成就水平，也并不容易！若领导这部门工作的基本认识不改变，只以为是“权”，不善于利用原有力量，却从假想出发，以为可以不甚费力就能造就一批生气勃勃的新作家，总会要走一阵子大弯路。这一部门工作是这样，别的更多部门，也难免有相同情形，甚至于更严重。对之抱极大乐观的，也多以为恐还得有五几年才会转入轨道。因为变化太大，许多事多已形成脱节情形。“破”它时十分容易，“立”它时，才明白实不容易。

各种有用知识和力量，以及作主人翁的责任感，作接班人的壮志和雄心，各在相似而不同消耗等待中，矛盾重重中，还在继续消耗。越明白问题复杂，就不免越增痛苦！或许还有更大的痛苦，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中而存在，而发展？

这里工作还能进行，月底或可将唐宋改写完毕，即已到五分之四，以下就好办了。但是内容还得统一重写一过。能在七月里上交已不坏。手边书不够，附图又无人即时为绘出，工作还不够扎实。亦无可奈何。那么一份工作，在改写中却如此不凑手，将来人那料想得到！这书若幸而能在我活着时出版，也可算是近廿年学杂文物一份比较有分量总结，是七十岁后的工作，所以一字一字抄下时，总不免充满了一种不易说的感情。全书不可能说“完美”，不过内中有些对于传世

名画的年代，重新从文物制度去印证判断，方法似乎还较新，意见也还可取。工作上交后，或许得有阵子休息才成。这个也正如打仗，和过去搞创作差不多！必到打完以后，才知道如何心力交瘁！但或许又即得去馆中参加改陈，也无所谓。总之，有事即作，不出意外事故，或许还可以作不少事。近来才明白学得杂有意义。但还是不可能使同事照样充满兴致的接手下去，只能及身而止。因为年青一代，多在近廿年社会变化中，业务学好以前，用较大精力学懂了“世故”，凡是费力不易见好的总不会去干，居多把“出路”与“发展”，用在向有关取得信赖的方法上，而在人事关系上用心。极端缺少真正在求知上作敢想、敢闯、敢干的努力，并坚持十年廿年。所以有工作了廿年，可以说凡是应有的知识都还不扎实，而相反以“不用功”出名，若非这次变更，且仿佛已预定作业务“接班人”的！好几位这种接班人多是学他的老师而受伤，也影响到整个学习风气，和以后工作的进展。求补救决不是三五年即可好转。因为已有了廿年，凡是用功就不免受“白专”或“专家路线”指摘，直到近来才感到不成，待扭转，事实上却不容易，机会已错过了廿年。到应用这些接班人时，才明白只有一个老史还顶用，能单独进行搞研究的人太少了。培养三几个在这工作上有发言权，发言又有一定分量的，未免太少了！他们唯一可以自慰的，即要求水平越来越低，所以搞工作也将越易对付。而等于在鼓励个人对业务上的懒惰因循，而用齐唱法使得“齐人滥竽”现象继续下去，同时还鼓励更新一代用心在如何“有权”，而不重视如何“尽责”。这竟像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所以我未完的工作或待搞的工作，尽管已证明还有用，也不大可望得到充分工作便利去

进行，还是只能就手边所有点点滴滴的作去。建议即能通过，也未必能较好执行。说“古为今用”，十年前的合理化建议，还是到近来已和现实碰头，才会触动生产方面来初步注注意，真的作到善于“古为今用”，却还有大段差距待缩短。我大致是已看不到了的。

听到了些可信可不信的传说，不免令人为当前和明天国家麻烦深抱杞忧。有些事是大多数人早预感到会要出现的。我们也只能就个人极窄范围内去尽责任、爱国家，别的毫无可为力处！

二姊、中和多考虑到你体力问题。以为究竟到了年龄，能做点事当然极好，但肯定能做的也极有限。如到了冬季，一切情形还照旧，或许还是得走第一步，即回来了再说。说不定退休以后，倒还可以用尽义务方式，请求个更合适的工作，反而不甚费事。（工作即包括了编点什么看看稿子在内！）因为到处都感到工作得用人手不够，这么下去是不少事近于停顿，不可能得到应有进展的。但下放的人那么多，却似乎彼此牵连着，只有用分别不同方式回来，不大容易一下子回归原位的。

我大致将在七月初去问问转调可能性有多少。他们以为只要抱“有工作即干”态度，则不妨和本馆首长试商量看，能否即调作同事？这自是“姑妄想之”的一种估想，并不怎么现实。

从文

六月廿二

① 机关 指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20628(1)

北 京

复钱世明

世明同志：

承惠尊作，已读过。印象很好。文字明朗，有分寸，写人叙事，都能恰到好处。对小将有教育作用。后一篇如能于时间、地点，也即环境中必然会存在、发生的种种，适当加以说明（不必起始交代，可穿插于字里行间），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特别是面对全国，就必须于事件以外注意注意背景，人在一定背景下而动，给人印象即有个深度。因不仅南北四季不同，即以北京为例，大城外沿和市中区，环境气氛也显明不同，各具特征，普通人不必留心，作家可得理解！且能草草数行，反映得恰如其分。外国人对于《白毛女》布景效果极满意。此外《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也提到背景动人。据作曲的内行说，有的音乐抓主题外，也有描写环境空气要求，使主题更加鲜明，小说更值得注意。电影、戏剧分工有专人办，小说得自己全包下来！又如有些事情，南北却有共通性，如修桥工程“守夜值勤”，是否一小孩即能私自担任？照南北通例，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就值得注意，写“英雄”不一定把好事全做尽，真会写，在表现上还得讲究分寸，才动人！多写写，多改改，能补救理论指示不到处。这



工作和理发师一样，老师傅手下就极懂轻重，实践取得经验，十分重要。

这多只是些外行见解，近于胡说处，望能不在意。因为我还是三四十年前搞了一阵子习作，并未毕业就停顿了。照旧社会当时读者要求，及教书习惯看待作品。对新社会已近于隔绝无知，新要求更无知识，事实上不仅无发言权，即作一读者，也不大够格了。

日前你带去的小册子，算不得文学作品，多只是四十年前一些旅行游记（在报刊发表还诱人读得下去，集印成书嫌分量不够），对当时读者言，能从《旅行杂志》流行格式以外，给人留下个“处理事件不同一般”印象，就不错了。表面上如同在随事打趣，而事实上却是当白色恐怖大屠杀四五年后，社会正走回头路，大小军阀混战了好几年，闹得个乌烟瘴气，……对地方统治者感到完全绝望，而对地方人民却赞不绝口，在忌讳重重下，竭力避开忌讳而写成的。所以当时读者多懂得打趣外还有种热情在痛苦压抑中存在，不是纯粹开玩笑！解放后看来，即不免成了“过时陈迹”！一切作品全部报废，也理所当然。我的学习无法继续进行，人又不中用，只有转入博物馆。一改了业，即一切日益无知，除五七八年^①回乡写了个《张八寨过渡廿五分钟》，叙叙过渡景物和乡村人事，此外即不写什么。六一年上井冈山百多天，印象十分深刻，为一生少有事情，也只写了些旧诗，赞美人民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敢写，事实上也不会写，主要还是不明白如何写，才有意义，有好作用，符合要求，不至于“出差错”！

文化大革命已过了快七年，社会什么都变了，所以不仅

对于创作少发言权，即对于近廿年所学本业，发言权也并不多！

敬复候佳美。

沈从文

六月廿八日

钱世明 当代诗人、作家。1960年左右曾向作者过去的老师田名瑜学旧体诗，通信时已开始从事小说创作。

① 五七八年 实际是 1956 年底回乡，后来写了散文《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

19720628(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天气极热，似卅三，或比湖北低十度左右。人感闷重。大弟照了些相来，水平一般印象都以为“高”。文彤因和婆婆在一处，会下棋等等，五岁多还不如尖鼻高。可是比尖鼻沉静得多，很听她父亲话，长得也好。尖鼻可跳皮得很，口才特别好，又幽默，善于自己“下楼梯”。见什么人都不怕，又大方，不太贪吃甜的。出门有时只吃三分一只冰棍，饭量似乎只比我少点点，所以人长得格外快，脚更突出，自称“疤妹”。要人叫她做“小妞妞”，答应得很好。隔天随同她妈妈来为拖拖地，却必洗洗手巾。只是吃过饭后不久即想回家，担心晚了吃不着冰棍。还常发奇想，想湖北婆婆！听说回到她自己的家时，若无客人，一面砌木房子（不必看图搞得很多花样），一面为妈妈学故事，随口可编一系列。看门前老婆婆和孙女争吵，就说婆婆你上了年纪，别生气，歇歇罢。……总之说得特别有趣。她妈妈和人说话时即用心听着，记在脑子里，忽然抛出使得客人也吃一惊。只是稍有“人来疯”，客人一来，即窜来窜去动个不息，午睡也忘了。在电车上也总是逗人笑，问问只三岁半，就更易引人发笑。还学会了我的太极拳，经常在吃饭时，也会放下筷子来两手。就只

不会唱歌。大到十二三时不免乔模乔样，长大后可一定极沉静，这是个规律。因为外向型，什么也不在乎，将来下乡倒好办。并且相当能干。在她家里和主人一样，同院小朋友来即抓糖劝人吃，自己可不一定吃。可是到我这里来，却从不敢翻柜门找什么，必事先问问可不可以看看果盒，有糖，也只挑一颗，极少“还要”。最高兴倒是吃点什么咸菜，或酸黄瓜剩下的酸汁，西红柿盘底剩汁。很懂口味，可并不贪。来即坐在李奶奶旁看摺书，见人即叫。所以院中和人人都熟，不讨人嫌。人家玩牌也看。和住处邻近街坊也多相熟，有群众观点！太好动，文彤姐姐可受不了，因此总挨到她父亲身边，到尖鼻不在时，才转活泼。但文彤到她家作客时，尖鼻可招待得蛮好，劝菜劝吃，像个主人。文彤还是受不了她那种手挥足动的神经质兴奋！

这里听说在开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续开若干天（似卅天续），结果才会定下什么新办法。大学生今年闻共招十二万，年下还得续招，选得较严，但还不够理想。得费较大时间精力为补基本课和语文常识，费力不易见好。势不可免。合格的知识青年下了乡，即不易有升学机会。诸事还在试办中，有个四五年，新中学毕业生可升学时，必可望省事些。

市文艺已停。书店出了不少短篇集，不明好坏不敢买，俟熟人看过推荐时，当再为买三几种来看看。

闻又在演戏。一定和四十年前《梅萝香》^①一样，说“要得”，即兴奋陶然。说文学、诗、《新观察》均得出，但不知何时出，或许已有人知道。只我们和一切隔绝，凡事近于无知。

小达子^②带了他爱人来，乡下姑娘蛮有水平，比院中女

孩有教养，通脱。谈谈诸事很不错，不久或将同去平顶山，
户口一时不去。是生产队长，或会计。是党员。

从文

廿八日

①《梅萝香》 现代话剧，戏剧学家顾仲彝教授创作。曾于1931年
在中国公学校内演出，张兆和饰女主角梅萝香。

②小达子 张以达的小名，作曲家。张兆和三弟定和的长子。

19720630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宗和、陈蕴珍各一信，转寄看看。你戏自然会“适可而止。”若演上了瘾，将来还可望转到“人艺”作个义务演员，演我来试写的“知识分子改造”，比“双枪老太婆”还生动！但读者的多数，或许还包括首长，对于戏的概念，或许还不容易摆脱旧小说戏剧影响，要浪漫，才引起兴趣，浪漫兼危险才动人，《智取威虎山》成功处即在此！欢迎“双枪老太婆”胜过于真正老太婆多多。照写诗经验，我大致写个什么戏，有七分把握，因为和小说相似而不同，将突破惯例，给搞戏的和老演员，以及习文学的一个新印象，也易给刘西渭^①评为“及格”，可不一定在一般报刊上能称“成功”，这似乎也是肯定的。因为现在“成功”和历史上或世界上说的成功已大不相同。都必须在无形的近七八年习惯中的语法措词及格式中得到认可才成。此外即或有所突破，取得新的纪录，并不算成功。所以对年轻人可以说成功也并不怎么困难。看看近出的书（不少水平极低）即可明白。但对于我们一代人搞的呢，当别论。所以这个“妄念”不必试探，即将停止。还是承认一定分工的必要性，搞我的花花朵朵，省事故，而易得认可。至少在同行间认可。如今“古为今用”在求落实，

显明全国也会认可。不过也还会在明天试那么一二次。就诗来说，稍作试探结果，懂点旧诗的熟人，总多以为有个新的深度。没料想到倒不学而能！唐代有个著名和尚一行，本不会下棋，观人下棋，明悟了争先道理，后来即成国手。事实上在写《边城》和《龙朱》时，上而凑了些近于山歌的插话，卅多年前熟人就提到不同一般，有诗意！故事散文中也有诗情流注，比许多“大诗人”分行写的诗更像诗！我自己却以为有音乐旋律在其中，还自以为即很好的乐章！可是很少有搞音乐的内行认可。凡作曲的文字水平都极低，不知何故。因之作歌的文字多极差。有几个人称许我文字中有感情也有思想的，你多想不到，即作家中福将叶老，和鲁迅的弟弟。其实我和他们都还不算熟人。过去有些“高手”，有意贬低我，就说“文字如有魔术的多产作家”。那些写现代文学史的人，自然更会有意回避，从来没有把我在某一时期和别的作家在同一时期写的作作比较，总是先作结论，而忽略实际。读者以至于教书的，照例全盘承受，又转贩去教人。情形既这样，所以近廿年不继续作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转去陈列室作说明，倒还近于实事求是。尽管还是会在这次大变动中相当狼狈，然而和不少“作家”比，就还是幸运多了。回来后听到不少熟人说及“家庭分散，子女各在天涯地角”情形，相形之下，我们近廿年过的日子，虽比较寂寞，总还算托天保佑，能耐得住平凡，也换来了平安！至于今后如何，还得看运气了。因为凡是熟人，都不免对于“明天”感到渺茫！这种情绪的普遍存在，人人感觉到而少说出。闻说川之梁、浙之南、赣之程^②（赣另还有四位）均点了名，举一反三，可知在逐渐清理中必还大有其人也。“知分”下放后，即

不至于牵连，亦可说受了保护。学校闻今年收十二万新生，由工厂、农村、部队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因之有五人共教一人感（清华中人说），宗和处亦相差不多，教师倒也省事。麻烦处或许还在将来，而不是现在。一切研究工作水平也会相应降低，一切在试验中进行。真正解决，总还是有待中学上了轨道，三五年后，才会把大学当补习班办情形，改变过来。目前工科稍好办，文史最不易达到要求。且师生同感痛苦。

永玉已回来，未见到。学校大致还回不来。人又说，总的什么今秋或可望“明朗化”，意即九大三全会及其他会可召开。已入七月，八九两月若可开，则十月大节当是近十年一新事。

气候已上升卅八（四十），房中特别闷热，到下午即成蒸笼状态。无从工作。新买了部通鉴，将一本本读去，补补历史课。习经温史，过去为一般知分事情，近来习文史的还无多大兴趣。事实上则“开卷有益”，因内中实近于有计划当成一面镜于编排出来，供读书人各取所需，各有所得也。可惜应当从中吸取教训的，多不大注意到内中祸福荣辱之效，治乱之道，二千年发生的事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过去，能教育当前、未来，因之而麻烦本可避免的终难避免。即知分个人，可学的也还不少。作人处世就还需要格外谨慎，老子的“为而不有”即大有道理在！

有朋友说，要想做事，得等二三年后。老兄那有几回七十岁？还是告老伴实事求是，回来了吧。到时想做事又能做事，还有的是机会！在那里等不出什么“应当合理”的。这里有半个千万的人，那会通通是经过选择定下来的？有以若

千万计的新户，家属刚来，本人却又出了事的。此近于一种看法，亦有理，亦不尽有道理。附闻博一笑。闻你们湖边四大队长即已因事下乡回农村劳动。此外估计还不可免会有人步后尘。传说要人读史汉五传，只记得李固传一种。不久将一一读去。

陈文彬因脑溢血已住院。到处工作都说人不够，却只在熟人中传，不好向上面提。一切都近于有所等待中的敷衍下去。

院中今早隔壁张大妈和李大妈大吵一小时有余，张不断骂“娘个×”。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近于短兵相接。因语言隔阂，不明白因由。把我的工作日程全打乱了。这事幸而少有。孩子们已长大，均不参战。亦趣事。

从

六月卅

① 刘西渭 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的笔名之一。

② 川之槃 指四川省的梁兴初； 浙之南 指浙江省的南萍；
赣之程 指江西省的程世清。此前分别为该省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

197206

北 京

赠马国权旧纸附言

三种细高丽较重要，可作若干宋元墨迹比较。因唐有云蓝纸，实物少见。宋人重碧笺，墨迹著录多，但少有叙及纸质特征。如所见蔡襄诗帖，朱熹、陆游书信，以致赵松雪四札，似均用同式碧笺，因此可作互证。如墨迹可信，此纸即合是北宋或更早产品。如纸实明代，则诸墨迹即可疑。也有可能是清仿。总的看来不大像。因为和康熙乾隆五色高丽笺、苔笺、髮笺比，质紧实细致远过前三者。惟另有一种薄质小幅五色十色笺较近，但五色十色笺，亦有可能即唐制十色蛮，或仿制，同祖源于南朝官纸，晋茧纸，幅度多与北朝写经纸相差不多，如一比较即可明白同异。但至今为止，北朝写经纸似未发现过杂色的。多莹白如玉。应即茧纸本色。所见以敦煌出北凉县无谶^①译经有代表性。南博藏东晋写经纸亦白纸，即较一般唐写经纸高。沉檀色的记得解放前见元张羽诗册用纸极相近，惟经研光近薄蜡纸。另一种则近粉红与鸽桃灰之间，带云母，还有较多云母的（记得有“云母笺”一名，忘出处）。又有较红的，令人想起“南朝官纸女儿肤”诗句。从各方面分析，即作自清初，亦必仿旧而成，更有可能还是旧制，因清初制装裱宋元手卷，即常用此纸和宋写经纸作引首，可知当时即受重视。

另外尚有一种质较粗，较厚，能揭至五层。此种一般只二三层。还有种较薄，如细帛，能于作书后放冷水中洗去墨迹，研光后纸即如旧。惟如误搁于热水中久浸，即散胶成粥样，无可挽救矣。明清人著作中似还少道及。

给国权兄

从文

一九七二六月时同在北京大城中

马国权 书法家，古文字学家。时任教于中山大学。

① 昙无讖 中文名亦作昙无忏。东晋时的中印度僧人，携《大般涅槃经》等至罽宾、龟兹、敦煌等地，北凉玄始 10 年（412）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受到北凉王礼遇，学习汉语，并在助手配合下译出《大般涅槃经》等 19 部佛经。

19720701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

得信，已转三姊处。听说六月里她还连演了三次戏，兴趣之好，从此一事即可想而知其他。那边人似乎在“冻结”状态中。一度鼓励人退休，五百人中只二三人同意。三姊是被动员人之一，她说还是作事好，其余多乐意等待。一般调动不可望，各级多上推，说“得总理点头”。以我们说，即有机会写个信申请，明知总理有万千事待处理，也自然不好意思多此一举了。于是还是得和大家一道等待下去。即我也还不算正式回来，不过是回来治病，一面即把工作交我。过三五天馆中为预备一工作室清理出来时，或许将有半天作为邀请协助改陈去那边。家中工作还照常，所有书籍，已当“四旧”已处理，如今又重新一一添置。主要工具书如《通鉴》、《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渊鉴类函》、《格致镜源》……和一些近廿年考古图刊，又逐渐占领房中空处。大致将以一千为第一段落，事实上也用不着、看不了，只是既搞这一行，文物研究工作中还有以百计空白点无人过问，一般专家还不当成学问！我比较熟习杂项，写个百十个小题目，以实物为主逗逗^①文献、图像，三结合，必可明白不少应用文物个别历史。事实上年轻接班人不懂也不求懂，还是活得上

好，工作得极得信任的。我再热心，作用并不多的。惟近廿年在政协前后提案廿件，多围绕“古为今用”提具体措施，一例通过，转交各部执行。有的在执行中，有的敷衍了事，文化革命一来全冲垮。最近似乎又在由上面提出要全国注意落实，成为新政策之一，各大学历史系（如上海）甚至于也已到各工厂参观。最近各省有不少人已来参观出土文物，其实出土文物在考古上重要的，未必宜于美术上应用。所以还不可免得走走弯路，都近于临时应付，不是持久之道。十月还即将在北京举行全国工艺展，一定到处见出“临时抓虾”^②现象，我花朵朵、桌子板凳生意，必又有的是新张可开！凡事“为而不有”，这么来帮同年青人解决问题，大致大错不会犯。若体力好，能去两大馆作个“古为今用”的顾问，可作事必不少！只是手中原有一点资料，却被“破四旧”破了，也无处可再买。只听说不久还将有一批没收的文物要处理，或许还有点优先权，来再买些搁在手边。也还有机会编些专题性图录，如过去搞的“镜子”、“丝绸”……

长沙汉墓是吴芮的“大軫丞”家属。东西出三千件，比刘胜墓多，并启发新问题不少。绸帛成匹在箱笥中，漆器出二百八十多件，各式均有，各物均有标识。另有竹简若干，埋葬制度还照战国时用白泥封固，即周礼所谓蜃灰，事实上不是蚌壳灰，是白泥，无数战国墓均如此。尸浸水中至今还软。有薄纱衣重不过一两。……各省均有历史系人去看，你们最方便不过，似乎也值得有二三教授去看看。听人说，楚文化主要还是沿长江下行最精彩。近年江陵出土物即精过长沙。信阳所出也强。安徽各地商器西周器亦经常出。只武汉未挖中，肯定会有不少！近廿年出土文物，总数或已过四五

百万，将来肯定会及千万。但搞文物的班子还是十分薄弱。湖南师院和大学历史系，即无人搞文物。科学院的文、史、考古还分三摊子各不过问，因此绝大部分文物，史语所不会利用，文学所也依旧乐意停顿到原有方式上，引书注书，更不会利用文物。三个方面不结合，这一千万件东西，或许就只是个惊人数字，别无意义。是最大的浪费！和知分差不多，各自冻结住，彼此又不结合，任何方面都无法突破现状，取得应有进展的！文物其所以重要，首先应当是可以证史，或充实，或纠正，相互补充，甚至于将影响到新的目录学、校勘学。

大专院校闻今年招十二万，清华熟人说，约五个教师职工为一个学生服务，其他院校恐亦有相同情形。真正改变学习方法，招生能合格，恐得在四五年后新的高中生正式投考时，才有希望。当补习班办，费力大而效果不见高，在学校教书的多已感到，但亦无别的办法。学生感到跟不上痛苦，教师还得负鼓气作用！听大弟说，工科比较好，文、史、理难办。教材均各自摸索，针对实际想办法。一切在摸索中，决不像二三年能纳人正轨。正如传说蒋南翔说的：“清华当中学办，不上算！”江浙中学闻有始终不动过的，招生水平或不尽相同。刚学写文章，就写家史厂史，极自然。事实上可还将这么办下去。三几年内不可能变，因为学生来源限于工农兵，即必然照旧。甚至于还要降低对学生要求，才合实际。不仅大学如此，中学也早这么办。即小学周和庆等写文章，也得先作提纲、抓主题，批评刘少奇……有些大人也难懂的文章，上教材后还得背诵。最大的不上算，还将是照这么教下去，作为文学后备军将越加难产。吃亏的是国家。因为小

将们要使得笔下活动，同时头脑也活动，主要是应当让他多看杂书，学叙事，会写信，作为用笔起码底子。我们小时曾被迫写《汉高祖斩丁公论》或《士必先器识而后文章》。当时秀才教员肯定也写不好。现在要他们写论文，情形相近，没有一个教员明白效果和影响将是什么。他们求不犯错误，就全是“文抄公”，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和机会！因为不少大中教员，本人就不会写得出像样的叙事文，只知抄袭理论，新旧基础都不过硬！若本人作文还不大及格，下放十年也不会忽然心窍一通，即写得出好文章，或教得出好学生的！汪曾祺是当年罗头执系政时下笔开除的（还多少和王××有些关系）！留下的助教，照习惯，多各课平均还好，主要还是人乖而听话，对当时主任搞的一行深感兴趣——至少表示感兴趣，才有希望。留助教必选传家弟子。即此小事，也可以观国！好了少数，误了国家！

从丁玲起（她本人写作即不过硬，是一举成名，不是打硬仗出身的），近廿年指导文学的多没有创作甘苦经验，重视和轻视都凭个人兴致，轻重没有分寸。老舍辈作全国作协副主席，从不正视自己责任……不注意到全国作家如何培养问题。我参加了几次大会，和不少小型扩大会，几乎从没有听他谈起年青接班人教育问题。汪曾祺在他下边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种种原因使得能拿笔的不愿意写，而让一些人勉强充数，加上这几年一乱，稍能写的还大多数在乡下改造，新上来的多缺少应有能力。过去一个人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的工作，现在尽全国之力来搞，还感到难产。许多印出的作品，不仅在文字上不过硬，即思想反映方式上，也难吸引人。但是这方面成就，

报刊上却总说“丰收”。所以今后写作标准，也得去掉旧的，另外照刊物上定下的标准去看待，教书时才不至于犯错误。最好当然就是不教作文。或先去作读者几年，学明白了新标准、新要求，再去教，也会少出差错。

中和一家都很好。孩子通长大了，升学机会恐不多，人工厂也还得有人。大孩子似即以瑞爱人许芳为设法才能回来入了工厂。定和孩子也成了大人，最小一个在街道上送煤。大的似分散南北落户。王令海似因眼睛不大好，已返回住处。二姊一家大小均好，耀平兄已正式返回。二姊心脏差些，庆庆已像个大姑娘。耀平一时似还无固定工作，机关新闻由郭沫若抓，或许比较好办。科学院中外文学所人已回来不少，卞诗人可能也快回来了，工作也还未入轨道。

俞平伯存书最近才退。许多事我们全不懂！有三家书店卖内部用书，有介绍信即可买，近廿年印的书应有尽有。你要什么或可为找到。琉璃厂也有两处内部书刊供应处，旧版书也相当多，每次去还会见到大小汽车停在门前，可知“首长”也是读书的，或可从中学学治国安邦之术，及处世作人之方。新书数章士钊《柳文指要》部头最大，买的人却不多。郭著《李白与杜甫》，一般反映意见却不好。马恩列斯也印刷精美，在橱窗中极显眼，或已呈饱和状态，买的人也大致不会过多。内容本来已深极，不易懂，此后大学生恐将更难懂。据熟人言，教这一行的也难说真懂。所以如何去“用”？大约将是主席新指示学习，即可解决。国家经过近八年大变动，或许有不少麻烦待一一处理，主要将是政治方面的，对内对外都有待政治明朗化，党纲、宪法照理得重改，其次生产才会上升，有万千种事我们都过于无知，所以求少犯错误，必

老老实实守住工作岗位，一面克服“自以为是”的主观唯心论抬头，另一面还得刻苦认真去学习，政治学习和本业学习，总尽可能把学习提到第一位，人也会健康得多。廿二年来虽因对名位少野心，不做“空头作家”，只长年在陈列室里转，并学习为各方面服务，能免大过。但此后是否能不受意外挫折，比较安静的度个晚年？还很难说。愿能彼此互勉互励，凡事谨谨慎慎，一切向优秀党员看齐，有利党和国家的就做，不利的不做。尽其在我，来接受新的每一天！我一生最得力处，即自奉极薄，而抓工作较紧。不为小小得失萦心。对人存不存机心，不投机取巧，而对工作永不松懈，不问成败而坚持到底。不懂的，总是充满热情去学，慢慢的便懂了。且总是比较上节省精力，用到有用学习上，形成积累，即常识也还有用，不消耗到无意义的下棋玩牌。所以近来体力已不大顶事了，记忆理解力随同日益衰退，精神还能维持得住，从不丧气。你读书比我强得多，一定还可多做几年事，望好好保重！

文思等均好

从文

七二年七一

① 逗逗 方言，此处意为“联系××”。

② 抓虾 作者对北方语汇“抓瞎”的误写。

19720703(1)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信到后，对小诗你过誉了。诗不算诗，只近于说明，还有部分生命热情，无使用处，下乡时，又没有什么书可得。（家中所有，因为当时被人施“巧计”，三间压成一间后，所有书多搁满院中，让日晒雨淋，最后七分半一公斤，全部处理。）住一真正“方丈斗室”中，经常在血压二百廿卅间，躺在床上，幸亏还有那么一个五十年前从军队中学来的凑句子方法，排除排除心中压抑着的散乱情绪，不知不觉就是一堆！此外还在另外一种方式中，把近廿年接触到的东东西西，分门别类写了约五十个小文章，主要是把记忆中的玩意儿试为排排队，若“古为今用”要真正落实，倒也还有用处。因为只要照目录把图配上，就不甚费力，可成许多小册子，本来还是个专而冷僻的题目，到一印出来，就可望成为一分常识了。第二分工作，从应用出发，比作的诗大致还有用些些。因为诗易犯时忌，即充满热情，也十分容易出事故，所以到“宫墙柳”^①，便近于告一小小结束。除非将来得到什么长特别担保，生前大致是不大会有发表可能的，所以不给少数熟人以外的人看，大致还是对的。免得另一时什么新运动中，又让人费神把卅年前的习作小说，一道来“消毒”。《马》和

《屏风》、《灯》、《乐舞演出》、《杂伎》这类小题材的目录，不久当试为抄个来，主要是形象的排队，按历史年代排了个秩序，各有百十种，目下我手边占有的有限，要根据我提到的出处（图像在某书中，实物藏某处，就记忆到的一一写出，对我这比较容易），还得费点神去摹绘或照相（这我已无从为力）。我若目下身边有一二得力的助手，那就便利甚多，可以把拟出的许多学部委员大专家从来不注意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桌子板凳的历史发展，搞出一系列小册子，供生产和搞文物的“各取所需”！但受习惯缚住，即或乐意把自己工薪一半，聘请个帮手，将来工作完成又全部作为公家所有，自己姓名也不必提，还是办不到的。所以只有这么磨蹭等待下去。还天真幼稚十分，想就近便中花钱二千元（等于把花不了的还公家），收些花样好而公家又不要的瓷器，专供年青搞设计的同志们来借用参考。作为一种过渡期的协助。真正的解决，要作到各大博物馆把协助生产当成任务之一，乐于热心来进行，还要等待若干年后。（这是我在政协前后十七八年提案廿件主要内容。案多一律通过，交由各部转各有关部门执行。但距离要求还远得很。）因为对博物馆言却近于额外负担。并且也没有多少研究员有这个兴趣。或为此特别训练三五个美工人员，专来为生产服务搞个十年八年。所以申博收藏艺术品再多，搞陈列或研究，大致也将是老一套，照习惯文物排队，即铜器、字画……不大可能有人注意到工艺生产需要，来搞研究、印图录的。真正对生产有用的，在编印图录中，不容易排上队。北京两大馆就是这种情形。库房中冻结花纹好绸缎以万或十万计，永远无人过问，而所有应市纺织物花样，却不大成样子，既不好看，又浪费染料。大多数

从美术学院出来的年青设计同志，大都被一些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教师害得够苦。凡是应学的，多未认真学过，特别是花纹的知识和色的知识，不过硬。不想办法为补补课，搞个热水瓶或脸盆也不知道怎么就好看些！现在上面正式把“古为今用”提出来，要想落实到善于利用优秀传统，必须让他们首先明白什么是优秀传统；其次是如何去利用，先就得让管外贸的学学，提高认识能力；其次即让管生产的学学，提高认识能力，知道如何去提高技术员应有知识；再其次即让领导博物馆的，明白协助生产是一种任务；再其次即让领导出版的，肯分出点印刷力，来为解决资料，印个三五十种对生产有启发性的图录。……还有五七道关口障碍都一一待通过，这些认识差距缩小后，我大致才会把近廿年所学的杂常识，有机会应用到点子上去。即以桌子板凳而言，明清之际的值得再生产的，就可为编二三册图录。因为过去十年，我经手为馆中收购的百十件，就还有不少很好的。故宫好的还更多。馆中还曾接收了五百对山西作描金银彩漆大柜门，本来是被一古董商收买拟盗运法国的，解放后，才用几大车运到历博！全也多是明清之际的，至少还可挑出一百把对印一本大型图录供全国生产出口家具部门参考。画的花鸟多极健康洒脱（全是我一一登记的，所以记得清清楚楚），远比目下文人画家高明十倍。这些柜门就近于纯粹打入冷宫，搁在灰尘扑扑的仓库，既不作陈列，本馆新来人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份遗产，何况外面人？如果馆中领导对之不感到兴趣，这份有用材料，就必将永远冻结到无人过问的库房一角，不会再见天日的！这事且待十月里，全国工艺展各处老师傅、年青设计同志都来参观时，有需要，又有机会，找我参加他们座谈会时，再

来建议主持印刷出版的或轻工业部，或主持外贸的机构，印出来试试看吧。据我想，只要馆中同意，又对生产有需要，我去为费个一星期时间，就可望搞出个很像样的材料。再过一二年，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因为那柜门一般每扇多二十斤重，大致是重重叠叠堆放在地面的，要一一翻开挑选。除对材料好坏得明白，还得用点气力，即或主要有少壮工作人物抬扛，选他时还多少得有点精力才济事！至于我特别熟习的古代绸缎，却还有以千以万计的好材料，可以转用到纺织品或床毯、地毯，以及凡是需要好看花纹的外销生产方面去，身边即有十把好手，来协助复原可供各方面应用，搞个三年五载还不会完事，印个十大本图录还绰绰有余，我大致是看不到这种工作了！来不及参加这份有意义工作了。因为究竟已七十岁！

从文

七月三日

①“宫墙柳” 指作者初回京创作的五言诗《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

19720703(2)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得廿八号一信，知还在动员你退休。是意中事。据宗和说，中央曾有个文件，不让知分退休，或仅指的是教师？大弟也说过，迟早还是得退，但党里人又似在例外。因为有不少女的比你年纪还大，身体又不好，工作能力且有限，还调来调去。你自然不同，若说“为了我”，也不妨从正面看，是大家好意。因为事实得承认，人过了七十，精力即再旺盛，工作再热情，也依然有个限度。受自然约束大。心脏既难好转，忽然出事故，可能性大。能回来同住，当然好得多，互相有个照应。不仅我日子可望过得较有条理，你也可望把生活改变改变，不必这么无尽期的在乡下蹲下去。或许还可望较从容的读几年书。即或要做事，只要体力足够，总还可望在过一阵后，有的是机会，去什么合适单位尽点义务！目下说做事，我所知道的机关，似乎还不大可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常态情形下，有的还不免近于有名无实！（卞诗人等机关即是一例。）我担心和大弟一样的，还是你回来，如过去一天忙到搞生活，把精力用到这方面（或多或少由别人看来近于你爸爸搬箱子），过于求好，住处既那么窄，终日不免忙乱乱的（院子里大妈们即说你“过于求好”，奖中稍有批评，

终是充满好感的说笑)，会感到没得转身处。因为工艺上的“古为今用”将日益求落实，业已证明我学的花花朵朵，有十分现实意义。谈民族“优秀传统”，我的建议已将进一步求落实，找我协助工作的人不可免将日益增多，待做可做的事也越见增加。同挤在这么一间小房中，将增加你的烦扰。这倒好办，因为真的照我提案要二馆协助生产动用人力时，用得上我处必较多，两边总会有个专用办公室，才好调材料，来搞学习材料的人将以十计，还必须在机关去进行，家中可以不接待来客的！

另一件，即回来后，怕不免要受街道调动服点务，占去些时间。但据子冈、朝慧说，或许不会如萧凤。因为可用“照料我生活”及“协助我工作”为理由，即可免种种调排，即有些些事务，既不比丹江烦琐，却还会起好作用。至于住处，势不免稍挤些，但若不接待外客，把箱柜沿墙上升、平排，书理得有秩序些，我已初步算好，还可望各占一书桌，很过得去。就那么下去，还是能做事的。不会什么难受或相互干扰的。并且或许一回来，人人将会感觉到“这那是个搞研究的环境？”目前即已凡来的人都感觉到不大合适！总会有新办法出现，乐意移换个住处，不多久还有的是机会。我以为这事可不必在考虑之列，从大处看，明天还有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还有以若干万计的乐意回来还回不来）。国家事过多，顾不来！但也许你一到七月请回，而到了八九月，却有大群人正式调回来事发生。这就不管他了。也会当真还有人得这么搁到明年，还无结果的。总之，从生活想，回来当然有好处。从工作想，把过了六十的解决了，让位给人，也极自然。何况新的工作，一二年内不大像会如工艺那么全面

展开，却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先作回来计，诸亲友必有同感。因为待回不回的人还多得是，即已回来并无一定工作的却也不少（百科即是其一），似乎像我那么有大量可做工作，做了这件又可做另一件，接下去的，好像还不过多。你回来对你可以休息休息，对我工作，也有帮助，则十分显明。就只这么作计，似乎比较合理。如七月上旬将上路，是不是让大弟来接方便些？有需要，让他请个五几天假，不碍事。你若以为再等半年不妨事，就等下去好。我吃的马虎些不要紧，只要坐在桌边能进行工作，到时忘了吃饭，是小事。目下感到麻烦，你也帮不了忙处，是资料不凑手，即或搞的是“古为今用”，大部分有用资料却多冻结在机关库房中，还得主持馆事的热心，领导生产的第一把手也有同样热心——要一系列的人都明白是有责任，又热心来想办法，落实政策时，我的见解才可说有希望证实。目前如何缩小这份差距，还不大容易，甚至于还有待上面一级的认真指示，我才“英雄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即仅仅以整理古代绸缎一事而且言，就还得有以十人计可在手边调动，要个二三年时间，才会见功！此外陶瓷家具……有发言权和建议权的，要落实，都还得要手边有人手可以动用，又都涉及两馆的工作，而两馆又照例以一般陈列为主，对协助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或甚至于根本无兴趣，即或由上（总理）有明确指示，在被形势所迫下，注意到这个“古为今用”，当成任务来办了，有些具体工作，还得我下库房为选材料，而事实上我精力却已不大够了。只能说做多少是多少。

从文

七月三日

19720704

北 京

复钱世明

世明同志：

得信，谢谢厚意。对于新的创作，我实在已无发言权。因为如何体会主席座谈会讲话伟大指示，如何照目前要求来反映工农兵，是主要的，我都缺少应有知识，没有搞调查研究。上次信中说的种种，不过是承你好意把作品给我看，作为一个读者之一的一点印象而已。借你的小册子，也只是四十年前旧社会还容易认可的一种叙事方法，现在说来，实在已十分落后，甚至于相当反动，不足取法的。我看文章的能力，也十分可疑，这只看看解放后《人民文学》编委姓名即可知，从来没有我的名字，即可证明。所以绝不要从假想出发，不要相信我关于写作的意见，免走弯路，犯错误。

你有意从事创作，最好的老师是主席指示，和当前领导工作的首长，据我想，对你最有益的，作具体帮助的，大致应数浩然先生，他是既有丰富生活经验，又有写作成就，目下最值得向之学习的作家。向他请教，必可得到有益启发，且不至于走弯路。我搞的工作，在旧社会吃得开，新社会为无价值，早过了时，近于历史陈迹。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可以说一切劳而无功，绝不宜引人误入歧途，误己以后再再来害人。应当引为反面教材，才对头。

沈从文 七月四日

19720709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天气（室内）似已到卅三度以上，因门前即炉子，热气内逼，不免有些难受，听说还得有一个月才立秋，算算日子，离双溪却又将近一年矣。想想去年八月上路，候车时过大桥看落日种种，还像是昨天事！最近因特别为《文物》赶写篇有关长沙新发现绸缎衣物文章，内中全是彩版，计六页，图片既不在手边，问题又比较复杂，且所见实物和彩版只是百分之一二，怕文章说不到点子上，虽大部分已完成，是否合用有分量还不明白，只好俟重抄一过，交了卷再看。多年不写什么，忽然来作正角上场，不免有些怯场，倒希望于写成后，因分量不够而不用，另有高明来作，反近于两全其美！

大弟信或已见到。昨天下午刘德凤^①来问，说“丹江有人托带一信来，给你，因闻你已返京，所以来看看。”说的似乎不大圆，不知是否主要还是来看看我情形，了解了解情况。看到住处实过窄，又说月刊住处原来还有些空着，有的房子已交出，而湖北家属孩子近在陆续返回，不免紧张些。（意思或指你回来也不可能从这方面找住处？）只知道李季管出版社，月刊不过问。外省虽陆续有刊物出，北京总的大月刊似无所闻。我因为和他不熟，不大好多谈什么，随后即走了。

他说的丹江有人来，带了什么要找你，只是来了解了解我这里一种托辞，我估计，因为丹江人不会不明白你是否已离开，真有事总预先得知我住处。

去二姊处，她说近来不明原因，凡东西城转住处户口也难。你是否先为问问侯甸，作为我请求也成，先把我供应关系转回，日常生活省事得多。因为油和别的供应即没有，全靠别的方面设想。我这边也将于二三日内去馆中问问，或许也得写个什么申请，才依据一批。近来各方面事似乎总多是一个“维持”性质，一切的动都有待于上面指示，不主动，不自负责任，主要或等待上面什么明朗化。据说中央工作会议某一报告已在部局级传达，再向下达总又还得一定时候。是否是照传说的由现存干部恢复到四十个部问题，还是生产建设问题，不得而知。传说多，可信程度不大。有万千种事在进行，是事实。有不少事有待调整，更是事实。有看得见和感觉到的困难待一一克服，面较难克服的是人人情绪的状态，有点茫无所适，似乎还有待局势明朗化后各方面新布置才可明白下达，才可望将这个工作热情信心逐渐恢复，则人人都感觉到。多少大事待处理，这一点或许也并不算小。各事多新手，如出版即其中之一，如何就实际现状需要调编辑，解放作家，看来都不大像今年能着手，都有所等待。主要是变动过大新手不好办事。

永玉已回来，日日高朋满座，因此我还不去看他，他也只来了一会即离开。听说学校还是在军管中，比湖边抓得紧，但已可画两天。也许是国内各干校一般方式。王樯等终日打毛衣，卞诗人处有人大钓其鱼。我们在丹江、在城中不得而知而已。曾托人问问李季，能否可设法借调，还不得熟

人回信。我或直接写个信问问龙潜（他拿总）和李季，也不碍事。因为过去对龙极熟。五几天必可明白些问题。主要毛病或出在我从不出门办办交涉，只一切近于坐等转机。上门找我的有人不少，我却不找人。一面也是工作压力重，天气又过热。

问熟人好。特别是比较熟的一些人，说我工作还能进行，只是效率似乎不怎么高。体力还能支持。生活还对付。

从文

七月九日

① 刘德凤 张兆和所属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干部。

19720711

北 京

致钱世明

世明同志：

田个石^①老师来，曾谈及你极用功好学。他今年已八十三岁，还十分精神，手不释卷，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最近我从熟人处看到一本书，名叫《科学》，是从英文译的，在国外，只是为中学生编写的，对像我这种不学的人说来，可十分有益。据说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可买，价约十三四元，你对出版部门比较熟，望为了解一下，如可设法买到，盼能费神代买一本，或告我出售处，自己去买，因为手边有博物馆介绍信，可以向内部供应处买书。这书我只大略翻过一下，估计你也值得看看，因为有不少极其专门的知识，用最简明文字和图像加以介绍，对作编辑的人说，方法就极其有用！又说另外还有本介绍《文化》的，也很好。

并候著安。

沈从文

七月十一

^① 田个石 即田明瑜，字个石。南社诗人，书法家，作者小学时的老师。时为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207 中旬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星期五下午侯甸来谈谈，值今年最大豪雨，他和梁均二人受阻，停于紧隔壁“突击组”原住门外，相去不到十丈，仍进退不能，挨半小时，雨稍止后才能进门。外面雨还倾盆而下，连续四阵，闻天安门前如大湖中，幸好上午出门买了方盒肉泥，还剩下个茄子和一点葱头，所以为煮了半斤面，同吃一顿而，十分简单，可还好。我正在床上做事，书不免翻得乱乱的。可是一篇蛮有意思的谈丝绸衣服文章，还是基本上写成了。这种文章要作得有意思，得搞文史、艺术、工艺的一致点头（搞考古的或许会有一二人受点窘）也相当难，要凑巧。和过去写《边城》、《湘行散记》，和解放后写《织金锦》、《唐宋镜子》，既引人人胜，又像还有点道理，对事物本身理解较深，和文字性能懂得较透彻，加之以情绪从容，不甚费力即完成了。但求援例再写点别的，就明白感觉得已无能为力。过于可一不可二，可遇不可求。所以说凑巧！可见凑巧中也包括有精力在内，再作必重聚精力若干时日。侯甸也觉得住处是问题，大致要就各方而去协商，才会有边。一是听某说，馆中在为安排新住处，或许为我工作——但更主要还只是今后肯定会陆续有人从美回来，万一人家表示要见

见我,让人看到我的研究工作,原来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进行的,总不大像话。最有可能还是人家从科学院弄明白我住处后,或原知住处,一下子撞来,看到我赤着个膀子在阳光下收拾炉子,汗流浹背,印象才够深刻。大致因此考虑,才传说在为考虑搬一住处,便于避免不易避免的这一招。但是从未有人认真和我说到,所以传说未必可信。事实上就是有更多原因,大致还得这么过一个年,再随大势推迁!侯甸说,当去和刘德凤联系联系,由他去问问馆中对此现实问题如何办。即你回来后如何办。其次,即刘为就羊宜宾为找一二间房子(据说有),你若八月得回来,即暂时分开住,作第一步路。其次再研究客观需要和主观希望,走第二步。有些事或许还得你来决定这个家有现实意义。因为你不来,我可以采用乱的方式继续下去。主要重在能进行工作,房间稍乱,无妨,炉子熄灭,不碍事。一做事并且就不大需要吃饭……有一系列不在考虑之列。你一回来,就应当像个家,才对得起大妈!至少也不应当为这种迎面而来乱感到难受,这事得应有重视(最低也得和丹江那么比较整齐),来个亲友也可坐坐。所以如果还只那么一间,我设想,最好是把新办的图书,全部送到机关里个人工作室去,我每天去机关,家中不接待商量事情的任何人。倒也是一办法。可是怕办不到,即,一公家未必能为安排个房间,说了二月,不是没有,只是不安排,大事太多。我是否能调回,还不可知,这自然也有许多理由的。另一面,就是体力事实上已不能每天坐办公室,若去了,还照规矩来个三几天定期会,与临时召集的什么会。我必然和不少人一样,时间一分割,根本无从写点稍有分量文章。在家中其所以能工作,是十分自由的,或作或躺,不限时,不定量,不拘形式,才反而能超额完成。换言之,“工作”和

“办公”是两件截然不同方式，每天即或能勉强去，可不一定还能工作。因此到适当时或者还得去和上司恳谈一次，要我虚做还是实做？要务虚，即每天上班和大家一道学下去，有什么面子上人来谈业务，用得着我出面时即出面。用不上我，即那么过下去。要务实，则就体力所及，来为馆中空白点（各文物的史）为——写出来，即再不像样，提的材料还将是可观的。且不妨把重点先做，只就我拟好的目次写来，就将有五六十了，可以集印成上十本《镜子》那么一份了。

还有第三个可能即要承认现实，体力近来已有些不大对头，好时很好，但第二天却可能忽然四肢无力，什么都不成。这种间歇性好坏即反映机能有了故障，说不定要做什么，也将只限于把已拟定的完成，再不宜如过去那么贪多、贪大、求全求备了。因此现实必将日益显著，我们设能去和平里左家庄找个住处（或别的地方），有煤气炉可用，你即不必为搞家事过累，过阵子平静些生活方式，也不失为合理。因为照种种趋势看来，我们都是“退”字号，每天从街口看到几个废品处理站，细看还是工业用品，不免有同感。似乎是对我们一种指示。也许还会有一天我的长处大大得用，但事实上已差不多了。若在廿年前有人想到，就会情形不同，可是现在即想到也晚了。

若第三点成为现实，我预先感到，还会写出几个中篇，能给人眼目一新。我自以为还会写上十篇特别动人的短篇。这种预感是有个物质基础的。

小尖鼻十分好玩。听说婆婆想念她，即说“哎呀，那可糟糕，我得赶快去丹江看婆婆！”说的太开心了，说完即哈哈大笑。最近得到馆中和美院联系信，得知母子已许可住北京，

只差如何去县里办迁移回手续。这里已正式认可，问题即简单了，尖鼻今年才算去掉黑户口娃娃名分。极会自己寻开心，在她家里动个不息，詹大家的玩具位置，她都熟得和自己的差不多。

永晔今天可能已到，我还将正式请她吃一顿，让二姨三婶梅溪一家作陪，似乎才像个欢迎新成员的应有礼数！

从文

如估计到至早也得八月半以后才会有解决可能，你是否可以作为探亲或自费回来一次，我们亲自各处去看看地形，是不是反而在搬时省事？住个十天即回，来时不妨带点东西托运（空手好），回去就带点吃的给大家。应当不会过累。因为大雨四天，基本上已转凉。还可和永晔各处走走。

19720722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近信，知种种。红红在姥姥家，我们都放心，只是不免麻烦姥姥和两个姨姨。是不是可为他们从京寄点点东西？吃的用的种种，你为出出主意，应当寄什么才得用？这里寄点东西可极方便。妈妈要退休，不免略有嘀咕，不大乐意和工作离开。但形势所迫，八月或将成熟。因为总得刷一批人。我们也曾经考虑到，如无事可作，回到东堂子一同住下，将不免会迎面摩擦，矛盾突出。因为我除了工作无可为。而且工作也不能定时定量如办公，得看体力。在工作时，自然是房中乱糟糟统无所谓，总经常会忘了洗脸、吃喝、理发……。忘了炉子和煮的什么。忘了离开桌子。有人来商谈工作，又照例说个不休。那么一间房子中，已经使她无个转身处，若二三客人不断前来“古为今用”，她那受得了？说是为照料我而回，如收了效，那我可又什么事也作不成了。何况房子过窄，回来后，不少行李将采咸宁办法，搁在院子里听日晒雨淋，毫无别的办法可想。因为我们都只会工作，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找房子。我怕她回来，我既工作不了，她也因无事难受。所以最近她还写信问严文井是否作协为弄个住处，那怕一间也好（暂时分开住也无妨），因为至少可以搁点粗重

行李。这里过去“破四旧”相当彻底，不少人回来，住处也没收了。争来争去得回原位，家具也没有了，想添点什么却无买处。听王忠说，科学院社会学部人已全回，卞诗人在内，可是办公楼的办公桌、椅子、沙发、书架甚至于电视机全已处理，主持其事的必以为十分痛快利落，也无账目可查，用不着。还得研究如何重办全楼家私，第二步才可考虑如何进行研究。怎么研究，研究什么，都还是未知数。事实上即“磨”。永玉等还不闻有回来信息，全部却又回来看画展四五天。在乡下也开始搞两天业务。此外恐还有以若干万计的专家高干老革命，在遥遥千里外下放，文化部即还有四千多人在咸宁回不来。也说要在八九月全回。全是不明确消息。所以我想妈妈能回来，就应说是“幸运”，且走第一步，同在北京住下，再等待，看有无事可作。这里显然是凡事百端待理，恢复下的机关，办事感人手不够，一般却是到处临时调借，调借的人可不大得力，而有个十年廿年经验的却远远下放，想工作难于工作，互相牵制回不来。院子里顽童全成了大人，有的大人似乎又转化成顽童，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五几人玩牌，不到十点过不结束。都是“接班人”！还得想办法为搞点书读读，却无书可读。也等于由什么人鼓励玩下去。点滴现象也可见全貌，或许正有以数十万计的青年这么过日子。不大懂原因，也许和许多事件一样，我们永远不懂！而主要是这些事比较说实在太小了。大家都似乎在等待大事决定以后，才一一落实到这些小事上来。我也还是只能作为治病而回，粮食供应却在湖北。其实一回来即赶作《服饰资料》，并兼为各方面打打“古为今用”的杂。一直做下去，永远也不会完结。另外来人看到住处那么窄，一切乱乱的，总不免会说：“这那像

个搞研究的样子？”但是事情就那么做下去。凡事近于全靠个脑子，可是脑子有时也不大灵了。最近或许因过热头发昏了。前后二院十七家每户都作了个新厨房，只我还得在露天下作饭三顿。四十高温，前两天还落了空前大雨。我倒只要有工作，其他即无所谓，工具书儿几乎全用七分半一公斤方式处理了，不及应有价百分之一，现在又用不止七元半一市斤的价格，慢慢的就能买到的买回。如一年内不断买，再过一阵，或许就得搁在地下砖上了。另有存馆中一份，图录多，也还相当得用，似乎到七零年秋（甚至于七一年春）才由一些爱好者“各取所需”的分掉。居然在国家博物馆内产生，竟查不出下落。极其幽默处，即有人推说是“离开了的工宣队办的。”意即责任由前人负。但又有人说：“写个书名目录来看看。”意思又像是还可以追查，可不一定是毫无消息。但世界上那里有人在自己专用研究室中大几架图书——记得出书名目来？听人说，新来第一把手第一次大报告，总的精神是“不要算旧账”，所以倒也省事。还使得过去打……大家安心！

本说有若干未下放的将于上月廿五去南口，临时又取消了。原因亦不明白。

我体力已不大稳定。好些时似乎还能做几年事，但手边工具已失去，所以成绩已不大可能如十年前，是意料得到的。有时头重而心脏无力，书也读不下去了。最近为长沙新出一汉初大墓文物写了八千字介绍锦绣和漆器。重抄了二次，总算脱了稿。已送去请审查。算是八年来第一篇^①。即特约，也不一定能合用。所以事先说好，最好先由一北大毕业学生看看，如大体还像样，盼送还给我，我将再抄一次，再送主编审核决定。如觉得文不妥，人不妥，材料还有内容，就由

别人写，别人出名，用我的材料，也不妨。因为新的种种要求我还不熟习。照过去习惯，写是研究员的责任，我比较熟此问题，即写它，十分自然。但近年来似乎已改成权利，当中就大有可能，我“宜不宜露面问题”。所以我倒真乐意为人提提材料，学学老子的“为而不有”。

分量较大的那个《服饰资料》，说明廿二万字在压缩，相当吃力。将来上交或许也应提提，不署我的姓名，只作为馆中资料室作说明，美工同志某某绘图，也很好。我们似乎活在一个十分离奇的环境中。许多事都完全在隔绝情形下，十分无知，而怕出差错。似乎也有不少人，都近于在相同情形下，什么事也不敢于负责，只守住个名分办公，而一切等待指示。因为社会变化过大，我即或还能做不少的事，对于若干方面都保留点发言权和建议权，只是属于人事方面的经营多近于无知（向上爬的技术，基本知识也没有）。或许将只有在这么一种情形下过下去。不仅出国永远派不到头上，即在国内，什么也派不到头上。这或许近于对我的照顾。许多人能看的材料，我就看不到……。也是照顾，因为免得着急忧心。这些新的现实都得接受。因为事实上人已到了七十岁，新问题可说都不懂。十多年前，当时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尽一个“研究员”的责任。现在责任如已被部分人看成权利，我将十分乐意让人，决不会争什么的。（说不定，过不久还要再考虑改一次业，也大有可能！因为我自以为帮同看看改改短篇小说稿，或许比近廿年搞的研究，理解还稍高一着。事实上还应说是“真正当行。”但如果照报上说的目前的几个样本戏已是文学上的大丰收，我自然就不会再来好事白用心了。更何况也还大有其人当作权利看待，我不会伸手揽事是显然

的。)所以万不得已,也得和妈妈一样退出一切工作,人又还活着,再来写个新的回忆录,一年半载,把半世纪社会和个人种种,用不同散文方式写出来,倒也许还有意思。写个五十万字,总还容易办,并且肯定还有点内容。写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大小地主……总不至于一般化。可是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出不了版。因为写作也大大不同于过去。过去写的文字能达到一定水平,总还可望和广大读者见面,且得到应有成功。这就是过去不依靠任何文学团体的包庇、吹捧,单枪独马依旧能杀出个名堂来。十年的低头苦干,结果就把一大群善于誇張为幻的“作家”远远抛到后边。蒋介石的图检处,有意为难禁止出版,也办不到。现在可不同,即热忱十分的来颂扬人民和党的种种,也怕犯意料不到的错误。文学标准似乎又常因人而异,和本身好坏无关。人在位,就好办。不在位,写出来也不知向何处送!社会实在变得太大了,有万千种事都难于理解。亏的是从不和人争权、利、名,所以在这么一种大变动下,才不至于如老舍、巴金,就已经算十分幸运。老舍已完事,不少熟人也在胡涂冲击下完事。巴现在还在上海郊区种菜,和窦达因一道。达因已回市分配工作,巴似乎还不到时候。丹江和咸宁也就还有不少大人物在劳动。(妈妈在那边且成了重劳力。这里编文学刊物的,却是在文化革命中出来的笔杆子。听熟人说,或许通是廿多岁写大字报好手,“五四”是什么恐多不明白,“四条汉子”究竟写了些什么也并不明白。所以办了刊物三期即暂停。四五百万人办个十多万字月刊也难以为继!)但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有许多许多新事物将是极进步的。

你是不是能考虑和之佩抽时间来读点业务内外的书,要什么书都可告大哥办。东南亚的和平竞赛看来不久将成为现实,

国家建设大致还得要各种专门知识的抬头,才有资格比赛。东邻的日本,发展使得世界也吃惊。压力大还将是我们国家,我们事实上工业是落后了--大截,据说或许得赶廿年,还是自己不要有野心阴谋家捣自己的乱才有希望。但是从种种方面看来,却显明是要鼓起人全面干劲为这个目标向前,就还得有几年种种新措施,才会见功。意思是排排队,准备竞争,也还得有几年措施,其中还不要又出乱子。但不少人却不免忧心忡忡的从小处看大处,感到痛苦。这里买了本《科学》,是英国人为高中学生业余读物,我们译过来,却标明“高干内部参考”,过去不出卖,现在内部人可买。大致还是核航空舰未出现出的(六四年译),有极多彩图都很好,内容有化学、物理、原子能、天文……等等发展史,好几百页。文字明朗,图表多,不懂的人看也有益。如没看过,可寄你们一册。(另外还有五种,我只看过二种,或许还只出三种。)

这里种种应放心。朝慧为之佩买了些药来,还未寄。如要别的,告我们一声,易寄。这里有笔钱专为你们买必需品。包括吃的、读的、用的。务必须把身体弄得扎扎实实,才能接受明天艰巨任务。“向优秀党员看齐”,这话有永久现实意义。

从文

七月廿二

① 八年来第一篇 作者于1972年7月20日完成了文革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长沙西汉墓(即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的漆器、丝绸衣物。此文如作者当时所料,未被刊用。

19720725(1)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甘信，正值高温上升，头沉沉如戴一石臼，手足心脏，均同时失灵。满以为有“报废”趋势。幸亏连日大雨，北方严重旱象基本解除，个人也近于叨台风尾巴之光，头部压力得以减轻，回复正常。正试为长沙王吴芮属下大软家属墓中衣物问题，写一介绍，八九月里或可刊载。近于七八年第一次重新用笔，出土材料以千百计，只凭六七件彩色图照谈问题，不可免近于“姑妄言之”。轮到我来谈这件事，也反映学术界之不振，得不到应有发展，好几十个大学，办了半世纪“历史系”，又学了廿多年《实践论》，出土文物过三四百万，传世东东西西还将加倍多，可是直到如今，科学院文、史、考古三所，就还是乐意各搞一摊，无人考虑到彼此依存关系，不可分割关系，还待上面重作安排，才会有个新的开始。我事实上求用得其所，大致还是写我的短篇，对个人、对国家，也才经济。目下竟像是对此有了较多发言权，以至于对明天的文史研究新方法也有了些建议权，都并不是好现象，从深处说，是令人痛苦的！说明二论在读书人中还不曾得到应有作用，还得等待上面“拨”，才会“动”！

寄来诗蛮好，是正规的诗。七言若不在格式上达到一定

完整，措辞就容易落入俗套，新名辞用上去即有一半失去作用，没有效果，甚至于减低效果。我上井冈山时，同行六位诗人情形都相同。所以我才想到用五言叙事法，或可避免七言受的拘束，见新意，真正有情可抒。同时原有个散文底子，又对三曹、阮、陶、陈、魏等等五言有个轮廓印象，所以易着笔。事实上说则还只是五言散文，诗中不可少的辞藻，起润泽作用必须的辞藻可不够。你七言有底，又能熔铸新辞于格式中，所以好。有文字也有新境界，是正统的“境界”，现在一般新诗人可不易领会了。新诗人有代表性如臧克家，怎么就称为“诗人”，真是一种象征，大家都不懂诗！

宋代史料我印象比明代还多得多，主要或许是从宋初即重视“过去”和“当时”，先是抄书少禁忌，不久是刻书成为风气，而公私藏书又达到历史少有水平，从书目说即可知。所以直到现在，宋史料可说丰富无比。但因此当然也就极杂。清理有东西可挖，而极费力，且千头万绪，不易见好。要百十人成组的来分别进行梳理扒剔校核分析工作。我这外行话，不知对不对。因据兵制中的武器说（似乎也在礼制之内），一般总以为《武经总要》可说集其大成了，但有不少似由当时悬赏而出现，也生产，以至于作仪卫用，作战可并不抵事。包括了所谓“神擘弓”在内。炮石的作用反复载于史传，特别是金人打开封，以及后来元人打开封，炮火激烈到无坚不摧程度。从另一面看又不大像是事实，特别是从元明现存实物看，宋代火器实在发挥不了当时城楼摧毁那么大作用。宋人发明武器最多，却不能打仗。即在北防契丹，军实也储备丰富，一作战却成了敌人所有。不大理解这个问题所在。因为如照宋金史叙述炮战激烈和炮火威力，元代一百年怎么东西两支大军都少用炮火，总还是骑

兵得势,成为主要力量?又四大汗国的经营,攻城略地,还是劲骑硬弩而少提炮,图像中甚至于少见炮火的应用?而明代的战事,守边塞虽炮火较具体,不少战绩图中,个人事迹所反映,三·眼·镜·也·居·多·只·占·个·点·缀·位·置·?虎·蹲·炮·(即猪仔炮)还只三尺来长,炮口不及二寸径,威力又实在还有限?就中只抬枪火力强,我小时还来得及见,发时火苗长一丈许,且散弹能及远。至于传世的《大驾卤簿图》,虽成于宋初,后来还时有增订,直到元曾巽初纂进《大驾卤簿图》中道段部分,内中约四千八百人,七丈多长,我记得却并无火器出现。宋人作战图还不少,且从不见战士用火器!所以我不仅始终疑心炮石早期的作用,同时还疑心它在宋金、金元战事中的作用。以及《武经总要》中各兵器作用。这些无调查研究的怀疑,便中望示一二,不知是否有一二小处疑得还合理。

又现传元曾巽初所进图,虞集虽有文记明上奏年月,说的是“纂进”,衣装却是宋制,还并未排除此图原系宋人旧稿。(因为内中有赵匡胤做皇帝所坐砚子,宋人名“驾头”,看得十分重要。元人是用不上的。)

此图附有详细说明,十分重要,例如指南、记里鼓等车,就比目前“大专家”王天木^①先生作的可信得多,还保持了唐或较先式样。(式样大有可能是隋代以来的。)你将来值得看看。特别是乐器与兵仗具体,可和陈旸《乐书》及《武经总要》互证。若能将同时图画中如《免胄图》、《便桥会盟图》、《十八拍图》、《中兴祲应图》、《三顾茅庐图》及五代曹义金敦煌榆林窟行香、出行图,还有明摹赵伯驹《子虚》、《上林》赋意卷子……不少宋人绘有关战骑图互证,必可明白过去许多不明白问题,即一般部队常用兵器是些什么,而有多少可从未见于实用。只不知兵制是

否在礼制之内？

又有关衣服问题，似应在礼制中。据个人所知，单据文献求证，也难明确，即仅仅结合宋代图像，还不抵事。多学博通如沈存中、袁褰、岳珂……引文献头头是道，不结合形象，即不大明白说的究竟是什么，前后差别又何在？更何况《三礼图》一出，加上明代的《三才图会》，多以讹传讹，不少似是而非。若要清理这部分，大致也得结合形象去搞，才会得到较明确印象。不然谈服制中用的料子，就很难搞明白究竟。记得《舆服志》、《大驾卤簿图》、《大金集礼》、《辽志》……等等无不提到服制和用料，你遇到这方面时，盼望便中把名目抄下给我，我这里或可为解决一小部分。

这里已有四五处可以买旧书，近廿年出的和近五十年印的大都可望得到。

并候佳善。

从文

七月廿五

① 王天木 即王振铎，字天木。科技史学家，曾长期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1971年并任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19720725(2)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小弟一信转寄，想必另有相同信寄你。他那边或许情形和大弟相近。不多久，即可从工作取得近身群众的好印象。这就十分难得，稳得住！大弟似乎又恢复了应有信用，重新为来学的准备种种材料。总的说，即在“尽职”，凡事以身作则，一般反映好。但如果别的方面还是在情绪分解过程中，则个人即再认真努力，效果还是不会怎么大，却十分显明。林葆骆昨来说，听沈令杨儿子说你已回，所以来看看。（他每天必游泳，不再搞业务。）可见“风闻”之广。又听彼说有“老少干八月一律回来”传说。永玉等则起始在为公社布置作画，梅溪说，也是“回”（收摊子）的迹象。

你们不久或可传达关于林、陈二文件，说是得六七点钟之久，要点精力准备！另外或许还有个计委的也是三小时。关于林的或已提及浙江（六位）、江西（五位）……五省人下台种种。还另听了些“天方夜谈”。总的实令人忧心痛苦。因最应当学主席思想的，一切表现恰恰反映的是不学，走的是相反道路，想的是相反主意，为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损失和巨大困难，而主要却只在满足一小撮野心家的权势欲，和低级的个人私心！经过这么若干年的变化发展（据说七年前即搞阴谋），必然直接间

接影响到万千种计划、措施、办法,更不好安排的,还是固有的积累了半世纪的向心力,忽然形成分解现象,再不起粘合凝固作用。或漫无所归,或走向相反的一方,或彼此对抗抵触,消极涣散,任何努力都若粘合不拢。这种修补漏罅工作,即倾全力进行,总还得有一个过程。却又还必然会从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待一一清除纠正,终不免有顾此失彼现象。身当其事者之难,必比所能想到的百十倍!凡对国家和党抱有深爱的,也因之不免会有深忧,即“人”失去了原有的信心,而代之以“得过且过”的态度。党员中亲友里也不免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不知明天是什么情形。都若有所等待,而寄希望于明天。以为政体上的明朗化,如某人任某某,某某为政常委,以及各部、各……定出来后,一块石头即放下了心。但一些不是名分一定即可解决的事情,必然会来的,却肯定还会挂在每一人心中,使得一切工作都近于“过渡”,而不是“目标”。这种忧心且像还在日益加重分量。凡负部分责任的,均不免有“五日京兆”感,工作拿不起来,亦半世纪来少有情形。也反映这一回社会变化之大,不仅是过去八年七年,此后还必然将影响到各方面若干年,或比七八年长得多。当事的即胸有成竹,而处理之方亦只能抓主要大处,其余实顾不来。所以不少方面见出停滞后退景象,是应有和必然,甚至于有的还将日加严重。如出版即是一例,人人感到无书看,至少是直到当前,名分上主持出版业务、领导其事的,未必即有一本册子目录,可按照预定计划来出书。一切都近于对付,临时对付。出版会议的决议已那么久,却未见付诸实行。必然就有行不通处,易出毛病处。大专院校已上课,却没有可作依据的讲义,临时搞的一般学生必然嫌过深,编者却受过去标准限制,还以

为过浅。即补习文化也无统一教材，各自摸索办，总不易达到共同目的。主要是学生水平差距大，一般用补习一年文化办法，还是不解决问题。一连串问题随之而来，教员得改造自己头脑中的“大学”概念，将来才可望教下去不感到痛苦。事实上若照目下的情形，让作协或文学的编辑，去担任写作教师，比原来在大学里的讲师助教可强得多。你们不是人多，是人大大不够！

有三天忽然头发昏，四肢无力，是过去少有现象。整整躺下两天，即好转了。别的不难受。或近于警钟，将来“垮”，即如此这般，一时还像不至于。但是平和等说得也有道理，“能回还是回来好，同在一处有个照应。而工作正常化还不大像是一二年能办得到！回来等比在那儿等好得多。”

从

七月廿五

19720803

北 京

致 大 嫂

大嫂：

你近来身体不知怎么样，一天能吃多少？如需要什么中西药补充体力，凤凰得不到时，望来信告告朝慧，这里可要小龙为办办，十分方便省事。想北京什么吃的果脯，不到一星期即可寄到。听朝慧说，你最近有信给她，得知火车已通怀化。这地方是我五十五六年前住过的，抗战那年上云南时，也停过车。离凤凰好像只百十里路，若有联运公共汽车，估计至多二小时半点点，即可到达。在火车上也不会过两天以上。朝慧户口迁回北京已得到许可，只待办理手续。大姊八九月里或许会因二丸子来京公干，将随同前来住住。兆和大致也将在本月退休返京，所以我们曾那么设想，你若身体还好，走路还不大吃力，想要看看大姊，和朝慧母女，大弟和诸亲，搭车来京住一二月，我当为你筹备来回车费。罗妹^①还未到过北京，你们同来看看新北京也很好。朝慧处加二人住得下，三人即不成。（人上了年纪，上路不宜过累，最好买硬卧铺，妥当些。）我估计八九月当不至于离开北京到别处去，因为这里还有不少事情待赶作。兆和今年已六十二岁，体力还蛮好，头发只稍花，搞菜园已成熟手。组织上劝她退休，已申请，所以八月内大致即可以回来。我今年七十了，

健康还像和二十年前差不多，走路不用拐杖。长期高血压心脏病，已难望好转。可是时间拖久了，也就无所谓。还打量，明年若有回湖南视察机会，必可和兆和一道回到家乡住一星期，看看新家乡。上一次回来是五七年^②，这十多年中，恐怕有不少同乡亲戚又都成了古人！黄穆如副州长过去每年来京开会时，必可见到几回，有机会听他谈到些家乡生产建设、文化教育进展情况。现在也死去快八九年了！副州长龙再宇不知还在职没有？祖春、黄老四、田嘉等均无消息，只最近听人说，祖春或在宁夏石咀子中宣部干校。像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田个石先生已八十四岁，还健在，二老住京不动。永玉等还在石家庄搞军垦，也快五十岁了，精神倒还好，二孩子已成大人。小尖鼻已三岁半，长得很好，比大姊孙女五岁大的文彤还高些，能言会说，性情开朗，每隔天必来住处叫叫爷爷，但印象中大致还是“大舅舅最好”。吃东西不贪多，有时过分大方，自己寻开心自得其乐。朝慧还以为办理回京户口转移，若得自己回来，或即带孩子上路。我觉得孩子过小，不宜长途旅行。若明年我可因公返湘视察，带她母女上路倒方便。因为她们即或得自费，上下转车，还是方便得多。兆和和大弟小弟等都还没有到过家乡，也应分回来看看。

北京今年极热，旱象较严重，最近才连下三天大雨。蔬菜多而贱，水果也极多。到处有新房子，作得十分讲究，和八年前大不相同！

你可托熟人打听打听，由凤凰去怀化，有无定期长途汽车？有几班，什么时候，能不能在家乡即买联运票？由怀化向东开火车有几次，什么时候开，是不是必须在怀化住一晚？

是经过长沙还是枝江、襄樊？是直达北京还是半路得转一次车？一一问清楚后，来信告朝慧一声。因为这条线至今似乎还不上地图，不上行车表，没法知道情形。是不是已上通贵阳？家乡中一定有人走过。

二弟 茂林

八月三日

① 罗妹 指作者弟媳罗兰，沈朝慧的母亲。

② 五七年 作者上次回家乡实为 1956 年底。

19720805

北 京

致一教历史的朋友

寄了些小诗来，留个印象而已，似不必给此外生熟人道及，时多忌讳，免致灾星。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大有道理。半世纪以来，所得已多，不宜于七十岁后，还图个“诗人”虚名。正如写字，永远不脱离“司书生体”，一切从应用出发。廿年来最得用处是为陈列室写了大量卡片，于资料室文物索引卡片上写了大量简要说明，住双溪时，为一生产队医院中药标本写了不少说明，并且为中药箱写许多药名签，十分认真耐烦的为完成任务。更有趣即过不多久，嫌“不好看”“不美术”，全部洗去，药柜重新加上油漆后，由一小学教员为——写上“美术”字代替，大家满意，我也觉得高兴！两年中只为生产队写了两面旗帜，记得一面是“铁姑娘队”，为队中一铁姑娘剪绣在一面大红旗上，每次下田，必插在田坎高处，在微风中飘扬，我去看她们时，她们都认识“沈老头”，认为“料想不到，还会写毛笔字！”她们觉得高兴，我也高兴。这面旗帜，大致算是我近廿年留下的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因为住到那个环境极美丽的乡村，人人对我都非常好，可无一个人知道我是谁。且向他们学了不少好东西！保留不少好印象！极可惜是已不会有机会——写出来。若能照过去写《湘行散记》或《边城》方式写出来，大

致是相当动人的。因为内中还包有刮脸必照老规矩反复三次，有时求饶也不草率。和一个跛脚老成衣师傅作纽绊也十分认真，一针不苟。一个十二岁小女孩，上初中作班长以外，一天还得为四兄妹办三顿饭，挑水砍柴，一只脚还患婴儿麻痹症，有点跛。每次在我住处小房子后黑魆魆楼梯下烧火时，还十分快乐的唱全本《沙家浜》与《红灯记》，真是可爱得令人十分感动！一些赤脚医生也极可爱。除了工分外只加九元伙食，一天到晚的忙。经常半夜还在雨雪中为人叫去十里五里外小村子里去接生。插秧时，五六岁小孩也用盆子托秧苗，随父母身后一面笑一面奔跑……回到大城市，看看本院十三四岁孩子，一天痴痴的站在大门前望街，和一些十四五顽童在街头打闹，不免感到痛苦。至于城市里的“新少爷”也看到不少，就更难言了。

听一在外省教大学的亲戚说，今年招新生，得先为补课半年或更多，以达到初中毕业程度为合格。上海情形或不同些。北大或许也不同些。但总的趋势，却可以看出文史系的水平要求，三四年能及过去高中毕业程度已不错。从这个现实去考虑教改，才不至调子过高而落空。这里科学院文学所的卅多人回来了已有些日子，至今还不明白将来如何研究，研究什么。新出的市文艺刊物似乎还在“试办”。《文物》、《考古》照理是最容易办的，因为有大以百万计新出土材料可用，作综合分析提出新解释。但不知如何，大手笔大专家出场，文章却没有分量。摊材料也不怎么会选择。又至今文、史、考古还各是一摊子，还没人考虑到得“合三而一”，才可望取得新进展。各自为用，照过去方式单打一，则将来即出土到一千万件，搞文史的还不免无动于衷！要扭转这个落后

状态，恐还得要若干时以后才可望。负责的都“不为物先”以求自保，一切得等待上面指示。反映上去的也缺少认识向更远大些的目标作建议。以小观大，总不免令人深怀杞忧！许多有用力量都消耗到一种长期等待中，都不明白正在安排的是什么，为难的又是什么，应当做的又是什么。“等待”几乎成了大部分知分的情形，一面反映过去八年动荡之大，另一面也反映收割和损失都不易估计。而对国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影响大而且久，则事在意中。也早在稍有常识的中年人意中！

并问府中长幼佳好。

从文

七二年八月五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原稿收信人名被涂盖。

19720807(1)

北 京

致吕德申

德申：

前谈及你处可能还有《边城》、《长河》二书，若便中能检出见赐，感谢之至。因弟处所有一切存稿，均承一青年同志“代为消毒”毁尽，此二书恐亦为世间仅存凤凰矣。人世间事，何其如此之巧？

并候府中佳好。

诸相熟均便中致意。

弟 沈从文

八月七日

如别的熟人有的《八骏图》或《顾问官集》^①，《湘西》，能见惠，均深深感谢。（用后仍可奉还！）

吕德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顾问官集》 未见此集出版过。

19720807(2)

北 京

致张兆和

小包想已收到，还要点别的没有？望告知，要咖没有？

三姊：

刘德凤来看看，说“总部胡同的房子雨后有漏，待修。因大雨后漏屋过多，有人住的还修不及。无人住必不即肯修。”所以这里假定的住处虽有一间，看来一时也还是无望的。因此你或许八月还回不来，有待别的安排？就是照传说：在为我找适当住处。此事恐不可靠。还是等下去吧。人秋总有个着落！小箱瓷早收到。托傅先生带衣收到，还得用。已有秋意，日里尚热，早晚已好受。夜里薄被已刚好。连日陪永晔（第一次一家五人）等看工艺预展，陪平和看。会中到处是熟人。老的如杨士惠，小的刚毕业不久学生。同时还看到原轻工业部局长，北京市特种工艺研究所，及现领导，生产的，办经销的，加上个抓全局的局长，以及不少老师傅，所以你能意想得到，我是受欢迎的“打杂人”！

小弟处种种可念，来信大弟不久可转丹江，他或许已另有信。信上说，成都已暂停无轨车。傅则说听车上人说重庆直达京车也暂不提。主要可能是三或四种势力在作祟：一原有的，二两挺^①十年培植的，三张国华的，四现已下马之梁兴初的。或多或少各自信奉“权力就是一切”的林贼哲学，

各自在各部门都扎了根，搞清理不可能，搞团结也难作好。所以内部矛盾必然有进展，矛盾终于表面化。但总会搞好，只是时间延长而消耗增加而已。五省都在清算换人，相同麻烦定还不少也。处此“哲”学影响下，深入部分肌肤灵魂后清理不易，只能靠时间医治创伤。近已在学廿个以上文件。我因赶工未参加。也好。因为迟早会明白。主要也只是明白有如此如彼过程而已。真正的情形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明白。直到目前，上层有若干政治局常委，新添什么常委，设多少部……都还无消息。一知分回来或处理（如百科宣布无事），还得总理亲批，可以想得到是麻烦重重，中层负责的也还不知如何负责，才叫正确的！很令人痛苦杞忧。熟人却羡慕我有事可作，正因为不少学外文、中文……六十过头的专家，都还在“搞运动”，不知如何做事，以及做什么事。自然更包括搞创作的。

也有传八九月永玉和向阳湖……全回来说。似不足信。回来部分则可能性大。回来主要或许也还是搞运动。大家说都成了“永动机”。上面可能是因为来不及考虑此小事，有意让大家这么消耗，待上面大事布置完成后，再谈业务意见。而六十以上的知分，不免感到茫茫然，因为可作事时间已不多，但亦无可如何。

我认为不论如何，还是一切得从爱党爱国出发，照常办事，并且还须为身边人打气，体谅国家有麻烦，千百大事待安排，能如丹江那么住下，已够幸运。因为据熟人说，即以副部长、司局长级、教授、研究员、专家……以及人大、中委，在下面劳动或在监视中，还多得是。想想这以万千计的情况，或许就感到幸运多多了。

我想我无条件的为工艺生产作后勤零杂工，是近廿年做对了的。经过廿年考验，我的“古为今用”已在开始取得应有回声。工作还只是开始。学得杂，不成个家数，甚至于永远不成为“学问”，并不妨事。可是在从制度上搞研究，我终于还是先走了十多年，十六七年前写的部分综合分析文章，至今还站得住，可供人参考。而新的转用于生产建议，也得到认可，在逐一落实。若体力还济事，或可望在明后年搞个新的小小研究实验室，来就每一部门作些新产品样子，那才真算得日用工艺样本，因为“古为今用”，目前说，我的发言权或建议权大致是最易得老师傅认可的。真的能来培养十来个年青人，也可说近廿年学习不算白费，而影响也可能比写点短篇有意义得多。但接手人恐仍感艰巨，因为没看那么多，记那么多，过手那么多，理解那么多，“用”的时候即难得心应手。训练专家容易，杂学可难。如有个较从容住处，又能在两院有调动材料能力，一定会在一二年取得显著成绩。这自然只能是一种希望。因为肯定还会有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有些是无意的，也会是有心的。凡事不居功，只牢牢守住老子的“为而不有”信条，永远甘居后勤杂务名分，或许会逐渐将阻力减少的！只是能做的事大致也不会过多了。近日心脏脑子都还好，只是易累，有点顾此失彼意，是一种象征。你回来后生活略有变化，或会好些。

有些事不免令人忧心，从小可以见大。是一种向下的趋势，如同在千尺地层下的潜流，在腐蚀土地，不可免会影响到地面建筑和其他。尽管在努力补救，还是将在某一处某一时形成坍塌。或许还会在最关紧要处，要想纠正“权力是一切”的想法，就十分困难。因为八年来既已和不少实力派人

生活（或生命）结合，任何伟大的抽象都代替不了他起作用。不仅支配到若干卅岁以下的人，同时还浸润到廿岁以上的人。困难处就正在这里。求个人发展，进取不以其道。下以阿谀依附为能，上则引用亲友和可靠人为爪牙，求发展求巩固均不择手段。老实的希望理想破灭，转成“得过且过”的主流思想抬头，到处无不见出消耗现象。破的把不应破的也破了，立则还提不出一定方法；破的十分猛而容易，而立却感到十分棘手，且事实上有的就根本已立不起来。

问题明白多些也不会悲观，或许反而更激发人的爱国热忱！要向前看，不消极，还应更积极的使接近的人同样积极才对！

从文

八月七日

① 两挺 指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均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20807(3)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近信，已转大弟，或将再转妈妈。可能妈妈处也已去信。妈妈原意八月或可回来，作协给了间小小房子（十一米）搁东西，并兼让大弟进城有个落脚处。近闻作协人说，房子因大雨而漏，来不及修，也自然迁不进，得等待。因之妈妈八月回不来是意中事。申请了还得批准！（既一再动员要人退休，又必说“自愿”，而且“申请”，作为过场再“批准”，也还得一系列手续。总的说，即作成是自愿，免后悔，公家少麻烦。这种技巧越用得周密，人将越对负责的“不负责”印象越深！但负责的却只完成手续，别的后遗效果不在意！）或许还得等其他安排，即传说在为我“安排个新住处”，因为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所以或许考虑到此后会有突然而来人到住处，才考虑换个住处。但大致事过境迁，又搁下了。我们万千种事都是这么临时对付的。反映中层负责的之无远见，凡事对付，能不犯错误少作事最好，重在自保比重在作事为大。所以万千种大小事通向上交，“要由总理批准”。总理有那么多事，那能为每一高知安排批准？因此大小事通搁住待批。如百科等下边已决定先前处分不算，

以不处理为合，但也得国务院批才算数。目前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教授、专家、中委、高知在下面或搁置不用，或监视，或关住的将以万千计，似乎都得批示后才归队复职！

目下最大事件应是若干中委、政治局委、政常委（以及人代）的名额如何决定，党纲宪法如何改，……加上近提的五或六省人事更新安排，和更多省市人事刷新，都似乎在进行中，又似乎进行时相当棘手。四川则估计有四五种新旧势力的矛盾，若大多数作头头的都受了林贼的“哲”学“权力就是一切”的影响，任何崇高的抽象原则都代替不了这一现实，因此“矛盾表面化”亦意中事。近闻重庆也出问题，真是令人忧心！其实每一省每一机关的矛盾中不表面化的还多着，一环套一环的不易解决事也还多！

要的书大弟将为你陆续寄来。要明白国家有困难。放容易，收困难。破容易，立困难。要从大处爱国家。听人说，技术方面的落后，廿年还补不上去。许多小国都进展得飞快！日本对我们压力更大！你既学这个，总望尽可能多学一点。我在学校廿五年，至少明白三事：一、仅照学校要求，学生成不了大气候。二、越学得杂而多越得用。三、书本学习还是不可缺少，因为千百种数学、物理、化学的进展，先都是建设在一种理论上从广泛实际证实的。国际情报处在恢复中，即科学资料受重视。听二表兄说，即机器也还是从书本本上得启发大大有助于创造。特别是先进技术，先进观念，书本上可学的还够多。世界以为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是物理学进展三阶段，杨提的是新观念，肯定将影响到世界新发展。杨之重要在新观念的建立。三钱^①之所以对国家贡献大，懂问题在先，占有大量资料有关。不是靠一双手自己每

一事去实践即能完成任务。学资料即向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累代实践学习！所以希望你尽可能积累仅有多余时间，时间要抓紧，来多读书，提高现代技术（本业和非本业）认识，当前无大用处也不妨，此后国家还是要用得上。把时间心思用到新问题上，对明天有深刻意义。

要爱国家，要守住向优秀党员看齐的原则，把做事、对人……种种好处学习取法，这有时比理论还实际。

这些日子北京市正在搞特种工艺预展，在历博展出，热闹得空前。我看了四天，遇到前轻工业部主管局长，市研究所所长，现局长以及许多老师傅，年青设计同志。应说是受欢迎的人之一。因为四月上旬三巨头一谈“古为今用”得落实，等于承认我近廿年的廿个提案全部得落实。我的后勤打杂事务也将越来越多了，过去原是市研究所顾问，今后恐怕还得挂这么个虚名，面有千百种“古为今用”建议付诸实施，可望取得显著效果。因为有大几万从事生产！也同时说明近廿年学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桌子板凳通还得用，有的甚至于比过去写点小说影响还大耐久。特别是用个“为面不有”的态度去为各方面服务，在各方面的印象似乎比学校的“专家”还易受欢迎。所以今后有的是事情可作。因为“什么可用”、“如何去用”，都有了较多发言权。如能亲眼看到一个新的小小研究所有百十人在训练中进行新的试生产，有二三年时间，必可望将这方面新设计，在世界上取得崭新印象。

朝慧户口已解决，也算是件大事。小尖鼻刘兰只三岁半，就比二表兄的文彤（五岁半）还高些。一天蹦蹦跳跳的，能言会道。只欢喜吃点咸菜之类，不贪甜食，性格开朗。红红看来也是个高个子，字写得不错，有姥姥和姨爱护教育，将来

一定也身心健康。我们寄点什么方便，寄些什么相宜，也兼可给二姨姨，望告一声。

这里一切放心。我几十年幸运是不懂政治，才从不投机取巧。近来听到些老党，以及专教这个的，都说不好懂。不然就不会有随同上井冈山的大量老革命也出事故了。主要大致是书本是死的，易懂。至于现实政治却是另外一件事，是一系列不在文字上的问题和事件，实在不大好懂。所以才到如今情况。发表的几十个学习文件，不过只说明，上面有那么一种曲折事情出现而已。至于详细深入的理解，还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事情虽像已成为过去，其实还影响到明天和当前，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一系列事情上。政治上。甚至于到处还出麻烦，意料外实意料内麻烦，使得任何伟大崇高理想原则都起不了这种人事变故带来的变化！所以在这种新情形下，越少自以为是，就作个“书呆子”或许反而少出意外。社会尽在变，有个问题不会变，即国家在进展中，总还是要爱国爱本业，对党忠诚，对国家热忱，对人正直，对事认真，对工作不苟且的干部，成为社会的骨干，国家才有可能前进。和野心家划清界限，即不会使个人私心及侥幸思想抬头。事情看得远，则不会为小小得失丧气，失去做人信心。国家困难不在人民，人民实在太好了。主要恐在主席思想重新能引起应有重视，一种对党、对国家“理想”，能代替“权力是一切”的现实哲学。这是个十分艰巨的课题。这好像是上面的事，其实也是每一个干部的事。“正义感”能在自己生命中生根，即可望在身边人相互影响起作用。不过影响较慢一些而已。但目前还是应当相信这不仅是“可能”，还是“必然”的。人的好坏是非似乎在某一时会失去一定意义，但较长一

些时间中，还是有个规律可循。妈妈卅年来受到亲友的赞美，特别是近廿年，特别是近数年，大家都说“真是锻炼出来了”，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必然结果。这对亲友就是一种鼓舞。影响是显著的。

古人说的话，有的还是可用于现在。如说“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善恶虽亦有时代性，在不断改变，人我关系中，也还有永久性的一面。所以能有机会读些旧书，也不白费。作个“书呆子”比作个“混日子的人”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或许会因对国家有个理想，受事实挫折而十分痛苦，但比一个“混日子的人”生命有分量，则极显明。既不宜在“承认现实”中消极，还宜为“爱国家”而作一切努力。大弟能在同事及新来短期学习学生留下个好印象，就有意义。一些都是在发展中，坏人的势力不可能持久占统治支配位置。要相信这一点，有了信心即有力量。即或某一时情况近于孤单绝望中，也会在坚持中取得进展，加以突破。特别是对于个人学习。我从十六岁在那个破烂军队里作护兵，作司书，就不和社会恶习惯妥协。在一个六十人同住有四十八盏烟灯屋子里（真是一种地狱景象），就从不靠灯。担重担子，一夜曾写过一百连的命令，让那些人吃烟摆龙门阵。当我每天拿本书到河边去读时，几乎乎人人都以为我怪脾气，事实上却一点不怪。由此冒险到了北京，生活十分困难，也决不向熊家亲戚告穷（当时是卸任总理），也不要家中一文钱（三叔已作了什么长），就在公寓挨饿。但坚持了六年后，把那些在清华、北大学文学，或教文学，又有同乡，又有团体的“文学家”全打败了。尽管如此，也永不自足自满。当某一时一些文化人还没有写过一个像样小册子，就彼此互赞为某某“大

作家”时，我已出了近七十个集子，还停顿在“习作”阶段上，从不以为自己是作家……随时社会一变，放弃了工作，转去学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学习为人民服务。同事又总有意诋毁我不务正业，终日飘飘荡荡，只终日各处转，在内总在陈列室、库房转，不坐办公室。特别是只担心我夺他的位子，真是十分愚蠢又十分狡诈的典型。出外即各处跑。有时且在故宫作义务说明员。让他们造谣诋毁，从不分辩过。可是不到三四年，我写出的一些分析文物文章，由于是新问题，同事和老朋友才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这些文章已十六七年了，提的问题直到如今还并没有被新材料推翻。在新的文物研究上，至今还像空白点，大学考古专家，学部委员提不出问题的，都还有待我来分析总结。为什么？就因为不怕犯忌讳，作了五年书呆子。真正成了“书呆子”并不坏，只反映一般世俗对事物的不思想，已成习惯，都不大用头脑。其中有人若肯用心思，并采取个集中学习态度来面对问题，总不可免有一阵子会被人说是“书呆子”。而最后解决问题，却少不了它！

我希望你能把这点好处学去，就你能接触的本业加强集中精力学习下去，对个人会觉得向知识领域进军，可进取的方面还不少。甚至于转而来搞文学，明天也可望写出崭新的以工人问题为主的好作品！目前这方面照一个刻板要求方式去写厂史或模范，是不可能出好作品的。正如同我们那时，若照流行的“小说作法”去搞创作，是永远产生不了像样小说差不多。许多有用的笔，事实上通为一种无知的要求指导而毁去了。目前或许还不免要走大阵弯路。

要注意身体，不是乱吃药，是保管。我七十岁了，一般

还如五十岁的人，有些天真幼稚想象，还近于停顿到廿岁左右情绪状态。不是靠吃药，主要是保管，和读杂书，并且学了点历史。后一事也相当重要，即因此知道，上一层在一定时候，会因“私”字抬头而产生的悲剧，招来不可免的麻烦，对个人威信对国家一切，损失都极大而难于弥补。学学历史就会明白这总像是一种规律，无可避免。正因此，即七十岁也不能消沉，即不在位也不宜袖手旁观。还得从爱国爱党出发，而结结实实活下去，尽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热情无私和正义感，在社会任何阶段中还是需要的。还是会起好作用的。还会起连锁反应的。就可能范围内，至少把自己活得就坚强素朴而有力，而对别的人，也依然有积极意义和良好影响。正如另外一些野心家种下的坏果子，有坏影响一样。

之佩要什么或那边妈妈、姨姨及红红要点什么，我们这边可以办办，告我们一声即成。

听熟人说，凡地铁通过处，将有一长列（或廿来里）新式大街于一二年内出现。但这些新街出现后，我是否即可有两间小房间回旋呢，可不一定。也无所谓！

从文 八月七日

问候你朋友蔡同志好！

从文 八月七日

① 三钱 指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

19720813

北 京

致张兆和

兆和：

连寄数信，计必早即收到。住处改换在羊宜宾三号，系前日刘德凤来才知道。房子一大一小，系中间院子（有大紫藤的那个）东厢房，一大一小，总计已达十九米半，比原说的总部胡同那间宽过一倍，而又较近东堂子，可能系经考虑结果，应当感谢上面设想好意！隔壁二大间，据说将为辜立高一家五口所住。彼原在和平里，只一间，人过挤，又交通不便，所以交换。另一隔壁一女同志，胖些些老太，说在湖边和你一道，和你人极熟。我估计或康怡太爱人。所以左右均熟人，诸事必好办。正院五六间还空着，对面西房和你住相对，也是一老太，和你也必相熟。另二大间也空着，待人住。外院则文联人住。院里有公共厨房和毛房，取水也近。昨天看过房子后，今早我又和大弟去看看。大弟也以为好。院子比我东堂子大而好，房间收拾收拾，二大窗子低低的，抹亮后，若窗下放写字桌，旁放五斗橱，及一楠木柜，后放大床，床前放紫檀小案，相当从容。金漆柜，大衣箱，东堂子可以放得下，不会挤。这里书必日多，理得整齐些些，即不见挤。既多了十多米空间，杂家具箱子安排即从容多了。你住处外边那小间还分成两小间，原来大致是有自来水便池。

今已切断水管。若嫌妨事，将来可商房管处把隔扇撤去，即显得宽得多。且可为大弟设一床铺，礼拜六即可以回城住。

一切放心，大弟会搞得很好很好的。今天和永玮一道去二姨家吃午饭。二姐盼你早来。庆庆已长过她妈妈，惟顽童气还相当重。

如礼拜六能成行，则礼拜天早上在车站当有一个小小迎接队伍。

向熟人致候。

从文

星期天 晚八点

19720814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信到不久，闻作协刘德凤来说，妈妈已决定返京，大致下礼拜即可到。作协为在羊宜宾三号内院匀一住处，有二小间，计十九米半，比目前我住处已大些些。院子也大，是朝西房。只是院正中地窖下塌，泥土不免乱乱的。一切工作既还有所等待，在等待中也会变动。与其到丹江种菜，不如回来等待，也松一口气。因为究竟过了六十岁，这二三年的锻炼，实在说已“超支”，能对付，不至于中途垮下，已是一家人大庆！回来暂时分开住，或许倒好些。因为我这里既难望落实政策，将原来强占房子归还，与其挤在这么一间房子闹矛盾，不如暂时分开，待我把工作上交后，再看情形。妈妈工作不大可能继续，我的却活到一百廿岁，也做不了。过去廿年摘的花花朵朵，或许还将成为主要工作，因为一到“古为今用”落实到工艺生产各部门，我的发言权和建议权都雄厚充实，日夜有事可做，且无可疑将许多方面来个民族形式化！只要体力还能支持，不出意外事故，我即有事可作。即或将三次改业，其实用心还是一致：认真学，联系广，记忆力又出奇惊人，过不久，即由无到有，搞通了。如社会再变，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或许将试学“作曲子”，倒真是异想天

开，不下于五十年前来北京前门打老虎，虽没有老虎可打，克服无知到有知，工作的艰巨，可并不下于打虎。所以若活到七十六岁还有机会接近什么乐舞团，那些年青女孩子会激起我的想像力，写得出十分好听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将不下于我写的小故事！七十岁还能有这种天真想法，愚不可及处，即为证明精神上还不像现在一些廿五岁以上的人消沉和世故。凡事天真会将人带人困难，但同时会带入更光辉灿烂前景中去。世故和消沉等于停止等死。

最近长沙出了个汉墓，引起中外亿万人兴趣，看僵尸！日本人更发疯得莫名其妙！这反映国内学术水平的低下。多数人的无知，苦闷……。事实上十个能走路的僵尸，也并不比墓中诸物能说明问题，值得真正重视。因为出于西汉初，葬制还用战国制度。出的衣有不过一两重的，有印金画银的，有绣法别致，一单位不及三分长花朵云气的——有一系列新问题提出，并解决了旧的一系列怀疑与无知。我正在分别写三文章商讨，写出来大致首先必会得日本第一流学者认可。因为理解问题比他深，引用材料也有说服力。但中国的专家，可未必心服，或承认也。正如最近《考古》作一科学分析，为考古所自我解嘲，承认过去挖的一条西晋带子是银的，不是铝的，过去却以为是铝，向世界大大乱宣传，引起世界骚动。我早就说，这只能是银的。也用辩证法为例，“凡事不孤立，必有联系，或相互制约而难进展，或相互影响而共同促进。”西晋上即三国，三国正大量用白银作装饰品，且记录中即有银制九环带。学部委员和专家，都是有知识，少常识，也不甚读书，也不大信书，只相信自己。结果必然闹大笑话。自承一再分析检验，证明为银。说是铝，必系后来材料混人。

混入那有那么巧，恰恰贴到银带上？解释还是在护短，还是肯定有铝存在。我去年在丹江时，还告史先生，铝带可疑，得重新分析。这次报告不知是否由我建议而重作判断？总之，常识还是有用。不免略有“先验论”意味，但判断还是就种种客观情形而来，有个物质基础，不是胡说，也比他们分析还可靠！

今年这里特别热。一天在桌前大汗如雨，半夜还不易睡。妈妈来后估计必有短期的忙、乱，随即是治。至少每天吃喝洗有定时。但工作却可能不易如先前“趁热铁打钉”那么顺手了。

如秋后工作告一段落，我想或可过南方走走，看看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方。已快十年不到，若能同时带三百种绸缎去作小小展出，和纺织方面作点联系，便于下次编书，必更有意义。但更好或许还是能在十一月去看看广州对外交易展，因为搞“古为今用”肯定有帮忙机会，对全国不少部门，都能起点促进作用。各种常识都有用。

大哥大嫂每星期天可进城吃一顿饭。大弟会照相，放大相，对我今后工作太有帮助，说不定还可在目前对于工艺图案理解的基础上，将于明年试来搞个“工艺图案服务社”，来搞个三几万材料，供各方面生产和研究无条件利用。若有四五个得力的好手协作（每月我给他每人卅元报酬），我花个五千元，搞三年材料，将可望成为一个崭新的生产服务机构，而且会得到多方面的协助。有个三几年，或将影响到以百十计的新工艺图案日用新工业品产生！一切以便利各方面生产为目的，只要有个上百种产品采用这些新图案应市，得到一定成功后，再送到广州交易会也得到好评后，就可望

以千计的新品种取得更大成功。(不过后来将必然是合并,接收,让一些不懂这个的当成权利而接收。)一个人到七十岁后还对工作充满幻想(或天真烂漫的假想),个人即或会有近于碰壁的时候,而把工作向前推进,将是事无可疑的。不易得的将是接手人,因为这工作若不能在三几年内打下较好基础,年青一代接班人,是接不下班的。包括在学校教这一行的,知识都太贫薄,太不过硬。正如目下在大学文学系教创作的教授,不仅书本知识缺少,人事知识更缺少,在这么一种土壤里,那里能希望培育出良种花果?也正如过去作协,用那么一批“名作家”去领导文学,事实只能点缀场面,捧捧场,说说漂亮话。对青年一代毫无什么热情和责任感!他自己还不懂什么,年青人却向他们取法,结果各省市的写作能力之低,都可说是空前的。以一千万人计的省会,能写作的不会过廿人。这八年所谓“大笔杆子”,自己连个三千字的短篇也写不好,那能领导年青人搞得出像样作品?不少这种人在省一级或部一级指挥作战,以背背八股为法宝,可从不用自己论文作测验,看看有多少人真得益,真能从文章中学会写作?事实上,则他自己家中子女恐怕也决不会从他的权威性文章得到丝毫教益的。一切还在继续中。因此三五年内和目前差不多无一本文学书可看,将是意料中事。那么大一个国家,快八九年了,无一个文学刊物存在,即此可知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是历史少有的。

闻川中又有点矛盾表面化,也事在意中。我还希望在明年秋天,能带几百种“蜀锦”来成都住一二月,协助蜀工恢复传统的被而锦,这当然是同样近于空想。但既有空想,也会有一天成为事实的!



庆庆已长高到和她妈妈差不多。小尖鼻也长得高过一般六岁大孩子，喜欢吃肉和咸酸，不大吃糖。黑妮妮则简直成了大姑娘。小红红看来也是高个子。若明年夏天不过热，将为她寄一百路费，让个姨姨带她来和婆婆住一个夏天，一定对她和她姨姨都感到兴趣。婆婆也会十分赞同这个倡议。住处也不成问题。

天气虽热过卅五度（室中），我体力似乎还好，整天流汗却不感头昏。正在为搞特种工艺的打气，因为十月全国展，北京得搞得更好些，真的有点新气象才像样！

最近的预展在历博举行，看的人比龙街子热闹得多！人太多而实在又太沉闷无东西可看了，电影总是那几个已使人感到厌倦，搞电影的即十分着急，但人事近于冻结，凡事都在等着瞧而冻结着。

书已寄出，或已收到。应当多看点书，这点向小平哥哥学应当的。如有勇气，还应当有信心和勇气把数学和外文补上去，用之佩作老师才合理。不要怕难，要充满信心和勇气去学习。新的国家要良好政治，重在有效率而适当的重视知识，发挥其不同长处，各方面配合去发挥种种长处，才可望取得进展，不至于大大落后于日本。若总是在上面争权，而下面情绪混乱无所适从，又凡事朝令夕改，总是变，使得一切事都冻结下来，下面用世故消沉代替原有积极，趋势不扭转，下下代痛苦必更大。决不要和人争是非得失，不争名位，好好抓紧仅有的可用剩余时间，有计划来学，形成积累，一年或许看不出意义，十年廿年可就大大不同，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万一有机会作研究生，攻什么尖，也应当有勇气去接受新任务。

最近听人说世界先进种种，相形之下，我们这十年可太落后了，有的方面或许还将日益更加落后。这是令人痛苦的，国家事千头万绪，林的哲学一经占主要地位后，许多原有布局也打乱了。有形生产的工厂易恢复，无形的对党的向心力破坏得未免太厉害。有些事可以缝缝补补，有些却不可能。

要什么书可来信，能买的必可以设法买到。目下有四五处出售内部用书，我有介绍信可以去买。

你应当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抓学习。世界的进展，是靠组织也靠知识，组织如不会充分使用知识潜力，将是会落空的。人家是全国求达到高中毕业水平，我们大专和各级中学却停顿了已快十年，至今各种教科书还待开会，组织人力来进行编写，……要达到比较完善，恐还得在三五年以后。新大学生的要求，却是补文化课十月八月，以能达到初中毕业水平为目标。而且学写作，即写厂史、家史、社史，使得教师和学生同样不知如何下笔，因之抄来抄去的过下去，大舅舅来信说这将是三几年内必然的情形。

千万不纠人任何一种人事纠纷中。我正因为不懂政治的现实，所以在四十五年来，不卷人任何团体中随同而升降。自然有困难的一面，例如直到现在连个稍稍像样的住处还得不到。但是到若干工作需要具体过硬来求解决时，我学的就显然都有了用途。由于学习工作态度认真（甚至于方法也较新），求进展也即较快，联系方面也广。不问搞创作或搞文物，拿出手时总还像有个分量。可是许多有用精力却在等待中消耗尽了。真是无可奈何。

妈妈来信廿左右或可上路，如动得了身，则七天后必即到京。房子已由大弟为收拾，除了交通麻烦些，此外或



比东堂子好些些。将来也有可能让我作为家属而迁过去，比如也被迫退休和别的变故。但是明天事我们还难估计，所谓将来更遥远了。

问候双好。

从文

八月十四

197208 中旬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信，知工作还能在比较顺利中进行，即是大大幸运！吴组缜仍在北大，无事故。是最近从德申知道的。吕德申似为系秘书，大致不会错。学校亦有些些假期，因中小学均同。中小学假中学生已建立“还家作业制”，只是教本不统一，不适用。玩牌下棋还是占主要位置。科学院中外文所及其他单位去漯河的，已全部迁回。但仍在搞“运动”，一年半载内，如何研究，研究什么，恐均提不上日程。因上面还不定，知分安排事比起来未免太小。国家变故过大，有较多困难存在，有待一一重作清理安排。有些事要从体谅来爱国家，似乎十分重要！有的近于“创伤”，则有待医治，要一定时间，例如学校和部分工厂，才可望元气恢复。有些部门，或又只能因时因势，承认现实，再图弥缝补救。正如古人说的“破甑不顾”，重新抔泥烧造。……总之，凡事“万端待理”，我们则近于“一无所知”。所谓已能进行工作，比较上说，比不少学部委员、研究员较能把一颗心落实到待尽责任上，生命为不虚度。其实也近于“聊以自慰”。事实上，在新发展中的社会，一面工作实在已近于可有可无（因肯定“后无来者”，只能及身而止），而另一面尽管记住“国家有道，庶人不议政”

古训，同时还记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明天，终不免忧心忡忡。有时且不免十分痛苦。因略习历史，即可“温故而知新”。尽管社会组织业已崭新，但民族形式的悲剧，却容易孕育于人的关系中，新关系有好的一面，也不免有回头一面。历史上有些悲剧，却终将重演，近于一种规律，下坡走丸，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也。明白规律，或能凡事处之以静，持之以和，谨谨慎慎，老老实实，尽其应分，工作下去。到《庄子·大宗师》所谓“劳我以生”，随后必“佚我以老”，接着“息我以死”时，一切接受。照自愿原则办事，或许能于晚年意外事故较少。也就是古人说的“明道有福”，在善于自处。五十学易，可无大过。过去多年学易，不大能理会它的重点何在，联系近年时事之变动不常，反复学习文件和文件所不及载空白处，才若稍稍有会于心。明时变近于自然，则守本业，谨语言，少强作解事，时时怀履冰之戒，不迂腐固持、自以为是，将不失明哲保身之道。也由此读阮籍传深一层明白所谓“忧生之嗟”为何事。愿共同互勉。近廿年学习，理会到“爱国家”三字，实有丰富内容，值得在行动中永远占居首位。因此任何困难挫折，总不至于消沉。“爱本业”，则可永远保持向前进取活力。因为知识在积累中，日益加深加广，头脑将越来越开阔，绝不会在个人小小得失中失其所守也。

宋代兵器制作之精，种类之多，储备之富，均为历史所少有。而作战之不得力，恰成对照。主要原因似有两点：一则宋初注意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因之用文人带兵，却顾此失彼，对外作战即大不得力。二为“先南后北”说（似赵普主意）得势，南降南唐，吴越，费力不大而所得胜利远远

超过所预料。记得《吴越备史》叙钱氏投降缴械，金银装兵仗即过五十万件。北方则一再接触，损兵折将败绩后，斗志即衰。澶渊之盟后，即全取守势，宁愿年纳岁币廿万匹、两……等等，主兵事的文人，却乐意轻裘缓带作儒将风流自赏。貌若有远见，实际上则虚矫懦怯，不敢面对现实，误国由于“惭”字。天书一出，上下相哄互惑，且利用之内骗人民，外骗契丹，大修玉清昭应宫收藏“天书”，一切行为似聪明，实愚蠢。后来绛霄宫且变本加厉！道场施食，布斋且达万人。终于灭亡，自然之理也（亦必然之理也）！宋代武备发明种类虽多，实多近于防御性，神擘弓就似乎在守城能起作用，大不利于行军。随同造纸业的普遍发展，利用丰富原料，又发明了纸甲，马甲又保护周密，似较轻便柔韧，但或软或硬，依旧挡不住辽金习用的打击兵器，金挝、链子槌等就正为对付坚甲而兴起。作战始终占主要地位的矛（槊、稍、枪），得用处一部分也是在冲刺！明代兵器似乎也有不少只宜于守城，而不利出击，如狼筈。所以在图画中所见宋明人作战，兵器多十分简单，枪、弓、刀外无多见。和《武经总要》、《武备志》大不相同。如上外行猜想，不知是否还有些些是处？望便中相告。

这里工作进展较慢，一由于材料散失，原抄引举例即无从审核。二由于廿二万字说明，得压缩成四分之一，终不免顾此失彼。三则年龄衰老，如此一份工作，对我说来实相当深重，全凭记忆，又得将引申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十分自然。下月勉强交卷后，还不知将如何继续下一步工作。私意如能稍稍转换空气，或将来苏杭一转，必可来府上住二三天。最好将是带三五百种绸缎来作短期展出，和

各纺织单位设计同志交换意见，对今后这部门“为生产服务”工作，必可进行得更扎实得用。因廿年来学习花花朵朵结果，对绸缎中如何“古为今用”，“发言权”似乎比谈创作已较多！可惜至今工作方式仍旧近于单打一，无一个接手人，心想试恢复千把近千年好花样，虽近于“为长者折枝”，但工作进行总得要人手相助，调人办不到。近来即希望每月自出百把元，找二临时工，为绘复原图，将来工作一例交给公家，也近于过分好事，办不到。所以这部门学习心得，恐长远只能停顿到笔头上和口头上，意中事也。

兆和同志三数日后将由丹江退休返京（文化革命在这个小小简单十分家庭中，总算告一段落）。因住处过窄，个人住下已少回旋余地，平时工作必将二百大图摊于床铺上来核对问题，情形已相当狼狈。加一人殊不易设想，才承作协方面好意，另于相距约一里许作协宿舍中找到一个住处，暂时安顿，且待将来。住北京已五十年，今年已七十岁，和家中人还得分开居住，而动员其退休归来列为组织上“有意照顾我”。能得此特别优待，实应深深感谢！因即以文化部面言，至今在咸宁湖边，大致即还有四千大小干部，在秋阳中约四十度高温下抢秋种秋收！丹江则有四百多老专高知，一般在六七十间，亦复忙于种菜。印象中记得冯雪峰主持一片菜园，终日徐行畦町间，好几次见到拄锄于颐下，注目新长菜苗，如有深忧，满头如雪，而面目古朴严肃如西汉壁画，令人起严肃感，不易忘也。

住处在东堂子，出门不远即东单大街，每于夜里出门走走，必可在附近水果摊边，见大小男女老幼人群，或立或蹲，大吃西瓜，面目则浑浑噩噩，无思无虑，或十分快乐得意。

大有无怀氏葛天氏之民神情。不免转增胡涂，忙匆匆赶回家中。古人说：“和光同尘”，实在太不容易！吃西瓜还作不到，何况其他！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同院中有二三受过高中教育的成年人，每日必与四五初中学生争看新连环画册，或下棋玩扑克牌，牌犹崭新，亦不知从何得来。因据人说，只对外友谊商店才有出售。生命如此使用方式，在此大城中恐将以数十万计，一切似乎还在听其自然发展中。“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处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作漫无边际思索。情境十分离奇。但一切还望放心，因至今还能天真烂漫作无边际遐想，可证明头脑还活泼灵敏，并不凝固。天真易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各取所需”四字，似乎也可以转用于做人处世方面的考虑。

或因天气过热，头脑略有些乱，不多久即可好转。并候佳好。

从文

八月中

19720825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妈妈已于廿四返京，七人队伍去接。人瘦精神好，已办妥一应手续，暂住作协房子，有羊宜宾胡同，有一大一小二间，约十九米多点，比我目下住的宽些，院子且大过六倍，是原月刊办公室。可搁行李。不一定即去住，因为交通不方便，是暂局，今年恐还得搬一次家也。妈妈能休息一二年回复回复身体也好，瘦得惊人！

看不见的“向心力”在一些人信仰中圯坍分解，是个令人可忧虑的事。大家虽看不见，却遇事感觉得到。预计上面总有办法可以补救，只是不大容易把新方法贯彻于各方面作的新措施中，一二年即一切好转。川中想必也不可免受影响。一切谨慎单一的搞工作，可避免不必要过失。

并候双好。

从文

八月廿五

19720922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你长信，知种种。妈妈已回京一月，一切还好。另外住处已安排得差不多，大小二间约十九米，近于特别照顾。我有时去做做事，因为院子约比东堂子大八倍，侧屋也有走廊，仅对过住了二家，正房五大间及其余多还空着，所以格外清静。妈妈大多还是在东堂子，一个人在那边也受不了。昨天过节，为红红寄了两斤京果脯，一罐奶粉，一件裤子，一件衣料，十月或可收到。毛线要工业券多，且不明好坏，品种过多，待朝慧作顾问再办。永晔大嫂还在京，大伯妈新从凤凰来，所以家中明天午饭将热闹到七人围坐。大伯妈已七十一岁，精神还好，一个人坐火车三天来看我们。约可住二三月。你可来信问候问候她。大嫂或许有了孩子，大致过节一星期才回南方。这里正准备接待田中。似乎是一年中最好天气，在廿度左右，空气透明，街上十分清洁。市面热闹不易形容。对外可以说一切大好。但对外，或许还必然有不少麻烦。所以对内至今还开不成应开的会。每一机关都不免还受派性影响，甚至于外交部，或许就还有不少中级干部尚在乡下等待。文化部则五千人还不像今年即可望一刮子回来。特别是，新传规定老资可因病返回，即可知非老资还得有所

等待！这事大致由京直到我老家乡，情形有相同处。有些事不好办，有些事办不好，即由之而来。如何来一股新风，把每一部分的骨干“私”字刮散，至少像是还开不出什么有效丹方。因此熟人都觉得妈妈目前作为“退休”回来，还是比较合理。因为真到需要人作事时，自会有事可作，或邀回原位。……即此种种，就个人生活言，真近于“休养”，对国家想，却不免令人长怀杞忧！正如传说老总就提到“‘干部’与‘青年’令人担忧！”

百科新由南回，观感相同。有大好事，即镇江不运出大油田，闻已肯定。正有八万人进行第一段建设，预计不到三（五？）年将可大生产，或将有五十万工人参加生产。又大伯妈来，说我们小乡城也在城外河边钻井，取出乌黑石芯，闻说是“钨”。如确定，即将有二万工人由外调来。本县二百年来还只一万八人住城内外，变化之大，可想而知。闻火车站最近只隔乡下四十里，远的也只公共车四小时可达。所以我还想如明年政协参观，将和妈妈一道回去看看。最有意思也许还是上云南，转到自贡住住。据熟人说政协这个职衔将是终身的，明年肯定要开会的。

回来后，或许因为住处过窄，日子虽过得比双溪丹江好得多，工作反而不如住湖北效率高。或许听的新闻过多，求争时间搞搞工作的想法，受“现实”缚住了。还得用点别的幻想，来补充向前动力才好。

大哥处或许和你处大同而小异，二表哥处也相同。安定是表面现象。但究竟在生产，还是比科学院或待恢复的大专院校高知用“斗批改”为词的等好得多。新头头不问大小，不得力或不会负责，几乎是一般现象。有的二把手又不肯、不敢负责。

而“功臣”又还在私心自用。大表姐来看了我们半天，感想全相同，可见是普遍情形。如何变，只天知道了！

凡事不宜悲观，还得从爱国爱党出发，一切尽力作去。从好处作去。国家在发展中是肯定的。大小领导干部不得力、不得用，带来麻烦也将是难免的。不问如何，还是得拼命学上去，因为中日复交，肯定将带来技术合作一课题，形势所迫，不赶不成。要以千万计的中层技术干部来分担工作，决不宜自外。如何避开那些人事纠纷，稳稳的深入业务，为必然趋势。要长记在心，即不至于一时受挫折而丧失信心。要积累有用经验并提高知识，我们同意你在工作上搞改进，但有机会提高理论知识，还是得趁年龄来得及，狠狠抓机会学上去。要凡事充满信心，和之佩互相鼓励学下去。这一点要认真向优秀党员看齐，必然有的是这种好党员！

和这里不少熟人比，我的健康似乎还比较过得去，值得放心。难处恐怕是手边资料不够，许多作来对国家显然极有益事情，却不易着手。不免白着急。但是如果身边以十万百万计的知分，还多在无可奈何等待中近于混日子，我无从照计划有步骤把工作进行，也正是当然情形。

我初初设想（熟人多以为对），即明春和妈妈过南方走走，江浙转个把月。事实上倒是十一二月能走走气候却最好。原拟本月交卷的工作，目下看来在势办不到。因此明春或许将依旧在东堂子磨去，像是必然。

要什么告我们一声。

两人务必要把身体搞好，丝毫不宜疏忽！

从文

九月廿二

19720925

北 京

致张宗和

宗和：

三姊返京已一月，因房子过窄，近由作协另为分一住处于羊宜宾胡同，原文学编辑部，还清静。比这里一间稍宽些些，十九平方米大小二间已近特别优待！东东西西一搁，也就差不多了。分开住终不方便，因此她基本上还是住东堂子，只小龙等星期天去住住，我有时去作作事而已。还只近于“暂局”，过些日子，大致还得作新调整，有的单位还因此盖新大楼！一切似乎还在“等待”中，等待上面大事安排定后，才会逐一人轨。以目前言，或许还有几十个省、几十个部、几百个大学，都还待恢复，所以次面又次的“知分”问题，有所等待，是必然的！三姊能退休，比在丹江等待分配似比较好。到将来工作单位恢复，能做事又想做事，总不愁无事可做！我们和熟人比起来，精神还好，一切通好，足放心。照形势发展，搞文物将是各省教历史的不可少副业。所以能留留心，有的是新工作可以配合。

这里有《御览》（影印 50）、《北堂书抄》（10?）、《艺文类聚》（6?）、《渊鉴类函》（15）、《格致镜源》（14）、《美术丛书》（50）……等等由唐到清的类书可由内部书店购买，对于搞文物用处较多，若有需要，即可为设法找找。这些书大致

多是用“内部参考”方式才能买的。近廿年文史论著也可买。至于近廿年出版图录，也不少，只是价偏高，投资似得在二千左右，才规模粗具。也还有整份《文物》、《考古》及《故宫》可得，照原价能买到。碑帖则因各界要的多，较好的，即影印，也已难得。拓本过去明丛帖无人过问，十多本不过廿元一份的，近似只供日人，动即在二百以上。汉石画像过去十五元一份约卅张，近已绝踪。砚台过去五六元的，也专为日人主顾，动即七八十或过百。笔也总得一二元，因此一来，自然而然大学习文史的也不会写毛笔字，历博有不下廿文史考古毕业生，写陈列卡片还得另请高明，找临时工！我用的还只是小学生习字的一毛钱羊毫笔，倒蛮好。

亲友多还好。只是即或工作已恢复，心情却似乎居多还在等待中。亦大势所趋，个人总不免在无可奈何情形中若有所等待也。科学院中外文学所多熟人，虽已调回，如何研究，研究什么一时难落实，因之在斗批改，看来总得有个半年来告一小结。余事可类推。

并问家中佳好。

从文

九月廿五

19721005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

得信，知你事已重作判断，恢复正常，可贺。所要书，改日当为去看看。教写作，有个基本矛盾存在，不易解决。照近十年来中小学教学方法，总是拟提纲，定主题，大学搞习作抓得会更紧。照这种方式下去，将不免如虎虎的女孩沈小红，一年级，写信即八股腔，将不免回复到我们小时写《汉高祖斩丁公论》，或较后要中学生写《论宪法》，不可能写得出好文章的。据我个人经验，写和教的经验，真要学生在写作上取得进展，一面是看杂书，大量的看，一面是不受什么写作格式框框拘束，从写信作起，相互为用，一二年间必可取得显明进展。但这么办肯定是不许可的。这就正是近廿年一面像是十分重视写作，结果却得不到预期成果原因。卅卅年前，一个人能达到的成就，近十年倾全国作家还作不出的原因。因此不仅目前少看得下去的作品，近几年后，也不大可能会有较像样小说产生。作家思想不得到真正解放，有分量有内容作品不可能产生的。就学校说，则练写作基本功方法若不大改大变，肯定二三年后学生写个信也不免公式化，不可能出现奇迹的！事实上不少在大学里教习作卅年的大教授，就写不出个像样叙述文章，本人习作还不及格，怎么懂

得因材施教？那能有希望在他们手中用短短时间，教得出学生写得出引人入胜的家史、厂史？过去不少什么史，事实上就是这种先生为捉刀完成的，所以对读者毫无教育效果，对作者思想上也难望什么真正提高。上下相习作伪成为风气后，想要扭转，也不大可能。这种李森科式的文学产品，即或已为上面发现并无营养价值，也引不出青年渴爱文学的口味，又未能刺激真正乐意执笔的青壮作家写作热情，但是还得继续生产下去，则事极显明。面临这种矛盾的现实，如何去执行人之师的责任？倒真值得好好考虑考虑！在情形许可下，劝同学把读书范围扩大，大致还是唯一补救方法。比课堂上要求的加十倍多也不算多！

这里内部可买的书还不少，例如卅年代作品、著译多还可以得到，近廿年的也还易得，正由于数量相当多，而各地忌讳情形又不一致，你们那边能许可读的是些什么，能明白个范围，即可为选些来。最好当然还是你自己来选选。如果来时，带几个校革委的介绍信。必需带些，不填日子和月份，写给北京中国书店内部供应部的介绍信，即可得到不少方便。

三姐回来一切很好。二姐常见到。卞诗人衣冠整齐，还是像英国绅士。叙述自己种种习惯还未改，和在云南差不多。文研所已恢复。一年半载内恐说不上什么研究，工作程序全打乱了。一个像样的图书室也没有，近十年世界出了若干万种书即完全无知，说研究是自欺欺人。国际形势对我国极有利，国内事近于无知，正因为“无知”，因之总不免令人“深怀杞忧”！知分政策在求落实，还得有一个三五年时间过程。求恢复十年前干劲，恐还得国家有一系列工作待努力也。有些事也可说元气大丧，回复应有健康，得十年休养生聚！总

的说来，是很难配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无可奈何。

从文

十月五日

19721009

北 京

复王家树

家树：

得信久未复。近闻曾暂时调工艺展，如还有机会到南方走走，望莫失机会。多看看生产情况，明白水平及进展需要，对将来教学也大有好处。或可望深一层理解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将是三几千花纹图案，而不是抽象理论。你能参加战国陈列，机会很难得。因为通过工作也可明白这一段许多问题。这里工作告一结束后，我意思你最好还能有机会参加故宫的历代艺术馆陈列，才真是有意义的学习！你说的图案工作，意见好，轻工部建议恐一时难行得通。因为经过这次大动荡后，人的情绪似乎都不大正常。许多事都不易上轨道，“古为今用”虽经正式提出，但是，不少人除了就出土文物临时抓抓，模仿，能用到生产上，距真的从大量资料中，来取精用弘，有计划搞材料，并取得各方面协作，来进行试验，这么作，各方面认识上差距还大，据我所知至少有五个关口，或六个关口，形成阻碍，有待一一克服。且肯定不易克服。一为轻工部艺术局，得有个新认识，有个能高瞻远瞩和强有力领导，能对于搞资料“是件大事”有一定认识。第一关。第二是外贸方面明白问题，对“古为今用”有较深刻认识。第二关。第三为特艺或轻工业生产部门领导有个新认识，热心

搞试生产，鼓励从各个方面作试验。第四为故宫对之热心，能大力协助其事。且有专人当成任务，而不当成权利来协助工作。第五为青年设计同志（第五关最不易），如×××同志等，认识上能提高。对“古为今用”懂得深一层意义，比目前加十倍深（这很不好办！）。第六为老师傅认识上能在帮助下提高认识，不自足于目前成就。……我们常谈认识有个过程，这若干方面的障碍，可并不是上面有个号召即可一切照主观设想推进工作的。所以我曾经设想，捐一笔钱，来重新收集点材料，比如买二千元瓷器，洗二千元照相，买三千元图录，搞个纯粹服务性试点，试个一年半载看。让这些资料用简便方式，即可从我手中借去使用，能搞廿种印花布、被单、桌面布，并能就日用搪瓷、日用玻璃、日用瓷和其他要用花纹的产品，有机会搞个十来种试产品，取得一定效果后再向什么上面建议，并把资料全部捐给公家，（不必花公家一文钱，他们还未必乐意革新！）也会有意义多了。若再能为编三五种图案册子，那这点投资，即可算不白费了。但这么设想就未必能办得通。因为看中了瓷器，即未必能买到。而应洗的照片也还十分费神，未必能批准。一切无私的热心，还将会受种种妨碍无法进行。或许还将为过去捐瓷器给工艺美术学院情形为人追问：“你干嘛那么热心，莫非别有用心？”新的怀疑或更具严重意义将只有不过问为省事。我这种近于愚的爱国家、爱工作热情，在当前或明天，都像是已经无多意义。彼此认识问题差距过大，路走不通是显明的，所以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是否会还应当作转业准备？尚不可知。因此，在“古为今用”求落实时，我虽然应该是有较多发言权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恐已无多发言机会。正如在文物研究

工作什么讨论会上，已极少正式被邀出席。谈短篇小说创作会上，列席听听机会也没有。事实上这方面还是有充分发言权的。我的供应关系，至今还未送回。即想回复到过去十年前对一些工作建议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了！

十月九日

① 王家树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19721015

北 京

致 王 弻

王弻兄：

回来后试想想，似有十来种帐子形象尚可参考！只是手边材料散尽，记忆力又显明日益衰退，随手写来，定必有不少错误也。以弟主观设想，照时间排比，清代虽过晚，但若有机会见到实物，则必可得到较多启发。解决问题！

又历博藏有《皇朝礼器图》百十册，部分似已刊成《清会典》，也可查查，因“郊天”就必用幄帐，“习射”遵古礼也必设幄帐，会典图若附有幄帐，则诸事迎刃而解矣。仪礼中似有射礼用幄帐记载，试查查《三礼图》及《十三经注疏》，或有图，即或成于宋人，亦依旧可参！

望保重身体，并候府中大小佳好。

弟 从文

十月十五

已为买得五味子糖浆，便中来时可带去试用，似有效。

可用的杂书，搞文物值得搁在手边供检查：

《渊鉴类函》《格致镜原》《太平御览》《艺文类聚》



《美术丛书》《营造法式》《佩文斋书画谱》《咏物诗选》
《耕禄录》《云烟过眼录》《天水冰山录》《吴越备史》
《格古要论》《博物要览》《妮古录》《匋雅》
《安禄山佚事》* 《唐宋之金银研究》汪时璟译日* 《元
典章》* 《大明会典》* 《碎金》《天工开物》《蜀笺谱》
《蜀锦谱》（以上部分除加*的其他或已收入《美术丛书》
内）
《古玩指南》《图书集成》《考工典》与《食货典》

19721018

北 京

致 王 矜

王矜同志：

小亭子式幄帐，北齐张肃俗墓（原报告题张肃，似误。）报告中一老莱子娱亲画像砖，即有一件，似尚存古意。形象还具体，可供比参。至于一般北朝石刻及敦煌画，垂帐虽不少，惟上部多属佛龕形象。讲经座则除唐初贞观时《维摩变图》中有一形象，此外只记得晚唐大幅牢度义斗智壁画亦有二件，其中一件被风吹得七颠八倒之讲经座上部结构，正因颜料翻转，还可明白些问题，或亦可备一格也。车乘作方盖形象的不少，似多东汉后期，凡盖弓帽构件四垂的，必与之有关，但一般四垂构件似无中部支柱，和常见圆形伞状不同。若据绍兴镜子反映则下部多作亭子式（如桥梁式），是则支撑点在四角（柱）五分之四左右。结合关系，似固定而不是可以随意拆卸，还有待从实物比证，才可望明白情形！若据后来“二人抬”、“三丁拐”以至“八抬官轿”和外来轿式马车看来，顶盖均固定于方框上，和汉制差距大。

敦煌唐画《张议潮出行图》有一迎佛亭子，四人肩抬，研究所误为肩舆，为较早出现一种式样，同式必早于南北朝即已出现，因《洛阳伽蓝记》记迎佛日，有三千多佛像出行。必包括金、银、铜、夹纆等不同制作，这些“佛”自己肯定

是不会步行的，必坐于同类有盖复阁子里，逍遥赴会！
并候佳好。

弟 从文
十月十八

夏、王诸先生并致意

《绍兴古镜聚英》有不少方亭子式轿车，似即东汉末到三国时有应用。应即曹操夫妇给杨修父母所谓通明四望绣幃七香车。山东汉石刻有数式，四川砖刻有一式，均不如绍兴镜子反映具体。图像虽极简质，仍可见伞盖作方形而四角上举作式。后曳长绣帘，隋之金犊车，唐之油碧车还使用，惟罩棚已大不相同，改成牛拉车棚作桥状。张肃俗墓报告有彩绘陶车，故宫有隋青釉陶车，具代表性。唐画迹有用双牛的，《二郎出行图》为仅见。画迹即较晚，车制实唐，牛背复一唐式团窠锦鞞，可明制度。



19721103

北 京

致革命历史博物馆诸领导

革历博诸领导大鉴：

日昨贾、孟二同志前来告知，馆中已为我在左家庄找了个住处，深深感谢党领导特别照顾厚意。房子我已看过相同一单元，环境还静，只是过窄，若把目下所有行李、书物，并馆中个人存书、故宫存书，同时搬去，恐挤不下。并且离市较远，平时入城，还得换车一次，若来馆，就得换车二次。上医院也相同。相当困难。我夫妇年岁均已较高，外强中干，易出突然事故，不易处理。并且和几个亲戚相隔极远，平时难得照料，有病更来不及通知。因此请求领导为考虑考虑，最好能在较近些地方，如建外之永安里或更近历博、故宫，同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支配房子，商量调个约三间一单元住处，因此一来，我在比较从容情形下，还可就两馆文物，进行学习，为国家多作点事情。有的常识，对馆中改陈，或许还有些用处，有的常识，又还可对于全国教艺术史搞美工设计的同志，十分有用。特别是求“古为今用”落实政策时，我的关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常识，或可起点桥梁作用，使他们少走弯路，对国家也少浪费。为公为私，都好一些。首先还是对公家有好处，十分显明。所学能为全国手工艺老师傅作点后勤工作服服务，我觉得十分光荣，也应分得到领

导鼓励支持。又如住处较近，馆中改陈工作，大致也还可出一点力，不至于“尸位素餐”。正如上次信中所说，改陈工作，相当复杂。即或有史学家巩先生、博物馆专家王先生，主持其事，又有不少有的有了十多年来经验少壮同志分段负责抓具体工作，大处能掌握，每一柜放什么，如何处理说明，要达到年以百万计观众受益。可能还有一系列小而十分具体问题待解决，得用心。如觉得还有用得着我处，能在楼下或比较靠近库房和图书室、美工室之间，因为要随时入库房或查书，并供美工同志咨询，在五楼相去过远，太不方便。为我匀出一小块地方，我当尽力所及，来完成这一近于“扫尾”工作。事实上，经过两次学习观看，就已明白，待做的事比原估计的还加倍多。总的印象，隋唐部分过于薄弱，和历史发展大不相称。此外 1. 有些重点历史画或照相放大或许还得返工重绘或修改。如题名为义和团就刑？那幅放大照相，剃光头前有二巡捕，后有一洋人，大致只是辛亥后天津租界里或东交民巷押送中国犯人苦役情形。这种“巡捕”衣着，或许在民八以后，还在东交民巷里某一公使馆门前尚可发现。2. 有的文物，还待调换或增加，才说明问题。如南北朝得加些绘画，唐代丝绸、乐舞，宋代得用《大驾卤簿图》一部分，南宋还得加楼榭作《耕织图》，如清代得加《潞河督运图》、《姑苏繁华图》，换清初之缎……3. 有的图表比例上占地位过大，得相应缩小。4. 有的大模型，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据史志记载发明多较早，且历来只在《大驾卤簿图》中起装点作用，或得移到大厅一角，才合适。好腾出一定空间，搁置别的文物，充实这一段文化方面内容。如认为必要，也不妨将《大驾卤簿图》中指南车与记里鼓车二彩图重绘一尺半彩

图，也比较妥当，近于实事求是。……如此或如彼，都有待一一研究、商讨、或重作安排。至于目前情形，对于不搞文物，不懂文物的中学历史教师，还易懂，也得益。对多数观众，希望从文物和文献结合，得到中国文化史一种生动印象的观众，恐引不起兴趣，达不到应有效果。这种观众，是个比较多数，不宜过于忽视。

我如有个落脚处，即或得有三几个月时间，得长住馆中，来和大家一同商讨，是应尽责任。通过这一工作，对于负分段改陈同志，今后搞文物研究，必需如何把文物和文献结合的问题，来理解一切，意义重大，也会得到一些启发。因为从方法上说，就可知是考古所或大学系注意不到的，即每一文物的本身发展史以及和其他文物的相互关系。必需给以应有注意，才能有所会通。吃不透，作说明即困难。又我近廿年的业务学习，大部分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进行的。同时也向观众学习，作过几千次说明，接待过各种不同观众，对他们不同要求，或许也明白多些，因此改陈建议，希望能依据经验，不离题过远，比较切合实际。大处近于无知，没有发言权。小处有些建议，或可供参考。

又前不多久，承馆中将个人研究室中书籍发还，初初约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图录失踪。还有从我家中前后八次搜去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因为稿存公家近于负担，而归还本人，却有一定意义。在我手中整理出来，也可深一层明白过去前卅年从事的工作，得失何在，五四以来，从事文学革命工作，现在的同人，剩下已不到四五位，明白得失，即可将长处发挥，错处改正。

内中还有一部外文名著《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是第七次馆中原在传达处工作一马同志从我处强行拿走的。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他却说由他“负责归还”。为帮助这一位年青同志不犯错误，请代为将此书追回，以明责任。不然得由我赔偿，可赔不起，也买不到。（是属于专业用书，照中央政策，公家也不能没收的。）即此，并致敬礼！

沈从文

十一月三日

19721117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今天大哥为寄了些药、物来，不久必可收到。这是第一份。另外或将托罗振西^①带点，已买妥。咸鱼这里叫“块鱼”。听说用水将盐溶解后（泡在水内一二小时）加热油浸透，或再加些糖（与江米酒）蒸吃，味道极鲜。之佩一定欢喜吃，也一定会吃。后见小黑妮，才知就是所谓“糟白鱼”，过去用罐头装，极贵，人争买。现在平搁在案板上，即无人过问了。妮妮说，将水泡去盐后，即用油煎煎，也好吃。又另外一些药，你和之佩都可吃。“五味子糖浆”原以为只老年人用为镇静剂，近在此听医生说，才明白铁和磷、五味子对机能调整均极有效，所以经常脱销。如自贡有，望当成经常用药，各吃半年。买不着，这里当为寄来。据经验，数空军四六二医院制药厂的最好。两人务必把身体弄好，即是为国家，也同时让妈妈和我放心！我和妈妈的健康，使你们都可放心不少。相反，你们也应分在身体上多注注意。

闻由川里来熟人谈到许多事，还多比信中说得仔细，不免令人痛苦。但诸事却在意中，物必自腐而后生虫。因为社会动荡过大，比过去估计的大千倍，遗留症且不是十年能补偿，是不少人说到的。纠偏，总不可免会有“顾此失彼”现

象。凡战事，换主将过多处，麻烦即多。池水经过大搅动后，欲回复一泓澄清状态，还得费一定时间，何况几亿人的大国家的大动荡。对生产上易恢复，心情上却不易。这教训太深刻了！求一切正常，不能不靠时间，来医治创伤。就对外关系看来，趋势是可以想见，正在“以外促内”。到处在学英文、日文，至少已反映出十年廿年内，国家将向什么转化。《参考》上经常刊载些外来客人（名记者）总结报道、分析，有些很值得注意，似乎相当中肯。言简而意深。赞美的有分寸，批评有含蓄，却有斤两！我们正在转向，是势所必然。因为大门一开，才明白工业落后到难于设想，再不民主将更落后。要从大处来爱国家，不必尽在小处转。要把爱国、爱党落实到爱本业，极力钻研求进展一事上。莫纠缠到局外人永远搞不清楚的政治事件上。这不仅是这里不少高知老干部一种看法，甚至于还是……一种不说的希望。在这里，不少相熟老党员都承认“不懂”。或说“政治难懂”，“难掌握分寸”。因为文章后还有文章。卅卅岁的青壮，若自以为“懂”，或者还盲目以为自己“正确”，或“不正确”，都不免近于提线傀儡的行动，在一种变幻莫测的发展中，万千人都是随旌麾而动。自以为聪明如什么“崩老”，以至于“小小老百姓”……到一定时候，必靠边挂，早在客观现象中。同时又正因为人事动得过多、过大、过乱，而有时也不免使得指挥失灵。线索一乱，出点子的手法即再高明，也依然乱成一团。这就是目前由地方到北京情形。……令人忧心即在此。要多做点事，少说些话，才可望于某更新情形下不出意外事故。你们还算幸运，至今还能把所学用到工作上。这里所知，有不少较晚些大学毕业的熟人，以至于有数高知、专家，多至今还

挂在千校。有不少（或更千百倍多）的青年，年在廿四五到廿八九，至今还近于宕在半空，既不能升学，也难望作学徒工（同院华华即是一例）。青年情绪多漫无所归，近于失去生活定向。但在学校里教书的，却感到无可奈何，新招学生基础过差，无法辅助！到处是脱节现象。即以我近廿年搞的一行为例，有的人什么不懂，恰在主持业务，而不少内行，却留在乡下，无可如何。我和妈妈即或因特殊优待，能回到北京，可是学的却已近于“用不上”。那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年不闻出文学书到十本以上。工业则听二表兄说，由于原班子一乱，三结合意思虽好，实行上抵触未免太多，而由“派”发展的“私”，一般占相当位置，不免到处有情绪抵触，妨碍生产，影响多数人情绪，失去约束力。部分人极力抓权，部分则意存观望。由二表哥大机关到大弟小单位，现象均相同。所以明天事不免令人深怀杞忧！还有几十个部待恢复，人事上安排似乎还有待。有以百计大学待开课，招生照第一年办法已发现种种毛病，照这样办恐不大成，但也不大可能让下放应升学的升学……都似乎在说明“一切上轨道，犹有所待”。也说明“破了以后，立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破即是立”的旧提法，带来的麻烦可多！

我存馆中部分书已归还，又前后八次抄去的1稿子、2书信、3已印行作品，第三部分已有了着落，送还到我原研究室，真是万幸！但重要或在前二种，因为有几种已发表未集印的小说，和一大捆近五十年通信在内。或许还可望追还其中一小部分。

住处虽允为调整一下，在东直门外左家庄，去飞机场路上，属国务院机关单位分配的，有两间，也有暖气（住北京

已五十年，还始终不住过有暖气房子)。上馆里得换车二次，上医院也不方便，因此还有待重新安排，不拟迁去。

永玉等还在干校，文化部湖北方面也还有二三千人，一律在等待！卞诗人等虽已回来，还终日集中学习。妈妈体力已大有好转，恢复了十年前情形。我还能维持，比在丹江也有好转，只是住处过挤，工作却似乎已不如在丹江便利上劲，大致“新闻”越多，越忧心这个国家的明天。事实上这种忧心自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或许还得搞点新的业务尝试，即把近廿年所学，作为基础，走出博物馆，为“古为今用”出点主意，或许比留在研究室写点文章有意义得多。因为这方面求落实，我可作的事似乎比别的同事多好些，也得到各方面老师傅信托。主要是为他们作后勤服务。如有可能把工作重点移到生产上，我或者还将去故宫，一面学，一面提材料。但体力究竟受一定限制，想做的事、可做的事虽多，能做的，或许已不多。只要凡事能开个良好的端，也总算不负所学！《服装资料》把说明抄出后或可付印。

今年这里已相当冷。二表哥为厂中扩建，又第三次来京，每星期必来大吃一顿。红红处妈妈为寄了件蓝布大衣，一点果脯什么，极朴素，大致可以穿两年。这里小尖鼻还不到四岁，已过一米高，穿廿八号鞋。估计她们将来都将是大个子。二姨一家都还好。

要买什么可来信告妈妈，这里有笔钱专供动用。两人首先得把身体搞好，是实事求是！

从文 十七

① 罗振西 钳工，工人诗人，沈虎雏的同事。

19721123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得小弟近信，和妈妈看到后，不免增加点忧心。这也是理所当然。你们务必要设法把身体搞好，才能在明天某一情形下，或许更大困难来临时，还能长远处以泰然心情，永远不灰心丧气。（任何情形下都得乐观，也鼓舞人乐观。）凡事看得自然，许多存在的不合理，甚至于是必然！才可望在今后接受更多的教育，活得更扎实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得既那么大，而且还在动，且潜伏着各种令人深深杞忧的因子（争权，分解）。对自己某些事情上的疏忽，以至于“自以为是”的错误，要有明确认识，不随波逐流。但在另外人事上，似乎又得记住古人说的“察渊鱼不祥”，无妨听之任之，如愚呆不解事。少由于主观如何如何产生不必要纠缠。也就是旧话说的“对自己严，责人宽。”妈妈一生最值得学习处，即对自己，十分克制谦虚，对人，极懂好坏，但从不用自己水平去要求人。这一点我可就差多了。我唯一长处，即对人，知鼓励其长处，对自己只拼命抓学习，集中精力求工作进展，决不稍存投机心情，走捷径向上爬。学什么也总不自满，而又不工作得失上萦心。在写作上算失败了，不在意。近来在文物工作上，或许也要被排斥了，还有兴趣改业，搞工艺。

近日正和妈妈说笑，若五十五年前稍存依赖心，就决不会离开军中，独自跑到北京来，一切“由无到有”的进行学习，你们也不会存在了。来到后，事实上经常挨饿，若在困难中对工作信心稍有动摇，也就早在近五十年社会变动中毁了。熟人中十分之八九全毁了！解放后，放下原有一切，转到午门楼上作说明工作，和巴老伯比起来，不免近于“天上地下”。我还是一个不在乎。而且活得很硬扎。几几乎和所有同行熟友均不来往，在馆中也像陷于孤立，依旧还能学习下去。后来有了转机，要我去接老舍那个摊子，若稍失主张，经过这几年折腾，我也难免于早期如他的结果，或稍后如翔鹤伯伯的结果。经过这次大清算，证明近五十年工作虽寂寞一点，可是没有牵到旧的或新的什么线上去受折磨，而且至今还好好的存在，几几乎可说，可以有充分自由把能做想做的工作，一一完成。一面固然近于“幸运”，一面也似乎应说是和“做人态度”，以及和妈妈彼此相互帮助勉励有关。因为近廿年的种种，妈妈对我们一家的平安所作的贡献，是十分大的。我们应当共同向妈妈学习。特别是之佩，更要向妈妈各事看齐！至少是在明天可能会临头的困难，将增加极大抵抗能力，适应能力，以至于战胜信心的。妈妈今年六十二了，所有和她一道共事共处的人，无不对她怀有不同程度的好感，真是难得的事！刚回来瘦得很，二月来已完全好转。只是每天搞家事，或许由于过分爱好，有时不免感到腰重而酸。好在大每礼拜必进城，因为另外住处过冷，近来又恢复了在此摊地铺的习惯。每当星期天，二表哥和朝慧母女必同来吃顿中饭，小尖鼻最会热闹，和大舅舅及我闹得总是哈哈大笑，所以房中空气十分活泼。不放心处就只是你们的处境！但想想或许

还有以若于万计的老干部、专家、高知以及更多的中壮干部、专……各在比你们还差好多情况中等待安排，又还有以千万计的青年知分，下放在乡村里，也有待重新安排，再想起你们所处种种，就觉得还应当说是幸运中的幸运，除了告你们万分谨慎的自处；别的多近于空话了！明年春天我们希望能过南方走走，夏天假中或让红红北来住一阵。你们能回来我觉得到夏秋间自费回来住一个月也好。

从这里种种看，大事还近于“百端待理”。主要困难是人的情绪上的混乱和消沉，对工作信心的消失，以及彼此间的热情的涣散，有的还在统一认识过程中。“私”字在人事安排上相当抬头。大小事“走后门”的习气相当泛滥。总的说，即“歪风邪气”在若干方面代替了“原则”、“理想”和“法”。中上层负责人怕事，一切矛盾习于向上交。几几乎凡事均得总理点头才成。有些事还推不动。而总理处理大事情那么多，又哪能在芝麻、豆子事件上分心？因此不少事多近于搁置中等待。又仿佛若共同在等待某某大会解决了人的重新安排后才可望逐一解决。所以知分的“合理安排”求解决，就还像要等待一系列问题解决后，才会提到。事实上恐怕是还将有一二年“学习”。也许谁也想不到，即这么下去便算是解决！

要学会承认客观现实，才能在这个现实中对自己采取主动，学习和工作。将学会尽量少把精力应付人事机心，而尽多的用心到储蓄知识和能力。从外交的转向趋向上看，明天的国家，比较重视科学知识，是十分肯定的。要把凡是有机会学学的都充满信心和耐心去学好它！我们一代可说是在十分困难辛苦中度过的。人即或已活到七十岁，能保以全首领以

终老，便是大幸。你们负担重，而希望也大。闻已有新的什么提法，即“讲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复述语气不一定全对，大意是这样的。看看这里中小学以及大学压业务的情况，外人报导说的“不见一人持红宝书。……明天困难是如何转成工业大国”的分析上，无一不可以见出今后的发展。你们能作个新式“书呆子”，虽在一时易受点批评，三年五载后会不同得多。国家明天对知识的尊重是必然的。

这里寒流一来已冷到零下十度以下，幸好房子炉子还暖和。大哥体力也很好，大嫂已有了孩子，明年四五月生。学校虽还近于“顶牛”状态中，一切不怎么上轨道，他自己的工作却完成得还好。小平哥哥大致不久又将去武汉。何诗秀一再开刀后，已憔悴得如一小老太婆。庆庆已长成大人，还是个典型“大顽童”。以瑞事最近才肯定葬八宝山，后人作为烈属，并将为开一追悼会。大表姐被一冲再冲，却退而成为无所谓中间状态人物，比妈妈像落后多了。永玉一家还照旧，于校整党时，永玉焕章均成了群众代表，可见还好。一时还回不来。蛮蛮已成了小老头子，妮妮也成了大姑娘。

务要注意把身体搞好。要什么药可来信告告。并要小弟常来点信。

从文

廿三日

我们在这里一切很好。

罗振西回来会谈及房中情况和妈妈神气！

张之佩 作者的二儿媳，时为长征机床厂技术员。

19721213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寄来橘子很好，坏的不到五分之一。已分散给诸亲。这里今年也有较多南橘应市，大致因摘取过早，虽便于转运，可并不甜。前寄药物想早收到。罗振西回来，必可说及北京种种。我因肺炎，已倒下半月（闻大已有信给你们）。幸即时打针，得告无事。日来咳已止住，口味恢复，大致再有一星期，即可望恢复。因此一来，才深一层明白年进七十的意义，真是“老之已至”。稍不小心，即出事故，一出事故，即相当沉重。但经过此一大关，也可以明白此后应事事谨慎，再不宜如过去老想做那些做不到、做不完的事！揽外活更不相宜。不仅客观上已老，主观也得承认体力上种种限制，才符合发展规律！

一切幸亏得有妈妈，但经过半月日夜喘咳，妈妈也几几乎同被拖垮！幸好这两月里她已体力恢复，基本上扭转了在丹江时瘦骨嶙峋。今年北京较冷，室外已经常在零下十度左右，房中则尚能保持十四五度，且整日阳光朗朗，明亮异常，也因之令人心情舒畅。房中因书多些，显得比丹江逼窄，惟一切干干净净，从大眼中看来，还以为蛮整洁的。永玉焕章均放假回京，或许即因之过年，即此可知学校实在“磨菇”

中等待结束，上下均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也无办法鼓舞他们。湖北方面文化部还有三千人，情形或相同也。闻十五号也会有一部分人回来。大部分似乎还得等待。文化部似乎还不闻有正式成立消息，只闻说“阶级斗争在继续”，意义难明。外交进展好，内政恐常尚有麻烦，不是一二年内即有可能恢复正常情绪，人人充满信心，如同五六年前后光景也。至今为止，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事。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尽这么过下去。谁也不会用一个积极态度，对本业缺点和如何改正缺点有何建议，因为一涉具体意见即办不通。谁也不想多事，……尽闻“落实知分政策”，即可知还有待落实而不易落实，有种种不同阻碍在起作用。总的沉默形成的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似乎凡事均得总理点头，才能进行，而事实上反映的却是中一层负责人之不负责任。或无知而难应付种种矛盾。或怕事，只作得过且过计。生产上点点滴滴消息，也是令人痛苦。闻二表哥说，丹江汽二厂已投资九亿，四万人在那里搞了五六年，至今还不能投入生产。北京因缺水缺电，一般工厂生产停工三天，组织学习。据说大致将有一年才解决问题。似乎还有以若干万计的干部在于校，一二年内恐尚得不到正常解决。于校积极意义已失，而消极作用在增加。诚不免令人为国家明日忧心忡忡也。因为有些基本问题，至今上下似乎都拿不出一定办法，还在等待中听其自然衍变。而万千亟待进行的事即随之在等待中下去。大门一开，才明白技术上的落后已不止廿年。四川事势不例外。川中人头脑过于灵活，最会做文章辩嘴。特

别善于涛张为幻，以黑为白。因之凡是用得上以笔杆子为武器的地方，必比别的地方还多周折，不易处理。任何好计划，在这种现实中，都将失去应有意义。

另外寄了些《科技动态》来，这书我看来还有意思，至少能增长些常识。

两人望好好保重身体，多读点本业或有关本业有用的书，少过问些不宜过问的琐事。学习要充满信心。似乎应当充满一种新的学习精神，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才能在明天完成更多方面的任务。大哥在这里一切很好。学校虽仍未上轨道，工厂搞生产、带徒弟实习还能进行。也得到好评。一切望放心。

从文

十三

1972年

北 京

致王振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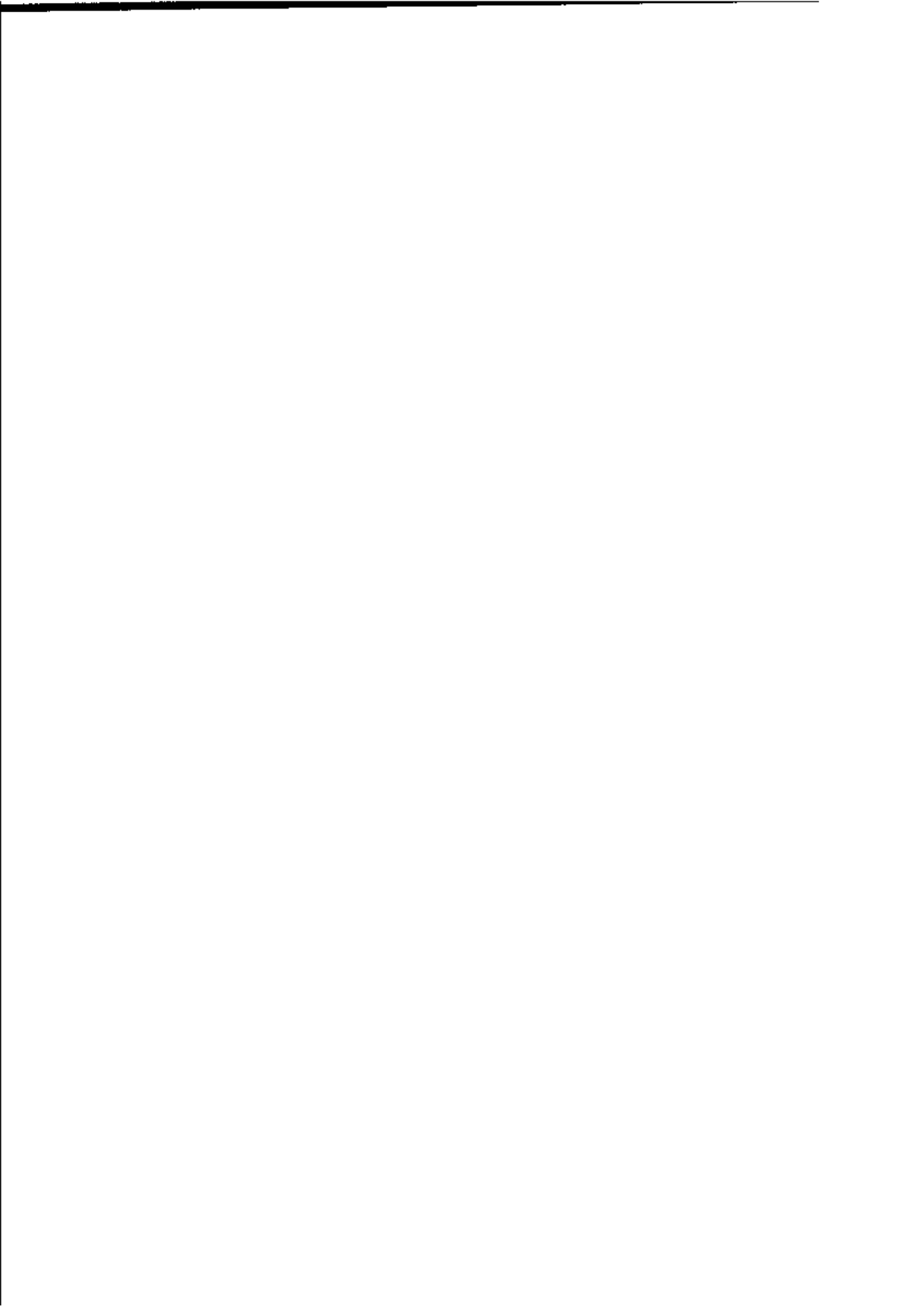
天木先生：

上月得你电话，一再嘱咐，说首长陈要我到武英殿开会，商讨湖南帛画问题。我信以为真，如时到了浴德堂后，既未见到帛画也未闻启功或任何一同志谈此事。听到的只是老魏同志关于丝绣报告，及首长宣布宿白同志是总顾问，和老魏共同负责编写长沙丝绣，并无一字提及帛画。后来据闻帛画运京，也并未让我看看。究竟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我耳朵出了毛病？还是你听错了？还是别的原因？盼望你见告一声，以释惑疑，我们年岁都过了六十，廿年来从不通过电话，工作中似乎并无什么矛盾，加之生平从不和人开玩笑，对人不存机心，更不会谄媚取宠以图自进。正因为尊重你的嘱咐，才去浴德堂，而结果，主要听到的，却是对我毫不相关的一件事！不知是为什么？如说是“策略”，我认为愚笨了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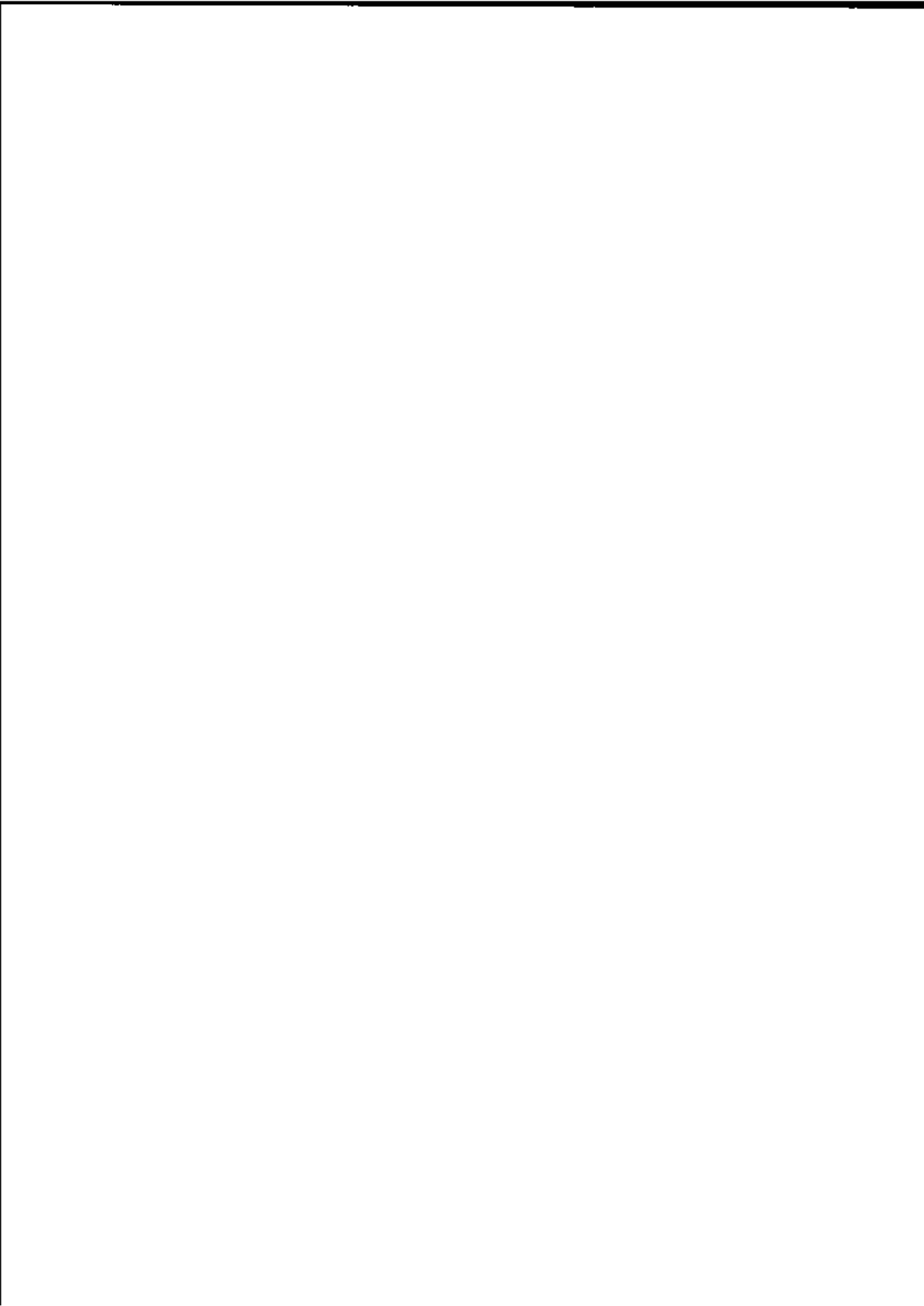
这让我引起了一点回想。十多年前，因为看到馆中青年预定业务接班人某某，只知貌作柔顺，博取上面信任，而在业务上研钻却十分懒惰，不知用心。因为你是博物馆处长，自己又搞过研究，所以充满热心和善意，劝你经常去历博看看。这正是你的责任所在，研究不受重视，你能建议纠正，也有责任！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当时却引起你十分生气。似

乎是有职无权，莫可奈何。其实你当时只要稍稍平情达理，问问我原因，我就可以把馆中情形详详细细告诉你，和你商量如何扭转歪风邪气的办法，有可能共同向西谛、冶秋二同志有所建议，即时补救，就不至于如当前搞陈列，深深感到分段负责的人不够得力了。主要弱点是既不明白文物中每一部门的发展史，更不明白文物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内中涉及物质文化史、工艺史、美术史、文学史……以至于书法史……不认真下狠心学个十年八年（不少人即下狠心学十年八年也还不济事），怎么搞陈列？不明白内容问题、彼此意义，怎么搞陈列设计？若上下通不曾认真学过，不切切实实搞过调查研究，每事每物心中有数，尽开会，能解决问题？

据未完废邮编人。



一九七三年



19730110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近信知罗振西同志已返回自贡。你还有机会打打羽毛球，适当的跳跳蹦蹦，对身体或许会还有些些好处，正如之佩的跳舞，培养年青同志生活多样化，也有好处，对自己身体也必有好处。我们觉得极可惜，即之佩在北京许多年，每年必去文化宫跳，我们可从未正式去看过一次！

我这次肺炎，幸好得永玉表哥相熟一协和医生来看到，即时打卡那霉素和青霉素钾一星期，才止住了喘咳。现在已快一个月，还不曾出门，除有时似乎感到肺不大受用，有点轻喘或干咳一二声，别的方面大致已告无事。但也体会到人已相当老了，求如文化革命以前那么找事做，似乎不大相宜了。住处看来一时不大可能有调整希望，因为有各种原因，主要或许还是将排斥我离开。所以尽管十三级以上干部或三级研究员，政协委员，通无退休制度，可是抓业务的头头，却两次以个人名义劝我退休。因此至今供应还在丹江，在那里是“安置处”意思，前年约有四百人住下，现在已经只剩下百十位待安置的老病号，且有不少人虽已回到北京养病，而名分还是在那边的。和我一样情形的大致就有好几十人。既然是这种情形，因此住处不为调整，也就十分十分自然了。

总的说来，已算得特别优待。因为即以科学院中人而言，还有回来了大几月，至今还找不到一个住处的。我这里除了有一间，妈妈工作单位，又还为拨了两小间（院子且比东堂子好，只是离此稍远些）可搁行李。大回城时也可住住。二姨父^①已上工，按时上班，分别搞卫生，学习时间似比真正搞业务时间多些，有些还得夜十点以后才回马神庙。我们情形或差不多。从工作方式说来，即或让我归本职，体力也已经不大济事。所以照目下那么拖下去，也未尝不是比较上还好的一种办法。天气稍好转，即将把那份《服装资料》改出来上交，了一公事，大致将可望在本年付印。

之佩万万不宜冒失向任何方面提（关于我住处）意见或请求，事行不通，还会使我发生困难。因为事实上还有不知多少同等或更高级人物在下放，即回来后，也还如百科那么上班混日子，或近于孤立隔绝的在家中。我已算得备受优待。馆中事虽不让我参预，外面因搞“古为今用”，还和北京市特种工艺机构不少年青设计同志有联系，也和别的轻工业生产部门有联系，得到设计同志信任，还经常可为出点主意。今明年新的美术学院和工艺美院成立，有关教材的编写，我的发言权和建议权都还保留得较多，有些且肯定会成为现实。所以可作的事事实上比在馆中的还加倍多。我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来帮忙服务，名誉名分让他人，具体问题我为出点力，也不会犯大错。有关住处就让它那么下去好。之佩千万不宜向任何方面写什么信，免得我反而为难！家中书虽已处理罄净，馆中研究室还有不少工具书已发还，研究室也恢复原状。加上在这里又新买了约五六百元工具书，应用书也差不多了。

妈妈体力已完全好转，接近下乡四清以前情形。本有义务工作可做，因人冬家里琐事多，所以不考虑。永玉焕章等目前均在北京，闻十五号将一律迁回，不能明白是否真实。黑妮妮不久将毕业初中待分配，原说可以升学，近来又说得下乡，弄得一家不免忧心忡忡。因为看到不少熟人（如华华廿五，徐城北廿八等）子弟，有的到了乡下五、六、七、八年，回来还无着落，既无户口，也无工作。不知如何应付这种现实。听说黑龙江、新疆、贵州诸事似乎都还不大上轨道，有的情形或和川中差不太多。

你们首先得把身体搞好些。有些事似乎应学得识大体，顾大局，不宜老纠缠在“过去”问题是非上。要善忘那些不必记的，也应记住些教训，并且似乎也还得学习单纯，才能以简驭繁。比如新的上面要你出来，就高高兴兴的出来，不必作过细分析，才合辩证法。这里有不少“大”人物，受的折腾比人大百十倍，现在又复了职，即以我们的顶头首长而言，当时在离我六步外被七八个壮汉打打踢踢，弄得昏昏欲倒，耳因此聋，还站了个三小时。另一位且在天安门里受折磨更大，一罚跪即半天。现在还得和这一群壮汉共事，若不学习善忘，那里能继续领导工作？

我大致是缺少这种气量，所以即或明知对馆中可作事还多，也不能主动作去。这应当说是我的弱点，由于不能适应这种变动无常的人事，所以只好退下来，或再改变个工作方法来为国家出点力。正如解放后不再写小说差不多，完全放弃了“空头作家”名分，倒近于“塞翁失马”。你的情形不同，还是得凡事打起精神干下去，国家之所以在艰难危险中不至于混乱倾覆，主要还是真正在各业、各部，有人不计个

人得失的干下去，爱国家、爱党、爱本业，始终不渝，挫折中不改常度，才能维持下来。这一点妈妈和大都有相同看法。都担心你们。之佩凡事还太富于“学生气”，有好的一面，即对世事抱极端热忱态度。但弱点则为不明白某些人在十年政治世故中变得如何大，表面上彼此还相差不多，而实际上却彼此已毫无共同目标共同语言。社会在发展，彼此差距显然还将更大。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明天业务能力的提高，将为一切实工作必然的要求。所以两人在那边，要学习对许多不公正的人事善忘，而集中精力，追求对国家有益、建国所不可少的本业知识以及相关知识的不断提高、深入，大致是不会大错的。

这里种种盼放心。

新为你们买了四斤葡萄糖和二斤奶粉，不久或可寄来。之佩如要别的衣物可来信告知。

从文

一月十日

① 二姨父 即周有光。

19730117

北 京

致 徐 盈

徐盈兄：

昨过西城，未及一见，回家闻兆和说，始知彼此相左。刘揆一先生，似属熊希龄、仇亦山一代前辈之一。估计目下在京能知刘的除黎劭西先生外，在中华书局任职之马非百，有可能相熟。我虽一九二二^①到京，来得及见梁、熊及湘中三五旧国会议员，刘先生惜未及一面。政协第二届我才参加，似已不著刘名，因五六年大会时，小组曾一改过去分散办法，由人代政协合组省区座谈会，近卅人中座谈约一月，似即未见刘参加，内中有方鼎英，亦老同盟会人也。此事记得甚清楚，因不多久且同返湘中参观，在车上尚有机会和好些湖南老辈谈天。

徐东大妹病情想已好转，甚念念，吃东西得注意。

旧信一纸附还。体力似已稳住，足放心。然警钟再敲，亦不能不有所警惕。在京五十年前熟人，多从小病中忽然即成古人。近年来，头脑似日益木钝，手足乏力有时到不易设想，间歇性特别显著。不仅对于卅年前本业，已不存丝毫幻想；馆中不久前将没收旧作部分发还，偶尔翻翻，和阅读《唐代传奇》、明代《今古奇观》相近。即近廿年所学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正当“古为今用”叫得十分热闹格外时髦时，

专家权威无不于此一点上，争作“亮相”打扮时，我亦不觉得丝毫兴奋，只觉得事所当然。虽由于近八年外部变动影响过大，“麻木”转易“自全”，同时亦反映本身生命实已衰老到一定程度，孔二先生的格言警句“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才能起一定约束作用也。

并候府中安好。

弟 从文

星期三

① 一九二二 作者第一次到京实为 1923 年。

19730207

北 京

复马国权

国权吾兄：

再奉手书，迟复为歉。二月前，弟曾因流感转成肺炎，延缠经月，始脱困境，幸处治及时，得告无事，亦幸运也。

前信所提章草，特附奉左右，虽系影印，或亦足备一格！金铉明人，书不出松雪范围。元人作章草，突破赵家法门者，同时似只一康里子山，较后则数方方壶。康书体制偏于瘦长，从《平复帖》得启示，作长条易取势见巧，横卷因结构少变化，即不大佳。方用墨如作画，浓淡相映生姿，又善于飘撇落笔，潇洒从容，较康近雅。故宫藏五元人卷子，方之题字，近陈孝莲，似伪托。

湘中马王堆墓中文物，闻丝绸部分已有故宫方面专家执笔，漆事则归沈福文先生负责，并由北大名教授文物权威宿白先生为“总顾问”。弟对诸文物只零星常识，能作一读者，已属幸运，安敢冒充内行。胡说乱道？不作滥竿齐人，亦藏拙免过之道！

近闻《人民中国》某期中曾载有书法举例，示范作品甚多。且每一出国展览，亦必附有名家墨妙若干轴，以弟私计，如吾兄与商、容^①二公佳作，送去日本，作一特别展出，必

能轰动东邻同道也。

并此复候春节府中大小佳好！

弟 沈从文 顿首

二月七日

永玉之画当转致尊意。

① 商、容 指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容庚。

19730210

北 京

致 巴 金

蒂甘：

年初见黎丁，谈及各方面熟人情形，方证实蕴珍已于去年秋天，即因喉病遽尔故去。得悉消息，我们均觉得十分难过。因为四十年熟人，本已不多，衰老谢世，日有所闻，蕴珍正当盛年，还能为国家好好工作廿年！记得去年七月来信，还只说因病，你将返回，尚以为今年春夏间如能和兆和南来看看亲友，必可重到你家作客！她前信说，孩子还在西双版纳，不知是否已能返回上海？大女儿在身边，有没有外孙？人到一定年纪，有个孩子在身边，生活上必可得到些照顾，可减少许多麻烦。我家小虎，随工厂迁川中自贡，和爱人一道同去已七八年，有个八岁孙女，却留在昆山姥姥家，已到二年级，分开三处，想见见也不容易。幸得小龙还在西郊原学校作工，每星期可回城办办杂务，但爱人却在清江作工。兆和去年八月退休，从湖北丹江返回北京，在家也闲不住，近因《人民文学》可能复刊，又约她去尽点义务，帮帮忙，不限定办公，一星期去个几次。她倒极高兴。事实上今年也到了六十三岁，精力虽还好，新要求已大不相同，能尽的力也有限。我则今年已过七十，从表面上看，一切还像过得去，事实上已不大济事。心脏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随时可以恶

化，意外故障一来，报废是迟早间事。因此近廿年所搞的杂学，特别是花花朵朵知识，在今后大致还相当有用，大致能争时间，用上一小部分，也就不错了。去年冬天，因流感转肺炎，延缠经月，才脱困境，仍不免“元气大丧”，因此南行打算，即能成行，大致也将在秋冬间矣。

这里熟人多如常，春节中正值大雪，因之除健吾，余多未见到。健吾家中亦大不幸，大女婿和一过十岁外孙，在川中坐民船牺牲，小女儿似因肠病开刀后在家中住，亦不免相当狼狈。萧乾似已调回原工作，孩子铁柱已廿六，还在江西农村中，升学入工厂均不可能。熟人中子弟在相同情况下还不少，一二年或难望改变，因大事待处理的实在还相当多！

并祝大小健康。

从文 兆和

二月十日

19730212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近信，知种种。两人望能把身体搞好。一定要有个较好体力，才能持久工作，来接受迎面而来势不可免的必然明天吧。春节各处回来的亲友子弟不少，因之得点点滴滴听到些如此如彼消息，事事令人痛苦，但不宜悲观。这是大动荡带来的果实，或许还有更棘手令人无可奈何的许多事在后头！你们还是大幸运，现在还有以若干万计的高中毕业生，年在廿七八，下放了五六七八年，乡下已呆不住，回城既过了升学年龄，而入工厂作学徒也过了期，坐在家中（有的户口也没有）等转机的。还有更多老知留在干校，而新工作却待展开，无人可以担负。此外中学教员（北京即要七千人），编辑教授，以至于文博口研究员通通感到人不够用，另一方面却又搁下加倍的人，没有好好调动上来。有以百计大学待开学，可无一定教本，也少合格学生。有以万计的大企业工厂，生产还不上轨道，在派系中形成顶牛状态，难于在短期中得到合理解决。科学院社会学部人虽多已回来，主要还在搞斗批改学习。百科、卞舅舅等一礼拜除学三半天，兼两个夜晚学，此外即无事可作。总的说即真正是千头万绪，百端待理。过去恨不得全部打碎的种种，这时才初步发现想建立新的不成，

而恢复旧的也难，因之普遍若在等待中度过每一天。任何负某一方面责任的中级头头，人都不明白明天事情，也不大明白当前责任，因为多是新手。即或是旧手，手下的人事已大变，能说话的各有忌讳不愿开口，使得首长有天大本领也无所从拿出本领来，本人精神状态既在“混”中，也就难怪以下人了。总的精神状态既极不健全，所以可忧虑者似还在以后，不久的将来，麻烦或许还会增加。所以盼望你们要爱身体，爱本业，即所以爱国家和党。少自以为是，固持己见，即可望少出意外差错。这意外差错即必然会由外而产生，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古人说“委罪于人”的意思，要深深领会，在当前和明天也将充分会反映到人事上。国家在进展是无疑的，但在进展中人事变动过于剧烈，就必然到处可见出人事失调现象，悲剧普遍存在，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所以要和之佩随时互勉，“多作事，少说话”，因为事实上许多事连中央委员老革命也多不懂，而从三反、反右……以来，知分受的不必要又不可免的冲击，却总是有大部分是乱说话，不对头！或被人认为不对头！大哥事可为前车，本人一误十年，即或出于“丢马保车”也得沉默接受。这一教育也十分有意义，因此这次在十分剧烈大动荡中，他还是守住车床，事过后，得到好评，现在算是肯定工作态度是对的，就工作说话，也有分量，得到各方面认可了。永晔大嫂已于节前来京，即住作协为妈妈留的那两间房子，一切都有，所以也还方便，大致四月生育。初步设想，过产假后，仍带孩子返清江，因为方便。这里只打量请两个月保姆，二姨已为找到了人，一切还得用。大哥每天晚上回来，目前永晔还是回东堂子吃饭，到三月半后或许才另外开火，或我们过那边去吃，

保姆才来。她身体还好，东东西西，朝慧为作了些准备，似乎已够用了。有的衣还是由红红接收庆庆，又由小尖鼻接收，再转给新人的。此外二姨也送了些。庆庆只十二岁，已长得高过百科，不肯吃肉，今年升初中。小尖鼻只四岁，看来也比一般六岁多的孩子还高，很会啃骨头，吃鱼也十分溜刷，将来无疑也是大个子。红红在江浙水乡，或许会长得秀气些些。还应当为她寄点什么，可来信告妈妈，由这里办，省事，付邮也十分方便。以后凡是应为红红添点什么，你在信中告妈妈即成，不必由自贡买。二表哥大姑妈过去客气，总不好意思麻烦我们，去年连来三四次，每次都托他捎上十斤八斤咸的甜的，朝慧那边又为他办原料如猪油之类，他就作运输大队长了。这里似乎还有专为供应外客的四川腊肉、江苏香肠等干货，你们要寄来也十分方便。要糖也方便。还有四斤葡萄糖，一半是什么“四维”的，我看还是寄来好，免放坏。来信告妈妈即成。

妈妈已上班，一星期先去三个上半天，都欢迎她回去尽义务。拟五月发刊试办，到付印时肯定还是得忙些，初步设想，即在大嫂孩子生下返清江后，妈妈或升级去半天办公，因为若在家里，或许抹来措去事情反而老作不完，有半天在办公室看看书，反而近于休息。而事实上一间住处，也够清洁了。妈已比在丹江时胖了许多，甚至于又恢复了四清以前的精神。我已约略有胖意，其实吃的依旧不过二两，为防止发展，正拟改变吃法。

工作若从国家大处说，已近于可有可无。若从局部说，大致能于今年告一段落，付印出版，总还算是一份工作。估计二三月里将说明改妥后，即可上交。惟馆中正赶改陈，因

此势必于五月后才重审，今年能付印就算大大幸运了。照理说，这个图录有郭作序，康题字，总理点头，目前出版口头头又是原馆长，并且特别支持这个工作的，再不会有障碍在前。但天下事极难言，所以即能完成，是否付印，多少还有点天时人事在左右！馆中还存了不少书，已为将原研究室打扫干净，等待我重新使用，只是在五楼上面，太不方便。如今年可搬一较宽大住处，或许还是将书集中，另外再买二千元图录，对于今后协助北京市搞工艺的“古为今用”有便利处。这件事我作来可说驾轻就熟，易见好效果。我和妈妈原打量今年四五月过南方走走，因大嫂在此生孩子，自然动不了，要去也得在秋九月后了。

罗振西同志望便中问好。并问双好。

从文

二月十二

19730315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十四日得三月八日信，交通或近恢复。不久前，要朝慧寄了些东西来，是小平从成都回来说“什么都需要”付邮的。信中说到的种种，妈妈、大都看到了。之佩想必已回来。这里“五味子糖浆”不少人吃，说对于脑子有用，且能安眠。同院子李、王、韩及百科等等，都经常服用（我是在双溪即使用）。都承认极有效验，内中有铁和磷，无副作用，妈妈有时也吃。你们医务所若有，可用一月试试看。若没有，即可为寄来。据经验，以沈阳空军医院出品味道好。如“五味子酊”，可极苦，要加大量糖，才好吃。

大说：有些事恐不宜死扣文件，似乎得灵活些，以“不了了之”。不少大人物所遇，即只能如此对待。大学学校里见闻多，类似你的情形，即不少也。我们新馆长第一次说话，即提“不算旧账”。内中就包括了过去搞错了的，也只算是群众运动不可免。也会有丢马保车情形，至于丢卒，则更是常有事。错只会向下推，而极少由上承担的。所以对待此事，若已一再找你谈，又要你工作，就得从大处着眼，不要过于固持，体会国家尚有许多困难待解决，且一面好好作事，在适当时候，或许会用一种间接方式宣布。甚至于由此说，由于

表现好，态度好，而宣布无事！事实上上次要你出来，而这次要改调，即是一种间接方式表示错斗。至于一定要由上面承认误失，照这里总的情形说，是不会有的。熟人中如刘祖春^①，作了副部长，也斗得个不成样子，去贺兰山下种菜二年，宣布无事后回到朝阳医院休养治病，爱人则六八年在冲击中自杀，子女分散四方，也还是近于不了了之。同此例的副部长级，恐不少也。此外则尚在卫戍区的中上层高干，大致还相当多。……北京谈落实政策，如对知分住处复原问题，居多还不易照政策办事，或有所等待，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至于川中，既经一再反复，落实自必更难。所以我们意思，以为且尽可能把工作好好作下去，决不因自外而来的折腾而灰心，还是比较合理，也即是识大体。对外而言，则为一种考验。要明白社会变动过大，不宜用十足书生气对待由外而来的一切。且应有信心，凡是对的总会得到认可！时间一放长，就可以测验出一个人的是否对头，是否对国家、对本业忠心耿耿！比如大哥过去的遭遇，即是一最好例子，也即俗话所说，事久见人心！他的好处已成有目共赏，人无闲言。

这里一切都好，比起来，日子过得相当平静。妈妈一三五上午去编辑部尽义务，可以看看书，也有机会参加各种活动，所以情绪很好。今年气候不同往年，前两天还落雨雪，一共下了四次大小雪，对春麦大有好处。有些地方还在挖防空洞，到处有新建筑。北京饭店正在扩大建筑，今年将有廿层新楼（能容一千七百床位）出现。预计到秋冬间必将有更多外人前来。闻形势报告，不仅国际间形势大好，国内也同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具体问题，多数人似近于无知，有

些中高首长，恐同样近于无知！

从文

三月十五

① 刘祖春 作者的同乡，抗战前的青年作家朋友。1966年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7303 月末

北 京

复 杨 琪

杨琪同志：

谢谢来信中表示的好意，不敢当。我发现你始终把我当成个“作家”看待，以为深通近卅年“文坛消息”等等，这是不大符合实际的。第一，我始终算不得什么“作家”。其次有关这方面问题，或许比你与许多人知道的都少。因为虽学习用笔，前后约卅年，但是方法、目的似乎和别的当代社会赞许认可真正“大作家”不同，甚至于可以说差距极大。我主要重在学习、试验，看看用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比较接近语言的文体，不同过去的表现方法，用三五千字组成不同形式的篇章，看看能不能在由唐人小说到《聊斋志异》，以及五四以来如鲁迅先生的短篇的水平上，有所突破，送到世界上去，至少也可和契诃夫、莫泊桑比肩，或得到超过的效果，在短篇中，作×××、×××或×××^①，在世界上且比他们影响更广泛持久些。成功了，不必费国家一文钱，失败了，只限于我个人。无碍于国家的向前发展，更无损于别的作家在国内外的威信。荒唐幼稚十分的设想，使我从极小的苗乡跑到北京来，过了大约五年不易设想的困难日子，总以为占的空间那么小，要求又那么不切现实，总不会妨碍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或此后权威尊严，特别是不会妨碍由写作而“发财升

官”的同行当前和今后的一切。谁知还是不成。因为短篇离不开人事，一涉及人事，总不免对于各种人的现象在叙述中有些爱憎，偏偏我又从偏僻的小城市极下层的社会转入百万人的大城市里来，接触的人事比较多，懂得军、商、学、警的职业不同，具有的不同弱点也似乎比较深刻，笔下即不可避免会碰着大小军阀地主的愚蠢、受洋奴教育高知的平庸、青年会办事人的洋奴气、“绅士淑女”的虚伪，以及一部分“作家”争点小名小利的可笑可悯……同时在比较上，自然对乡下人事的赞美，也就显得格外突出。总的趋势是这样，为工作带来的困难，就十分自然了。幸得在社会矛盾发展中，前一段有个新习惯产生，即报刊都有部分篇幅需要小说填空，读者居多比论文多许多，也比诗歌戏剧易欣赏，随着不久上海又有个“新书业”兴起，维持和发展主要还靠小说，因为读者面广，所以社会上有了个“职业作家”称呼，我大概就算得是职业作家第一辈。事实上每月平均收入是不会过四五十元，远远不如一个中学教员的。为解决基本生活，只能从产量上想办法，因此约在 1928 - 1936 数年中，几乎南北重要刊物每月都必有我小说刊载，新书店第一集文学创作中，必有一本是我作的。善于说笑话的现代东方朔林语堂，叫我做“多产作家”，在他为十分看不起意思，因为他编几本中学英语教本，就可以赚几万版税，我的习作版权一般不过百把元，一部十万字短篇集至多一百元。所以“多产作家”这个名分对我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前者不在乎，而后者却是必需就各方面题材去练笔，深一层明白如何用不同格式文字去处理不同题材、不同问题、不同对白。因为体力不易维持，因此有机会混入大学去教这一行，一教就是廿多年，有

一时还兼编一二报刊。生活有了保障，体力且正好，文字又比较成熟，一面为同学搞创作示例，所以真可说扎扎实实的写了约六年，得到读者鼓励，“多产作家”的嘲讽意义，在同行中尽成为一种对付我的武器，在有知识分子读者层中，便不起作用了。因为部分读者在1932以后，有不少在中学大学教书的人，欣赏能力可能已比部分“作家”超过了。某一时作成左得可观的批评家，不少转而成为南京官方的“座上客”了。至于对我自己说来，离“及格”还远！要配合社会发展需要，来有计划从事写作，恐还得再有个十年八年。

但社会变革一来，要求已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独立作战”，而必需“合力同功”。并且要求作家严密配合变化极大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大原则。都说我没有生活，过去的则没有思想，稍稍升级则为“没有灵魂”。所以必然结果是入“博物馆”，照一般含义，即等于报废完事，客气一点说来，也像是过去宋代处理退職官僚“守宫观”，不同处即守宫观近于闲差使，入博物馆却不同一点，得每天在坛坛罐罐间转动而已。当时同事教授约十五人，名分上是搞研究，事实上照习惯，在办公室里终日谈天务虚而已。我因为什么也不懂，所以得上陈列室去学，不知不觉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职业病日益加深，在历博还不过瘾，经常还去故宫尽义务，且曾带了绸缎到宁、苏、杭去作说明员。我极满意这个工作，比作“教授”觉得还有意义些。当然对于过去一些老同行，经常代表国家，长年世界各处飞来飞去，看了多少新奇事物，受过各种特别待遇。而我的“作品”呢，五三年在台湾即受禁止，不许印行。内地的，本由开明印行选集卅本，也在五三年前后正式通知我作品业已过时，所有存书、存版、存稿全部毁

去。这个待遇倒特别，总的却为证明，工作应告结束，别的不用提了。内地大致是因为照顾我，免受批评，所以处理得十分及时。在台湾，则因为不易设想的什么，可能还并未过时，能起不良作用，所以必须禁毁，且加上“永远不许再发表任何作品”字样，倒也是历史上少有新鲜事。但近三十年中国新鲜事太多，在人为风风雨雨中，千百万有用人材都在糊糊涂涂情形下毁了，我却居然还能活下来，比起来，未免太幸运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杨琪 当时任教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据废邮残稿编入。

① 原信此处三人名字刘诗昆、庄则栋、殷诚忠被作者涂抹，改为“×××”。

19730405

北 京

致 王 矜

王矜同志：

有些照相，望能便中协助一下，为查查书翻照出来各作四寸大小，一切费用由我出。有的是这次整理《服装资料》说明附图，有的狮子与马匹，是专文用的。体力不好，可不要累坏你。

写的有送印染加工商讨文章，完成时盼能先睹为快。有关唐代人物画迹中涉及印染的，似有《仕女簪花图》、《虢国夫人出行图》、《会乐图》（《故宫周刊》旧题宋，实典型唐元和装）。又《听琴啜茗图》或《倦绣图》（郑编伟大艺术传统），则画迹花纹比较模胡，不大清楚。

又《张议潮出行图》仪仗部分（敦煌画必原摹本才明白），及元曾巽申纂进（实曾本人）《大驾卤簿图》（历博彩绘，卷子在历博）中道段四千八百人宋代仪仗图，据《绣衣卤簿图记》，则某某当时实穿纁团衫，还可和文献对证，十分有用。因据文献称旧图实开元六军礼制而成，制于北宋初，或许还可发现不少唐式染纁团窠花。但此图调看恐手续相当麻烦耳。

又记得历博藏明清人写影中，有几个老太婆像均穿印花裙子，画得极具体，花式似比较少见。又故宫明清工艺陈列，

丝绸部分有些称元明间彩印花薄绫（如元明，宜称“三套纈”），多从清代西藏佛像上盖物取下，恐属于清初作品，应名“弹墨”，即《红楼梦》中说的“宝玉着弹墨绫裤”，得知当时穿得是这类花裤。据《图书集成·苏州府志》丝绸生产条称，是用小管子喷彩色而成，名“弹墨”。魏同志因为上面花纹有牵牛花，和宣德青花瓷上反映相近，以为是明初作，恐不可信。但作法是否传自元明（即《碎金》一书上所称三套纈）则不得而知矣。

可惜手中书籍不多，年来记忆力又已不大济事，所见实物材料且更少，说的不可免会多错误。只是备此一说而已。私意《图书集成》西诸省生产部分，必尚有不少有关印染材料记载，实值得查查。

并候府中大小佳好。

沈从文

四月五日

编入时删节委托翻拍的图像清单，计9页，共69项。

19730420

北 京

复两昆仲

谢谢贤昆仲厚意，给以长信，作种种鼓励，奖举过实，不免转增惭惧。因为我为人实在十分平凡，任何方面都还不够个知识分子资格。即或在大都市混了半世纪，还是不像个真正有教养高知！人已过了七十岁，情绪年龄还停顿到廿岁以内！有许多地方且深受廿岁前习惯影响，同时还受地方传统性格影响。那是个二百年前才有城的苗区，至今城外还住苗人！保守褊持，胆小怕事，甚至于懦弱无能，家中亲友经常即当成笑话，举例取乐。记得四十多年前，看过二周译的梭罗古卜^①一篇小说，名叫《微笑》，提到一个青年，十分无用无能，经过三次不同挫折，均用一种忧郁微笑对付过去。但最后终于还是迈过河边栏杆，投河而死。看后心情十分沉重，四十多年犹记忆如新！因为懂得那个心情。我和文中主角不同处，即受挫折不下三百次，又恰在屈原溯江的五溪几条河中各码头边（居多还是船上）！过了六七年不易令人设想的怕人生活，见到的只是愚昧和残忍，却从不消极绝望，怀自杀意。如想跳水，真方便之至，我认为太蠢！相反，倒是不断顽强斗争，不受恶习惯影响，不为愚势力屈服。也不怕挨饿失业。一定得站起来自己安排自己！和任何人都斗不过（一生即从不和人争吵），但总想方设法和自己斗，任何困难

通通不在意，也因之任何小小成功决不自足。在人事上，近于永远打败仗，特别是因为处理和上级关系，太不灵活，十分生硬。对付自学，凡事由无到有，却永远不怕打败仗，摔下即爬起再来。走不通，即换个方法（或方向）再走。征服他人毫无能力（也根本想不到此一点），征服自己总不陷于绝望。不懂的即去学，且用自己方式摸索探寻，慢慢得到进展，还充满了信心和天真的作去，迎接困难，克服困难！比如搞习作，初到北京时，并标点符号还不会使用！当时正流行复旦大学教授孙俚工的种种“指南”。（小说、散文、诗歌和什么外来的指南。搞写作竟像非此不可。）文学研究会、新潮社、创造社等等有势力的写作理论，对全国又有独占指导性。大学里也有不少外文“权威”，到处讲学。（还记得冰心到北大讲写作，即挤坏了窗子，大家主要却是生活太寂寞，争着看热闹。）我觉得这些“嚼饭喂人”的指导教育方法，毫无裨于写作。任何权威都不足信，不必学，一切得自己动手！并且以为任何世界大作家成就，都有一定限度，受时代及所处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生活影响形成的限度，总可超越而过！既搞创作，就得想法逾越，只要耐烦用心，不懒惰，肯钻研，不管是契诃夫、莫泊桑，还是莎士比亚，也肯定能够逾越，有以自见！这就应合记住孔老先生的指示：“进，吾往也。”以及“人不知而不愠”的有意义格言，不问成败的学习下去，试试看，生命集中起来，在新工作用个半世纪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这里说的只是半世纪前一种故事，而结局则显明，对内，不算完全失败，因为究竟能争机会、争时间，足巴巴把自己十分严格管制起来，用笔学习了廿年。不少同行都做了官或

发了财，我却除了不三不四作品，别无所有。但对外，则不能不承认工作近于完全失败。因为那会有一个人，这么与世无争十分严肃认真的来进行学习用笔，而结果却得到“一切付之一炬”的结论？但是同时既还学了些文学史，明白由司马迁到曹雪芹的工作和身世遭遇，也即一切付之自然，不以为奇了。和许多同行比起来，我这五十年倒也许活得太幸运了。（一切付之于火即说明问题，还有读者，能起一般作品不能起的作用。工作并不白费！）这种幸运感使我头脑比较冷静，能对自己长处和弱点有些认识。（经营人事极不中用，打硬仗还能持久。）工作尽管曾经得到各种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也同时还得到当前最高方面的认可，特别是学习工作态度的认可。但是，新的写作要求已不同，规则又过于苛细，过于绝对化，过于刻板，重原则而不太理解达到或完成原则的千百种不同方法，都还得有千百人从各种不同探讨寻觅中去实证。每个作家并不相同，用不同方法，还是可望达到同一要求，甚至于作得更好！这才是百花齐放！我的对于写作进行工作方式上得有“一定自由”的想法，显然已过了时，失去了应有意义。从年岁说，当时已五十岁，再搞下去只能务虚。作个挂名的“空头作家”，供点缀场面使用，能这样，不失其为识时务。很可以和大家一道，过过热闹日子，如不少卅年代老同行样子，可以有许多机会，世界各处飞来飞去，享受不尽；可是别人这么作，我并不反对，因为政治上需要这种“大作家”！务虚可真省事！我自己可无这种本事，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平凡人。若继续务实，不放弃手中笔，凡事照指示的方法作去，极显明又出不了货。若依旧照我熟习方法作去，可又不易得到指导其事的同意。（因为指导其事的，本

人对创作并无长期执笔经验，不大理会得到“条条路可以通罗马”道理。有一位或许还是我卅年前的同学。照旧说，便是“学生”。)爱本业，求继续作下去既不可能，闭门造车勉强搞，又将会犯错误。(并且写得若比时下人好些，也还是有犯错误可能。甚至于必然!)所以在无可奈何相当痛苦情形下，才另改职业。又凡事由无到有，从头学起，“爱本业”已不可能，才转而来从“爱国家”出发，搞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求为生产“古为今用”服务。这就是我们上几天从天安门前过路时，说廿多年前，有不少日子，天未明，即在门前小石砌边坐下，等待天明原因。(因独在天安门前，看过了不少次残月三星，印象格外深刻!)在午门楼上和冷清清陈列室打交道，一蹲又廿年原因。

一晃廿年即过去了，社会经过多次大动荡，多少老同行因故因病死的死去，失踪的失踪，其中自然也还有“福将”，还能在务虚情形下，继续用“大作家”名分，在国内外受重视。照趋势，且可能还将越来越见重要的。(从此可知主要是会“做人”。不一定要会“用笔”。)至于我呢，在社会发展中，一切早为人忘掉了。前不多久到书店去买书，卖书的中年店员，卅卅岁的一位女同志，有一天因为见我买的书较杂，充满好意问我：“你是做什么的？”别的人遇到这事，一定会相当难过。我反倒觉得满有意思，甚至于相当快乐开心。当时且告她：“我是个‘无业游民’。”她也笑了，彼此都开心。因为新时代搞文学我已无位置，能作一读者，当然就极不容易！新搞的事情也始终近于玩票。从考古“专家”看来，可不易认可的。由于用的方法又不相同，能一玩廿年，主要还是应分感谢党，把我保护了。才能那么从容活下来。(是真正

的保护！没有这种特别照顾，我那能继续工作！）更重要还是在党理解和支持下，让我用个“飘飘荡荡终日不务正业”（这是馆中一首长批评，更正确些批评，还应当说终生不务正业的！）的方法，绝不死坐办公室的方法，进行新学习廿三年。由于常识积累的结果，在这部分冷门中，似乎又出“专家”意外，对花朵朵和其他有了些发言权。所以现在过了七十岁后，还能充满热情，继续进行未完成的工作。这工作由于史部学底子过差，而实物见闻究竟又有限，不够全面（条件只许可这么办），涉及问题却十分复杂，居然还是勉强初步告了一个段落。（又打了一大仗！）日来还在补补贴贴，斟酌字句，补充附图，若幸而还可亲眼看到这书于一二年内印出，倒可以用来自我解嘲，廿年中近于自弃情形下，居然还可搞出那么一本大书！应合了古人说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比喻。这个大习题，国内即或因各种忌讳，或许在短期内不会有应有读者，但可能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引起必然的注意，因为他们搞这个已四十年，我却只搞了不到一年，改了个六七年！因为用的方法还可说是崭新的，从实物出发，结合文献来分析问题，提出一系列问题，并试作解决。内中即或不引用马列一字，也不引用主席语录，但搞材料，运用材料，作分析比较，综合判断，取得的结论，都相当新。试采用“一切不孤立，一切相互联系，一切在发展，一切在相互促进又彼此受一定制约”的辩证法规律去学习，去应用。文字也还通顺，会得到国外搞中国文化史真正专家通人认可，不失为一件有意义工作，或一本有内容而又有些新见解的渎书的。现在为了整理字句，每天不离桌边，有时直到半夜以后，睡下三四小时，起身还是坐在桌边。（丝毫不感疲倦，甚

至于可说神清气爽。)对个人言，倒真有些像打仗意味，体力消耗相当大，精神情绪都十分好。不管他血压二百几，心脏有何问题，工作必将一个字一个字来完成！一面也相当羡慕我的一些老同行，能有机会去法、去日、去更多国家代表本国，出去搞文化交流，受欢迎，看了许多，学了不少。若从总的近五十年算来，则过去万千阿猫阿狗都像有机会不同而又十分正当理由出国。即数近廿年来本行人，也似乎有不少莫名其妙的人，都各有不同而正当理由出国走走，有的且一去数年，而回来还是一事不知，过的是又快乐又天真的日子，只浑浑噩噩，等候作“接班人”，却不必考虑用什么去接班！谈古代绸缎，我大致已算是最有常识的一位了，可是十分需要去英、法、日以至罗马教廷博物馆，看看那方面盗走的古代绸缎，就始终无这种机会。只能长远在睡梦中设想，以为某一天，也许忽然有个什么“人”想起这件事，或许还有个最后机会，尽我去翻翻那上千成万冻结在国外大博物馆库房中无人过问的老古董！让我在死去以前，再来一次努力，更认真些打一仗！把《中国丝绸花纹发展史》写个廿万字！可是，工作热情虽永不衰退，而生命受自然规律限制却极严酷，近两月来，总是左侧手脚会忽然发冷发麻，而一时失灵。已有七八次，幸亏时间不多久即转好，真近于警钟频敲。我想还是得战胜它，要趁来得及工作时，即无机会搞比较熟悉的古代绸缎，也还得把服装部门中若干冷僻些部分（肯定是聪明专家学者不搞的），争点时间，尽可能来完成一部分。如工农部分，战士部分，乐舞部分。就朝代分则南北朝辽金元部分，只要工作条件稍好，都还可作得像个样子。这大致首先倒得希望天保佑，望老天爷能同意，慢些儿收拾我才好办！

或许还得请求多留几年，来写个《近半世纪一个乡巴佬的工作回忆》，会写得相当有趣味，同时也有历史意义！

衣服稿，工作单位馆中已允为先复印。只是时间恐不会早。我乐意出一笔钱，请人复写留几份自己清校底稿，这或许是廿年学习总结，已难以为继，免得“意外”一来，无可补救。你们若知道有什么服务单位，可以作这件事，望便中问问，约廿二万字得出多少钱，为公家事，由个人出几百元费用实无所谓。至于你家小弟好意，说乐意帮忙，除深谢此好意，可不敢当。我家中有个旧习惯，从来不好意思麻烦爱人和孩子代抄什么稿件，大几十年旧习不改！早看作应分合理习惯，那宜破例麻烦别人？正因为文件过分沉重，爱人和孩子即想为看看错字，我也不好意思要他们这么作！从这一点芝麻大小事，大致也反映出我的顽固是古典的，不可救药的！

小弟信写的很好。下礼拜若有空，约个时间，和他去公园谈谈天如何。我的字始终像是六元一月的文书字，说不上什么书法，长处只是能快，终日不会疲累，此外不足道。还像懂字，可永远写不好！也不大用心去求好，左右书法家已定下了人。目下用的笔，是八分钱一枝，写了上半年的。信写得乱糟糟的，不成个体统，希望原谅。再说，即盼你们万千万不要把我还当个什么“作家”看待。世界上那有作家像我那么落后，到七十岁后还不通人情世故，不善于自处，到这么样子的？认真说来，凡搞写作，若到了可以“务虚”年龄，应学学××，才合道理。若年在四十以下，希望从务实工作上求进展，找出路，我认为还是得向浩然学。一切向他看齐，才会有作品，配得上社会对文学新要求，而又不至于精力白

费。近来常听人谈“天才”，从目下政治现实，否定“假天才”是必要的。若从知识现实来谈，恐怕还得承认它是存在的，因为不然，将如何去说明十来岁的音乐家，和十来岁的数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优异特出成就？听友人说，目前搞原子物理的，居多在三十岁左右！我是相信搞文学也一定有天才的。也或多或少有点儿天才的，感受强，反应快！会务虚，不写什么也能受尊称为作家，就是一种天才！是不可及的聪敏！正因为这点深信，又明白自己毫无什么天赋特长，所以总用个勤能补拙的态度，永远记住古人说的些简单名言：“滴水穿石，马凿切玉”；“日有所思，经史为治，久于其道，金石为开”；“锲而不舍”……等等，就帮助了我一生不少！

不怕人笑话，学个“老乌龟”，慢慢不息的走去，时间一长，在比较下，情形便不相同，而把部分当年自视极高的若干“天才”，大都拖垮了。半世纪前搞文学，用的是这个笨办法，近廿年搞文物，又还是用这个办法。你们正十分年轻，生命力充沛，若还乐意在写作上搞个卅年，别的无可奉告。采用这么一个傻劲十足的极端的素朴而又踏实学习态度，兼能用个不以成败计得失的方式搞下去，不迷信自己有什么天才，而承认得用持久闷劲去战胜迎面而来的一切挫折，不求速成，更不害怕失败，工作上，即不可免会因种种客观变故，而不能如主观设想取得应有的进展，可是，人必可望来得日益扎实，在风风雨雨中，还一定生活得工作得十分精神，也十分觉得有意义！能凡事学向前看，向远看，向大处看，将会感觉到有一种永不消失的力量和青春！学什么都会充满信心，赶得上去！生活上也许会成为一种悲剧，工作上却经久！

也应当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必须这么做，切切实实，毫不含糊学他们的好处长处，取得思想上的进展，并以之为行动准则，才不至于失去方向，更不至于不经意中犯“白专”或近似错误。时时刻刻注意这点，也并不会和工作形成矛盾。党其实是事事在鼓励人踏实认真挑重担！有关这一点，我说的也许已近于多余废话。因为我接触的党员，多是四五十年前知分出身的，有些人大致因为在新旧社会变动过程中，经验过多，挫折过大，青春气大都保留不住，只有遇事谨慎小心，力图自保，不肯负责，不敢说话，苦闷极多，学习也难和青年比，有些事还得外面人为之打气，若真的一切向这种老同志凡事看齐，则我的近廿年搞的工作，都近于无多意义。而能甘心作“空头作家”，或许反而认为思想开朗，人有朝气！但比较年青一代，却到处可以发现，反而多生气勃勃，能凡事跟着走才可望能瞻望远景，承认日前困难为必然，并不为一时个人情绪或工作某种暂时挫折，或社会机能失调形成的种种不良发展，而即丧气灰心。我因为“思想落后”（不少人都那么说，而过去搞写作，则以为“无思想”），又不善于自处，无足可学处。近廿年所学，只近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求作年青一代“垫脚石”而努力，对自己总算已尽力而为，主观愿望不坏，客观效果却并不怎么好，用我的学习方法，虽学了不少，且显然能应用，同事中认可的，实不过二三人。其余至少是直至目前为止，我的工作，他们是不需要的，不大懂的，在写或已付印的东西，他们也并不发生应有兴趣。这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些习历史的大学生，懒于读书，带到工作中来一种不学风气，不知如何努力用功，用安于当前混日子的习惯方式。这倒相当令人痛苦，而带来的恶果，

比文学现状还值得担心。因为搞创作，在学习动笔的人日多，一时不免会要走些弯路，精力白费而效果不多，且有些鼓励反而近于“揠苗助长”，弄得个萎萎悴悴，得不到应有成效。本来二三年即会见功的工作，得用个五七年，甚至于十年以上，才会可望有收成。但进展总还是肯定的。配合得上新要求的作品，终会产生，只要把写作方式尺度稍稍放宽，万千分布全国各种工作中，特别是在边疆搞生产建设的万千青年，即会产生有生气不一般化新作品的。我们搞这一行出土文物日益增多，如年青接手人不知读书的需要，不能用万千实物作底子，结合大量文献去作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的工作，明日工作上的向后转，将是不可免的。我这个“垫脚石”在不久将来，终会有一天在什么新情况下，当真成为“绊脚石”而踢开，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正因此，或许会把目前工作告一段落时，还得认真考虑一番，是否得有第三次再改业可能和必要！这么说，像是一种笑话，但是社会变动实在太大了，对我而言，七十多岁再改一次业，又来一一从头学起，都不足怪，还将十分认真的接受这种现实，承认工作上的败北为必然，换个工作方式，来使有限剩余生命，再换个方式用上去。这都是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年青朋友宜引以为诫，而不足取法的！

下次当为小弟带本较长的未完成的长篇《长河》来看看。这是只完成四分之一的作品，抗战时，被重庆国民党审查，扣了一年多才发还，乱删且乱加了些，解放前才印出。不多久，逃到台湾的蒋帮，还是放不过，于五三年又公开把它烧了。（人极平凡家常，却偏有此巧遇！）内中有写用景物背景处理人事的一二章，卅年前似还有读者“叫好”，现在一般人

大致已看不大懂了。若果非再改业不可，初步想到，将用一年时间来完成这个被烧毁未完成的作品，或许以后还会在国内解禁，而有人当成新古典作品来选读的。

候府中人好！

（笔得换换了，字草率不成个字，十分抱歉！）

沈从文

四月廿夜里

此信写成后未发，存稿上收信人名处缺损。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梭罗古卜（Ф. Соловьев 1863~1927）俄国诗人，小说家。

19730504

北 京

复杨国勋

国勋师兄：

承惠书，深感厚意。我一家在此一切都很好，蹇先生^①不久回来，若遇到，必可谈及种种也。我离开家乡快六十年，到北京前后也有了五十年，现在虽七十二岁，幸托福，体力、情绪、生活、工作，一切都还好，足释诸同乡远注！平时生活十分简单，帮助极大。更重要，或许还是头脑十分简单，不大在得失上用心，至今不少方面，还保持家乡人习惯，乡里乡气，或土里土气，始终还不大像个在大都市里混了半世纪的什么“高知”，更不像个什么“作家”，始终极其平凡，给人印象是上不了台盘，又无什么野心或大志，因此半世纪以来，在社会翻天覆地大动荡中，终得天保佑，维持下来，一家人日子还得平稳正常。解放后，明白自己才具有限，就放弃了作空头作家的妄想，且离开了教书生活，转入十分冷清的历史博物馆，搞点研究工作。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予以工作上的极大便利，廿年来，对于万千种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又积累了些常识。工作追求“人弃我取”，对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印了些有关古代绸缎、镜子、漆器的图录，大致在国内一般图书馆已不易见到了。我本人在热闹社会中也像消灭了！近来正在校改一个有关“中国服装史”的图录，二

百大幅图像由馆中美工同志担当，说明约廿四万字由我执笔，早已经部中审定过，已近缴卷，若幸而可于一二年内付印，大致或许还可望由我自己作最后一次校稿，在国内外和少数读者见面。但在国内，恐怕也只有省市文物系统图书馆能见到，不大会在一般图书馆公开。因为由商到清初，用图近千种，牵涉及口问题较复杂，搞文物年青同行还可供参考，一般习文史的大致也不大用得上了。对个人说，倒像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小说为有意义，像个工作！总算是五十岁改业后，又一切由无到有，克服了内外困难，打了回硬仗，作了回学习总结。为这部门空白点研究工作，打下了个薄薄基础。事实上待努力的还多，后来人似难以为继，因为包括许多方面问题，学文、史、考古、艺术的青年同志，照目前学习方法，恐怕都接手不下去！从总的来说，还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起点。所以希望今后体力还能维持几年，出书后，国内外反映也还好，也许还可望照原定计划，继续分别再作下去。因为本拟出到十或十二本，得到了上面点头，只要力所能及，便可望分朝代一一分别作下去的。不过年龄究竟过了七十，体力受自然规律限制极大，表面看一切都还好，骤然报废事可能性极多，如此一来，未尽事就只能待后来人完成去了。

你的画，还能进行没有？国内搞旧画的人虽不少成绩能有所突破，在世界上引起较大注意的，闻新自国外来熟人说，似乎还只有李可染李苦禅及林风眠三位，有点国际地位！其余通不大济事。你如能在业余，还可望理理旧业，据我私见，在贵州地区，充分用本地背景，好好搞几年，一定会作出新成绩。永玉近年来除依旧搞木刻外在试验中作了不少极好的花鸟画设计配色都有崭新效果，肯定将会或已经突破如上说

的三人成就，不久将来，即会得到国内外好评。但国内事有时过于注重人的因素，而不太重视画的本身特别处，也就大有可能于短时期受忽视，得不到应有重视。甚至于三五年还有意受忽视。但一切工作都不可免有此一关。特别在社会大动荡之后，“好”、“坏”常因之而异。甚至于可说是不可免的一关。你若存心搞这个，似乎也得有点精神准备，先承认这种挫折是不可免的，准备用一个较长时期来战胜它，才不至于中途失望，半道而止！据个人经验，一切工作都得充满信心去进行，总能克服困难，取得应有成果的！应分有这种理解，才能进行较大工作！这里同乡中还有个石先生，他已八十四了，还很精神！和萧纪美，你大致认识。还有刘祖春，也离开家乡快四十年了！并复候佳好。

沈从文

五月四日

杨国勋 国画家，通信时任职于贵州省图书馆。作者小时的老师、凤凰国画家杨肇云之子。

这封信发表于贵阳《花溪》杂志 1992 年 11 期。据发表文本编入。

① 蹇先生 指现代作家蹇先艾。

19730509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之佩长信，知种种，总算幸运之至，因至今为止，即以北京而言，或许还有以若干万计的人尚在等待中，其中或许还有不少知名熟人！长字级在卫戍区的也还不少也。妈妈大哥均极欣赏之佩的信，我有同感。两人似乎还值得在“叙事”上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另外一时说不定还大有用处。之佩要经常为我们写点长信，这也就是学叙事。两人都必须用点心把身体搞好，主要是可为国家多做点事情。我和妈妈都亏得是体力好，不仅在近四十年中经历了抗战锻炼不至于中途垮下，即近廿年的大风雨、大动荡中，也还是亏得体力好，才不至于情绪垮下，对付了过去。妈妈等都觉得待红红假中，让她来京住一二月，由小姨或别人陪来，你们斟酌。之佩或虎虎则从四川来住住好。因为我和妈妈目前体力虽还好，人究竟老了，十分希望和你们住一阵。你们若能同时来，自然更好，否则轮换来，这里当为寄路费来，已准备好，这一点不必担心。你们可以同住妈妈那个房间，有二床，已布置得很好，目前大嫂永晔即和小女孩住在那里，廿四生，取名沈帆，像大哥样子，预计两个月后即将带孩子返清江。（到时即将孩子留下，还是可住，因为保姆另有间小房住。）他们大

小都很好。

我于前天也已经把八年前作的《中国服装资料》廿多万字说明稿改妥上交，改的文字挤在原来排印稿上，多而不一致，不免乱乱的，所以希望馆里同意在付印前打或复写出来，再由我将复印稿字句标点校正，送上去看，将比较省事。还不知馆中如何。这书大致可望付印，只迟早间事。因为原已由郭沫若看过，并为作了个长序言。文化部徐光霄部长也看过，一回来王冶秋也即说可印，本馆龙馆长也看过，均同意。我大致还可望看到印出的这本大型新书！这也可算得是我近廿年学习文物一部分的一点总结性报告。七十岁了还能反复廿卅次改正字句，工作得十分愉快。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书的编写是经过总理同意作的，对我们，却还只是当成个试点工作而进行，因共拟十二本。出版后，若国内外反映还好，或许还可望照原定计划，再分别时代或阶级成分，编十到十二册。我即可充分使用所学常识，至少还可望亲眼看见三五本由我手中完成！这工作日本人已作了四十年，且出版了汉唐部分，材料收集，相当丰富。但不碍事，照第一本看来，就有不少处突过了他们，因为方法新，联系问题广，而材料又崭新！据我估计，日本读者将比国内读者多，且能欣赏内中的许多新提法，新见解。至于别的国家，将只能在几百页图上发生兴趣。由商代到清初，正图二百页，将近六七百人像，附图也过百，文献称引恰当的说明，大致是看不懂了。国内恐也不免有相同情形。部分搞生产对之会感到些兴趣可取用，搞文物的恐不易看懂。因为引的文献，举的证例，都不是一般学文史注意到的。国内搞这问题的敦煌、上海、广东均有人在进行，由于牵涉问题多，成绩不够

好。我这一份工作，大致还站得住。也算不虚在午门楼上工作十年，生命不白费！同时也对得起党廿年来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步如何走？将看这书付印时可知大略。如不拟继续作（因为接手无人，难找人），或有可能来用二年工夫，为把原协助大专院校教授写的几种专题教材为改好，依旧让他们出名付印。计还有绸缎、漆器及总工艺史三四种，至少总还得费二年工夫，才会像样子。妈妈还希望和我于秋十月（等你们来过夏以后，北京夏天好）去江、浙或西南走一圈。若能作为“看材料”方式，妈妈则自费同去，将可得不少便利。我因近三月照林葆骆先生宣传，吃蚕蛹，血压已下降到百八十以下，低压降到八十，似为近十多年仅有纪录。这二月来有时作事到夜十二点，早上一亮即起又坐在桌边，从不感到疲劳。所以也十分希望争时间，再完成几件对人有益、对已无愧于心的工作。能否如希望一一作去，将看明天大政去了。照目下千百种闻见说来，对外局面好，对内大小问题却多，有的易解决，有的却相当难。教育文化似乎通通还不上轨道，有待重新安排。科学工业则大门一开后，凡事比一比，才明白落后差距到廿卅年。廿年内部自己消耗过大，不能不令有心人忧心忡忡！但任何人似乎多处于“无可奈何”情形中，沉默等待下去。对个人已无所谓，对国家明天，总依旧是忧心忡忡！最可怕将还是廿到卅一段的青年少壮对工作对国家热情的衰退，在近八年动荡中长成，见闻翻覆，受一种凡事“无所谓”的消沉气氛所传染，已远不如你们初上工作岗位时上劲那种充满希望和信心的情形，代替的却是不相信。要纠正或挽回，恐还得费十年八年来从各方面努力。旧药方已不灵，新药方不易开出，所以在若干方面相熟人工作、生活虽

已若相当安定，情绪却始终不易安定，这种不安定感像是特殊的，又实在是一般的。

永玉正在为新北京饭店休息厅作设计，焕章则参加他设计出的浮雕，这种大厅原只一二由他搞，看来有可能会有十间以上也由他搞，工作得十分兴奋！

望两人好好把身体照料好，来继续鼓足勇气，充满信心和希望，把分内工作好好作下去吧。我和妈妈不放心处是你们身体。体力能较好，至少在本岗位上才可望坚持得下去！

大哥一切很好，已改为每天回来，半夜为小女儿换尿片。

在成都的王正仪^①八姨父，八姨已死去，近来北京，已快和平和大姨成婚，忙坏了二姨等等。凌宏也将于廿七生育。

（商罗振西把借去的契诃夫小说还我，你们为寄来。这里要用。）

从文

五月九日

^① 王正仪 寄生虫研究专家。时为成都四川医学院教授。

19730510

北 京

致 杨 璐

杨璐同志：

听你谈谈种种，机会很难得。对于像我这种一切落后的人，实极有教育意义。

国家大，三千年封建的影响！旧意识还逼透于社会各阶层的灵魂中、骨血里，表面上的易扫荡，本质上的必然还随时将结合新的现实，继续发生不定程度坏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你还刚和社会接触，就觉得压力大，可不成！要明白它，还要承认它，明白它必然还会影响到各方面事事物物，承认它对新社会正起腐蚀作用，相当严重而可怕。特别是在社会大动荡后，青年教育一时顾不来，近于被放弃、少办法时，中学生无可奈何，才到处可见只知用玩扑克牌为消耗生命方式，还以为是至高乐趣。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同时还有更多小学生，大学生，大中干部，也同样把这个当成至高乐趣在过日子的。

……时，尽管传说，国内小学校里又已奉命重视毛笔字，事实上这个重视，或许只是一种暂时之举。目下若对之过分认真、乐观，而寄托以不现实希望，不免会于明天加倍失望。因为如全国大中学教师，一般还不会书写正行草字体，也从不重视它，文史系师生，甚至于不会写毛笔字，也过得去！

如何能把希望寄托于小学生？大专院校艺术教师，还不会写正行书，而且各把教“美术字”一律作为“当家法宝”时，那宜妄想中国书法在明天会得到合理重视，或应有发展？目前所谓重视，到明年或且还会加强，有什么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以至于书法展，随后还会去日本展出。都只宜看成一种政治上的安排，对东邻一种表态，是临时性，而少长远性，不大可能即因此得出“持久重视”结论的。并且也必然会有一天，将有“青年工人书法展览”出现，并送出国外展出，也依然近于政治性的即景配合，对书法恢复应有重视无关。真的重视必须在大专中教师方面扎根，才有基础！你若认真写了个十年廿年，恐怕到时却将不乐意参加这种竞赛和展出，也说不定。因为这种展出，和真正艺术关系不多。

中国书法值得有人爱好，也值得重视。此后真正爱好者不会没有人，但是爱好者恐怕只能从涂抹中自得其乐，或有意俗化，当成一种应用工具看待，倒不至于觉得失望。（我就是这么看待，只觉得抄抄书终日手不累，记记笔记，赶得上，还是极有意思。）若欢喜它，到一定程度后，即寄托以不大现实的希望，以为凡事只要有力者提倡提倡，即能如历史过去，在客观上，还会成为独立艺术一部门而存在，而发展，在势已不可能！国内将来必然还有“书法家”一个名称，经常在报刊上出现，却并不是为真正内行而准备，将始终附属于“政治家”下面，以政治位置定好坏标准。只重视在增加或提高政治效果，或对外影响，并不在字的本身好坏！能否存在，能否在国内外引起尊重，也必看本人官阶地位如何而定。一脱离政治，即等于可有可无，亦无意义可言。这种现实必须承认是历史必然，才不至于失望！你若在工作之余，还有点

剩余生命，可以积累到一种比较有意义工作上，形成储蓄聚集结果，或者不如分开来试试，一面写写字，另一面不妨学点画，比起来，后者既可扩大“自得其乐”的效果，更可望得到成功！甚至于是你此后唯一转业的依据。书画本来可同等看待为“艺术”，但和社会发展关系，晋代以后即大不相同。也可说程序不同。书法名家不是孤立事物，势必视这人在政治上地位而定好坏。作画却相反，画好后，能配合政治要求，即可望得到认可。你得承认这个现实，才不至于精力完全白费。一切工作事先考虑考虑效果，打算也并不一定即俗气！不知你意见以为如何。我说的可能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个人思想已十分落后，近廿年又和在发展变动中的新社会近于隔绝无知状态，总习惯用旧尺量度新事物，不可免会常在错误中估计种种也。个人写字始终就还近于“玩票”，拿笔即永远不合规矩。幸亏始终只当成工作便利看待，从不想作什么“书法家”，因此也不会无出头露面机会而感到丝毫痛苦，即有机会也不想滥竽充数。昨天谈的墨迹法帖可供观摩的，试为写廿种名目看看。若和星云堂主人相识，托他们设法找找，事情必轻而易举即可办好。每天能用旧报纸，写寸来大行草半张，练笔到一年后，会可望得到“自得其乐”！由宋到明丛帖里，还有不少佳作，当另为记记再写奉。

附候府中各位佳好。

沈从文

五月十日

“向优秀党员看齐”，不是空话。值得好好记着。向

他们学习，比看好书还有具体益处。而不少好党员，总居多是对事十分稳重，从沉默中进行学习，改造自己，在工作中一直向前的！向工农兵学习，也合指向这种工作态度的人而言！

杨璐 时为下乡知识青年。杨琪之弟。
原信缺失一页，据残稿编入。

19730527

北 京

复臧克家

克家吾兄：

承惠书，深谢过奖厚意。弟年过七十，虽深憬孔子“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明训，于手边工作，明知无当大计，对新社会早已近于可有可无，惟犹多童心，间或尚稍存幻想，以为可作年青人“垫脚石”。聪敏人看来，不免嗤为不识时务，不明阴阳消息盈亏之理，可笑处或甚于值得同情处也。弟写字不成格局，半世纪以来，虽涂涂抹抹，终日笔不离手，始终不能脱离四元一月之“文书体”，此道内行多以为俗气逼人，难登大雅之堂。如和当代名公高手墨妙并列，恐易成对诸公褻渎。且俟稍迟时日，当试为用八分钱水笔，写写拙作五言旧体诗，盼得专家指教。书不足取，诗极糟糕，搁在手边，作为同住大城廿年留个纪念而已。

并复候府中佳善。

弟 沈从文

五月廿七日

臧克家 现代诗人。

19730604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你信，大家极高兴。不宜对外来挫折存丝毫丧气，邓小平还得在检查后恢复新职！

八姨父和平和大姨已结婚，十分合式。

俟小红红放假时，之佩可以请事假，来同红红住过假期再回川，若红红系一人托车上送来，之佩也可送红红回陈茂再回川。坐船回去，夏秋水大，船上舒服。若红红系由小姨或二姨伴来，自可到时让两人回去，之佩仍坐车返川。俟她返川后，你再请假来住一月，就便把身体恢复。你们看看，路费是不是先寄自贡好些。新存折用你名字存下计五百，也可转存折。

孩子已四十天，长得顶好，干干净净，天气帮忙！每顿能吃百八十克奶，样子像大弟，鼻子高高的，不大像她妈妈。保姆极爱孩子，人也很好，只是做菜还待训练。初步设计，是下月永晔回清江，孩子留下由婆婆照料，事实上或较妥当。因为孩子过小，不仅上路不便，到后也必多麻烦。永晔大嫂工作具流动性，又不大会照料孩子，请人带虽容易找人，恐不如留在北京便利，且到二三岁后，再跟永晔在一起，会省事些。在这里对于妈妈自然增加了些麻烦。但小家伙既极乖，有个保姆，隔一个胡同即是建国门医院，因之也放心，而且身边有个小的，也有趣些。

一天天看到她长大,到半年后必然还容易照料。住处院子宽,小孩子不少,有两位三岁大的总不时窜进房来“看看小妹妹”,使得那些孩子父母,不时得叫住“不许闹小妹妹”,事实上,却一有机会即悄悄的窜了进来,有点“防不胜防”意,十分有趣。因为大人吃得较好,条件比之佩生红红好得多,所以永晔也见得胖多了。

你们来时或住东堂子,我即去那边住。相距不怎么远,两边都可以做饭,相当方便。若小红红只一人来,将来想和刘兰去住也方便,刘兰独自有个床,秋天住两人还不挤。她性情极好,经常提及五个姐姐,红红是其中之一,不会像庆庆和红红那么矛盾。若系和姨姨同来,之佩等三个人住东堂子大床,也不会挤,因为床铺特别大。大家可以好好在北京各公园玩玩,公园因外宾日多,一切十分干净。坐电车或公共汽车,不在上下班时并不怎么挤。

窦达因调到北京总政歌舞团弹钢琴,每逢星期天,即穿上军服,轮流到各家作客。已廿六岁,性格还相当天真,温室里长大的,又入新的温室。我和妈妈商量好,来时即为“补课”,饭后学洗碗,目前什么缝扣子也不会,还得大哥帮忙!

永玉表哥家还是每天高朋满座,对大表嫂可近于疲劳轰炸。因此两人都显得相当憔悴。

大哥已去南方十天,大约再有一星期才能回来。去南京、上海、兖州、烟台看工厂和学校实习工厂。过去多由教员技术员去取经,得不到什么,说不出什么。这次才改由工厂厂长带队,十个工人同去学习,所得必可应用到本厂教学和生产改进方面发生较好作用。这次立意要大哥去,主要或许是将把教学任务担子加重,因为工作费力,不易见好。大哥却

凡事能以身作则，不怕累，总是任劳任怨，忠于职务。照规律，回来责任必转重。他身体极好，兴致也好，妈妈和我总鼓励他一切好好作去，“向优秀党员看齐！”这里听院子里少壮和诸亲中少壮说来，或有不少厂受文化革命影响，工作都不大上劲，不大上应有轨道，换生手领导是原因之一。派性有的还在发展。当权则善于用权，在野则善于用疲沓表示不合作，无责任感。还不知得用何种新丹方才可望一改旧观，由消极转积极！科学院中外文研究所，还在“搞斗批改”，说不上研究。文物研究几个大机关，新的领导似增加不少，搞业务、抓业务、懂业务殊不多，或对业务感一定兴趣的均不多。凡事多不知如何进行，一切若有所等待。一切多交付于少壮业务派，事实上，则搞陈列业务的，年岁多已四十过头，作说明员也不大顶事。搞陈列，却居多不明白所陈列的东东西西内容意义，形式上“走群众路线”，内部审查找了研究所，各大专学校师生，各文化教学编辑等等人来看看，殊不想想作馆长或主任的，作了廿年，还不懂陈列内容得失何在，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即狠心学也得一二年，不学怎么能建议？直接搞陈列的也多说不出为什么摆这个，达到什么问题，看不出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好坏，更不明白另一段得失。邀请外来人居多是从不摸文物的，稍看看即感到疲累，那里会提得出中肯修改意见？一切终不过走走过场，到时只要首长一点头，即开放。即或首长水平再高，也不可能对于他从不学过的东西，提得出扼要而中肯意见。所以馆中新来首长，即或已提出“要研究”的新报告，事实上两位直接抓业务的中级首长，如何研究，研究什么，都可说毫无所知。说好些都近于不甚读书的书呆子，用一个“大家瞧到办”的态度混下

去，自欺欺人的“混”而已。其实世界上那有混得出真正成绩的事？但事实上这次的各大小机构大改组后，用混在职、用混升级的肯定将日益增多，而不可能有任何办法使之日益减少。所以今后做任何“研究”，其实都极省事，因为领头的越来越不明白“研究”实质上的含义，不少事将比目前还要落后，还容易用“研究”名分混日子，都是意料中事。所以近十年来看得过去的文学书不到十本，事实上或许还不到六本，在总结时还认为文学上“大丰收”，也从不会有人提出不同异议，左右“说了算数”，谁也不必负责任。大致这么下去，还总得有若干年，才可望会要变变。因此新的“文学月刊”虽在筹备中等待批准即将出版，事实上作品水平希望达到六三年以前情况，恐亦无多把握。甚至于即能出版，也难以以为继，因为唱歌演戏，千篇一律已无所谓，文学月刊中的小说故事，内容和表现方法，若老是公式化，读者恐不买账。市场书柜搁下无数廉价精装本样板戏，即已到饱和状态，卖书人深深明白此事。本院初中小将不少，即少有“手不释卷”看精装样板戏本的。教马列主义的熟人，也多不大明白所教的六本书问题。教的方法多还不一定。中级党员调去学《反杜林论》两月，回来感到吃不消的或不少也。

我上月已把改写的有关服饰说明约廿四万字上交。听说馆中首长在看。通不过是意中事。若通不过，或得大删大改，对我倒极省事。因为让别人大删大改，我即可以请求不用个人名义附上，只作为“美工组编写”，减去不少责任。只要原说明不毁去，我还可以花笔钱，自己打印或复写几份稿子，分赠亲友，留个纪念。或再多印廿卅本，分送给若干省市博物院供参考，也就算是近廿年学习一部分的总结，不算是生

命白费，或白吃人民的饭。内中有些提法或分析，或许还有些些道理，有些见解相当新，对文物工作者还是有用的。这工作也亏的是十年前有机会能用八个月时间赶写出来，不然，目前即或受鼓励也交不了卷。近来又照例在填表，问我愿作什么。十分奇怪，好像我近廿年在做什么，文化部出表人或单位竟毫无所知似的。我能说我为了工作必须也有机会去各国走走，看看人家博物馆？同事中阿三阿五，过去不少人都有机会去国外走走，难道都是因为填上了自愿表而去？我的工作，明明白白至少也必须去全国各省走走看看各博物馆的展出和库中收藏，本馆百十位一般工作人员，都去得了，独我却在例外，不能动。也像是十分奇怪，又并不奇怪，主要大致还是我从不在工作以外和领导去谈天搞关系。而凡是这些事却非得有私人关系不可。正因为决不走后门的原故，馆中某某什么都不懂，供应关系却在连馆中负责人也不知方式中已转回，我却一而努力做了廿四万字的说明，至今供应关系还在丹江。人人都觉得奇怪不可解，我却明白主要就是即或在馆中业务各部门都抓得下，甚至于搞研究，到今为止，只有我的点点工作还拿得出手，对外还有发言权。近廿年事实上我个人出的图录也比馆中总的出版物还有分量，正因为这样，我或即因为领导换了马，对我不好处置，而终于被迫离职改业，亦意中事。这倒不是出于猜想，其实回来不多久，即有一领导一再说用私人名义劝我辞职退休。尽管有政策已半公开说高知或搞研究的不让退休，这一位倒十分热心的一再说凭私人名义劝我退休！我若不是为了工作，倒真会照他的希望坚持请求退休或转业，好让一些安心于“混”的人在这个国家机关中更方便的混下去！

这说的多是不大相干的近于即景的琐琐废话。工作照计划本来即再作十年也不会完结，图录第一个试本，是得总理点头搞的。因为原意将分时代编印十到十二册。若再借故不给我配二三得力绘图助手，工作即得上面点头，依然将无法继续进行，在此情形下，不退休不转业也不成。一切将看这个说明首长将看多久而定，将在看完后所得印象而定。说“不成，还得改”，大致将不容易在我生前还能亲自看版面清样，甚至于不大可能有付印希望了。这结果也十分自然，因为照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若仿美国过去不许中国人联合国方式，借故说“问题重要”，而他本人工作又忙，廿四万字说明，引文献到二百种，看个一年二年，也说不定。或表示慎重，自己看了一年，再要别人再重看一年半载，也大有可能。在这情形下，继续搞既不可能，我自然就只好又下狠心放弃了它，或照廿多年前老打算，重新改一次业。或把一切为人民服务妄想放弃，来用个二三年有限生命，写个肯定出不了版的创作回忆录了。在我来说，都已无所谓，有事可作即成，总得作点事。

近来血压已近于正常，作事经常到十一二点头还不重，心脏隐痛也已消失，或许是吃蚕蛹效果。是林葆骆介绍的，丁西林糖尿病多年，也因吃它而好转。

你试研究一下，既返回设计组，工作一时又还不能进行，即因此，比之佩先请假于六七月回来治治病，有方便也就便去老厂问问搞程序控制情况好？或即商你现厂中领导，让你来作二月到半年学习进修，对明日工作有些准备，免得多走弯路，也行得通？真的要把新的设计排上日程，大致来北京老厂及其他工厂学个三几个月，有些不同准备，得益必较多。

因为近几年国家似乎买了不少新床子，多分配到北京各工厂，可学的必不少也。

不论如何，总是两人好好计划研究一下，先去成都看看病好。务必用个对国家负责态度，注意把体力恢复，才能于明天完成更多任务。没有妈妈的好体力，我们在云南就不易支持八年九年。这廿年家中能一切平安度过，和妈妈的体力与毅力也关系密切。大若身体精神不怎么好，在前几年变乱中，也不大可能在没有住处、不发工薪、不给粮票时，还依旧能每天由东堂子去学校上工。一切扎实工作，总得要体力才能坚持完成。即或失败了，也还能换个方法再干，不至于因而丧气绝望。我能一再由无到有去摸索新问题，不多久且会取得意外进展，一定体力还是关系极大。由于社会动荡大，分化大，对不少工作带来更多困难，社会某一方面正如地震余波，影响到各方面都大而且久，甚至于还会在明天某一必然时刻呈现反复，以至后退现象。要明白得多些，也深刻些，还会对今后工作带来新的困难，有些在意料之内，有些又在意料之外，总之还在动荡，还有反复，也许还会使怀着对国家对党满腔热情的在新的挫折中受更多痛苦，体力好，则伸缩性强，适应性也会大些。国家在进展中，有极其伟大的一面，是主流，但也不免有正派人受折磨而坏人占优势的可能和必然。这些都得当成教育来看待，才算是懂事！

刘祖春已由银川转回，据说中上干部只四人回来，也可知问题还多！

从文

六月四日

19730610

北 京

复张宗和

宗和大弟：

得信，我们一切很好，大可放心。小孙女已四十天，住附近不远作协为三姊留用的住处，请了个本地保姆，很爱干净，因此孩子也特别干净，消化力相当强，长得健康。样子像小龙。下月永晔将返清江，孩子或许将留下让婆婆带，长大到二岁时再看。凌宏也生了个女孩，母子健康。家中二老极爱重，丈夫也顶好。平和和王正仪已结婚，二姊出力多，三姊一家均极高兴，可谓美满婚姻。大致第二步将商调北京工作，因为是真正“专家权威”，北京多老同学，调动事也较容易，只是迟早点事。

我工作已初步告一段落，约廿四万字说明。图版二百面，约八百人像，已制好版。有部分彩色，很好看，画得极好。惟新材料过多，来不及加入，要求又新，又复杂，未必能通过，或许还有必要加入马列语句及主席语录，才易通过。由于水平低，不敢乱加，别人加又未必合式，且较困难。并且内中涉及问题过多，我见闻有限，史部学底子又不高，不可免多疏忽错误处。“专家”自己多不乐意搞此费力难见好工作，但却流行从一点谈得失，批评得失，若送请审阅，意见必相当多，而改不胜改，也来不及改，因此这个试探性工作，

在我生前出不了版，亦意中事也。若照原来计划，经最上面点头同意，这个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到一分代完成，或有十二巨册之多。但时事日新月异，原计划恐将作废，即此为止。前功亦近于报废，大有可能。当成义务，无人肯干，当成权利，则必有人乐意挂名。所以即或可付印，到时我不出面，也极平常，自然而十分合理。

历博改陈已完事。但还得大改。提纲说明照例不外传。并且一切事我不赞同走后门。即完成公开后，也还是以正式由系里商馆中供应为合理。看来或将再改到今年冬，才有可能公开。其实提纲和内容说明，对教通史也并不合用。因为主要是文物，文字只抓大纲，不来参观，即连图印出，也对教通史用处不多，文字少，不足取。北大历史系和上海华东师院教材，肯定将好得多，有用得多，甚至于还高明得多！北大似由周一良主持历史系。

李大钊先生公子我不相识。故去时内中虽有二三熟人，我似乎从未写过文章，我们当真只认识“曹葆华”，也快有十多年不见面了。或许李过去曾用别一姓名在某校读过书，即不易知道。因我前后在四五个大学混过，同学不少，上课外一般来往并不多，未必能一一知道底细。在联大时，只记住陈布雷女儿陈璉，傅作义的小姐傅冬菊，还有个印象。另外还有些全是地下党员，当时并不避忌我。在美大专家王浩，原在西南联大国文系，人还相熟，后改哲学系，即成金岳霖高足矣。

四姐^①回来事，不得消息。因为想回来的人多。前不久，有一联大学生许芥昱，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中文，来看我时，即说及有等候一年才获签证的。他认得四妹，说多才多

艺。(若常与台湾方面熟人往来，始终不获签证，亦必有人。)四妹情形不详悉。丁西林虽同住一胡同，相隔只六七家，从不往来，十年前只有机会在政协大小会上见见。彼此地位不同，似不便将此等事向之商量。时事变动过大，忌讳多，小不谨即易出事故。有许多事我们不懂，更不好说。听二姐说，已曾托一在外交部名字常见报的学生某某，似名吴凡吾？商量为解决。或许回来只是时间迟早，亦未可知。北京有些事已上轨道，有些或不。蹇先艾北来，曾晤及数次，他来往人多，必知道北京不少事情，见面时，当可从他口中明白种种也。我在十年，即近于和绝大多数旧熟人隔绝状态下。长年不离库房和陈列室，即至熟如郑振铎，只因为是“顶头上司”首长，便不往来。馆中同事廿年，还有不少不知姓名。卞诗人等亦少过从，老同行统无关系。正因此，在这次大动荡中，老舍、冰心、巴金……等等所受不同等折磨折腾，均不至于上身。一半出于幸运，一半出于被保护，其所以能得此“幸运”或“保护”，不争权，不出名，大有关系。得此教训后，因之更加谨慎怕事，今后不仅在一切情形下不敢冒充“作家”，即在本业同行内，也不敢冒充“专家”，永远近于停顿到普通“说明员”名分下，进行工作。虽对工艺中“古为今用”，已近于有充分发言权，但也永远只用个“对外服务”态度，学习“热心为人民服务”，不稍稍逾越界线。不求有功，能免过，不在今后受意外冲击，能在生活比较平静、工作格外紧张方式下，度过晚年，即大大幸运矣。

近服偏方，每日中、晚各吃廿枚蚕蛹，已吃三月，十多年高血压已下降，冠状动脉硬化供血不良，心脏时感隐痛，也基本好转，体力大大好转，某些方面似乎已比卅年前在云

南还好。每夜工作到十二时，次日五时起床，从不打哈欠。或许是从不开会？外出走动，近于“行动如飞”，一切感觉良好，给人印象还像五十以下人。据个人经验体会，药物帮助虽不可少，主要还是一种新的信心，好听些，即思想中的种种得到大解放，不以个人小小得失萦心。事实上还是出自于内的一种新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使之恢复了精神上的青春，继而支配了体力，改变了体力上的老化。若在体力上不出意外故障，大致总还可望再用用初到北京时那种学习热忱，学些新知识，并可望有一小部分使用到新的工艺生产各部门，在“古为今用”求落实新要求上，做得出点滴新成绩也。算来已近于第三次改业，今年虽已七十过二，还像不觉得太晚，有的是时间可用！

三姊体力精神也很好，只是吃得太少，杂务稍多，似乎瘦了老了些些。一切还近四十岁同事！已退休，仍去旧工作单位尽义务三个半天。虎虎和张之佩身体都不大好，人秋可能将陆续来京住一月，修复修复身体，到时也让小红红从昆山来住个假期。红红已入二年级，住昆山外婆家，一切很好。二姊一家都好。小庆庆已如大人，内中只何诗秀因人医院开刀二次，体力较差。定和^②似已暂回北京，余不详。你同事周先生，望致意。闻贵阳昆明出不少新文物，我或许在今年明年可南来看看。

从文 六月十日

① 四姐 指收信人的四姐，作者姨妹张充和，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已二十余年未回过国。下文四妹同。

② 定和 即张定和，收信人的三弟，作曲家。

19730623

北 京

致张宇和

宇和四弟：

小龙回来，谈及到苜蓿园种种，我们都深感兴趣，他说你们一家都好，我们也因之放心。今年闻定下了个新制度，各机关均可就本机关青壮干部，保送一人升学，招生制度在变通中，十分显明。大致明后年还得大变。以迎闻尚在乡下，读书学习，极其用功，我和三姐都深深相信，在你和孝棣教育下，孩子们的学习上进展，必可极其正常。下放是以数百万人计一件大事，对于求知欲正旺盛的小朋友，情绪上不可避免会有矛盾处，家中大人也会同样感到些矛盾。事实上，在上面某一级人中此矛盾感亦未必不存在。但随同社会大动荡面形成的各部停顿或解体状况，和大学教育制度还处于不易知状态中，我们熟人中，即有不少子女曾在正规高中毕业，下乡五年以后，回来年龄已过，升学无分，入厂工作作学工也已超龄过时，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时”的。（其中且有的是副部长级子弟，亦无可奈何！）有的受鼓励，即在家中补习诸课，等待转机，也有虽入了工厂，入的是街道工厂性质，上马不久，即宣告“缩短战线”，一时撤销不容易，即转而改为机动劳力，个人却已完全失去机动，搞防空洞工事的。中和家小林，虽已入厂，还想升学，得孝乐中和鼓励，即在工余

仍抓紧学习。听说英文成绩已不坏，人读书多了也更明理懂事。据我私见，以迎虽在乡下，听说极用功，我们都觉得很好，值得从各方面加以鼓励！学习看远处，看大处，国家在发展中，以后任何一部门工作，都要有一定知识的人参加，才可望“赶先进”能落实。书即看得杂一点也无妨，因为这个年龄，求知欲特别旺盛，而消化力又正好，有些书即或对今后升学关系不大，不是直接有关，让他多看点，也不妨。因为说正规升学，要的知识或许并不如过去那么多，不少人初中程度还升了大学，而一到做事，却凡事总会感觉到知识不够。常识多些，将来还可望从各方面得到发展！闻小妹妹也很能干，又能言会说。我和三姐对她的印象，却似乎还保留到六二年初到苜蓿园，见她隐藏于哥哥身后，真正是“小鸟依人”的十分可爱情形！现在人大了，随同年龄长处得到发展，一定会更可爱！上次以迎来京串连时，曾托他把一个家中珍藏的小小木鸟，带回去送小妹。以迎当面就说，“这个送给我好。”照我们估计，这个宝物，不是半路已失掉，到家后也不大会转人小妹玩具藏品中。这个小木鸟事实上是北京一个最著名民间艺人作的，他的作品曾在外国展出过得到好评的。现在除了美协还收藏得有几件，此外恐已不多了。

平和丈姨婚事，二姐出力特别多，可谓“美满姻缘”。三婶妈过去特别放心不下，这次的合理解决，十分开心，大致至少将延长寿年十年。二姊一家都好，小庆庆成了半大人，体力如壮汉，情绪还像“女顽童”。小平工作忙，经常得去武汉。只何诗秀因开刀二次，体力似较差，在喜筵上和孝乐比，更显得憔悴。以瑞爱人身体倒还好，孩子们也多成了大人，大女孩特别懂事，书读得好，还能管家事。中和家小多，也

由小白脸青年而变为黑黑的留下了小胡子的不大不小青壮，哥哥则异常温柔懂事，让我们想起两个小将十年前在家中激烈战斗情形，激烈到使得孝乐无法劝解程度，十分有趣。小龙女孩已快满两个月，长得相当结实，黑黑的如三姊样子。保姆只四十来岁，极爱干净，小孩子不到一月即不在床上拉屎，因此十分清洁。只是食量大，每顿得半磅，一天五顿，消化力似乎已比我高一着。马永晔不久即将返回苏北，孩子大致将留在北京由三姊照料，到一岁后再研究。好在保姆人好，三姊虽总得累些，大致还对付得下。凌宏也生了个女孩，略小些些（以端生的也是女孩）。

家庭生活过得好。三姊虽已退休，每隔日还去原编辑处尽半天义务，刊物一时还出不了，到复刊时或许将忙一些。小虎和张之佩在自贡，把小红寄在昆山姥姥处，已升学到二年级，闻长得黑黑壮壮，性格和她妈妈差不多。虎虎等身体都不大好，我们要他们暑假中来北京探探亲，也让小红由昆山来住个暑假，大致不多久将可成行。我近来因照一相熟医生建议，每天吃加过工的蚕蛹四十粒，加上别的药物同用，十多年退不下的高血压，居然已回复正常，头既不发重，心脏血管硬化供血不良的隐痛也完全消失，精神体力都转好如五十许人。似乎为近廿三年来少有现象，因之工作到半夜还不知疲倦为何事。只是似乎稍稍发了点福，有“候补胖子”趋势，正想办法不吃肉，至多半年必可改正过来。闻宗和大弟精神体力均不大好，我们正鼓励他出来走走，看看亲友，大家多交换交换见闻，必可望好转。耀平兄近来又忙了些，北京有二大报已正式办《文字改革》专刊，因之工作将日见忙碌。二姐健康似亦有好转，至少不见增加。或许由于生命

热情过剩，又无昆剧可以消耗，也会积压成病，近二月里因平和婚事安排，一气呵成，最忙的即是二姊，在忙中精神也即大有好转，把病忘了。

北京七月里或将开大会，决定新的一切，不仅在国内是件大事，在世界上也将是件大事。闻会后不久即将开新人大和政协。人代人事变更可能较大，政协则小些，如我和耀平兄名分依旧，到八九月又可沿旧例外出参观时，大致可以同行。我工作还照旧，在历博已无固定名分，大致以后当属于“顾问”一类性质，不仅在历博，还将在一些新的什么机构用同样名分工作下去，一时不至于退休报废。因好名分让人去担当，也有的是人。至于真正近于打杂的繁琐工作，具体解决问题，例如搞陈列作说明，搞工艺生产，求落实“古为今用”时提些花花朵朵材料，我近廿年的杂学，大致还可望有不少事可作，甚至于出外国的杂技团，抖空钟穿什么衣更好看些，抖坛子，坛子得用什花纹。耍狮子，要写个中西文化交流，狮子占了一份，历史上有多少耍狮子的图像，我似乎一口气即可为提一二十种不同材料，供说明书采用，还可大大增加观众兴趣！此外记忆里有关踹软索，爬高竿，耍盘子，双脚抖车轮（现在只抖雨伞），一系列玩意，都可提得出些过去形象。至于怎么学来的，不仅三姊不大懂，即我自己也不大懂，真是有趣之至。脑子里一堆料想不到的杂知识，到了七十岁以后，还有机会充分使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且服务得十分具体，相当得用。事实上也毫不出奇，因为一个人若认真写了卅年小说，转用这个“向客观存在学习”的方式，来学杂文物，实在太省事了。同样在博物馆搞研究，也有不少搞个半世纪，还像什么都无可学的，本业也总学不好的，

区别处就是在用心注意方法上和态度上。

这里各学校复学的似已不少，教改似乎还在试探摸索阶段中，总还得有几年，才会得到肯定。社会动荡过大，北京已近于地震中心，因之许多问题不可免见出脱节情形。即人数不到三百名，正式搞业务的不到廿人的博物馆，人事变动之大，也不易设想。由于新的层次多，馆长以下有处长，主任，科长，组长……大小事总得走群众路线，反复开大小会来决定，因之工作看来十分细致，事实上则日趋繁琐，大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手续过程中。近于人人有责，人人可未必能尽责。新旧之间亦不免随时随事容易见出派性在起作用。不少有专业知识又有经验的旧人回不来，而不少对工作无兴趣又少基本知识的新来人却占据各种长字名分，抓业务却不知如何抓起。抓业务不懂业务，不少事自然即只有采用长期开会方式来推进，来解决。解决不了即上交总理点头……小机关有此现象，大如部级机关有相同现象，亦不足为奇。不免令人为“明天”稍感杞忧。南京见闻情形，恐亦不例外也。事实上所有杞忧或统由于个人“无知”而来，亦无多意义。倒是就工作范围所许可，热心忘我的来作点事。多作点切实有用小事，而少想点漫无边际大事，头脑或许反而健全得多，身心同样健全得多！

并候阖家安好。表姑处并问好。

从文

六月廿三

张宇和 张兆和的四弟，植物学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

19730628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十八号来信，略知你们种种。这里大家都很好。特别是我，血压下降到十多年正常情形，多年来心脏隐痛和头部发重毛病，均已消失，因此工作能量又恢复了十六年前情形，每星期一、三、五去馆中看八千平方米通史改陈，一柜柜由实物到文字、图表，一一看去，一一记下应改、应加、应补充附图及文字说明，先一一记下，大约在一个月后，即可将全部看完，也可将个人建议交给上面。此外在不固定时间里也还经常去看看。尽管供应关系还在湖北，这里可做的、在做的、待做的事，大致比一般少壮都揽得多些、重些。因为除馆中改陈，及修改补充衣服资料以外，还经常为外面搞陶瓷生产、地毯改进生产及特种工艺各方面，要落实古为今用时，遇需要什么即协助为提提材料。家中似乎也不免如永玉家热闹，不断的有人来，经常妨碍个人休息及妈妈休息。特别是妈妈，因住处过窄，一来三几人，即不免会把她挤到床后边去，后边比丹江窄得多，不仅妨碍她休息，还妨碍作饭。不过来的人，和永玉家客人有个基本不同处，即到他家的或许谈闲天的多些，到我处的多和协助工作有关，和轻工业或特种手工艺生产改进提高，落实“古为今用”相关。个人近

于消耗，对生产各部门或可望或多或少起点促进作用，来的多是在生产战线上搞教学和设计的，所以为出点力是应分的，比在学校里空谈文学艺术实际得多。可惜的是大量可用材料还多冻结于库房中，馆中还易商量提调材料，故宫方面却不大好办，而最有希望的又恰恰是故宫。所以大致还得想办法，说服他们某一级负责人，甚至于到一定时候，还得从政协提案建议，由政府最上级通过责成故宫当成重要任务来执行，我的长处也才可望配合得上社会需要。照近三月精神体力测验，只要不中途出意外故障，大致还可望为国家好好做几年事情的。

王正仪是金陵读了五年书，转协和又学了五年，送出国又学了五年，得了二硕士二博士才回来，即在四川主持寄生虫研究的。已十多年。在前老的闻只有两位，已老去，王因之成为这方面真正“专家权威”，在国内有充分发言权，国外专门性文章也得到认可。今年约六十二三，精神挺好，和五十一岁的平和阿姨结了婚，人极正派，又有专长。所有亲戚都十分满意。我和妈妈与之相熟已四十年，这一次婚姻我还是最先向妈妈说预言的！

小孙女长得极健康又十分干净，不到一月即可抱住拉屎，所以从不在床上拉屎，且从不吐奶，保姆特别爱清洁，因之特别干净，不到二月已长到十斤，还在继续发胖，因为每天五顿，一顿吃二百西西以上，食量之大惊人！大嫂嫂永玮，下月或许即将返工地，为孩子计，大致初步决定留在北京，由保姆负专责照料，妈妈每天即住那边，因此一来一定会忙些也累些。大也许一星期来“换防”二三天，我将去那边吃饭，相距还不多远，平时也必每天去看看的。

七月里你若得去开会，也不妨让之佩先来。那边姨姨有升学可能，不知是二姨还是三姨姨。让其中之一，伴红红来住个暑假，对姨姨也一定感兴趣，路费我们寄去，不妨事。这里还有朝慧家小尖鼻，二姨家庆庆，永玉家黑妮（已成大姑娘）都可来往，且并不远。让她们看看颐和园、故宫，对姨姨说，机会也难得！若实在来不了，之佩即不妨坐船回家带红红来，将来再送回去，不要紧。现在住处虽还相当窄，究竟有两处可分住，匀得开。

大去南方约廿天，看了南京、上海、兖州、烟台一些有关学校工厂教学及生产单位情况。因为由厂长带头，去的全是有经验工人，所以得益较大，可望改进工作也不少。只是北京有其本来弱点，即人多效率不高，加之包含不少派性对立不合作情绪占主要作用，至今或许还有些厂子里工作不大上劲，又或有小街道“上马”（如电子管小厂）后不大能过技术关，且原料供应不足，于是陷于停顿，只好把人力转移到修防空公事的。报告中的“缩短战线”，大致一部分指的即是上马过快，而只有下马的。至于由外面招来的工人，如何送还原地，恐怕还得费一番努力。主要是由于城乡收入和供应差距过大所致，易进难退。又闻百科说，今年各机关也均可各保送一名大学生，得下乡二年，年在廿二三以下……才有资格。之佩家姨姨被保送升学，大致是合条件的。若可以选学校，即不妨告她，争取北来好些。因为人北大则常识广，人清华则见闻接触多，将来发展好。

庆庆则已高及二姨父，住在景山家中，因希望转学城中，一时或未能解决。永玉表哥一家照常，梅溪表嫂总近于“体力超支”，比妈妈精神可差得多！学校复学还遥遥无期。

北京外国的新工业展总在陆续举行，有些工厂新装备似不少，可学习的也一定多。又妈妈有一学生，还经常来看看，是叶剑英小儿子。近来跟在华罗庚身边工作，你来时，他若在北京，或可见见面，向他请教，或许有得益处。这个好学生不过卅多点，是总厂那个叶的最小弟弟，右手即因下放报废，或其他事故，不肯明言，十分可惜！你若能于七月去别处开会，来京必得将日子过移，很盼望将种种过程见闻告告妈妈。妈妈和我，总希望你能多学点，有机会把所学贡献给国家！要什么材料，你自己来到总厂，必易得到。

从文

六月廿八

1973062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昨复一信，用平寄，今试用航空寄，或可较早收到。你们回来探亲，诸凡种种已于前信中较详说及技术上诸问题。这里中小学似已转入正轨，学习上相当抓得紧。春秋二季均下乡拉练，参加收获工作，进行的比较好，一般多只在郊区四五十里村校中过一二星期。教科书还在试用中，教师不合格的恐不少。只是教科书内容深浅不一，不免有顾此失彼处。黑妮妮是个例子，已入高中，经常写批刘少奇文章，马列习见名辞，用得相当纯熟，时得赞许。有时甚至于还兼为蛮蛮代笔，也能交卷。但正当应学的新旧文学，却在教本上无机会接触，平时也无书可看。如此学到毕业，大有可能将成为一个公式理论家，意中事也。庆庆已升入初中，在北大附中，也是办壁报写批刘好手，课外还不少活动。二姨父等觉得不是办法，小平夫妇又经常得外出工作，家中无人照料，因此正商量转回北京景山中学，也可望在家中为补补中外文基本课。庆庆已长大成个半大人，身体如成年人，情绪、举动，还多不脱女顽童资格。特别是在二姨父和二姨前，易露顽童马脚。已能学打字，又兼学提琴。印象中亲友最可爱的是大，因为住处不多远，每去望望她母女时，必带了特别大的苹果

等等，所以说傻话，拟将大升级为“小龙爷爷”，十分有趣。窦达因在某方面相当专，专业还用功，某方面相当天真、幼稚和无能。钉钉衣扣也得派派差。天真处有些和庆庆相差并不太远。二姨父近来忙了些，因为主持人民、光明二报《文字改革》副刊，得为少壮改文章，说事实上居多比自己作还麻烦，费工夫。刊物似乎在应付外，起政治影响，不少国家以为可以向中国取经。对内，则作用并不怎么大。

报上说的许多事，大致有不少均系对外有政治作用，不是对内说的。因此不少生产报导，特别是农产丰收，都看不懂意义所在。常说的“文学艺术大丰收”亦近于此类。因为事实上普遍反映为“无书可读”，“无电影可看”，外来参考影片也不少，我们通看不到，一般人更难些。大多数上中层知分，则各国乐舞团即在首都名分上为“公开演出”，事实上却无缘入座，照例只限于一定某些人。至于一般什么政工干部，以及另外一些人家属孩子，却经常可以参预。风气大致还在发展中，不易扭转，根本无办法扭转。不少内部印行书籍情形相同。虽常从级别上有所限制，近于对事实上应读读的保密。但另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则有机会一一阅读，作为谈资。还有些特别提出应读的书，基本上对写作无帮助，也不明因何受特别推荐。总之，变动大，不懂的新事将越来越多，有些合理，有些似乎不大合理。永玉一般书画已发还，若干好书、好画，则用留用名分扣下。反应不一，有的坚持不同意，还可陆续找出退还。因为传说乱中已失踪，事实上未必。有的则用折价方式商量（如值二百美金之毕加索画册，商量折价十五元。）说留用，永玉当然不同意这种“优待”。据传系多系转入某些爱好者手中，当然是有特权的。未必是本人索取，

只是讨好的奉送。如彼如此事，总不可免。这些米米大事求落实政策，还得看不同单位主持人兴趣而定。至于更大的问题，处理上不一致，十分显明，亦势所必然。若只从此等小处去追究，将不免令人丧气。必须看大处，才可望继续把全部精力用到工作上去！

从文

六月廿九

19730630

北 京

致 邵 宇

邵宇同志：

昨出版社任率英同志带来份《三打祝家庄》连环画稿来，商讨内容得失，内中基本上还是京戏场面，写得相当活泼热闹，也很细心。私意如已定稿，又迫切需要，付印亦无所谓。如领导方面，还盼望这类连环画，还有点历史气氛，可望从形象上也对于读者（以若干万计的读者！）产生一点历史教育，以弟私见，似不妨参考些有关资料，效果会好一些。免得在读者印象中，还受京戏种种不正确影响支配，产生一种错觉。要纠正这种错觉，似得从帮助执笔同志提高认识作起。昨曾介绍任同志去历史博物馆看看，可以提高些些，明人绘一百单八将画卷，把其中人物形象和明杨定见《水浒传图》，作为底本，依据这些材料着笔，或可作得更好些。

若还乐意再进一步，求更生动，或多或少从故事得到教育以外，同时还能从形象上得到些应有历史知识，逐渐解除京戏形式的束缚，此后分时代为准备些材料，大家来协助一下，工作也并不怎么困难。即试从《水浒传》故事做起，为写份有关两宋人物衣着、起居生活、兵仗甲骑活动的草目，最好抽出一个人，把这份材料抓抓，出点钱，组织点人力，

应局部摹的摹（如李公麟《马群图》中马夫，五代人之《西岳降灵图》猎户），值得全部照相的照相（例如《免胄图》），必须翻照的翻照（例如已盗出国外的《十八拍图》）……如抓得紧一些，据我估计，至多有三个月，就可凑成一独立单位，作为资料（内部资料）印出来，稍作适当注解，全国搞连环画的、教人物画的，作工艺美术中金漆镶嵌屏风、雕牙、雕玉、绢人、陶瓷人形……等等设计的，无不可以作为参考。各得所需，各取所需，对于今后工作所得到的便利，以及认识上的提高，十分显明，所得帮助是极大的。谈“古为今用”求落实具体到应用上，据我个人私见，总得国家有个机构来抓抓，先把材料集中，再适当分散。人美出版社来作，实方便不过。以全国需要量之广大，经济上也绝不至于赔本。所以初步为草拟个目录，盼考虑考虑，或和徐光霄、龙潜^①二同志商量一下，如认为可以作，也值得作，我即为尽尽义务，作为一个试点看。因为材料虽分散，求集中或许就会遇到一定困难，如在故宫等等，调动材料供摹绘，手续上就多周折，商照相也不容易，因为涉及什么版权不易同意，或又费钱相当多。有的原画已无下落可寻。好在我在历博搞资料，已略有积累，一部分局部摹绘稿出于美工组共同的努力，是为改陈，或为所搞服装资料的扩大范围而准备，有些又只是我个人从各方面得来的，人美要用到这些材料时，为全国各方面共同提高而使用它时，我个人所有可无条件供应，此外只要和历博及历博美工组同志一说明需要情形，估计也不成问题。因为事实上多年来，即有习惯于面对全国而服务，人美要借用材料，肯定是易同意的。龙潜同志主持历博馆事数年，是

明白这个问题，同时对外协助工作，也一贯采取支持立场的。我的意见如前述种种，望你能认真考虑一番，如觉得事有必要，徐、龙二领导对此建议也认为还有意义时，再派个比较熟习人物故事画同志来商量如何进行这工作办法，或先看看我草目中已有材料也好。如信中说不明白处，需要明白，也不妨先要詹蕙娟同志来谈谈。这工作也并不会妨碍我原在进行的服装资料的工作，因为这边工作的要求目的不同，工作比较烦琐，重在和文献印证，作综合分析。和目前需要不尽符合。人美方面却值得针对各方面需要出发，分别汇集材料，用个比较便易方法，提供资料参考。而事实上这么作对于全国文物工作者中搞历史画的同志，也十分需要。因至今为止，历博邀请北京第一高手人物画家来协助改陈，分别绘制各历史阶段人民革命历史画时，费力极多，总经常报废，不大能满足要求，居多即因为吃不透材料，不明白每一时代历史气氛。衣着易掌握，面貌也不太难仿效，难的是有关背景一系列问题。由于背景不同，起居服用桌子板凳家家伙伙全不相同，武器、坐骑也不同，甚至于打仗方法也不同，易顾此失彼，作者易疏忽，总不免画得似是而非，顾此失彼。换言之，即不过关。至于一般作的历史故事连环画，自然就更容易受京剧戏影响（从深处说，影响可不好的）。若从事这门工作的同志，能有一份整理得比较系统资料到手边，工作得到的便利，将是十分明白的。所以我希望你能仔细、认真考虑一下，或和徐龙二同志商商，趁我精力还来得及，争点时间，来为这方面工作共同提高尽点义务吧。我并不懂艺术，历史底子也薄弱，一切都只近于在“玩票”情形下积累了常识。在

这种青黄不接的过渡期，多方面的常识若能有机会分门别类来加以条贯排比，大致还是对各方面还有点用处的。这份常识若仅限于供历博美工部门参考，相当可惜，因为本单位需要有限，此外不少方面却迫切需要，用处还多。近廿年你负责这方面工作，一定有更全面的理解。最近因为杂技出国，在世界上得到极好评价，其实这也有悠久的传统，而且真正紧密结合了“中外文化交流”历史，记忆中就还有上百种不同场面，如走绳、跳丸、爬竿、马戏、用脚转车轮、高叠十重方榻竖蜻蜓，以及钻火圈、转盘子种种。如有需要，稍稍费点人力摹绘下来，作为杂技团出国演出节目说明中插图，注明年代出处，就可以增加观众不少兴趣。特别是舞狮子（狮子本不是国产，而成为全国性娱乐节目，也有个“历史”），本身也有个历史发展，还在文物各部门中留下几十种形象，狮子中并且还多的是比目前采用形象美丽得多，如唐代的舞狮子锦就美丽得多！可供参考，作为改进狮子形象参考的。又如目前出国抖空钟技术极高，衣着可实在不够美观，历博由我经手收购的有几种清末小袖长齐膝部的团花锦缎及一丛兰丝绒衣服，全身只一丛兰花，设计十分漂亮，就很值得仿作，分别颜色穿到玩空钟年青妇女身上，会得到很新印象。此外那个大坛子和成百小盘子，旋转大伞，和不少道具，以至于背幕，可以向优秀传统借鉴取法，配得花色格外美丽悦目的还多的是，那方面主持人和搞设计的如相熟，也应当为他们协助一下，作得更好看一些，效果影响也会更广泛而深刻。花钱不多，费事不大，出去既代表国家，让我们来为尽点义务，也是应该的，十分合理的！

并候佳好。

沈从文

六月卅

邵宇 画家，通信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徐光霄 原文化部副部长；龙潜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通信时均负责国家出版事业领导工作。

19730703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前二信想早收到。大嫂不久即将返清江，孩子或取名沈翔（或铁），好听些。将留在北京，比较妥当。因有三人照料，同院子又多有经验老太太可作顾问，比让大嫂一人带省事。大嫂意，到十月，或要大送去徐州，她当到徐州接。但公共汽车上还得七小时颠簸，大人能支持，半岁大孩子恐受不了。她这次气运好，还不明白独自带孩子麻烦处！因此初步打算，还是尽可能留下照料到两岁以后，再去，似乎好些。事实上在那边，一人也照料不下的！近日这里已入夏季兼雨季，我穿上毛衣还不觉得够。妈妈精神挺好。小东西已发胖，脸呈倒三角，见人即笑，同院中三岁到十岁孩子不少，有两个最小的，一有机会，即想窜进房来看看，更想伸手摸摸，随身后就会为其奶奶追来抓走。十分有趣。保姆极干净，孩子因之也干干净净，只是食量惊人。生当其时，所以比小红红和小尖鼻小时，都照料得好。

我因血压下降，体力亦得好转，隔日即去馆中半天，看八千米改陈问题，一柜柜（甚至一件件文物）提意见，或许还得为提上百件附图，上百种说明，有二三月才可望得到解决！原有工作虽已交卷，据闻馆中主要领导，正在一一过目。

内中涉及问题杂而专，这个老首长别的事既多，能分出多少时间来看此廿万字说明，殊难设想。因此搁下三月半年，实意中事，今年大致是难望决定的。到八月，若还无下落，我想设法取回，另外自抄誊一份清样上交，手边且留个底稿，因只此一份改正稿，一散失，即无可补救。分量过大，若自抄太费事，即自花千把元能复印几份，也值得。内中自然不可免有忽略处以至于错误处，但也有不少新的提法，将影响到不少传世名画年代，也即影响到传统人物画问题。对绘画史有新见解，还不只是为生产教学提供材料。出版目前即一时无机会，多留个底稿，将来用处还多。可供作人物画史的参考。

传说七月将“开大会”。日来若干旅馆大小汽车忽然增多，大会或已在进行，亦未可知。你们大致什么时候可以成行？小红红处如已联系好，盼即早告知。最好总是你们先到京，一切方便些。东堂子和羊宜宾都有全份开伙用具，你们若住东堂子，也不一定要过羊宜宾吃饭，即在东堂子办吃的，或许更便利，我们倒可常常过来吃。附近菜蔬供应充足，目前地下满是各种菜！订牛奶也极省事。糖、肉、鱼均不限量。一切方便，不用操心。可以十分从容过一个假期。北京郊外似乎还得悬挂蚊帐，市里则蚊子苍蝇均告绝迹，地下且极干爽，用厚褥子垫个地铺，也方便。

大新买了个车子，旧的还保留，你来要用也有车可用。如小姨姨用得上，即给她带回去，车虽旧，还好用。妈妈总盼着你上路的消息。好些次见杯中茶叶竖立和喜鹊叫嚷，总以为你们忽然会到！据我意思，来时不妨有个电详告车次，让妈妈和小尖鼻等来接接，也好些。小尖鼻总算到四个姐姐

中有小红是亲的。还希望接小红红去她那张特备小床和她同住！小尖鼻顶懂得亲近人，脾气好，整天作画！小红红来每天会来找小红红！

从文

七月三日

19730705

北 京

致宋伯胤

伯胤吾兄：

多年不见，想诸同志工作必多进展。最近始闻南来熟人谈及南方种种兼及南博点滴，才知你还在南博工作。十多年来，弟即为整理《历代服饰》资料，得上面点头同意，收集了些有关资料，准备先从形象出发，搞个试点工作，就手边所有石刻、陶俑、雕砖、壁画，以及传世名画，排排秩序，作些初步探索分析。本已初具规模（由郭老作序，康老题签，付印后将作为对外礼物用），不意社会大变动一来，一搁即过十年。主要部分虽已制版，幸还保存。附及材料，及备用资料（因原来还计划将分段编辑，共约十册），不免散失。今又拟尽可能重新开始。（弟今年已七十过二，估计至多能打个基础，完成计划中四分之一，其他将让少壮同志接手了。）近十多年南方新发现特别丰富，即以中古一段两晋六朝到宋元，也不下千百种。盼望你能于便中协助一下，将有代表性、能启发问题，并解决疑难的资料，见示一二。南博资料室如有照相能见惠或借用一些，便于临摹，十分感谢。七贤砖已有，二陵俑也见，北宋王某夫人墓壁画也有了。

弟于文物诸部门，始终不脱离“票友”性质，有常识而少知深。搞绸缎虽稍有发言权，搞服装把握即不多。此后工作能否进行得像个样子，除在党领导下外，还深盼能得各方

面专家指教，并给予种种协助，才不至于大闹笑话，有负诸方面期望！（又馆中正组织人力，就国内出土重要壁画作全面掌握。南方材料重要的，明白情形后，或许将在今冬明春南来摹绘，弟亦可望同来看看材料。因摹某部分或全部，由弟建议，馆中大致易于同意。）

并候著安

诸同志均候

弟 沈从文

七月五日

南博或南大是否还藏有些明清时人的政绩图册？因近年搞“制度”，这些画迹即或笔墨平平，重要处却十分显著。又有关“江宁织造”有新材料没有？便中统望一示。

郭宝钧、向达^①诸先生均已故去，消息想已南传。曾先生^②故去已十年，闻尹先生^③亦于近年故去，令人怀念！

宋伯胤 文物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通信时任职于南京博物馆保管部。

① 郭宝钧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71年逝世。

向达 字觉明，土家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6年11月20日逝世。

② 曾先生 指曾昭燏，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原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逝世。

③ 尹先生 指尹焕章，原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1969年逝世。

19730711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小弟信，算日子，必已过泸州开会，一定可学到些新东西，明白些新问题。大嫂将于明天返回南方，屋子已空出，预先计划是让你们住东堂子，自己办吃的，乐意吃什么即吃什么，十分便利。我则和妈妈过小羊宜宾胡同和小孙女同住，那边有保姆做饭。想让你们自己做饭，因为一，过去吃，房子过窄，无饭桌和六七八人椅子。二，我们吃的或许较淡，怕你们不习惯。让你们吃得好些，充实充实，自办倒省事。妈妈便中还可过来为你们作点好吃的东西，特别是小红红会赞赏的煮桃、梨什么！昨天已将路费八十寄过昆山，并给二舅妈写了信，免得到上海候车无住处。小姨姨不来，让红红和小舅舅来，也很好。趁机会，气候又不过热，各处观观光，机会也极好。我们想你们最好是先到达北京，至少是之佩先到，对红红和小舅舅，将方便得多。之佩可带他们各处跑跑玩玩。若他们先来，即将让红红和婆婆去住，我和小舅舅住，我隔天得去馆中半天，两个住处虽不太远，吃喝问题将稍稍麻烦。所以妈妈意思，之佩能早来，即早来好。你们能同路来自自然更多方便。若还来得及给昆山去信，应告他们二事：一，在上海候车，可住二舅妈处，地点弄明白。二，上车时，

给我来个电，告知到北京站时间，便于去接接他们。免得在站上受窘。因为已无三轮车可坐，走回太远。若搭八路无轨车，则五分钱，三站，即可达东堂子胡同口，方便之至。不事先告知，白天到达，也许我和妈妈全上了班，使他们着急，我们去接接，不妨事。

近来我一般总是十一点以后才睡，早上六点起，极少打哈欠。体力好转，无人不觉得希奇！既热心好事，看来还可以为各方面出出力，作点事情。明知作用不大，也将作下去。雨季已到，因此经常有雨，天气并不太热。上路不必带被盖，带些换洗衣裳即成，到后当为你们装备一番，不费事的。

二表哥说，还有些有关优选法资料，可给你，也许还得他来京工作时才带来。

这里一般早传说七月将开代表大会，或许已开，或许还得到八月才开。九月开人代，兼开政协。我和百科是否列名，不得而知。（上海学校闻已开放我的作品，已无所谓。）你的种种，且到北京时再谈。不少地方，甚至于国内由部到小小单位，似乎都有相同、相等、相差不多情形，使得社会进展极缓慢，甚至于形成后退现象，而人力消耗到无可奈何情形中。想扭转，恢复到五六年以前或六二年以后，似相当费事，或已不可能。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今后。一切都指望到大会后的政局明朗化后，将不同一些。但是希望或许还会落空，而腐化后退的事，还将加剧反映到每一部门的工作。恐不是什么“指示”即可挽回，个人更难为力。一切只有在承认这个衰退后退现实中，去各尽所能，接受以后新的每一天！许多事不是一日而成，由来已久。是旧的封建的意识遗留的反映，有了个二千多年的老底子、老传统，加上好几回的异族

统治，近如辽、金、元、清，都用的是强力压制维持政权。不大能懂分工的重要意义。近五十年的军阀时代，也或多或少教育到人“有权即有一切”。林贼便正式提出过这一口号，而反映到军管时具体布置中，在各部迅速布置了大量私人。这十年的动荡和人事变化，影响到各方面最大，就是这件事。走后门似乎还在发展，不少事以人为重，不是以事为重，占有位置即成功，干不下，做不出成绩，却无所谓。夺了权，此外即不再过问。不免令人为国家深抱杞忧，因为这么一来对某一些人的确有利，但对于国家对于党，却十分不利。不仅有识知分陷于无可奈何，即有识领导亦未尝不更深一层感到忧虑，而无可奈何。凡事推不动，即明显例证。不少人都长于争权，而拙于作事。可虑者不是个人生活，是国家麻烦！不是眼前，是明天，是将来。内部即能维持下去，外面不能比。一比，即将发现科技生产落后到相当严重程度，难于竞争。说和平，说友好，无形压力实在还是相当大。从个人言，也只有低下头，在本工作上努力作去，不宜想得太远。或许还得学会善忘，忘掉近廿年社会向上的某些好处，也忘掉几次大动荡的国力消耗，情绪衰退的坏影响。以至于情绪混乱、矛盾，因而消极分解的社会现实。以至于走后门的发展，使社会形成倒退的现实。既得向优秀党员看齐，同时还得学会向初中一二的学生看齐，天真烂漫的送走每一天，才不至于情绪崩溃，身体垮下！我就是这样，用一种完全忘我状态来就环境所许可学习为人民服务！

从文 七月十一

197307

北 京

致罗、林、宁三同志

罗、林、宁三位同志：

你们想已早返回工作地，又在试烧工作中相当忙累，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上次带来的瓷片样子，不少搞艺术、工艺同志，以至于专家，见到后，多认为样子很好，色调也好，值得充分利用传统好图案，作更新的试制，还可取得种种不同成功。即以纯艺术品而言，也可以在雕漆、景泰蓝等等以外，自创一个新品种，利用到建筑各部门，得到多方面成功！东西底价既又贱，又好，又结实，在露天应用装饰方面，也必然前途远大，利用多方！你们一面不妨将从故宫所提供锦缎图案，作各种试烧。还不妨打破四方连续图案旧格，试烧十来种新的串枝图案，有千百种好花样！也会取得崭新成就。或更进一步，试烧造一二件成幅花样，也必然大有前途，得到极好效果。比如利用近年新出土大量金银错和漆器不连续图案，试作些廿片见方，以及三尺宽、四五尺长挂幅式成组图案，并且试用三五种或重或轻不同配色方法，如配合得法，一定将会取得崭新效果，极大成功。这种设想，我深有同感。因此将新近六月号《文物》中一幅河北出土西汉时狩猎纹金银错车器放大展开图案样子寄来，这也就是上次介绍你们去武英殿看看的新出土重要复原图案之一，不知当时曾有机会

看到原来有色大样没有？有色的已印于对外出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录中。现在寄来的虽不上色，规模的壮伟，组织的绵密，凡是搞图案的，还是一望而知，真是一件稀有难得的艺术品！这才真正像主席指示的“优良传统”，而且伟大！盼望能一商领导，得到他的同意、支持，抽出一个既敏捷又准确的好手来，试就本图，分成四段，各放大到三尺左右宽，二尺多高。整块烧怕不易稳定，即分割成小方块烧。且不妨试各用一种不同底色，或将花纹色度作不同色度的加深；或用较深底子，作不同色较浅花纹，加以试烧。争争时间，烧好后，挑三四不同色的送广交会展出样品，并注明图样年代，实在耶稣降生以前约一世纪，肯定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外宾极大兴趣，将是十分自然的结果。盼望你们不怕麻烦，且不用担心失败！试试这个“古为今用”的新的学习设计。若能得到一定成功后，第二步，将再为提供三五种，其他还未公开的异曲同工材料，来作试生产。预祝你们在不断进展中，取得新的多方面成功！

新近已试烧成的，望托便或从邮包中寄十来种看看！

沈从文

19730917

北 京

致 龙 潜

龙潜同志：

久不见，想一切工作还顺手。我家中所有旧书，均在压缩住处房间时，用七分半·公斤处理完事，搁馆中一部分虽还保存，但较有用图录依然失踪，不可追究。目前还有不少原已着手工作，还希望能争点时间，尽可能继续作下去，或可节约后来接手人不少有用精力。待继续作下去的如《服装资料》，协助美专院校提材料，校订内容，有的业已印行未公开，有的四校已毕待印行，均得由弟为增补新材料的计有《漆工艺史》教材，《丝绸花纹图案史》教材，及二种《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又已拟出草目只待集中材料的，计有《马的装备应用史四百图》，《历代杂技演出一百种》，《历代乐舞一百种》，《中国家具史图像一百种》，《狮子舞的历史图像一百种》，《玉工艺的发展及其成就》，《中国陶瓷造型和加工》，《金属加工（金银错）历史》（由春秋错金器到明石叟^①镶嵌），《唐宋镜子》（书早付印，待加入新材料），《中国图案的发展》，《琉璃的发展》……《前期山水画史》（日本人编过一本大书，我们知道的材料比他们十倍多，不甚费事搞出来即可超过他们）。因为到目前为止，记忆力还未衰退，近廿年搞的杂文物常识，既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接触面较广，综合

分析得来的理解，似乎也较深刻，手边又还保留些比较难得资料，所以写这个信给你，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为写个特别介绍信，让我能有机会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内部供应处，及灯市口中国书店内部供应处，挑选些对我今后工作所需要的图录。我想花个三四千元，或可解决一部分问题，此外大致还得故宫和本馆协助，来解决些图像资料。内中有不少在国内研究工作中还近于空白点。此后年青人更不易着手。我的这份常识，一一作来却不太费事，即可达到一定水平，还像个样子。不仅对于今后国内各文物工作者有参考启发价值，特别是主席所提示的“古为今用”若求落实到生产上取得真正进展时，这种分门别类以图像为主的资料性图录，用处必然还更多。我将毫无保留，也不求任何报酬，全部供给有需要的专业单位或个人，只作为向优秀党员看齐，学习“为人民服务”一点努力起点。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了，可做的工作已有限，可用的生命已不多，在馆中同事几年，你一定明白我这点希望，主要原因是为了共同提高，此外别无什么希望。一切研究都是为了让优秀传统，丰富新的生产以新的内容。

此候佳好

沈从文

九月十七

① 石叟 明代青铜工师，以嵌银仿古器物知名。

1973年秋

北 京

致陈大章

大章同志：

美工组的张同志^①，经过多年同事，我觉得她对于织绣的基本知识，既相当扎实，临摹字画，也相当耐烦细心，并且具有一定理解。与其长期作为美工组机动工作干部，不如就其所长，适当分工，让她把工作重点，放在纺织工艺方面，加以提高，我来协助二三年，必可在工作中取得一定进展，对本馆今后有用，对协助外边工作，也可作出较多贡献，因为国内对于古代绸缎比较有系统的研究，真正有发言权的还不过三数人。故宫方面保存实物虽较多，认识也限于实物方面。从实物出发，结合历史文献及服装知识，作综合分析，理解问题，我的知识，大致就稍多一些，也深刻些。若一切研究，重在丰富新的生产内容，如今即以本馆藏品而言，可供研究的明代织金加彩残料，就还有以千种计，此外零星织绣及衣料（为故宫所没有材料），也近百种。要想弄清楚它的名目、特征及图案技术的演进，和别的文物的相互关系，总得认真学学才能懂。不经过学习，不仅作陈列时不知道如何选择材料，更无从作说明。即保管、收藏、登记，也分别不出绫、罗、绸、缎、绒、锦、葛……说不出问题。至于作较深入研究，自然就更难于着手，是意料中事。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目下血压下降，精力虽还好，应作待作的事还不少，能工作的日子，却有一定限制。所以想向馆中建议，最好这方面所学的知识，有一二接手人，能继续下去。目前不妨为张同志作个三年计划，据初步估想，大致可以协助她完成如下几件事：

一、可为将历代不同织机、绣架，及流行于兄弟民族的各种不同织机的图形，尽可能掌握在手中。这工作工艺美院印染织教师黄能馥同志，已收集不少，部分是我协助的。和他商量，借来重照或重绘一份，相当省事。而有些张同志实践知识，也可协助黄的工作。互相交流，极快就可明白不少问题。此外传世历代有关纺织画刻，也作个有系统记录，能照的照，能摹绘的分别提出，计划绘出。

二、我可和她及保管部同志就本馆所藏明清实物，全部看看，一面看，一面选，一面谈材料问题，并挑选出三百种有代表性的准备临摹复原材料。估计至多十来天，就可通过这一工作，明白织物名称、特征和图案的来龙去脉。内中不少唐宋元纹样，不用材料说，永远不会明白的。至于和其他文物如瓷、漆等相互关系，也只有这么“过手经眼”的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涉及面较广，只有这么学，甚至于调其他实物比较，知识才具体。真正来说，也并不困难，甚至于相当简单，因为不必走弯路、猜谜子。最困难处我已为解决。

三、可把我手边抄辑的一切文献记录送给她，或由她重抄一份。并为她讲解内容，及用它来和实物互证较新研究方法。这是比较难的工作，如能有个有旧书底子的同志参加，自然更好。

四、把挑选出的或有代表性，或较贵重难得的残料，加

以重绘或复原。且不妨先选出十来件不同品种，包括重彩、单色、串枝、团花、几何图案等等图案组织。这种复原工作，过去已曾作过不少，结果证明还有意义。陈列、教学及生产，都极有用。郭慕熙、李砚云、王家树^②诸同志，都参加过这一工作。若有必要将所选三百种加速绘出时，还可另外调一二工艺美院同志参加。将来让学校重摹一份，作学校教学材料，也会十分得用。而协助这种复原工作，恢复彩色事，由我出主意，提供可比较的色标，大致进行时，必顺手省事得多。

此外，故宫还收藏有宋代重要刻丝十来种，多附于唐宋画卷上，那边还来不及复原。张同志如复原后，还可在不甚费事情形下，纺织出来，今后我馆陈列就有用。张同志懂得实物组织技术，将来还可帮同故宫恢复些极重要的纺织品，并仿些重要宋绣。这种工作同志，你明白，很不容易培养。张同志若抓工作较紧，在今后还可以协助馆外作不少工作的。故宫丝绣组，目下就还无一个作复原工作的人，事实上，加十个人也不多！

五、如馆中同意这个计划，不妨先搞搞试点，我为选出十种有代表性织物，趁王家树同志在馆时，先协助张同志一下（因王同志对这工作有经验，值得推广），从试点工作中，可以明白工作效果和需要时间。初搞总慢些，手熟习后即相当快，对复色也较准确。张同志名分上即或专搞这个工作，事实上遇馆中需要，仍可随时调动，完成别的工作，不必固定。但应当把这个作为重点。因为提高不仅限于技术。有不少事，还得学知道了以后能作较深入的研究，才有意义。

你明白馆中问题，即仅仅解决陈列上需要，并为说明同

志共同提高计，还有不少学习研究上的空白点，都待亟早想办法为之一一填补，能把文物和文献结合，来解决陈列中所必需的种种问题的同志，目下实在还太少。由于认识上有差距，搞陈列的多抓文献（这事实上也不够，文献懂得不够），而对文物缺少应有理解，不明白每一种文物本身也有历史，也有发展史。能学会用唯物辩证观点来学学，即“凡事不孤立，而在不断发展中，又和其他事物存在联系，或相互制约，或彼此促进。”用这么一个原则去搞文物，一切即千头万绪，会用心，肯用心，杂书多看些，又不怕麻烦，到一定时候，终会在豁然贯通的一天，取得长足进展。即或很不好搞的问题，也依然可望在不太长时间中，就取得显明进展。若不明白搞陈列个人责任的重要，不知认真学习加强学习为何事，平时兴趣和用心方法，都另有所在，不在工作本身，即守住工作岗位二十年，一切知识难深入，在所负本段陈列中，对外还少发言权，实意中事。但这么下去，若从习惯中又已预定是“接班人”，不免令人为之深怀杞忧！

因此我曾试作估计，馆中还有些小题目，对我说，实近于学习中的副产物，已清理出一些眉目。对同志说，却还少基本理解，必认真学习学习，才能作说明，回答问题。同样还值得有年青同志，分别来探索一二年，用我的常识作为基础，在合力同功方式中，才可望得到共同提高。如今把这些题目一一写出来，也希望你先和石英同志研究一下，看看目下是否还有适当的人，来共同学习一二年，把它搞得全面一些，完整一些，便于今后大家应用。草目大致都已写出，照草目把材料收集，编成一个册子，我来为作说明，工作就告初步完成。初步估想，计有如下一些问题，我还可协助馆中

同志，深入学习学习：

一、“金银错工艺的种种”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成就是些什么。

二、“漆工艺的装饰艺术及加工技术的进展”已协助沈福文编了本大专教材，得加些新出土实物，去掉一些不必要引申发挥，即可作为学习材料。

三、“玻璃工艺的历史”由战国彩料珠、玉色璧，到清代板玻璃的出现过程，实物、图像、记录三者并重。

四、“家具发展史”坐具、卧具、食具等等的形象进展，出土实物和刻绘中的反映。

五、“马匹的使用及装具进展”用出土俑、绘画、石刻等等结合文献分析，得到的认识，至少已可提二百种重要形象。

六、“前期山水画”就唐以前反映到各方面的山水画加以分析和判断，日本人有一专名，引用材料过少，分析亦不深入，不费力就可赶上他。

七、“乐舞的演出形象”已为音乐研究所作了试点工作，有新材料百十倍可以充实，有草目可据。

八、“历代的杂伎演出形象”由春秋到清初，有百十种不同材料可用，只待集中。有草目可作依据。仅仅就杂伎中的狮子舞而言，我即可为提百来种不同材料！

九、“历代故事画”如三顾茅庐图、竹林七贤图、十八拍图、明妃出塞图、免胄图、便桥会盟图、列士传图、商山四皓图、西园雅集图、孝子传图、列女图、渭水访贤图、东山高卧、太白醉酒……已知的不会过百种，记录却加倍多。仅就所见闻收集，已极可观。

十、“历代名人像”据汉石、漆画、木刻以及传世帝王名

臣图、名画中所反映，以至信笺上、年谱专集上等等所见，画录中叙述也可入附录，便于查考。

十一、“古代著名亭台楼观及名胜地方”如各种画迹中的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曲江、大明宫、连昌宫，及名画中的名山胜地。暂以一百种为目标。

十二、“金银工艺的进展”以出土、传世金银器为主，鍍金银器为附。试引二百种示例，已收近百种。

十三、“玉工艺的进展”有新材料可引用。比前人多新认识。石志廉^③同志有兴趣，即可由他作。

十四、“瓷器艺术加工的种种”还少有人能着手。因为搞瓷器的专家不懂绘画，不明白丝绸花纹，不知道相互影响。单色釉先求青铜效果，唐以后求玉效果，清求漆效果。

所举的一些题目，大致都是国内还少有人过问，而在本馆陈列中又不可免有实物在陈列或待陈列，作说明即不大容易掌握分寸适当得体的。我或多或少已弄了点材料，并明白材料来源，作了点基本功，有了点常识。只待进一步充实，就可提供作全馆共同提高的资料。听说馆长曾提出“学习业务问题”，据我个人认识，若仅用目前陈列作为学习对象，恐不大解决问题。因为不少陈列，一望而知，负责同志对所陈文物还吃不透，认识上还有待充实。比如剑、镜子、玉、漆、丝绸、琉璃珠、书法、甲马、绘画、小说、乐舞……都不明白应如何说明，历史人物故事画，也不明白有多少孔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不同形象，那一种最好，那一种易造成不适当错觉等等。材料又还得加以调整，才便于共同学习，学习中真正得到共同提高。具体材料知识若还不落实，学习时就不易得到应有明确理解。若馆中说学习，重在从实

践中取得认识上的共同提高，不是追求表面上的成就，最好将是两者同时进行：一面全馆同志，不妨先就陈列学习；另一面，即更实事求是的考虑考虑，就陈列中知识未过关部分排排队，究竟有多少种，来组织些人力“一个钉子一个眼”的进行分头学习。或先把我摸索探讨过可以作些新的努力的一些问题，就馆中陈列、保管、美工三组中年青同志的学力、长处及爱好作分析。分别抽出些人，来把我所提的十多个问题，分别接手搞下去。有的或许有一二年即可见功，有的或许又还得多费点时间。总之这些问题认识上如不比较深入具体，当前今后搞陈列、作说明，实在不大好办。

如觉得不必作，也可以过得去，那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若觉得应当作，就盼争争时间，来即早进行。这些事本来我一个人也还是可以进行，或得每一个问题的材料集中得再完备一些。但是个人精力实有限，何况即或能写出来，大部分是形象知识，若没有人共同来学，对于文物形象不经眼，指出差别同异，仅仅一一写出来，同志们还是不会好好利用的。求就本题深入，更难希望。所以分别各调一二同志来搞，还是对他们有较大帮助，有长远意义。

其次，即对于我的主要工作，曾经得到总理同意的《服装资料》研究工作，也希望得到诸馆长加以考虑，是否还有继续工作的必要和可能？如过去试验并未完全否定，即试点工作也还有待改进和充实，且还有可能照原计划或分门别类，或分时代，完成十二本。似乎也得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意参加的），来和我共同继续作下去。近十年新出土材料日益增多，即仅就原作那个试点册子而言，

正版二百虽无从增加，作为附图，至少也还可以增加三百四百左右。能否出版不碍事，有了它，馆中用处还多！这份工作的进行，材料的积累，并作适当解释后，不仅馆中今后陈列应用得到，事实上，同时还可为国内兄弟馆，以及许多不同研究机构得到帮助，减少许多白费心力的摸索……我搞的工作，一搞已八九年，原有的工具书已全部散失，原抄辑的大量文献资料和收集的形象资料，也已大部分散失。幸亏这个脑子还得用。但是记忆力即或再好，随同年岁上升，依然不免日益衰退。即照样能集中精力使用，效率已不大可能如八九年前三分之一。但如能照原定计划及新提建议作去，大致还赶得及把那些学习中副产品一一搞出，另外编个十来本服装资料，也还可期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切工作尽管还只像是基本功，实不够说全面深入，但若放弃了它，由卅岁以下年青同志来另起炉灶的学，恐怕不会三年五载能得到同样成就。若能用我这点常识作“垫脚石”，对后来同志，将省事得多，收效也容易而显著。

这一次从乡下回来，快两年了我的粮食供应还不回来，住处始终得不到合理安排，最近家中老二从四川回来，加了两个人，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两个人摊地铺过夜，我爱人住羊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写字桌上，我请求馆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旅馆住一月，好便于为馆中改陈提意见，也不加理会。我从不为个人设想，在馆中过了廿五年，恰恰是一世纪四分之一。学的一切都是为了馆中发展工作面设想，为了工作面对全国而设想，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血压有时即上升到二百卅以上，也还是

日夜不知休息的学习，为一些预定接班人减少困难而用心。最近听说一个小学教员为主席写了个信，主席还亲自回了他一个信，怎么我写了好些信给馆长，而且谈的总是为了工作，即请求安排个稍稍合适的住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便于进行工作。因为原有的书虽已散失，近来又买了些应用书，还得龙潜同志支持，许可我自费再买几千块钱图书，便于把工作进行。并且决定工作完成后，送给国家需要方面，一文报酬也不要。所有新书也供应各方面用，有的自己还未看就已借去，稍微了解一下我近廿年的工作态度、工作情形，就会给我以应有的回答，怎么尽让我等着，一个置之不理？据我想信若写给总理，也不会这样无结果。情形即使这样不合理，我还是一个无所谓，从不以为难堪，依旧兴致满好，来为馆中工作需要用心。还是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学习为人民服务，来进行工作。生活上即再困难些，工作中即再困难些，还是应当不因此而让消极情绪抬头，且用“必是领导工作太忙，顾不及这些小事”作解释。我们每天看报纸，有提及要注意“群众”问题，走群众路线，难道作了廿五年的研究员，对馆中事情，并一个普通群众的资格也还得不到？

大章，我们相熟共事已廿年，现在给你写了那么长一个信，肯定不少近于废话，其实用不着说你多明白。如今只望你能把我说的概括成为三点：一、是就我提的让张同志集中两年精力，来把丝织问题学得深一点，向石英同志商量一下，是否可以办得到；二、是另外那十几种工作，是否需要人学习，又还有人乐意认真学学，即用我得到的材料，趁我还有精力，来协助他们一一完成；三、是服装资料是否还要继续进行，馆里能明白它的对多方面的重要性，又抽得出一二人

来和我共同协作，照我提出的图像画成线图，赶一二年时间，集中集中材料，并排比整理一番，弄出个大样，又在原有那个样本说明中，补充三百附图，使样本像样一些。

我的文物知识，至今还只能说是些一般性常识，涉猎有限，博而不精。说得好，是个“日用简明百科全书”，说得不好，是个“破烂摊子”。社会在发展中，出土文物日益加多，不久或将以一千万计，以馆中地位而言，面向全国，负责的有极大责任待尽。以馆中研究工作而言，大问题实在说不上，还待走第一步的实在还不少。即我提出的一些似乎极小的问题，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们，或许也多还摸不着边，对国内，对国外，少发言权。若学习方法不认真，不对头，又不肯改变，各自用个“过得去，交得了差”即泰然坦然把日子过下去，过十年后，肯定各自也难望取得应有进展。而对国家，对人民，认真说来是交不了差的！凡事只有“学”才能“通”，学不得其法，不对头，依旧难完成任务。从来没有不经过认真刻苦、无日忘夜的去学，仅凭在大学里那几年得到的考古或文史知识，不下苦功夫几年库房摸文物，搞几年说明员熟习问题，再来结合文献，就能无师自通，不学而能，把陈列工作搞好的！来馆里工作以前，我曾经在四个国内名大学文学系教了廿多年的书，来馆工作又有了廿多年，对于在大学里能学到的是什么，搞研究，又必须如何下苦功，大致都还有点发言权。说的话，提的意见，也还能实事求是，不涉空泛。十多年前就早发现明天的接班人学习不抓紧，知识不过硬，因此曾向某同志建议，学校里那点知识不够用，最好搞个什么小题目，来重新认真读读书，因为题目再小，应翻的书必将比在学校四年读的书多廿卅倍以上，才会得出

结果。馆中的待解决的问题新，居多是研究中空白点，要馆中人自己在深入认识中求解决，外面任何专家或学部委员，对于这些都不懂，靠不住！要自己努力求深入，才好接班！说的明明白白是好意，不料这一位同志，后来却在检讨中说我在“有意毒害他，走白专道路”，还听说一共检讨了三次。只满足于穿得干干净净，能接待外宾即为完成任务，全不考虑至今已十七八年，在业务上任何一部门都还无真正发言权，有些方面，甚至于可说文物中几个重要部门，基本知识也还缺少，不知将用什么来领导，并改进明天的业务。日子尽混得去，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的期望和信托吗？总的说来，就是学习不过硬，不明白搞陈列责任有多大，不明白什么叫用功……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① 张同志 指张毓峰，文物美术工作者。

② 王家树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当时下放在干校，因改陈需要借调来革命历史博物馆。

③ 石志廉 文物工作者，时任职于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19731004

北 京

致周星斌

星斌同志：

前听教言，得益不少。有关李白问题，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国内有不少专家学人，可以商量请教。例如李白诗文集不同版本，总得有一二十种陈列。陈列时书得不到，也得有个表，或附些书页样子照片。近人詹镛曾作一有表，相当好。若再能就北大、北图、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各方面藏书，加以补充，大致就差不多了。李白一生经游各地，也有人绘出了一个图可参考。若适用，照要求放大到一定尺度，即可附陈。这两件事我这方面并无发言权。我所知道的，大致多是些围绕李白琐琐碎碎小问题，为专家学人不屑注意的，甚至于搞文物工作年青人也不重视的。且只限于常识性杂知识。写出来，也只是供各位参考而已。即这点点滴滴，主要还是必从各方面真正专家，及几个大博物馆方面取得协助，工作才可望得到逐一解决。在“凡事一盘棋”新社会，也一定可希望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得到解决。

昨谈有关太白楼建筑方面事，这里在北大红楼（沙滩）文物局是罗哲文同志，懂得问题多，全国重点建筑调查都参加过。因为他是目前负这方面工作责任的专家之一。在宋元

明图画上，究竟有多少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他知道的就必比我多若干倍。此外有关李白所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如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浙各地名胜，还有些什么画图可采用，有些什么古建筑或遗址，有旧图画或新照相可以供参考，他懂的也必然比我多百十倍。盼望你能在便中访访他，请教，必可明白不少应明白问题。又新华摄影社也必定有千百种彩色照片可用。如峨嵋、岷山、严子陵钓台、庐山……至于在近五十年出版物中见闻接触的材料（如我在前后提供的草目中说到的），有的或者还容易得到，有的若一时找不到，你们认为有需要时，我将尽我手边所有（附五十二种草目），借给你们使用，或相赠，也不妨事。

第三份草目中，附提了数种彩色乐舞小图片，是我十年前为音研所供陈列时提供，并约人为复色绘出的。原放大多在二尺半左右。我意思是，将来太白纪念馆陈列图像，或许有十多件需要照这么加工复色的。若派人来京进行这工作，我还可在知识范围内，就便为建建议，加工时对于如何复色效果会好些，出点主意，供画家参考。因为涉及衣服上色和花纹问题，恐一般美工同志不易处理。若需要借用北京美院或本馆美工人员来协助这些工作，只要你们和馆领导及校方商洽好后，由馆中陈大章或李之檀分配工作，人选定妥后，这些人大致多和我熟习，我的建议，某一材料应如何作，如何上色，以及尺寸大小，他们或许都容易接受。因为人不仅相熟，有些还是十多年来就共过事的。据我目前记得的，能协助这一工作进行的，馆中有范曾、边宝华（女），馆外有李砚云（女），工艺美院有常沙娜（女），对外文委有马二云

(女)……手都极好，且满有摹绘经验及作图表经验，布置场面也熟习。如工艺美院王家树同志。还有个郭慕熙(女)，即为音研所摹画乐舞的，现在荣宝斋工作，近下放干校。遇工作需要，或许也可以向北京市商量借调参加。且等待安徽方面，把陈列计划决定以后，可就需要，以及陈列面积估计，要用多少附陈资料，有多少画得放大摹绘，多少文物必摹绘，如在日本的几种唐乐器，一时不能仿作，即只有摹绘或照相上色。待上面通过后，或先就安徽方面调些人，如韩美林、王济美等，通过这一工作，对他们也必然可以提高。如图像得翻照放大，则由在合肥画报黄永厚办，他是我表侄，我告诉他应如何放，易解决。再从北京方面借调二三人，在党领导下来共同完成这一工作，将更省事。有了人可以支配，我在这里或来安徽，协助两个月，至多三个月，作出来大致还像个样子。费用也可望较省。

这件工作，我如能参加点末议，提提材料，对我也是一种学习机会，可以当成一种试点工作看待。因为这份工作经验，将来或许还可转用到为杜甫、苏轼、屈原、陶渊明、李清照、司马迁……等等专题性陈列，得到工作便利。所以应当感谢的是我。是安徽方面党领导对我的好意，不必要你们对我说任何感谢。工作中不可免也会为我带来些小麻烦，是极平常情形。近廿年在馆中工作，即有了不少经验。杂文物知识学了不少。对内对外用处可并不多。对内改陈，我的长处多用不上。对外协助工作，如搞的大专艺术教材中《漆工艺史》、《丝绸图案花纹发展史》、及《工艺美术史》，刚刚告一段落，工作即近于一切报废。我自己搞的服装史，一共拟

搞十二本，刚把第一本试点工作搞出，版已制好，未即付印，一停顿，就又已十年。工作看来虽还可继续，一时似还排不上队。拟搞的古代绸缎，常识比起别一部门说来，倒像理解更深入全面些，搁在记忆中待复原材料不下千种，也只好搁下，难以为继。今年已七十二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接手人。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盼望你们一切不用客气，大家各尽所能，把这个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目前主观设想，这个小小陈列，是不太费事，即可望把它作得很像个样子，给人印象一新的。所提草目中，有关宋元人画建筑楼阁，分量较多，陈列处地位有限，不一定全用到。但是，这些建筑布局，多各有好处，特点分明，或许对于另外一时，要扩大太白纪念馆时，却相当得用。也有些建筑，式样，或许还是编建筑史的同志也疏忽了的。至若清代南方庭园布置，记得十年前，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曾作了些调查研究，《文物》刊载过，还是很有用处。又我手边还有一小部分清初北京内蒙古王府（名“达王府”，在后门）苏式建筑内部设计小相，不仅比目前苏州庭园内部精美，也比故宫内乾隆时苏式小花园好得多。有需要时，也可以借给你们翻照出来，当作参考材料备用。扩建时或得用。（这个建筑全部是用楠木作成，不加油漆装饰，十分美观。抗战前，我曾住过三四月，后来被日敌拆毁，目下只剩下这几张照相是唯一证据！）

将来陈列馆休息室，如家具拟新制，得用宋明式样，也

可以为提出些供参考。或从唐宋画上提些材料供参考。

并祝诸同志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沈从文

十月四日

周星珺 女，戏剧作家。通信时任职于安徽马鞍山市委宣传部，负责恢复整修太白楼和塑李白像工作。

19731015

北 京

复王家树

家树：

得信，知《装饰》或可恢复，真大好事。你如能得学校同意抽出一定时间来搞点基本功，大致可就你比较熟习的金银错或漆器图案，二者之中拣选一个着手。据我私见搞金银错好。漆器过多。假定一星期内能抽出三天集中精力来进行，以你熟练技术，必可取得迅速进展。我手边有部分资料，只有换个住处以后，才可望加以清理。另外其他方面材料，还有些或许还得费点神才能得到。如故宫那个金银错壶和盃（陈列时以为战国，事实上是西汉，因下用三熊相承）。又五鹿充那个管状车器（陈列时以为战国，事实上也是西汉，且是武帝刘彻时或许东封泰山执戟郎官手中仪仗）。又另一狩猎宴乐罍。记得均有绘展开图附陈，梁得英绘。若能由学校出面商量得一照相就省事多。又对外文展，那个乐器，则已有影印展开图可用，或向对外文展商借复原图照相，省事。但必需放大重绘。又有一长达一尺的大铁带钩也极好。有摹本。此外则成都万花潭新出那个错金器，历博也有摹本，能商得一照相底片，再放大绘出即成。历博张毓芬同志手摹过。刘胜墓有一博山炉极精，又有一错金文字壶，一鎏金云纹壶，虽发表过，不怎么清楚，必待大型报告出后，据报告中图才

得用。又故宫还绘有不少带钩，也极好。还有《古铜菁华》中有些铜器，流传美国铜器图录中几件壶豆。又日人印带钩之研究，战国铜器之研究，均还有不少材料，国内则《商周彝器通考》新印本也有不少，此外《文物》和《考古学报》先后也印出不少零星材料，你若真的要认真从事这个问题探讨，且先把这些材料一一绘出。半年时间不够，就得一年时间，到集中后我们再来商量看如何加以补充，大致就差不多像份有分量的资料了。我这方面今年或明年上半年，似乎必需抓紧时间，完成服装资料和其他，到十个较小专题，因为才对得起这有限生命，对得起国家和家中人，并在把诸稿上交后，准备服装第二册补充（或分代分类材料），因为事实上体力已显明衰退，由于心脏供血不良，脑部缺氧，时常头脑发木。记忆力在迅速衰退中，在小小故障中，随时可以报废，面对这种现实，已不宜另揽杂活，如过去好事不量力，弄得个难于收拾。所以《装饰》若复刊，大致也只能作一“读者”了。祝身体好。并问丁因一切顺利。

十月五日

19731020

北 京

复萧成资

成资兄：

得信，谢谢厚意。近因家中老二夫妇离京多年从四川回来，小孙女从昆山转北京，老大又新添了个女儿，住处不免相当热闹而乱。日常生活也略有改变，东堂子住处两人摊地铺，小羊宜宾兆和同志住处，也有一位在写字桌上开铺。来信迟迟未复，实深歉仄。你转校事，不知情形如何，有无结果？对于这里学校一无所知。批孔和教改的事也多隔阂。我因廿年来和学校已完全脱离，听说学校中不少老相熟，在社会改造大动荡中，所受的冲击挫折，已不少或因之辞世，或因小病故去。即名分上还在职，事实上或也近于退休情形。此外过去廿年在新文坛中旧知，如冰心、老舍、巴金、丁玲等等考验，因为廿年来不敢冒充“作家”，凡是这些旧同道的种种甘苦，也幸而免。一切均若在特别照顾中度过，一家大小也生活得比较平静。真可说饶天之幸，托党之福。但社会变动得既那么大，在明天的新的什么运动来临时，是否还能如过去廿年情形，却极难言。能否如《庄子·大宗师》所说的：“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在比较平静中走完第三段路后再走第四段，却难于逆料！目前照年岁说已应转入第三阶段，事实上还在第二阶段中。

近半年来幸因服药得力，血压已由二百廿卅下降到二百以下，十多年心脏供血不良的隐痛，亦告消除。在手边所有工具书和……^①

……的空白点，“学然后知不足”，我的常识亦有限，却充满完成信心，来一一着手。这里既有“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的意义，也有对于“做自己生命主人”的体会，因之能不问成败废寝忘食的作下去。且似乎有越作越头脑灵活，人也越见年轻的趋势。相近熟人多以为近于“奇迹”，事实上不过是对存在有了点新的觉悟，解放了自己从一切生活小小得失中形成的束缚，解放出来的初步结果。若在三五年内，身体不出意外事故，所能完成的工作，将比过去在写作上的成果，加十倍多。对国家也有意义得多。今年虽已七十二岁，精神方面所保有的童心，似乎比半世纪前初来北京时还旺盛得多。所以对于过去搞了廿多年的文学习作，文字和结构上取得的点滴新纪录，一切抛去报废，丝毫不惋惜。还正好从那个失败的实践教训中，取得新的向前经验，应用一种新的工作态度和学习方法，能更紧贴着国家的要求，用个人的比较独特的记忆力，及融会贯通的理解力，工作至今，尽管还近于毫无依傍的“独自为战”，但从各方面看来，都可证明，已深深受国家和人民的鼓励，并得到党的支持，认为必会取得一定成果的。所以深盼相熟朋友，不必为我体力衰退、情绪消沉、旧工作失去应有意义，以及生活寂寞而担心。更不必为我过去那些工作报废难于继续面抱屈。正相反，实在应当为我新的迈步而感到愉快。新的精神状况和童心回复，而感到格外高兴。事实上，我的真正长处，应当说是近廿年来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下决心放弃了写作，改变了工作方法



和学习态度，才有充分机会得到正常发展的！目前生活虽若简陋得可笑程度，工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和境界，却广阔深远得十分惊人，不仅仅为一般熟人难于料想，即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兆和同志，也难于理解。甚至于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为自己的特别记忆力和工作中分析综合的敏感与理解力感到吃惊。生命像直到这时才真正在成熟，继之而来的不是机能的衰退，却是越来越年轻，脑子越灵敏活泼，对于新知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越来越强。近日正试在为安徽方面“李白纪念馆”搞个形象的陈列设计，用不到一星期，凡是和李白一生有关的本人种种画像，和其诗中涉及重要事件、重要地方的各种图像，凡记忆到的——为罗列出来，大体蓝图就已完成。估计用不到半年时间布置出来，对于今后国内外研究李白的专家都值得看看，看到这个陈列后，肯定都将得到或多或少不同有用的启发和教益。因为有上百种新材料取自各方面，过去研究李白的专家大体都少接触的。其实这种工作，对我说来，还不过是学习中的副产物而已。若此后还需要，为屈原、王羲之、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一一作去，估计搞十来个新的专馆陈列设计，还可望在不甚费力情形下，即可望将这些陈列蓝图为一一作出。目下另外在进行的，多属于古代物质文化史方面的不同成就，大都是熟人中难于意料的，如历代杂技的演出，狮子舞的发展，历代乐舞的演出，家具发展史，唐以前的山水画，扇子发展史，灯的艺术史，琉璃工艺史，金银加工艺术史，服装发展史。大致以最后一个涉及面广而工作规划规模大而复杂。若有三五个得力合作助手，协同作去，用不到三五年时间，将可望照原计划完成个十来巨册，用五六十万字来说明，因为

搞服装必包括绸缎问题，国内有实践经验的不会过三五人，我摸了大几万材料，发言权似乎也较多！因此工作进行也比较顺手。此外为协助全国大专教学已编出来的工艺教材，还有漆工艺史，丝绸花纹发展史，工艺美术史……居多已为审定，有的人已死去了，改编的工作，或许也会落到我的头上……只要身体不出意外事故，我大致至少还可望把这一些大小不同工作都为打出个底子，作为后来接手人的垫脚石，绝不让这一系列的杂学随同身体一同埋葬或烧毁！

从另一意义说，我真近于过了七十年战斗生活，且近于两面作战，一是凡事得“由无到有”的学习，另一面却还得在生活上、工作上接受各式各样的挫折。或许还有第三方面，即战胜自己体力和情绪上的脆弱，任何横逆之来，都一个“满不在乎”，决不在小小个人得失上分心。最难的是第三种，终于都在总过程中一一克服过来了。若处世稍存侥幸投机想，目前就不可能来写这种信了，较好的解决第三事，因之前两事亦随之迎刃而解。一切学习取得的进展，毫无什么天赋特别处，只是日夜不息的专心一志的去学，任何障碍都到时能一一越过！最难学的或许是“应世的世故”，因写小说必须精通，我却正因为懂得比人深刻，而能用“永远天真”来代替它，过日子不大像个样子（比起在文学所那些熟人来，更显明生活上的马马虎虎）。但是对学习和工作的持久热情，也就由之而来。你看了这个信后，或把它转寄上海桂林路音乐新村502号程流金兄处，我已近十年没有见他，大半年已不通信，他正和你差不多，总为我处境、体力或情绪消沉面担心。事实上，即或在咸宁乡下住了两年，十分匆促下去的，是把我安排在一个五万亩水田的湖北富庶区，四围山色长年如王



维画卷中度过的。和所在区里的医生、邮务员、理发师、成衣师、赤脚医生、小干部以及生产队人都相熟，内中还包
括一大群小孩子！情形完全和在干校的其他熟人不同，十分孤
寂，但也格外从容，明白乡下情形也比在干校的人多，得益
也多！

并候你一家长幼佳好。

沈从文

七三年十月廿 北京

萧成资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作者任教西南联合大学时，读中文系
的年轻朋友。

① 原信稿在此处缺一页。

19731021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转回一信，是十九收到的。算日子你们明天或即可以回到自贡，希望上下换车时不至于太狼狈就好。红红在车开后，十分正常的哭了一会儿，经过大大鼓励说“应当勇敢点”，加上婆婆哄住，不到出站前就止住了。我们依旧坐八路军，到东单分手，随婆婆回小羊宜宾。次日去看看，一切很好，大可放心。别的无碍，只吃饭过慢，在慢慢纠正。在那边每天可和小妹妹玩玩，作姐姐的长处容易成长。间或和徐大娘带小妹去买买菜，也比东堂子有趣得多，那边还有些较大同学，易相处。笑时嗓门稍大些，也很好，不碍事，因为院子宽绰，和隔壁女孩追追跑跑好玩得多。妈妈因此自然会多操一分心，但是妈妈和我都能欣赏她的好处，将经常相互协商发扬这些好处。学校课不多，消耗不了她的所有精力，好在经常有电影可看，从电影中可以得到不少见识。我们还预备一二星期带她出去走走，趁天气好时。大大也会带她去。

这次你们来住了几个月，院子同住的印象都极好，她们且对红红也极好，听说红红留在北京，都乐意红红能经常过去玩玩。除了一位“泼妇”，别的人和我们关系都相当好，也是十分难得事情！房外搭了个罩棚，因此房中骤然显得暗了



许多，五点左右已得上灯。大清早也不大分辨得出时间，还得慢慢习惯。凡事照例会得此则失彼。今后夏天不至于飘雨湿窗子，冬天的阳光也随之失去了。

你们两人不用为这里一切担心，应当把体力想方设法扭转，遇事商量合作。我和妈妈直到现在还总得从考虑对方出发，调整自己，使得彼此从不因小事故生气，这点得学学才好。

这里种种大可放心。我血压好转，做事不大知道疲倦，若不出意外，或许还可做得出不少对国家还有用的工作！

从文

十月廿一

19731024

北 京

致周星珺

星珺同志：

谢谢厚意，给我一次学习机会，把个初步草拟的陈列蓝图^①写出。我对于李白知识并不多，和他生平及诗歌发生联系的文物知识，也多近于一些零星常识，手边有用材料又有限，即案头间一些工具书也来不及好好翻阅一下，馆藏材料文物卡和目录更没有查查，李白的全集尚未看到！就从假想主观出发，写出了那么一份答题，不免近于“闭门造车”，“瞎子摸象”，不易及格是必然，足供作为线索参考，已侥幸万分。好在陈列面积并不大，那边原来又早有了个底子，陈大章同志对陈列布置经验丰富，曾协助过好几个省市工作，又是个优秀党员，这次能亲自去看看，就一定可以知道可供陈列面积，平柜能容纳多少，墙上面积有多少可以利用。此外廊下又还有多少可以利用，且会知如何利用比较适当。看过后，大致即可明白种种。一方面作过这么一回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我在这里拟和阎同志用两天时间，作另一种调查，看看馆中藏的文物卡片目录，和国内外印的画册内容，把可用的材料，作个记录。实物能调出的看一看，比如藏品中的诸葛亮画像，和其他名贤相册，还有好些！估计陈列时有用，由馆中可以商调的，也作个记录。再去故宫看看收藏人物故

事画目录，并将我已经知道的陈列上极有用的，如《六逸图》等等，调出实物看看。和他们本来拟为调出看看的实物，一一过目后，也写个比较详细的目录。再其次，还盼望能得你们先和北京市文物组（在天王庙，由市管）领导商量商量，也让我和阎同志去看看材料。（先说明目的：一，看他们为提出的和李白有关的字画；二，先看收藏文物目录，再就值得看的字画，由我们请求调看，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间接材料是什么；三，稍稍了解一下字画以外的材料。）那边藏画如明人作《滕王阁图》等，在六〇年以前，随同几位国内权威去鉴定国宝时，曾从有关制度和古迹名胜有关部分，他们多不重视的，作了一些记录，可惜已失去。记忆中就只记住明绘滕王阁很好。照收藏习惯，专家大都对这种图画不重视，有用的，将来也许还可以协商调过安徽，因为他们若展览，也不会展出。估计若能照打算作去，有一个星期左右，必可大大丰富材料内容，且会比已提的加许多倍的重要有用材料，有些还可商故宫调去。则改陈时，将把陈列材料重新安排，必更容易符合要求，实意中事。并且如安徽方面领导，认为陈列还有意义（在国内还将是较新的方法），这方面又能照这么办，来搞搞调查研究，把新材料弄去，斟酌调换充实。我这个学习答题，也许可望“及格”的！到开春，我再来和各位学习一二月，大致将可望看到这个展出正式开放的。

至于柜子等等，最好先就原有的用用，将来再就需要重造不迟。我们有个好经验，事不问大小，总是当成试点作，从中明白得失后，再放手作，可少走弯路，少不必要浪费。客厅也还是保留，不必急于更改，先把原有供陈列处作出后，试公开三几月后，听听群众、教师、外宾反映后，有必要时

再来商量扩充，或许比现在扩大将可望效果更好些。因为我估计有了这个展出后，将来从南博、申博、江西、湖南、四川以及其他各省主动送来，可望增加内容分量的有用材料必日益多。也可以由你们采取主动，把已陈列的照相带去，去国内重点收藏省份走走，到处请请教，可用的重要材料，必然将更容易得到，相互观摩学习，这种专馆陈列方法，对其他省份专馆（如成都的杜甫纪念馆，湖南的屈原纪念馆……）得到些有益启发，也是意中事。

至于陈列中的思想性，当然要加强注意，免出差错。目前前提的，重在技术性的材料和意见。我个人认识所谓思想性，在具体材料上，大致重在文字明白能起一定作用。此外，则另外适当引用主席有关文艺语录，在陈列范围以外，用红纸好好写出，即或和陈列不大衔接也无妨，还是可用，要用。因为故宫不用，历博却用，各有好处。我倒觉得历博有些用的还不错！想密切和陈列内容相结合，会感到困难较多些。

至于将来的总说明，若一面还要印到出售的说明书上，且必附些重点图画等等，特别是有英、日文本时，或许得先由安徽作，将来送中央看，可望更完美些。要取得中国新闻图片社协助的彩色照相，或分两个部分：陈列上可用的，大致是峨嵋、秦岭、黄河、长城、西安、函谷关、巫峡的神女峰、白帝城、玉门关、钱塘江潮、新的富春江；会客厅若也要些，将是庐山、长城、长江大桥、延安、故宫、泰山、井冈山、韶山、黄山、瑞金、西湖一类有全国意义的。有的用现代名画，也许更好。先不妨用彩色照，省事。不会过廿种，绝大多数都已照过，而且很好。能冲洗就成，并不怎么费事。件数不多，必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此外也还可以有点铁画、

木刻、烧瓷，约安徽本省艺术家来作，似乎好些。涉及人物故事，照习惯恐不易过关，不妨送样稿让馆中提提意见，并参考材料，做出来或许历史气氛好些。

并候诸同志佳好。

沈从文

十月廿四

李诗常提及赌博，唐代盛行的能发生经济意义的“长行”，无实物图像传世。其次为“樗蒲”，也少实物和图像。只有一种绸缎，名“樗蒲锦”（或绫的），因宋代人说“形如杏仁”，清理明锦工作中，由此得知明代还有许多种这种花纹不同的丝绸。此外“围棋”，出土实物和下棋图像倒不少。传世著名的图画《王维作一行观奕图》的名画，就有宋人摹本，在天籟阁藏宋画册中。“双陆”则日本藏有唐代象牙作的实物，棋盘和新的差不多。故宫还藏有清代的成份实物，但后二者都近于大人玩具，赌有输赢，但并不产生经济作用。所以不拟用。

① 蓝图 作者此信同时附寄为李白纪念馆草拟的陈列设计，分四个陈列室写出，计 28 页。另编入全集物质文化史卷。

19731026

北 京

致凌叔华

叔华：

听说出土文物已在英展出。熟人中如故宫搞瓷器的冯同志已返回，据说时间匆促，来不及各处仔细看看。不知开幕日，你可见到他没有？东西并不多，还算有几件精品，为过去少见的。估计你必不止一次去看看！近些日子故宫正展出历代名画，有些很好，且有过去没见过的，如赵松雪《洗马图》，即布色明朗，从未见过。还有些宋代花鸟，山水，也很不错。可惜你不在京，若能同看看，必可向你请教得益甚多！

我们在这里凡事照常。正在为改陈大几百柜子中文物处理得失提意见，一柜柜看去，已看了二三月，不多久或可告毕。惟改陈工作涉及问题过多，恐在半年内还不易开展出，亦意中事。

奚若丧礼中，曾见到老金和梁再冰，老金身体似乎还好，再冰则已和卅多年前她母亲神气差不多，看看下一辈，才易理会本人老之已至也！西林也见到，已得人扶持。闻经常到彼的林医生说，体力已不大济事，所以外事活动接待工作已减少。前信早转去。熟人多已七十左右，一般还好，例如朱孟实、冯至、冯友兰……似乎还能工作。不久或者将各有新著出版。

我大致因吃药得用，生活极简单，血压一下降后，十多年心梗痛忽告消失。因之像是童心回复，今年虽七十过二，工作兴致竟如四十年前情形。一切均充满童心幻念的作去。加之近廿年来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有机会在不少部门文物中，都过手经眼以万计，尽管底子薄，从实践经验中学得较杂，不少在国内外还近于研究中的空白点，手边过去积累材料虽已丧失殆尽，犹幸头脑还得用。得益在一个“杂”字。到有机会应用时，也自然便利甚多。看情形，身体若不即报废，能支持个六七年，大致有些工作总结出来，一一写出，附以大量图像时，又居然能在我活时可印出，你会感到兴趣的！比如家具发展史，就有五百左右的图可以排排队。一排出来即可望成为多数人的常识，未写出，则一般人实难意想内容之有意义。又如前期山水画，则将从“博山炉”作第一份，所谓南北宗及金银彩，大致都可望从廿卅个不同处理的博山炉展开图，得到一种明确印象。其次才为新出壁画和砖石、绸缎上种种不同反映，第三部分才是敦煌北朝山水画及墓中新出的石刻和彩色壁画。即在唐代，也还有不少反映于其他绢素以外新材料。因为新材料多，提出的问题大致也必相当新。日本人曾印了本《山水画史稿》，作了些初步探索。我们可用材料十倍多，因此必能对于他有个崭新的轮廓！金银错工艺，大致也可集中材料，由春秋到明代二千二百年的成就理出个线索。此外陶瓷加工艺术也保留了点发言权，漆工艺史也不甚费事。至于中国丝绸花纹发展史，则七八年前即已协助一美院讲师写了个上千图的教材，也有不少新见识可以提出。又对于马装备和艺术，由于接触面广，也拟编个三四百种的图录，材料一多，一排队，就可用来作为对于什

么韩幹、李公麟、龚开、任月山、钱舜举、赵氏父子的作品来龙去脉，提出些新解！作为“传世”名画的鉴定，也必有小小帮助！……这种种大多还只近于工作中的副产物。此外还有历代杂技的演出，乐舞的演出，也可望各自集中一大份新材料，排个次序，为副产物中较难作的。主要工作还是希望能将预定的，图像以大几千计的《服装资料》工作，能继续下去，有个交代。若身体不在三五年中出意外事故，工作中止，可能作好的大致将比过去前一段卅年写的不三不四小说，对人对己都有意义的多。因此对于放弃“空头作家”的名分，免得害人误己，下的决心还是及时。而近廿多年的新的学习，倒还是对得起过去熟人的关心和期望，也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工作尽管居多是在相当寂寞情形下进行，且越学越深感无知。可是童心至今还极旺盛，体力比大多熟人也还好些，可知即以维持一个较好的头脑，来为各方面打杂，用个崭新的学习态度，学习为人民服务，终究比作“空头作家”健康得多，也扎实得多！在熟人印象中，近于童心的恢复，多感到是一种奇迹似的，其实则简单之至，忘去个人小小恩怨得失，更忘去了衰老，对于什么新的发现，都充满热情去注意，去认真学习，生活过得十分简单，而记忆与理解力却保持到较高水平，吸收力和消化力因之越来越强，对多方面工作都感到兴趣，充满耐心去探索求理解，到一定时候，人便像是“返老还童”，什么消极情绪也难抬头，更不会因一般暂时的“失败”面丧气了。一天休息得极少，却不知疲倦为何事！

有什么中国宋元故事画照相较少见的，望注意为留心寄点来。特别是彩印的，即或是小小明信片，也十分得用。又



《女史箴》在英，据闻有彩色，这里只单色，想复色可难于着手，若能为购买一份，也盼为设法找来，有特印彩色照更好。过去好些年，有人为我寄了个彩色信片，是十八拍送别场面，题为赵松雪。从衣着锦绣看，是宋人绘的，绸缎也是宋式，陈居中，李嵩能画得出，赵却不能。又得一份宋人绘宫廷乐舞在进行前，六女角着长瘦衣，一男子抱琵琶，似闻也已出国，这些图像对我多有用，可惜多已失去，你便中能为向博物馆为买点来，谢谢！

从文 候

七三年十月廿六日

197311月初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近信，知己平平安安到达。转来一信，是早已寄到的。我们在这里一切很好，务必放心。红红在那边和婆婆住（加之每天必回来），在学校，信誉极好，得到种种好评。又还在自编自唱自舞，作了不少回朗读朗诵！各课又是百分，因之先生也十分满意。在家中，也得院中好评，因为每天必争去倒土。天晴时，在院子活泼之至，一些姥姥对之印象特好。事实上也是这样。徐大娘出去买点什么，也经常跟去搬搬抬抬，对徐大娘且保持一定尊重。所以住处空气，又加增了柔软性。小毛病只是做“书呆子”劲还去不掉。特别是天气转冷，不便外出活动，既离不开房，也即不大离开书。好在回来还得搞的功课，时间占去不少。婆婆对她也极开心，经常为讲讲故事来“改进局势”。其次一个待改进的事，即爬起过慢，吃喝极慢，不易“纠偏”。还得你们特别写信给她本人，强调提提这一点，会有帮助。最好处，是叫人甜甜的，所以每次回到东堂子，王、李二家及杨普家，大小必叫到，有时还必到李奶奶处玩一会会。大家都欢喜她，以为又聪明、又活泼、又乖。群众关系不下婆婆。也就真是难得！尖鼻回来也争取去看看姐姐，还和胖妹妹玩玩，彼此从不争闹，因此

妈妈担负不大。胖妹妹可长得越来越乖，从不哭闹，除了争消化时，要大叫一阵，有趣处是已改哭为大叫，进了一大步！徐奶奶照料周到，还是占首要的。下次望为妈妈写个信，带一笔谢谢她照料红红，有必要！

你们一走，生活起变化，大致是我。往天每天两边走走，前后四次，大有好处。回去还得受点拘束，生活有个调节，头脑也用得比较有间歇，现在一个人留下，经常不免工作到半夜，或将早晚吃饭时间打乱。火炉在外，忽然熄灭事，因之破了纪录。麻烦了李家不少。有时夜里不睡，致李、王二家都不免担点心，深怕我忽然出事故或一睡不醒。所以等到明天炉子迁人房里时，得重新有计划改善改善生活方式才不至于让人老为担心！首先是把睡眠改正，才合公论。

这里已转冷。焕章已去磁州，上面又开始要搞新题材，大致下去必可烧出不少新东西。是去那边为北京饭店搞陈设瓷的。永玉夫妇已去南方作画，梅溪大致不久即可回来。永玉则将去三峡、去湖、广，还可去家乡度岁，作家乡新题材的画。也是为新饭店用的。至于大设计，是在预料中放下不再过问，也许谁也不搞的！小尖鼻一家都好。到了托儿所更乖了些。力量小些，每次过羊宜宾接受小红“热烈拥抱”时，必继以招架不住的请免，十分有趣，她和红红都长得很健康，在这里，即比不少人又乖又健康！（小红的笑，大致在全院还数第一流人材！）

听人说，不久要开“大会”，还不大明白一切具体事情。

我在一礼拜中为安徽当涂李白纪念馆作了四个楼，近八百米陈列设计。结果把手中所有一点图录全抱去了。再过些日子，大致即可由那边决定如何办法。我们初步设想，是调

永厚来办办事务，因为要借调馆中和美院教师协助，人熟好办得多。一切由馆中为布置陈列。到明春，如能搞出，春天转暖，我或和妈妈过当涂去看看，听说在长江，风景最好。

以迎和五舅家大妹来玩玩，住二姨处。可惜时令不对，未免冷些。去颐和园即大不如我那一次好。百科已去上海，不知何事。有趣处是庆庆在此又发高烧，看了六处医院，才有一处肯为打针。决定以后，庆庆却坚决不干。于是二老大怒，把她遣送回小平处。不经好好检讨，绝不见面。于是回去和诗秀大哭整夜。至于“检讨”事，大致还得提高“觉悟”，才有可能。二姨在庆庆十来岁时，即因小故勒令“检讨”，不然即十分生气。因之，不免经常要为此“大顽童”而生气。其实只是大人也有些童心所形成。自己少幽默心。若懂得顽童情绪年龄，还依旧停顿在十二三岁阶段上，只因为身子长得大些，就一定责以大人的“口”“手”必遵程序，稍不及格，又即“检讨”，毫无意义可知！

因不出门，外面事一切近于盲目无知。不少地方或许还在吵吵嚷嚷。又或不吵不嚷，在沉默中培养消极气氛。也不大明白问题究竟何在也。因为“反孔”一事，即不知何因，又忽然和林联系成为一事。或以为是台湾在大谈孔子之道，苏修也在学习“和唱”，则近于对外，无怪乎常听人说不明白问题，因之不知“批评从何处作起”。事实上，写文章在大报刊发表的，似乎也并不曾好好读过孔子《论语》全部。从称引大致多相同，即可知也。但有内含意义则十分显明。还听说在发展，不少人也不明白以后意义。归到什么人头上？只天知道。

我搞出了十多个小专题草目，所用材料，且有部分得到

了王矜协助，已作到部分集中。如关于“狮子舞”的历史，就还是舞狮子的导演大致也不易懂的。学历史的更不懂狮子还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明显一个好例，内中真充满人民友谊真挚热情！任何外来事物，转来中国人共同娱乐，影响都不及狮子之普遍而持久！

社会变化多，两人在一处，务必把身体健康搞好，这就帮了我们大忙。需要添补什么，就来个信。红红箱子已到，听说衣还不少。大衣还有从二姐取回的一件候补，因之再过二三年，看来也无虞匮乏。明天我再问问大（大将来这里移炉子人房，红红也会随来），问问即可明白。只听说还有裤料一件尚未做，妈妈必知道应添什么。妈妈工作还在等待中，看来今年不大可能出版新刊，是意中事。明年，也未必出，也极平常。

今天东城电信局来个青年，廿八岁，转业军人，十分有礼貌。说明上次将电送回原因，是因写错地名，为五十二号，照例寻找无着，即转寄原发电人，特来说明原委，我允为转达，望为向王同志^①说一声好。既来解释，你们又已平安到达，事情也就在说明后告一结束吧。务必要努力让身体设法好转，耐耐烦烦的工作下去，妈妈也将放心不少！

① 王同志 指王绍祖。钻工，技师，收信人的同事。

197311 上旬

北 京

致 杨 琪

杨琪同志：

近三个月以来，我真像是在赤手空拳“孤军作战”情形下，大大小小打了一系列的硬仗，用别人不易设想的方法，甚至于自己也不大明白的综合分析理解力，占领了大小不等五十到一百个堡垒，（用本行术语说，便是把文物研究中那么多空白点，基本上已为填补过来。）完成的不少还近于“蓝图”，但草目已为拟出，只待有人相助来进行施工，就会见功效！试回头看看，我们的少壮同伴，还十分从容悠闲的坐在树荫岩石下玩扑克谈天，享受文化革命成功的果实，消遣有涯之生，真是有点不免“悲从中来”感。“占领了，谁来保护他，利用他？”如果是写战争小说，在这么一个苦斗过程中，说不定还应当加点插曲对照，会有个把同道或连排长，偶然前来拍拍我的肩背，“傻大，你在干嘛？”因为打的是“闷仗”，本馆的首长和少壮业务上分段负责人，都从不过问。近二十年陈列文物中的好些新问题，我多写了专文，或编印过专题性图录，或协助全国大专艺术院校编成专题教材，可是我们少壮负责人，居多就未看过。有些即或看过后，也不明白说的正是陈列中的东西，他也不会摘取文中十分中肯的论据，转用到说明上。搞工作十多年，反复改陈又经过了二年，

但是陈列的东西，大都近于“临时凑和”，作个廿来字小说明卡片，简明解释，也不知如何措辞。大多数出自大学文史考古系，正当毛笔字还不会写，抄卡片也得请临时工。陈列绘画，书法，舞乐……居多基本常识也还没有。因此不是从应当陈列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出发，而是“临时抓瞎”应付。却希望用“走群众路线”为名，甚至于更形式化，邀一小部分工农兵来参观提意见，照这些外面“宝贵意见”改改，认为一切责任已尽，十分省事的待首长点头，工作即算完成。好可怕的“齐人”！因为自己作混混，混了个下半生，在社会过渡期多的是这种人，有各式各样的存在，而且在这个肥沃土壤上，还不种自生，到处可见出在繁殖趋势。至于在那么一个重要文化单位上，也因为他个人的“混”，陆续产生“候补齐人”，真不免令人深怀杞忧！我就从这么一个环境下支持了廿五年。现在还不让我回来，意思就是年龄过了七十，已不抵事，不要挡路，让让路，让年青人在主席思想下，向前大踏步前进吧。内中可没有一个人理会到主席的思想学了又学的结果应是什么，我为什么到退休年龄还不退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凡事“由无到有”，许多工作都早已是面对全国性质，而学习热情和方法，恰恰都是从《实践论》和《矛盾论》得来启发，一切从实践出发而用个辩证的方法去作分析，求理解，常识的积累，取得的进展，才十分显明。从本身经验就可以证明，如真的有充沛政治热情和职业责任感，用工作实践去求知，用两论和座谈会讲话作指导，在一个人的坚定学习中，即或原来一无所知，到一定时候就可以出现近似不可解的“奇迹”！这才是“反天才”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目下深感痛苦的是面对国家需要，学懂了那么多杂问题，

想用正常价钱再自费补三五千元有用图录，就无法可得。馆中原剩下点残余书籍，想搬回来也无搁放处。公家还无希望为拨三几个得力助手，以后希望也不多。想用自己出钱方式找个照相的，能画而手又比较准确敏捷的，通通办不到，直接进入书库看书也办不到。另一方面，却冻结了万千有用资料在库房一角落，谁也无兴趣过问。图书上百万，能看旧书的却日益减少，借出的常本是对本业无关的小说。更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对于工作的学习热情的极端缺乏，而对于工作“责任感”还始终不明确。永远学习，而学习《实践论》就从不从工作方法态度上去应用。做人尽责的认识上的差距，既越来越大，我的一切努力结果，近于吉诃德的和风磨作战，也日益明确。活到那么一种离奇情形下，到了七十二岁，还忘不了有责任待尽。这一点，甚至把家中四十年的和平空气也破坏了！近一个月来，因为孩子们已回川，家中张同志和两个孙女已移过羊宜宾另一间宿舍里去住，我生活似乎得到了点解放。或许为“死亡”意思所迫促，日夜废寝忘餐来赶，致令同院住的几个十分相熟的大妈，总担心我会忽然死去，每早必轻轻扣扣门，待我回答才放心的现实情形下，还用一星期左右时间，为当涂李白纪念馆约一千平方米陈列，搞出了个设计草目。把凡是李白一生有关的重要地方，诗中乐引的古代人物，以及诗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例如有多少《长江万里图》，多少《蜀道图》，多少《巴船出峡图》，此外“黄鹤楼”、“滕王阁”、“九歌”、“屈原”、“陶潜”、“杜甫”、“贺知章”、“谢安”，及《曲江图》、连昌宫、富春江、庐山……同名而不同图像，多少可用的“仙人楼阁”，多少的“李白墨迹”和他的生活有关的“饮中八仙”，与“太白醉酒”，以及

“杨贵妃”“唐明皇”等故事大量图像，……全尽可能从记忆中挤了出来，并为从各方面考虑，加以安排。等于像过了一回例外小考试。已送安徽审查，同意后，将派人来京解决具体布置，我又总还得有一二月好事热心的来指指点点。明年春天若出笼，出笼以前大致还得去看个三五天，并试为作三五天说明员，一切通过后，还才算考试及格！这几天总布置下的战役，近于打完了，身心似乎有点解体样子。得转换转换人为的气候。盼望你约高同志，礼拜四下午来谈谈天，让我明白明白外面近于隔绝了种种新事物、新传说吧。若时间来不及，即星期六下午也好，只怕另有人来。最空大致还是星期四。住处炉子已装好，喝点茶也比外面方便。你小弟若在京，也盼望邀他来。我还不曾好好复个信，来就我个人经验谈谈学习的意见，心中总深怀歉意！在京在外同等年龄亲友子弟不少，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明白他们的共同苦闷何在。在热情特别旺盛，求知欲特别强烈，吸收消化力又特别得用时，和现实处境的矛盾，又不可能从报刊上的文章得到真正的鼓舞，居多还反而增加其消沉时种种情形。似乎接触了些新题，或许也还有责任待尽。但总不知如何来一面作些具体协助，一面来打打气，提出些“自己作主人”的旧药方，试试看，在新环境下还会不会有点滴应有好效果。想到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的耗费的继续影响，还会不可免使得从中由一种根深蒂固的消沉影响，一部分人会转为安心立命的“候补齐人”，已够令人苦痛。更多的另一种人，在这个大片肥沃土壤里，还会不种自生的在每一部门机构中，有更大多数的“候补齐人”在培养基中长成。真是够令人痛苦！或许在某一种“自己作自己生命主人”的刻苦自学的打算，或多

或少是一种上面说的“反潮流”的基因，也说不定！个人理会，真明白了“自己作自己生命主人”的意义以后，他一切新的学习态度，工作态度，将是热情万分的活下去，更爱国，爱党，能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每一天可用时间，都不会白费的。必然能格外坚强起来，集中每天可用的时间，来好好安排到有意义学习上去。首先且能学得习惯于克制自己，早起晚睡，去从种种学习上，得到力量和鼓舞的。不计个人出路得失，不和“候补齐人”相比去争眼前得失，却能从一生对国家进展有无积极作用意义出发，来考虑每一种行为的。换言之，就是在任何困难情形下，不会灰心丧气，而得好好保持体力的健康和情绪的正常，来进行环境里许可的学习，且到一定时间后，必然会取得进展的。即或所得进展还近于抽象，一时见诸实际的改变，例如想沿例升学就不可能。其实升学若用个“混”字去对付，一点没有用处，我就不从“正途”出身，在不少大学教了廿五年。若不知个人努力为何事，学校就在无形中培养懒人，培养“候补齐人”，消极传染很容易超过积极效果的！

从文

十一月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31111

北 京

致巫宁坤

宁坤同志：

上次良铮^①兄来京，才知你已到安徽多年，并说正在乡下，地近长江边。社会变动过大，不少熟人均已物故，身体健好，便是大大幸运！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四分之一世纪。照一般说，本人一入“历史博物馆”，一切已不足道，在报废前即近于遗忘之列。我体会到情形倒不尽同，在午门楼上学习“为人民服务”，在零下廿度寒冷中，作了十年“说明员”。第三年内，就有机会看了三四十万东东西西，明白工作或许比教书和作“空头作家”有意义得多，因此在熟人料想不到情形下，学懂了不少事事物物。且因为照指定工作范围，远比教书要求广泛，除把研究所得，提供陈列或编写专题著作，还得为外面科研、教学和生产服务。责任近于面对全国，可真不轻！我这人既不中用，头脑又远远不如别人灵活，因此在“人弃我取”意义情形下，即有不少机会回到本业上去，和大家一道过过热闹生活，可是估计估计，还是在十分冷清的午门楼上，过了整整十年。学习用两论及辩证法提示的工作原则及认识事物的方法，充满政治热情和职务责任感，去进行工作。因此在八九个教授级研究员，各自由不同原因前后离开后，我还是坚持不动，像是把另外那些

同事工作全担负下来了。用的是一个真正普通战士的心情，扎扎实实的边学边打，于是在本业中，我更明确了那些指定责任意义，精神面貌也起了大大变化，“职业病”因之日益加深，谈“古为今用”求落实到具体生产上。发言权或许已日益加强，一切从努力实践出发，工作面必然日益广泛。今年已七十二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文物研究中一大片空白点，几几乎都深深自信，要一一拿下来了。若三五年不至于因偶然报废，大致将可看到六到十册的服装史在手中完成。副产物大致就有好几十种，多是过去、当前和未来的人不太好着手的，我可就“一揽子”包下来了。例如家具史、舞乐演出史、杂伎演出史、狮子舞发展史、马匹应用及装具发展史、漆工艺史、丝绸图案发展史、扇子发展史、金银加工发展史、玻璃发展史、灯发展史……许许多多材料的来源都是从不易想象材料中取下的。若这几年内还调得出好手协助，至少每一题目都有二百至五百图可用。若不得人协助，大致就只有随同本人同付一炬了，那倒真是十分可惜！另外还搞了点副产物中的副产物，就是约略记住了有多少屈原、陶潜、杜甫、李白、苏东坡……有多少黄鹤楼、滕王阁、长江万里、蜀道、洞庭、赤壁、西湖……和个酸菜坛子差不多，像是专供零售需要而准备，扎到头中小角落里，随时可以供应。这次为当涂协助李白纪念馆，就是第三类副产物取用的，虽已为把草图作下，是否得用还不可知。到审核修正可以施工时，估计过了年后，布置得差不多时，或可来当涂看看。问问情况，若需要把说明加以翻译，必向有关方面推荐。总说明以外，又还要局部说明，并译出点李白诗时，也必推荐兄试试看。估计总得到明春以后亲来看看陈列时，才会有机会问问需要，

再提此事时。同时也可先为问问合肥安大熟人，看看教学方面是否要人。那边虽有熟人，还不大直接，问询且俟另一亲戚来时，必可转托一问。

我们一家近廿年都还好，孩子们多已工作多年，有了两个小孙女。我搞的工作已经像是面对全国，因为看过了上十万古代绸缎和瓷器，第四种副产物——有关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对新的生产似乎也可以为全国“古为今用”服服务，所以若能多活几年，学的种种会不至于白费，转用到生产各部门，还有点意义！社会变动大，近廿年过热闹生活的老朋友，多已换了班，我的工作，还将算刚好开始开花结果。

并候府上佳好。

沈从文

十一月十一日

巫宁坤 作者任教西南联合大学时，就读外语系的年青朋友之一。1951年由美学成归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反右”后多年流徙边陲，通信时仍处逆境。

① 良铮 指查良铮。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笔名穆旦。巫宁坤西南联大的同学。

19731120

北 京

致杨振亚、陈乔

杨、陈二馆长：

谢谢由金同志用电话正式通知我，说陈馆长要我来馆谈话。原以为必有什么大事情待商。到了以后，才知道只是告我可以把关系转回^①，十分感谢。这事费了两年时间才办妥，其实似乎已迟了一步，因为刚回来不久，丹江办事处即告我已和文物局联系，只要馆中一通知，即可调回。两年前，陈馆长若“偶尔”能想起我，在馆廿五年，主要学习，还是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得到的常识，对改陈问题，不少事早为作了准备，至少是一系列的单人画塑，根本不必费力，即可把应改的改，应添的添，可省去不少人力物力的！那用舍近求远，向外面请了不少人，来用猜谜子方法搞改陈。心中难免充满了痛苦感情，向两位首长胡说了一大片。你们身体不好，而事情又忙，我的不识大体处，弄得两位疲累不堪，实在万分抱歉！

有关今后工作，如何进行，承陈馆长指示，以为要慢慢的来“研究”，这么办很好。因为或许事情千头万绪待理，请在不妨碍陈馆长体力情形下，慢慢的研究吧，有了定局再通知我。这方面工作，我将静静的等着。至于有些事对我说来，毫不费力即可为解决的，如像改陈中不过关的画塑，如大家

不摸底，即开百十次会，还是不易得到解决的。现在是画的不知材料有多少，那一个比较可靠，审定的也提不出材料，缺少基本理解，怎么着手？作成后，又怎么能过关？事实上就是解决不了，商请外力协助也解决不了。分段陈列少壮和美工同志事先从不搞调查研究，临时查书也不好办。我觉得还是不如利用利用我的常识，十分省事。分段设计的少壮工作太忙，情绪上或许还有些小疙瘩，若不乐意来我家中告告我对这个画塑的企图，我就去他们办公室请教，请他们指示指示我怎么办，告告我某一像的要求是什么，或他为提点他们准备的材料问问我，我就可以和美工同志商量，试试每一人作三几个不同样子，并为提提参考材料，比如说最近作的屈原，待作的司马迁、刘邦、王充、孔明、曹操、王羲之、陶渊明、祖冲之、一行和尚、李白、杜甫、苏东坡……施耐庵，以至于曹雪芹，已有的旧图是几个，那一个较好，在什么书上，没有的又如何提提比较参考材料，它的出处何在，假定说，要解决廿或廿六个人像，赶个三两天，草目会交得了卷。只要能有比较得力的画手，每一个三几天出稿，人手够用，容易办。能分别施工，在一个月或稍多些些，应当完成得了。这么办主要也是设计同志的功，因为他乐意把我当个“群众”之一，走走群众路线，不耻下问，事情岂不是就这么解决了吗？这事对于我，不过是个说明员位分上应有的小小常识……即为目下解决馆中重要画塑问题，使之得到较好效果，为工作便利计，是不是两位首长作点主，能在资料室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小小空间，可以给我暂时办公，且得到许可，让我可以入书库查查材料？据我想，应当是得到这个便利，对馆中这点工作有用，对我担负的服饰资料工

作更有用。因为馆中要的图像知识，十分简单，而《服饰资料》的责任实在不轻，面对全国要在上下三千年中对文献和图像，有个综合理解，广泛接触图像和文献，才作得像个样子，有点分量，得出不少新解。即工作仅限于排排队，从近万图像中挑五六千有代表性的排个队，事情就并不简单。何况内中涉及一系列“常识”，同时还涉及不少专题知识，如丝绸史……等等，即或只是为接班人打个基础，也得付出不易设想的劳动量。何况这工作，事实上得由我消化这么一份庞杂材料，而结果还是馆中的成果，我在这个工作上是不图名，不图利，有机会照原计划编个十本八本图册，完成后，并不希望有个人名字加上去的。这么办，并且起始就说到了。主要就是为工作，为了本馆在发展中打个基础，不是为了其他。一时即或难于付印，也无妨，工作大致还是像个样子的，可以算作馆中“基本资料”工作，当前或明天还可供全国各研究，各教学，各生产方面应用的。

盼两位首长为考虑考虑，这点建议或请求，合不合情理，行不行得通？这个工作中的副产物，还包括如下各部门：

- 一、中国家具发展史；
- 二、中国丝绸应用发展史，衣以外的种种；
- 三、中国文化交流，从各种职贡图得来的知识；
- 四、中国舞乐的演出形象；
- 五、中国杂伎的演出形象；
- 六、中国狮子舞的演出形象；
- 七、中国的百工种种；
- 八、中国兵器应用发展史；
- 九、中国玉工艺的成就和应用；

- 十、中国玻璃发展史；
- 十一、中国扇子应用及其艺术成就；
- 十二、灯的应用和工艺成就；
- 十三、中国马的应用及装备；
- 十四、金属加工艺术的进展；
- 十五、饮食用具的发展史。

乍一看来，头绪那么多，怎么着手？其实几几乎都是陈列室里早提出的问题，有待答解。按照需要分门别类从图像和文献作较深入探讨，一排队，岂不就必然会得到应有的进展？这十多子目，只不过是随手举个例而已，大致都早有了底，只看需要，多可即时进行材料集中。另外我又还得为丝绸、漆、陶瓷造形和加工等等教材准备协助改编工作。看来简直夸大到近于疯狂地步，事实上则十分简单，一个“说明员”若充满了责任感，又不怎么懒惰，善于学习，善于积累常识，而又能加以消化，并且决不借口推卸“责任”，到一定时候，就通了。工作实在并不困难，只是生命受自然律限制严格，世无“永动机”，高效率的脑子，是完全可望从学，以及善于学而达到高度灵敏的，正应合了古人所说“积学所至为天人”，只是到一定时候，这天人却必然和凡人一样，同归于土！要及时使用，才不至于在偶然事故中一切复归于土。别的人事我近于无知，甚至于“低能”，但在学习“尽责”意义上，我可以说够得上主席一个“普通一兵”！

所以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我不是为什么称赞奖励而努力，因为再大的奖励，也不会比我爱国、爱工作给予的动力更大！至于别的什么安排，不必考虑。至多让我住处能把一点点剩余工具书容纳得下，就感

谢万千！别的不说，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即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沈从文

十一月廿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关系转回 指作者的行政关系从丹江的干校转回革命历史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及供应关系转回北京。

19731121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这里一切都好，你们放心。红红也很听话，对外服务也极热情、主动，每次去东堂子，必去李奶奶家坐坐，李、王、季诸奶奶都十分欢喜她。对小妹也很好。小尖鼻有时星期天来看看姊姊，玩的也很好。就是早上起床磨时间，吃饭也形成同一现象，别的一切无问题。在学校作三好学生，还是公众推举的。小胖胖也十分乖，不大哭，终日眼睛亮亮的，什么人抱也不在意，食量大些，能一顿吃一大黄苹果，或一根香蕉。

我工作较多，觉得很有意义。脑子特别得意，所以正拟争时间把不少拟写的专题一一完成。只是这里好些事使人不免难过，似乎有不少人还是悠悠扬扬的过日子，图书室里还有人玩牌，不免令人痛苦！

国英来谈了半天，说的种种大致可以代表全国。他做了廿年县里高干，作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因此水平不坏，很有见解，知道事情也多。且在下放任公社社长，更明白不少乡下在变动中情形。二表哥又来和美国人打交道，约有半月住，也谈到些那边情况，竟差不多。国英则在下边，更接触万千种“事物”，如本地还有什么“会道门”种种。真不免令人深

怀杞忧！

我已转回馆中，但又似乎是“处理”的结果，总之，不问什么，还算是回来了。事实上可作的事对内都是一大堆。且有不少将和外贸有关。大致还在发展中。

永玉等在南方作画，有半年逍遥，我可离不开北京。似乎把原来八个研究员的工作一揽子包下来了。精力之强，记忆之好，都和“奇迹”一般。事实上也十分简单，集中不二的学，自然到时就豁然贯通！看来若不出意外事故，将可作出比过去搞的创作所达到的里程远得多！

大也很好。一切放心。

从文

十一月廿一

上次王先生给邮电局写的一个信，很有道理。他们给我看过那信。

以迎和五舅家大妹妹都到了北京。玩得很好，可惜我事忙，来不及和他们一道玩。

19731127

北 京

致周星珉

周同志：

所拟提纲^①拜读，我觉得很好。有的新画，恐不易搞好，还是用旧图结合，比较省事，且见分量。望能实事求是的加以考虑，免得返工。

大章同志说可用空间过少，又无人照管，环境比较偏僻，因之陈列上还得考虑安全。玉不宜陈列过多即此意。用不着的材料，便中望托人捎还^②，甚感谢。

沈从文

廿七

① 提纲 指据实际条件由收信人所拟的《李白雕塑像和太白楼展出提纲》。

② 陈大章附注：“已经都还了大章。”

197311(1)

北 京

致吴世昌

世昌我兄：

同处大城，各以物役，见面不易！最近欣读《文物》上刊载兄一文^①，从马王堆棺上“铺翠”，到《红楼梦》的“雀金泥”，“鬼靛裘”，引了不少文献。由文献出发，还作了不少发挥。有的语气相当肯定，有的用“似乎”作为推想，十分谦虚。读完之后，得益不少。首先是让我回想起十五六年前，因为读冠英兄对于乐府诗的注解问题，由于方法旧了些，还停顿到引书注书阶段，效果恐不会太好，并且易致错误。郑玄、颜师古，或加上刘熙，到章太炎，够称博学多闻，用的方法不变，解决不了文物制度问题的。何况同一名物还老在变。因为不明白出土实物已到数百万，不久肯定还会过千万件。年代比较近以至于正在使用的，或材料比较脆薄，绝对挖不出的（挖出来只是零零碎碎的，但用个比较方法还是可以明白，并且还有办法复原的），又不下于前者的数量。任何大学问家，用老办法搞不明白的，几几乎都可以用个较新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搞的清清楚楚。一时吃不透材料，或掌握不够全面，也依旧可以学习用个新的认识事物的原则，即辩证法基本原则，“一切不孤立，必互相联系，或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一切在发展中，在不断变化，事物物的发

展，也相互联系，或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这个提法乍一看来，不易求解，相当抽象。如果应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学会了把文献和实物结合起来搞研究，情形必大不相同。因为文献是死的，字体虽有变动，意义却比较固定，说“棺材”就只能明白是埋死人的，可就不可能明白上下三千年，分布全国棺材就大不相同。从隋代起，埋人以外还有用来埋舍利子的。即以同时代受法律规定了的，汉代少府主持下的赏赐亲属爪牙的东园匠所作的“东园密器”中“砂画云气棺”，近卅年在国内东西南北的发现，花纹就各色各样。若加上朝鲜王氏墓中的残件，内蒙古诺因乌拉残棺作个比较，才明白内中花纹差别可大！有的即或“大同小异”，这个小异还是存在的。记得老朋友向觉明兄四十年前在《东方》杂志发表译的《诺因乌拉报告》时，加了个注，说所得绸缎、漆器，都近于中原产，只漆棺“具地方风格”。觉明兄真够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了。一由于引文献忘了《潜夫论·浮侈篇》中说的，汉代殉葬奢侈风气，东西南北靡然从风，一棺值万金，重逾万斤，费时经年才运到的记载；二因当时实物还不多，只李孤堆的楚国棺板一片，时间有些差距，无从比证；三因还不会用反映到别的汉代漆器花纹（乐浪就有材料），多是鸿雁麋鹿在云气中奔驰飞腾作共同主题可作比较；四因还不明白花纹的来源，和《封禅书》记载的海上三山上有白色鸟兽长生不死的传说相关，画中就有升天或不死含义。（那上面的花纹还和后来《华佗传》提到的“五禽之戏”的导引法密切相关。导引法虽久已失传，颜师古不能复原，沈存中也复原不了的，从联系和发展作综合分析，我那么一个半路出家不学无术的博物馆说明员，不太费事，就可为从金银错车器、兵

器及陶壶、汉四神镜子，以及漆画上，提供得出一系列的“五禽之戏”图像，远比卫生部专家凭空设想画出的生动活泼可靠得多！即从文学作注而言，涉及名物制度，千言万语说来不易中肯处，若能就当时实物，或略后实物一对照，也就可以得到不少新的认识，一切疑团完全可得解决。谈《急就章》就是一例。颜师古引文注文，或以古例今，还是有不少说不透，甚至错误处，可以一一提出。我们亲自过手经眼了以百计的汉代织绣（直接材料）的博物馆同志，并用同时的金银错和漆、彩绘，互相作作比较，就可以修正大量注解不明确或错误处！文学所搞研究，由《诗经》、《楚辞》到《红楼梦》里涉及衣、食、住、行名物制度处极多，要取得研究上的新进展，不宜于用老办法用“猜谜子”方法，得出个“想当然耳”的结论。必须两结合，才有希望得到正确解决！近例如谈《红楼梦》里的种种，出版社要启功去作注，以为是旗人贵族就一切不学而明，用“猜谜子”方法，说“弹墨”是什么弹出来的。大约记住了墨斗、墨线。编辑也极端无知，且毫无责任感，把我借给他的新注几百条，这次出版又完全删去，还是原封不动的用旧注纸型付印。事实上十年前那个“红楼梦展”提供的实物，绝大部分就是我为开写出来的。这廿年由于工作条件好，看了大几十万东东西西，即仅仅以明、清绸缎而言，也经眼过手不下十万件。故宫那件孔雀毛绣的袍子（它不是织。是毛线平铺于绸子上加横线钉上的，明代专名叫“洒线”，到清代已不用），是先在我手中转了许久，讲价钱不妥，后来难出手，才减到六百元，即为故宫收入的。另一件“鳧靛裘”，是野公鸭脸颊毛连皮剥下，如甲式层层相搭贴上钉成的。你说织的是因为不见实物。（并且从常识说也





不合，因为毛长不过一分，如何捻线?)由战国到清代纺织物，我们接触的材料之多而杂，近廿年来，是你完全不易设想的。即以“羽人”为例，如事前知道你要写文章提到，毫不费事，就可为你写二百种在金、银、玉、石、砖、漆、陶、壁画……不同而十分具体的形象，以及由汉到唐如何发展变化的过程，影响到乐舞衣着及真正衣着的过程。如有了这份形象供你参考，这一来，文章要写，根据这个材料，大致已差不多，用不着去猜谜子，越说的好像头头是道，越容易误人！更好的事，或许会在目前放弃了这个，暂时不写他。

我们再来商量商量，“罽”究竟是什么，有多少真正材料，有多少图像间接材料，在不同情况中，有多少不同名目，时引类书，那些可用，那些不宜用？由罽、毼毼、毼毼、细旃、褐、毛褐、兔褐……宋代的毯子，到《大元毡罽工物记》有多少种毛毡的名称，有多少不同图像，以至于明代西藏的氍罗和氍罗有多少花样，花样和唐代染纈相同点何在，和《碎金》中九种印花那一种相近，都可为一一说明。由外来的洒海刺，琐服……有的有尺码和价钱，班固托人花钱八十万的十多张罽，应当是什么，和当时二万钱一匹的锦，及二万钱一匹的筒中黄润布比，可大得多，数字或许就有错误！大秦出的十种罽，应当是什么？《邺中记》所谈的花罽、鹿子罽，有什么实物可证？《颜氏家训》里提到的“棋子方褥”是什么形象？在图像中又有什么可证？汉以来应用到马鞍鞞上的，延续到唐，有什么差异从图像可证？宋《十八学士图》，《文会图》到明高喜在马上又有多少不同花样？从俑可证的有什么？此外从骆驼身上，还可取证的有多少？在日本正仓院藏品，又有多少毛毯实物可比较？在敦煌壁画天乐伎用的舞

茵有多少种花样和形象，可以供比较？以至于到明代帝后相上的地毯有多少种，画上有多少种？……几几乎一写出来又是一系列事物。你若明白这个，若乐意写，就可从“文图互证”的写一本书，也至少可为供给一二百图像和实物作参考，就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无根据的估计了。即以马障泥而言，要谈它，一下子就可为介绍形象材料二百种，材料即为写出，要吃透它，就总得个一二年学学绸缎花纹，才能有分寸！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

我这么说，不应使你丧气，主要用意在你，你还不明白我在博物馆廿五年，搞了些什么工作，任何问题，大都比考古所的报告理解深入得多！不少工作作深入探讨到了什么程度，而居多用的材料，你们且从未知道的！有许多方面都可以转到最新的校勘学上去，提出证明，指出书的真伪和时代。可是在科学院里，文、史、考古至今还各自一摊，不像有共通处。从我们看来，“单打一”的搞下去，方法实在太老了，不大可能会有什么真正新理解的。编通史的不搞文物，不懂文学、艺术，那里能有新进展？搞文学研究的，要取得新成果，在势必须能在引书注书以外，来从大几百万文物注意，肯定会打破已有纪录，取得新成就的。我们从实物入手搞的许多问题，大都取得了不少新纪录，搞文学的多还不明白，更无从谈利用。所以看过你文章后，我不免联想到十六年前向其芳提的建议，劝他培养几个年青人，来学学文物，改变改变单打一老方法。由于认识上有差距，他不能理会我的好意，因而工作不易进行。我至今为止，还谈不上什么专精，可是杂常识却已积累了不少。小如像《红楼梦》里提到的衣着材料，什么式样，什么花朵颜色，有些名目是真还是

假？都早已搞得烂熟。而权威的注解，内中不少就还停顿到“猜谜语”阶段，居多不可免“似是而非”！诗歌中乐舞，搞文学的还近于毫无认识。阴法鲁同志，即或是第一流内行，具体形象材料不亲见还是吃不透！我们的常识，对于这部门却可以一下子即为提出一二百历代乐舞演出的情况。（即小如杂技演出，狮子舞的发展，也随手可提百十种无书可查的具体生动形象。）至于衣服问题，则由商周到清初，已可以应用上万形象，照时代、身份排一个长队，和历代《舆服志》互证，并且明白《舆服志》不少相沿的记载，和实际大有出入。另有不少具体材料，却能证明同一名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式样。即以“绶带”而言，式样，佩法，有多少种变化，如何由胸前蝴蝶结到身右回环，又到身后去作另外种种不同处理。有多少列仙传图，多少列士传图，多少列女图，多少赚兰亭图，多少孝子传图，多少不同的（文学家）陶渊明、王羲之、李白、杜甫、苏东坡……。多少仙山楼阁、阿房宫、建章宫、仁寿宫、连昌宫，多少竹林七贤、商山四皓，多少打马球、文成五利穿的羽衣，必然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可以参考取证？鹤氅写实的有无，及象征的比较材料，后来如何发展为“海青褶子”？长江万里、蜀道难、赤壁、潇湘、九歌、黄鹤楼、滕王阁……各有多少，有何同异？在比较上或许有些时代虽较晚，反而更可信！很多很早大都已抓到手中。灯的前后、扇子前后应用发展史、桌子板凳应用史、女子坐具（是由“薰笼”改进为“筌台”，为“绣墩”，“绣墩”又有多少种！）发展史——不问什么大小都已经排了队，一提即以二三百种计，而且十分明确，毫不含糊。反转来，又还可以用来作传世名画时代的重新鉴别工具，如像白居易的《时世妆》一诗，

不见图就难明白说的是什么，也就注不好。图文互证，又可明白前后同异处何在，而得知所谓“元和时世妆”原来如此！（崔莺莺的样子，事实上是不大美观的！）顾恺之在瓦棺寺作的维摩诘像，实物虽早已毁去，在石刻上和画幅上又还有若干可以举例，明白最早的样子和不同发展。你提的“孔雀罗”，我们在绸缎里有多少不同式样，北朝镜子没有，唐代镜子可十分明确^②。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刺绣加工技术，多不相同。绸缎花纹一看就明白时代，又可从名画上明白衣着上花纹时代和真伪证据。弄懂了绸缎和刻丝时代特征，又可用这份知识去明白画卷头取材的名称年代。此外梳子式样，由商到唐都十分明确，商式多长，半圆为汉，唐则如月牙，取材也日多。唐代插在头上多到十二把，又如何数目缩小，而尺寸加大，少亦三五把，“满头行小梳”“归来别赠一头梳”，都有形象可证！到宋代的一把达七八寸。分别绸缎时代，则宋元明清只从加金粗细和颜色，也可以作出判断，而且每一时代的颜色多少，也相当明确。《颜氏家训》提到的齐梁时髻事物中的“长檐车”，搞注的还附会为“长辇”！便于行动。虽十分省事，却错得可笑。我们却已有了大几十种不同长檐车式样，并且明白他的来龙去脉。简简单单就是车上的长罩棚！有的还把驾车的牛也罩定，到唐代的金鞍碧油车还差不太多。正如同五十年代把“举案齐眉”的“案”改成“碗”，以为才举得起。可是汉代没有碗还不明白！现在可明白小案如承盘，不过斤把重。所有作绘画史的，还在梦呓中称赞《洛神赋图》代表顾，展子虔作《游春图》，《照夜白》是韩干手笔，《送子天王》成于吴道子，我们大都从具体问题上估计得出，一是隋唐之间作品，二是晚唐或宋，三是宋代



的川马式样，四至早只是元代王振鹏。研究绘画的，谈山水画至今还在“南北宗”上绕圈子，我们却已搞了近二百种由汉到隋的材料，准备另搞个前期山水画史稿（比日本人所知材料至少也多过四五倍），有多少不同西王母，不同蓬莱三山，以至于玉兔捣药有多少不同药臼（也可排排队），如此或如彼，大都早已排了队，或随需要即可为提出一系列形象。当时多已理出个眉目，文学所若能有二三人跟着我学个二三年，搞个一百把专题资料，附上适当文献说明，这么一份资料真可说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文学所有用，对于乐舞史，绘画史，工艺史，以及有关社会生活的制度史，一切在三千年中如何存在，如何发展，差不多从这个分门别类的基本资料中，多可望得到个崭新印象。当时似乎谈了两次，每一次都过二小时，其芳对于这些极其有意义的建议，缺少应有的理解，总印象似乎“调子提得过高，不大相信得过。”文化革命一来，我所有文献的抄集和图像的搜集工作，几乎全部扫荡完事，真是十分可惜！若注意工作的发展性，在这个基础上，年青同志先吃下我的常识，再作每一问题的深入，图像材料日多，某一部分，大致都可以写成一本文图互证、内容丰富扎实的新书！如马镫的发明于中国，引例即可到战国，西汉新材料由石砦山出土物提供证据，就明明朗朗。（至于文献类书可用的即十分有限，类书外，搞诗文注用得上的还多。）你若能在这么一个以若干万计的分门别类的图像材料上谈问题，首先就会明白《西京杂记》、《拾遗记》、《博物志》、《古今注》、《杜阳杂编》（你引的唐《五行志》即出于《杜阳杂编》）、《酉阳杂俎》、《清异录》、《事物纪原》、《云仙散录》、《嫫嬛记》、《女红余志》……不少记载都不大可靠。引用时要

随问题作分析，而不少估计都不必要。在这个物的基础上可以作许多真正十分有分量的文章！其中不少都可上外国百科全书！

这次文章已写出来，《文物》编者或由于礼貌，或由于对问题隔阂，草率刊出，我再来写文章纠正，似已不必要。且举例用的“羽人”，“羽衣”就至少要用五十个图，“鬪”的问题，也得举卅个图例（其实还不止），“翠羽”应用问题，从《楚辞》、《汉人诸赋》、《后汉书·舆服志》、《货殖传》、《食货志》、曹植文、以至《南齐书》、《唐六典》诸道贡赋、《杜佑通典》……得一一抄书，图中至少又得配东北棒台子壁画头上的翠羽凤钗，……敦煌北朝西王母云车，《洛神赋图》云车……以及传唐代阎立本《职贡图》中孔雀尾扇，《步辇图》、《列帝图》、敦煌唐贞观时《帝王出行图》仪卫掌扇，宋画仪卫掌扇，宋《大驾卤簿图》（是四千多人一个卷子，七八丈长，不易照相！）中掌扇……因为照记载，或图像所见，通是孔雀翠羽毛作的。宋帝后相等肩冠得照相，也用的点翠法加真珠而成。宋节令中给大官的“臣僚袄子锦”七种中有“翠毛狮子锦”，又得照相。明凤冠点翠和不同首饰，还得抄《明会典》、《明史·舆服志》，又得照相。又还得从《天水冰山录》里引若干中不同名目不同分量的冠子作例证。清皇朝《礼器图》中的孔雀扇更多，皇后凤冠及贝子、贝勒凤冠和钿子点翠，及一般妇女点翠首饰，又得照相。明代用孔雀毛用洒线绣法作的补子又得照相，清代补服中用孔雀毛的且更多。为证明传说和可能用途，羽衣方面，还得又从上作起，长沙砂子塘彩漆棺上的云肩式羽衣，从发展说，另一系统到隋，则成为敦煌壁画观音云肩，五代为南唐二陵舞女云肩，王建墓

石棺座旁乐舞伎云肩，元为敦煌进香人及贴木耳事迹诸王子贵族云肩，并转用到元青花瓷上各种云肩，明宣德永乐还不少，故宫还有元代织金的实物。到清初又改为柳条式云肩，雍正四妃子图中即有物证。礼器图中诸王公妇女朝服的“披肩”，式样且简直和西汉棺上的羽衣相近！……又是一大堆照相，才能使你相信得过，一般读者也才能明白问题。此外则绣花桌围，有用孔雀毛作洒线绣狮子的，有大屏风作松竹点翠的，以及晴雯补的和宝琴披的，为示例，又是一大份照相。不少图还得划成线图也会更有效果。太费事了，我没有助手为绘图，至少恐得一个月以上，因为还有别的工作待完成，并且写出来一发表，也会损害你的写作热情，而且还有可能要提及《红楼梦》注者的错误，伤了注者。我担心的是国内搞这个的人不多，一般文物工作者又不大读书，应有的知识也不够，看你从类书里引了那么些文字，若相信你（必然的事，因为在《文物》上发表，日本人也会相信！）将增加混乱。再据之来辗转发挥，影响实在不怎么好。因为少数几个搞这问题的人看到，却会笑笑了事，以为文学所研究员，对文献材料认识那么缺少，对实物可供说明的图像更无知，写这种文章干嘛？因为你连《红楼梦》说的两件衣用的材料怎么作的还不明白，并且是一衣一披风也不明白！记得不久前，香港一月刊还一再登引你的旧诗。此文一出，大致又要转载，我想，若能即早去信制止，就告他们暂莫载出。若为了起宣传作用有必要，我试为你提供有关“羽人”的衣式，从东王公、西王母举例为始（有上升双翅，有同中有异翅），卫叔卿（这一位是《列仙传》上重要角色之一，和乐府《升天行》叙述密切相关的！）乘盖云车驾双白鹿，在云中飞行状况（是二

翅膀式)，及另一神仙驯豹子着云肩式羽衣状，还有镜子上西王母前着三段蓑衣式羽人，有漆绘中手足部分长毛的羽人，有晋代三段神相镜上胖胖的大头神仙，背后双翅上卷，逐渐近似可能在桓帝祠老子前后在南方出现的佛背光神象，有头上着双胜如飞车，象征升云翅的，有照《神仙传》中西王母传和上元夫人传中形容的仙女董双成辈，一面奏乐，一面如飞鸟投下，却在佛背光旁作成上尖下圆形状的，又有在另一背景为瑶池，主题近于前传，而男女神仙仍为乘龙驾鹤在云中飞行图，又有北朝碑志，把风雨雷电四神作成四个凶神恶煞样子，生着一些飘带式羽毛，代替了汉代的青龙白虎等四神的（这种碑志上面附的字却是乌获、废忌等古勇士名姓）。但他们在《洛神图》中及敦煌北朝西王母会东王公壁画中，却同样还是呼风唤雨样子，而且是分散到各处。又有变成男女伎乐天，围绕屋顶大莲花成一圈的，反映在龙门石刻上。又有作成极精美彩绘在云中奏乐，旁有仙鹤一双一道飞行的，如麦积山壁画……世昌兄，不好办，实在太多了。你作为务虚说，抄抄书，容易办。要用图像证明问题，作点所谓“科学性”的调查研究，根据材料，实事求是的探讨它，我即或为一十分具体提出来，要消化他大致还得学学，才能应用自如。这一次就不用提了，下一次若写这类文章，对内可以无所谓，对外能认真一些，达到搞这个问题应有水平，和我商量商量，让我来尽点义务，为找点材料凑上去，使它有些分量吧。我学得那么杂，因为按照规定责任，是对外还得为科研、教学、生产服务。我个人有那么点认识，对外，即近于和日本人“打文化仗”，要起教育他们专家的作用才好。你若有兴趣写这种文章，我用不着费事，就可供应你几发特别有

分量的子弹试试看，一如“灯的艺术”，二如“扇子应用史”
……

吴世昌 文史研究家、红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① 一文 指 1973 年第 9 期《文物》上发表的吴世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裘”》一文。

② 指绸缎花纹在铜镜纹样上的反映。

【附录】

19731206

北 京

吴世昌复沈从文

从文兄：

来 教敬悉，我的一封短信，一篇拙文，引出你如此热情洋溢而感慨深远的大文，真是抛砖引玉，不胜欣感。《文物》发表我的文章经过，你大概未悉详况，你那位“熟人”的消息，“灵通”有余，正确不足。

1. 此文是《文物》一编辑同志偶尔和我谈起雀金裘，而约我写的，对文物我当然是外行，约稿在去年夏天，九月中我还没写出（我那时正忙于译菲律宾文化史，那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该刊另一编辑来舍催促三次，最后我是熬了一个通宵才交卷。交出后却三月不见下文，去信查问，三问不一答，我冬天自去找原来约稿的同志，他竟没有收到我的信，被来舍坐索，逼我熬夜交卷的那位同志扣在抽屉中。当时他也来了，我问他何故，他涨红了脸支吾其词，我说既然不登，该退还原稿，他们说还要登的，但没有日期，文章也请故宫魏松青看过，他提了些意见。例如说“用孔雀毛织云锦，定陵出土中也有。”便是魏说的（我原文本来引他的话，刊出时被改成“据说”，见64，左，第8行），后来直到今年三月还没有下文，而自去年以来香港《大公报》陈凡先生给我寄了许多港地出版的有关《红楼梦》材料，一面向我约稿。

我因《文物》如此推阻，既不想刊此文，也就不再追问，我将一个副本寄与陈凡，香港《大公报》于四月十六日扩为两张半，加刊学术文章，我文刊于四月十七日，是该报扩充后第一篇文章，引起注意。至于《七十年代》我了无所知，亦无联系，该刊是否又转载《大公报》之文，我亦不知。我从未见过《七十年代》为何等样刊物，内容如何。后来陈凡来信说，《文物》每期末出版前之清样，先期寄港，以便该报转载。这是王冶秋经港时对该报约定的一种照顾。

拙文先交《文物》半年多，你还可以在今年九期此刊第64页页底右边的年份“1972年”这一条未校正的清样底稿中看出。

2. 此文与文学研究所无关，也不是我在所中工作的一部分，完全是业余搞的，其芳（或所内任何人）在《文物》刊出以前根本不知。你十五年前向其芳建议文学研究要结合文物，我也不知（当时我在英国），你说“不意十五年后又重读兄文”，好像我有意无视你十五年前的建议，实在令我惶恐。文学研究如涉及名物训诂，能结合文物当然最好，但有的却不便结合，也无此实物。例如张衡《同声歌》中有些文物，到那儿找去？找到了又如何知其用法？其芳尚未和我谈到你给他的信。

3. 关于文章刊出后在国内外被转载或转引，则不但作者无法控制，甚至往往根本不知。我回国前，应连士升兄之约，在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元旦特刊写的《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是年四五月间北京《光明日报》分篇转载，六月份《新华月报》全文转载，我事前事后完全不知，直到我的文章被朱南铎批驳，朱文又被香港《大公报》转载，才由

港友剪寄到牛津。事隔三月，我才有机会答复朱君（《光明日报》62年8月9、11日），当时我仍在牛津。我回国后，1962年12月23日应《天津晚报》组稿人来舍之约，所写之稿，《鲁迅集外的四言诗》，不久即为香港《文汇报》转载，但事隔十年多，直到今年秋天，有人出示张向天在港出版的《鲁迅诗注》，其中又转引《文汇报》转载我《天津晚报》之文，我才知道。这样的情况，别人要“形成浪费”，你有什么办法？至于文革以前“中国新闻社”为海外刊物向我组的稿，在何处何时刊出我也不知道，偶尔听说，也见不到原刊。《新华月报》全文转载拙作，因其中片段先在《光明日报》刊出后，主席见了，对康老说，此文既然“摘自《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该报应有全文，可以找来看看。”报社已将我文剪碎，于是又用大字重排打印，后来旧文联据以召开座谈会，讨论此文，《新华月报》据以转载全文，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回国之前，我也是隔了十多年，到去年才有人告知。

4. 新文物出土诚如尊示所说“已以百万计”，“提出了万万千千新问题”则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恕我直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用电子计算机，则又得训练一批有高度自然科学知识（包括高等微积分、数理哲学、符号逻辑）的人，精通古代文献学（包括甲骨文、金文、萤光分析年代学等），这样才能运用计算机解决你所说的“万万千千新问题”。但这样的人，无论怎样“好学有为”，“三几年”决不能学会这些本领。从文兄，你还不知道有许多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少壮”，连四声平仄都不会辨别，韵脚收声都不懂，也有侈评古人的诗词呢！你还请他弄文物，我看这个雄心壮志，只好“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一粟编的古典资料“红楼

梦卷”许多词都标点错，何况“少壮”。一粟当时已过五十。)然则，无已，姑且“卑之无甚高论”，还是先弄点“基本功”，看看“一桶水倒来倒去”的《乐府诗注》之类罢，尽管有些错误，不结合新文物，但还是有点用处的，至少对于若干“少壮”，比不注的好。

5. 至于“猜谜子”，我想也有用，且不说在儿童教育上“猜谜子”是一种有用的智力训练与测验，甚至许多重要的科学理论，开初时都是由猜谜式的提出理论，逐渐纠正偏差，减少错误，提出证据，加以肯定，这是稍习自然科学史者都知道的。若怕被人指为“猜谜”而不敢提出假定的理论，对科学研究是不利的。爱因斯坦由光的速度提出原子分裂时所能发出的能量，在原子成功地被分裂以前，在原子弹爆炸以前，多少有些“猜谜”性，只有在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在试验场上爆炸以后，才由“猜谜”阶段进入科学定义的范畴。我还记得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守恒定律而得诺贝尔奖金那一年，伦敦《泰晤士报》科学记者报道此事说：“两个青年科学家作出了一个光辉的猜测 (made a brilliant guess)，经另外两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给他们作了证明，遂成为修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权威。”猜谜有何不好？当然，猜谜常常猜错，那也不妨。十个人猜错了，第十一个人不再去猜那十个，他就更接近谜底了。但不致如来教所说：“永远不会猜中。”

6. 你说我若早问问你，我就不高兴发表那篇文章了，你估计错了。如果我在未写前问你，我也许不写了，也许不这么写了，但如果我写好了再问你，我会把你说的有关的意见加进去，当然说明是你的，不敢掠美，但文章还是要发表的，没有什么“不高兴”，因为其中关于《红楼梦》雀金裘部分，

我没有“猜谜”，所以也不发生你所谓“猜对”或“猜错”的问题。我只是把书中贾母的话：“这叫作雀金呢……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页63右，倒3、2行）和晴雯的话：“这是孔雀金线织的”（页64左，19行）一字不改的照抄，未加注解，因为原文如此明白无误，本不需任何注解，更不需要谁来“猜谜”。你怎么能冤我“猜谜子”，而且“猜的全错了”？如果你在故宫或别处见到的清代孔雀毛什么劳什子是“绣”而不是“织”的，那你只能怪曹雪芹写错了，不能怪吴世昌“猜错”了，我不能替曹雪芹受过。甲乙二人辩论，甲说“此门太小。”乙说“这样大的窗户，你还说太小，你错了！”这能使甲心服呢，还是把问题弄清楚？我在文中说到“织”羽毛的还有几次：（1）《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织孔雀毛为裘。”（页62右，倒13行）（2）《旧唐书·五行志》：“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页63左，倒7行）（3）《岭外代答》：“翡翠其背毛悉是翠茸，……用以撚织。”（页63右，9~10行）（4）《诸蕃志》：“翠茸……撚织如毛段然。”我也只是照抄，难道我必须替古人把“织”字改成“绣”字或“贴”字，才算“猜谜”，不算“猜错”？我所引用的文献上材料，让读者看看难道有害处么？至于道士的“羽衣”，我认为只是编羽翻而非织绣，文中已说明，也不致误解。

7. 关于注解古典文学问题，我也有些意见。古典文学中当然有许多名物训诂，实物可以帮助说明，也要看什么题材，小说中可能多些，诗歌则除楚辞外，至多有些草木虫鱼之名，许多诗中少见用“文物”名称，例如陶、阮、王维、李白等，其佳作多与名物无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以及近来常引用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沉舟侧畔千帆过……”“山雨欲来风满楼”“心犹未死杯中物”，需要什么文物才能理解，才能注得正确？至于郑玄、颜师古等，他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碰到的，毫不足奇的东西，若在墓中今日掘出来，便成为稀世珍品，成为少数专家的宝贵研究资料。他们注古书，只是用当时他们所知的东西说明同时或较早的事物，我认为其可信程度，较今日据发掘出来的文物而下的断语，不会差，甚至更高，所以“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我以为仍不可偏废。文物对于文学、历史、考古、民俗研究方面是极重要的材料，但其有用性要靠文物专家把“数以百万计”的东西分期、分类、影印、说明、编目、索引，供研究者采用，很难期望别的专业工作者（如研究诗歌的人）同时也自力更生地研究这么多的文物，从中得出新方法，新观点。正如同同位素或农药对农业有用，但必须由科学家先制成可用的剂品，让农民自己用现成的制剂，不能把农民请到物理实验室去自己搞同位素，或到药厂自己制农药。请药剂师到农村来教农民制农药，也不大可能。你在十五年前向其芳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

从文兄：感谢你给我这样长的信，给我这许多文物上的知识，我若短短复你一信，就辜负你的厚意了，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渗映，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

此致 敬礼

弟 世昌

1973.12.6

197311(2)

北 京

致何其芳

其芳同志：

上月东单碰碰头，即无缘再见，大是憾事。近日来不知体力如何。文研工作，有何新计划在进行。是否有可供内部参考新书待印或在付印中，不久可望出版。如体力还好，我想约个日子来看看你，谈谈当前和今后工作。有些工作，必须文图互证，两结合来作进一步分析综合，才可望取得新进展的，你们方面是否还可望抽出二三文献底子较好，兴趣较广的少壮同志（最好还是党员，或发展对象）来共同协作，在试探性中搞三五个小专题看看。据我主观设想，他们如能敢于打破旧框框，试试采用这个唯物的研究方法，肯定会在不多久时间中，就可发生浓厚兴趣，理解到学习方法能小小变更，对于许多过去无从设想的事事物物，从单纯“用书证书”的单打一的老方法，永远近于在“猜谜子”的胡猜，始终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的。学习方法一变，将可迎刃而解，原来谜底是如此如彼！这个建议，记得在十多年前已提及。我们谈了两次，似乎彼此认识有一定距离，无结果而散。十分希望能有机会约个时间，再来谈一二次，因为彼此都已近于暮年，报废是迟早间事。总得为年青接班人，在新的研究工作中，由于方法较新，搞出点新的成就，才可望明日他们



的工作，配得上新社会的发展要求，更不必老走弯路，费力而难见好。由于最近吴世昌兄在《文物》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马王堆出土的贴羽毛（并不是贴翠）的棺上复被物，到《红楼梦》的“雀金泥”和“鳧靛裘”，从常见类书中，引了点滴材料，作出一些推论或设想，而对主要的三件文物，事实上就没有认识清楚：第一，把杂羽毛的材料，说是翠鸟毛，第二把孔雀尾捻线平铺于纱绸地上，用线横钉加固（明代专名叫作“洒线”，或“洒绣”，或“洒线绣”）方法作成的袍子，说是织成的东西，又把剥取野公鸭两颊呈闪绿金光的皮毛，重重叠叠的钉贴成的披风，说成是织出的。对于主要谈到的文物，也不习惯稍稍作个询问调查工作，就引书证物，仿佛说的头头是道，所得结论，甚至于比冠英兄十多年前注乐府，近十年启功注《红楼梦》，用个“想当然耳”的猜想，解释“弹墨”、“刻丝”更荒谬无稽。对所谈的文物之一“雀金泥”，近在眼前的故宫珍宝馆正在陈列。这件袍子还由我经手过眼了多次，说价不妥，后来才收入故宫。《红楼梦》展时，两件材料也是由我写明提出的。目前说来，我大致已算得个对于古代丝绸有充分发言权的一个人，世昌兄如肯来问问，岂不是就可以把不必要的误处省去？事实上一问，那文章，他自己就会明白不打量在《文物》上发表了。因为他是文学所的研究员，而《文物》的一半为日本订购。那方面不搞这问题的，以为这是中国著名“红楼梦专家”作的文章，在《文物》上发表，是新的研究成果之一。照习惯，那边的什么“专家”，由于印刷条件便利，刊物又多，必会在不久久的新作中，辗转引用。而对古纺织物有点点研究的（这种人倒不少），将会觉得《文物》这么一个代表中国文物研究水平

的刊物，怎么会把这种对于所谈文物毫无知识，用猜谜子方式作的论文刊登？事实上两类文章都会出现，无可避免。第二类文章刊载，或许倒可提醒提醒作者和《文物》编者，应当记住主席的“调查研究”的指示，此后写文物必先明白所谈的对象是什么，才好着笔，不至于闹笑话。令人担心，倒恰巧可能是那些半通不通的日本文物工作者，和“红楼梦学者”，相信了《文物》的权威性论文，更相信世昌兄的权威性。刊物既多，写作出版条件又好，把文章全部译出或部分称引，以讹传讹，说不定我们的什么搞资料的人，又还会把这类日本“学者”的文章抄回，用作学习对象！

其实问题还不止此。文章中对于羽衣、羽人的引申，麴的叙述，都因为对于文物中所反映和存在的种种，一样在毫无所知的情形下，更抄了不少书，猜了许久谜子，不得其解时，就用“似乎”作假设作结。可不知每一谜底，早有人原原本本已掌握住，当成个十分简单的常识看待。（还明白在某一文物上，这个或许还有点点“阶级性”，另外一文物上又看不出，也大都十分熟习。）羽人中的卷翅膀形象和生毛形象，有百十种，在什么什么上面，要明白，我们即刻可为提供草目，说得详详细细。这么大量形象证物，不学学，那能凭空猜想得出？更重要还是可以从形象上指名道姓的叫出来，如乐府中“升天行”描写的仙人驾白鹿，乘云车、芝盖（灵芝形伞），于白云中驰行，也即《神仙传》中的卫叔卿先生（事实上应是《列仙传》所载，后来转入《神仙传》的），而且还是两只白鹿，背上坐了个羽人驾车。（仙人翅膀似乎也有点阶级性，卫叔卿的羽人就不大相同！）此外石刻上还有西王母和东王公，各坐在形象相近的蓬莱山上，旁有玉女侍候，两位

都有白兔捣药，两位翅膀多作不同上卷（由汉到唐，并药臼若干种不同式样，也还画得出）……慢慢的，终于到了三国两晋，在绍兴山的铜镜子上，反映西王母和东王公相会时，却改成了四马车，在云中奔驰。西王母已像个少妇样子，车是轿子式，后垂长绣幃。车子照三国时名称呼，或应当名“通明、四望、绣幃、七香车”。是东汉末的式样，山东石刻只一二见，北方图像则还少见。曹操卞夫人送杨修母亲那辆车子，大致应当就是这个模样，只是用一匹牛换了四匹马。这种车子在南北朝，就转成《颜氏家训》中说的齐梁时髦子弟坐的长檐车，老的注释，用猜谜法，把长檐胡乱改成长辘，以为长辘转折便利，十分省事。可是“谜底”恰恰是一个牛车上加个长长罩棚，式样之一只罩牛背。另一个牛车，又加上整个车棚，既保护了牛，也保护了车。第三式样，则只是把瓦式车棚前檐延长。第四式样却是放在前边，可收可卷的罩棚。长檐尽管不同，见出多样化，却有二共同点，即拉车用牛，而车后垂了个长长绣帘，随风飘举而上卷，有点腾云象征意味。还和三国时差不多。也有用马的，敦煌北朝太子《须大那经》故事画，或《九色鹿经》故事，就用的是马。（这是磧砂藏上的经本名。敦煌研究所只知是《佛本生经》鹿王故事。）唐《张议潮夫人行香图》中，驾车除马外，似乎还用骆驼。但在唐《车服志》上，贵妇人所乘，则分有不同等级，说是用绿油漆的。俑中所见，多一牛。（用两牛，则只有较后的《二郎搜山图》中有反映。从画上得知，原来牛背上沿例还加了一块大团窠花锦复被！）唐诗中的“油碧香车狭路逢”，指的就是这样车子。又有名“金犊车”的，那是晋以来习惯，因为《世说》即提过，那种肥壮小黄车，多把蹄角打

磨得莹洁如玉，一匹值千金！又王导因为外妾隐藏处被夫人发现，得知消息，急忙赶车回住处，用玉麈尾柄赶牛（后来还被讽为传说加九锡），大致也用的是式样相近的车子。（间接提提车子的发展，“冬瓜葫芦”就是那么一大片，可多是有凭有据，有具体材料作证的。）回头再说羽人的子孙，从图像得知，西王母的背后二翅再向上卷，就变成了早期南方佛像的背光（至少南方背光是这么来的，比敦煌早一二世纪），而披蓑衣状（绍兴镜子，两晋时）在西王母面前奏乐或玩杂技的羽人（蓑衣状也有好几种），和另一旁的玉女，也化了妆，成为佛旁或上下四周一身云状飘带的天乐伎。另外人间死者，为象征升了天，碑志盖四周即用汉代定四方的四神，改进而成“风、雨、雷、电”四神，生着散乱的翅膀（这一类翅膀汉石刻已出现过），跨腿半蹲，职务像是拥护着亡人上天。和拥护联系，必得有一定勇力，防止外来侵犯，于是某一同形碑志，上而却用楷体书写上古勇士乌获、废忌等等名称，此所以直到唐代转变成四大天王护法神将后，身上沿例把云气式翅膀，当成遗产接收下来，而金甲身上，还挂着一些相当累赘的似不必要，而又势不可少的飘带，名叫“锦腾蛇”的原因，这只是一条路子。

另外则照本土神仙传说而发展的，和“天乐伎”不同。由于《西王母传》、《上元夫人传》等传说汉武帝瑶地宴故事，上元夫人授经故事或在瑶台上。还留下个图画名《阆苑仙女图》，是五代阮郛画的。画中则一般说仙山楼阁图。故宫即有一彩画，定名《宫苑图》，一看内容就可知鉴赏“专家”不读《神仙传》或《列仙传》。因为明明白白的楼阁四围有彩云缭绕，而上空有仙真玉女驾鹤乘鸾，如飞鸟投空而下，明明是



小说中的反映的天宫，那会是人间宫苑？这一系在唐宋人画中是当成一种主题画而反复出现的。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中所写的仙人手持白芙蓉、朝玉京等等，图画中就有个赵伯驹立幅，画得格外好的。此外画中的仙女乘鸾，仙人乘龙，都是一般性主题画。而仙人乘鹤，且在十四五世纪，东北高句丽坟墓壁画中，就可发现。神仙头上高高的帽子，样子如最早已反映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信阳楚墓漆瑟彩绘上，也许还可说是个“老神仙”的样子。佛道二教在南北朝以来，不是为“争群众”而有过斗争吗？在文献上《老子化胡经》以外，在图像上则盛传梁张僧繇即画有《醉僧图》或《醉道图》，《醉僧图》曾见过较晚的一本，《醉道图》似无闻。此外还有什么可作物证？有的是！从中唐以来的佛说法图中，佛前沿例总不缺少一位“婆夷仙”的托钵求乞形象，那就是僧道斗争的一个典型式样。用的方法十分巧妙，相当隐蔽，大致应是道教还有一定势力时出现的。所以较早的作寒乞相，到后则画得神气活现，穿的长袍服也和其他“诸天”差不多。到明代，法海寺壁画那一个“婆夷仙”，就完全近于“归化了的信士”。因为和尚和画家和现在“专家”见识差不多，已不大明白这一位信士的身份了。但是我们若想从图画中找一些受唐代特别尊重而受佛教徒有意揶揄的“玄元皇帝”的化身，老子的化身，却还有一系列不同的婆夷仙图像可供参考。佛教画在南北朝时由胡族手笔画的伎乐天，或许重在企图增加人的敬信，因此多画得凶神恶煞样子。背后多着圆光，而云气已变成飘带，一面是乐师，一面还兼具禁卫责任。正如经中常说的谁“呵佛骂祖，即将入地狱”意。地狱景象到唐代才成熟，敦煌画中有种种形象反映。北朝敦煌壁画，是使朝香

人担心挨揍而起的。到唐代，佛教徒为争夺群众，把身旁由天而下的天乐伎，都变成了美女，照佛经形容为“庄严华妙”，或倒掷投空而下，或乘云缓缓而下，云气也多画成五色缤纷回环萦绕的长带，翅膀于是完全失了踪。而从《神仙传》、《真诰》、以及《云笈七签》传来的神仙种种，如建筑中的金阙银台，神仙中的许飞琼、萼绿华等等的跨鸾乘龙，骑鹤御凤，则在宋代画中反映得特别多，且经常在一个小小团扇上，表现得十分精美。在现实生活上也必然引起一定作用。比佛旁的飞天和说法座前的伎乐天，引起的联想现实得多。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是至少可以举出形象过百种来作证的。如把形象排排队，显然就将比抄抄书印象完全不同！至于由仙人到帝王名士披的什么“鹤氅裘”，若在传世名画石刻中，南北贵族衣着中还少发现。罽子裘即“银鼠裘”，也出现较晚，羽毛状的裘从大量神仙图画中也少发现。就记忆到的言，只在一个明代太监视寿画卷中，宾主均扮成仙人，内中有着木叶衣的，有披羽状物的，时代可又太晚。因此李白诗中形容舞时，两个大袖如东北著名善于猎天鹅的海东青活泼而又俊利轻快的飞翔样子，明代戏衣中宜于舞蹈的“海青褶”，取名即由之而来。

至于外来及西北来的“罽”的问题，世昌兄从类书转引了不少文献或注解后，却还不能肯定是不是织的。这个用书证书的方法，实在更容易把他引入迷途，怎么能这样作猜谜游戏，以见个人博学，而又恰恰在《文物》上来刊载？因为还有大量文献说到毛织物问题，可以得到稍稍深入理解处，提及价钱，颜色，用途，尺幅，特别是同时名异而物同，及相隔千载以后，名异而物同，及名同而物异的种种，他大都

还不知称引，也不明白问题，却引了不少文字学上的注释，证明这个字的含义，似乎这么一来，自己就懂了，而别人也懂了。却料想不到，汉代国内的“罽”由毛毯到明代的剪绒，氈氍，经过两晋南北朝，直接间接有了些什么实物或图像，我们一举例就还是过百种，说由外来的，从汉到元明的洒海拉（毛织），毯子，琐服，以及再后些的各色哱喇，各色哱叭，羽毛缎，羽毛纱，有的知道用多少毛，多少种染料，织多少名目不同的毯子，有的又还知道多大值多少钱。清以后则全国官服照礼制每年宫廷用多少某种毛织物作垫褥，作鞍鞴，作轿子，作……外来洋货有多少种，值多少钱，有多少匹端，都写得十分明白。而早期的实物，虽不完整，只少数得明白它的花纹组织，还如何和云冈石刻串枝图案相通。图像则由北朝到元，敦煌即有大量舞茵可以作证。日本正仓院，则还收藏有不少细花毯，上面还留下有小孩子玩波罗球图像！唐三彩陶的马“掙汗”、“障泥”以及三彩骆驼俑上，又还有多少毛织花罽的花样。明代记载中，名目价钱也不少。从帝后像上还可知道各种大花毯的花纹。明以后则实物接触即多到不可胜言。大量明代写影，面前图像更丰富了内容知识。康熙乾隆两皇帝，都还有厚白毡作的内蒙古包，用回回锦沿边，至今还保存得很好。而海关报告册子，则列举了不少毛或羽毛品种名目，数量，以及价钱，且有大分量实物可以验证。并且还有大量整匹材料，各种出口国家厂商金字牌号，还尚好贴在机头上。每年入口量，和单价总价也都有详细记录可得。要材料时，并不太费事就可得到！我们馆内，也收了几十种特种鼠灰绒，天鹅绒，金丝绒。从织法分析，多是外来特种绒，和中国乾隆以来的玫瑰红（福色），宝石蓝，粉

绿，鼠灰漳绒大不相同。有那么多实物作证。再到民族学院去，又还有各种花色的西藏氍毹，西北有多少土耳其式的大小地毯在继续大生产，庙宇里也还有万千种新旧不同的花毯，故宫又还收藏了一大殿大小花毯，稍从实物和清代皇朝礼器叙述摸摸底，用个三五天时间，可得的知识，就比守在桌前猜想到的千百倍多。在这个由实践得来的知识，绝不会是由空想出来的推测能证明的！

若再有兴趣从《红楼梦》中叙述到纺织物染、织、绣情形，如果是真有其物，则几几乎在有必要时，都可望逐一过手经眼，让你明白个透澈。三百年来各种花色好尚，也弄得个清清楚楚。而同时也可以告他什么是莫须有的事物，什么又是根本不会有的。如什么北静王的冠服，或许由于政治上的忌讳，有意把明代的或戏衣的名目装扮到那个王爷身上。如有那么一个调查研究态度和方法，所得的理解，将再也不会写那个文章，或拟写写，措词和举例，都将大大不同于目前那个水平了。或许会把不必要的文字称引，节约到一半以上，而能附以真正能说明问题的百十个图像作物证，使人一望而知。这才是在《文物》上商讨文物的必要条件！其实只要问问，我们会毫无保留的全告给他！我本意写个信，此后再谈到什么文物问题，不妨问问我，不费事就可提供一系列材料。我们搞的资料，原来就是供给科研需要的，我们责任就是这样。告他文章已发表，就罢了。我再为此而写文章商讨，就得用百十图举例，目前可没有人手为——画出宜于制版的线图。并且即有人，也总得费个十天半月的时间，当前那里有人手抽得出来写这类小文章？我也不大相宜为这个小问题而扫他的兴。可是能让他明白，我们搞的工作，谈个



什么小问题，居多都是有成千过万的物证作为根据，早已深入到一般搞这个问题的人不必猜谜的程度。

其次文中说到指的是由羽衣演进而成，从西汉也即有图像例证可举。由湖南砂子塘漆棺上驯豹仙人的披肩开始，文成五利当时的衣着，必然和这一位相去不多远。发展到两晋，从大量图像取证，由人到神，由廿八宿星辰图到道教画天尊背后的诸神诸天，却都可得到一种反证，只有用银鼠作的罽子裘，作反穿，其他图像实不多，而居多已近于用作某种大型琵琶袖的道服的形容辞。（如真有实物，也会和前二式中一种相近。）这种衣着和李白诗中的“翩翩舞广袖，似从海东来”相关，意指近如东北出的海东青（白鹰）那么俊利敏捷。唐代舞俑中即有具代表型的这种舞衣。唐末五代则二式并存，王建墓石冠座的乐舞，绕身飘带仍保留云气痕迹，而衣着则在袖子肘部加一圈水云皱摺，表示是天乐舞，就乐器组合看来，鼓的种类不少，或和霓裳羽衣曲的演奏有关。另一式则由汉漆棺上神仙披的“羽衣”，发展为隋代敦煌画观音的“云肩”，再进而为敦煌壁画吐蕃主的云肩，再进而为南唐二陵舞俑的云肩，再进而为元代男女贵族通服的“纳矢石织金锦”云肩，（且影响到元代青云瓷瓶瓶罐罐的云肩式装饰，明初永乐宣德部分青花瓷瓶壶还使用。搞服装，就可从目前所有青花瓷上云肩一一摹绘下来。）最后则为清代亲王贵族男女朝服所不可少那个披肩，照形象看来，还和西汉神仙那个羽衣一脉相承，至于明末清初一般贵族和中上层妇女便服，云肩却已改成为五六寸长柳条叶式一串。李笠翁曾在文章中描写过，而雍正四妃子相中的云肩，可说是个标准样子。在绸缎上的云纹图案，也已经由唐到明的骨朵如意云单朵到连续，改进

而为飘摇流动的五彩流云，增加了活泼，同时也可说增加了点仙气。而那种柳条叶的云肩，则又转用到康熙单色釉“莱菔尊”的长颈尖底足的精美瓷瓶上，作为肩部主要装饰而出现。至于和李白诗中形容像海东青白鹰的大袖舞衣，在明代戏衣中，还经常使用，名字还叫“海青褶子”，袖子前端紧小而忽然加大，如一个半月亮式样，及肩时又忽转小。最宜于舞蹈，因为舞蹈时，两袖翩翩，和个大及八寸的“凤子蝴蝶”差不多。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看过一次陆游故事《钗头凤》的南方戏，始终是二人连歌带舞，曲子也十分清美和婉好听，印象特别深刻。穿的正是那种半圆大袖衣衫。这个衣样在隋代的图像中，结构组织得已极完美，和后来大不相同，是妇女衣着，外加瘦而长的裙子，用一条宽及四寸大带子紧紧束定，有显著时代特征。唐初在新出土的章怀太子墓门二石刻上，还有线刻两个年青妇女，衣着式样有共同点。头上多戴了个金花冠，比例上就还显得更庄重好看些（后来只出了个直式大袖舞俑，是摺扇式的袖子）。此外任何唐代画塑中还少同样发现。说是守卫宫门的女官，还不如说是守护地宫女神，因为端正肃穆，和永泰公主墓及章怀懿德太子二墓壁画中的充满现实生活气味的宫女，不仅衣着大不相同，而面貌神气，也截然不同，一望而知！

这里谈到的从图像出发，看看神话传说和受其影响的人世间男女衣着，在发展中的种种衍进。而又从各方面的反映，认为所谓神仙高士衣的鹤氅，南北朝即有可能属于实物而存在，但同时或稍后的隋唐时代，就已转为一种大袖衣式的形容。我让你明白就是从世昌兄文章作例，就可知新的搞文物方法，任何一个小小题目，大都已经对材料的理解达到如何

深度。许许多多方面的不易探讨的问题，试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所提示的工作原则和方法，结合文物与文献，作分析与综合，取得了不易设想的进展。而由于占有大量实物和图像，只就个人对于服装所作的试探，把可能集中的材料，拿到手边后，加上摸过了上十万的绸缎中花花朵朵的知识，这个试探性的工作，把材料排排队，附产物中就把家具应用发展史（内中还可分女子坐具发展史，因为情形各不相同），乐舞演出发展史（内中还可以分出杂技演出史，狮子舞发展史，每一种都可用百十种外面始终不知道的图像作为物证！代替了过去千言万语的劳而无功的推想），马的应用和装备发展史，兵甲应用发展史，灯的应用发展史，琉璃工艺进展史，化装用具发展史，茶酒具应用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扇子应用发展史，工艺史串枝花的应用发展史，……涉及范围之广，以及工作方法之细致，每一问题的解决，总可引用一百到五百图像作证明。而且奠基于以万计的实物和图像具体认识上。任何的推测，大都根据大量的图像作比较，而结合适当文献来综合。目前，地下已有大几百万文物出土，而且分布于全国各处，不久将来且肯定会有千万种文物出现，因此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生产发展史的研究，艺术史研究，人物画研究，希望取得应有的进展，任何大学问家，都不可能把这么大一一份材料放弃不过问，而用旧方法把问题搞明白的。

至于善于运用这份材料来着手作各种研究起点的，当然远比抄抄类书的研究，困难一些，甚至困难得多，因为你总得充满一种深厚政治热情，抱个真正忘我态度，去过手经眼接触十万八万材料，又还得有个强大消化力，到一定时候，才会得到豁然贯通的领会，而能结合文献运用到各个研究中

的空白点，为——把空白填补。知识从实践实证出发，在这个新的学习过程中，当时，或一二年后，还不可能运用自如，但到三五年后，认识事物方法的一变，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当真若奇迹般的得到加强，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有了基本改变。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文史底子既那么薄，工作条件又实在差，凡事无不从无到有，不仅逐一把文物中的若干部门，过去人不敢碰，当前的考古所也无从着手的研究工作，在完全近于“独自为战”的情形下，用一个他人难于设想，而自己家中人也意料不到的学习方法，竟坚持了廿年，克服了各种客观障碍，以及个人体力上障碍，终于把七八个前后离职教授级的同事（居多还是学文史考古的）所有责任大部分担下来了。由自己的经验，所以深深相信文学所的研究计划人事的安排，和新的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值得重新认真从大处远处加以考虑。

这个信胡胡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同院里两个友谊极好的大娘，看我整夜灯不息，又不声不响（张兆和同志分住羊宜宾），还担心我出了事，可是看我出门时一切无事，才放了心。我可以工作的时间已有限，馆中虽有个博学多通的史同志，在本馆已成业务骨干，但想把我搞的这份工作，接手下去，大致已无可望。因为学的方法不同，他已不可能用三年五载来就我懂而他摸边的补补课！这工作是从许多不易设想方面找材料，我由于底子杂，又特别对古代绸缎有比较全面理解，且能从多方面吸收材料，加上个不可思议的强消化力，还有个异常丰富的联想的习惯，所以希望能争点时间，进行这一未了工作，实在有必要。对文研所调派二三少壮来搞文物，即协助我把这工作的杂文献抄完，从这

个工作的协作，对文物工作的基础就打得不坏！而我的建议若有可取，我们好好的来谈一回吧。

这次政协若还有我的位置，还将作几个提案，其中之一或许将是建议科学院的文史考古三所，不宜再用老办法各搞一摊，或许得试从一个更现实些也更新的方法，合力同功，抽调一二十个少壮党员，来向故宫历博进行一种新的综合学习一年。有了个基础后，再向全国各大文物区，如陕、洛、郑、湖南、南京及大文物美术博物馆，如申博、东北博，走个一年，再去敦煌学半年。有了这么学习机会，在书本以外开了眼睛，肯定回来以后，会共同得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所里三大部，将会同意作成 一个混合组织，来分别学会这以千万计的新文物，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一位。会明白若不学会利用这么一大份重要材料，对之不加以过问，任何研究的成果，都不容易取得应有新进展。再试抽换大部分少壮来搞些新的学习，再过不多久，将承认采用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将会使得三所新的研究工作，必须尽可能早完全放在一种合作情况下，才可望迅速得到史无前例进展的。这完全不是一种从空想出发的浮夸高调，而是用本身在这个新的学习得到的深刻体会得出的结论。若能真正使这个设想成为现实，至少第一次有五六个人乐意来共同学习，我将随同小将一道，共同去各个地方作“说明员”，一直学到二年为止。从我的工作态度，为人作风和学习方法看来，都不会使这些年青人懒惰，相反，将会鼓起他们充满了政治热情，一切从无到有，用个真正战士精神，去把重要知识，一部分一部分拿下来，来再进一步把各部门研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研究，才会配合国家新需要，不仅对本所工作大大得到一种推动力，而对于文

物研究，也充实了大量生力军，把文物研究，也由极少数的
手，转而为一大股力量，得到应有展开的！

我或许有了点“职业病”，总希望把自己所得到种种有助于国家各方面提高的服务热忱，还有更多的人把我作个“垫脚石”使用，能尽快得到工作的便利，再不宜于照吴世昌兄那么关到门写论文，或坐井观天写论文。

你估计估计，若我谈的有关他那种文章的意见，只是鼓励他也来从实践方式搞搞问题，才有意义，这么“猜谜子”搞文物，那是永远碰不到骨节儿上的！若这么说不至于扫他的兴，那么大家来交换交换意见，也很好。

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的攻下了若干大小关。

感谢党，在这廿年中，给我的种种学习机会，并教育我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态度，却不责望以一般干部方式（以能耐心坐办公室），尽我用我自己的学习方法，沉沉默默，走了那么一段长长的路！还始终不曾感到疲倦，也从不为任何个人利益计较得失，却只想“从学习再学习”的态度，来迎接以后的每一天，永远不为生命迟暮而有丝毫悲哀丧气！

沈从文

十一月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31204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 之佩：

久不得信，事情或已较忙，抽得出时间，最好还是一星期写个信来，同时也给红红一点鼓励，有好处。孩子们总是在鼓励中向前的！我们一切很好。小胖胖还是一切照常，一双眉毛变得弯弯的，食量强，脾气十分好，人人见了都欢喜。她也不知道怕生人，只是还只会向人笑笑，不出声。间或吼一两声，十分有趣。妈妈昨去学校开家长会，见红红二主课“百分”，各本子“优”，还在中型大黑板上画了个一二尺大小孩子，在读书，相当神气。很高兴。红红乖得很，且凡事认真之至。每星期六一定要来我这边陪吃顿晚饭，并作点画，画真好得惊人！昨天趁二姨等来吃饭，即用《女史箴图》中小孩先摹出一个后（不是蒙在原稿上，另单独画），已十分逼真，因此在另一纸上，又改改孩子的手，画成第二个。又移动手的姿势，成第三个，共一组。又另作一成年女人，也成一组，十分近真，又各有不同姿态。大家看了都感到有趣。今天二表哥和刘祖春来吃饭，她在桌旁不声不响，又把刘焕章的李白像一会会就画出来了，作得活灵活现，让我贴在墙上。婆婆来时看到满意之至。说帮助我收资料，认真之至！

且允为我画画要用材料，不觉当真就蒙在纸上拓了张六朝人的画，真正可以为勾材料了。孩子一切都好，又大方，又活泼，婆婆一来也总说她在那边得人缘，大派、活泼，肯服务。作文造句也满会把句子拉得长长的，所以将来发展，必比一般好。老记住我说的，“凡事一认真耐烦就会学得好。”手的细致处，生人不见是不易相信的！人也壮得可观，家中自己不易发现，外来人一看说只八岁，多不相信。在比例上，头也大得比一般人强得多。还自以为比小胖妹妹好看，婆婆听来笑得不亦乐乎！和徐大娘关系也挺好，这真难得，且欢喜说点笑话，幽默感有了相应增加。

大弟处一切照常。北大似乎又在“反右”，什么什么的大字报已满校，不在其中，实难理解。如何发展，也难索解。闻每天还有大量外面人去参观，可见不少人多闲得难受！各处都布置学习，闻先“反孔”，使得人不知把孔与林并提用意何在，闻卞舅舅^①等即不知如何发言。也并不要人好好看看孔子著作，只重在把别人文章拿来诵读，反过后，还是不明白孔子著作内容！

我却事忙得很，永远作不完，脑子正得用，拟了不少小专题，待一一着手。还经常为人从馆中商提资料进行摹绘，也在为改作历史名人像出主意。又还将把衣服资料第一本那个廿五万字说明，自抄一份，留个纪念，能附五百个小图，必将更像样子一些。如工艺专校招生开学，有三四种专题教材，我为提材料编成的，大致还得来为加附新图若干，才得用！若有点点空闲，还将在近三五天内为出国文展写个备参考用小册子，已快完成，极有意思！因为近一月内，馆中即

19731204

家

死了三个同事，多只五十二三。凡事放心，我还有一大堆事待作，精力很旺！

从文

十二月四日

① 卞舅舅 指卞之琳。

19731205(1)

北 京

复巫宁坤

宁坤兄：

得信，知不久或可回复工作，很好。能有机会转回教书，固然可望即时能充分用其所长，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如还得依然有些日子留在原地，也不宜自弃而丧气灰心。不一定是坏事！昨见金陵，即提到，学校要他回去，他却还乐意在乡下作“木工”。因为明白在教改中，教书很不好掌握分寸。据我大半生经验，过去正因为打量搞一生“习作”，在乡下过了约五年令人难于设想的寂寞、困难、痛苦日子，历尽了一般知分所料不到的挫折逆境，但明明坏不可言，却依然可转成一种工作动力，对于后来自己作主人到北京来学习时，经常有一顿吃一顿，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到有机会用笔写什么时，极显明，写乡村中的平凡人事，也由于对乡村中儿女恩怨的熟习，就得到了不少便利。且对于这些平平凡凡的人和事，充满了深至的感情，转移到文字上时，就生动活泼别具一格，闪着生命的光辉。目的既在终生从事，在过程中，并且就决不会受外界影响，在小小得失上而动摇了。虽然在社会大变化来临时，由于不善应世，一切成就，不免完全毁去，近于彻底失败。而对于学习的一往直前的热忱谨严工作态度，终于在五十岁后改业，一切由无到有，用同样工作态度，又取

得应有进展。还出人意外的比前卅年所得的小小成就，显然更加倍多而结实！正如古话说的，“久于其道，金石为开”，“滴水穿石，马尾割玉”，凡事用个“耐烦”二字，持久不懈的学去，取得的进展，总是会不仅仅出人意外，也会出自己意外的！若搞文学，向社会可学的实太多，比从一般书本肯定还有益、有用的多！比如亿万农民不声不响的，终生在田里搞生产，这一种耐烦工作态度，岂不就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好榜样？所以真的明白了新社会作公民作主人的意义后，活下来的意义，就完全不同，而永远将用个充沛的爱国家、爱党、爱人民的政治热情，结合到学习和工作上去，决不会为个人一时小小得失作计较，受影响了！而且越懂得人事的多变（这是必然的，在矛盾重重中会不断发生的），和其他种种，不仅不至于“世故”，正相反，倒反而会更加“天真”的充满童心的活下去，和人世的浅浮作战，也和自己的脆弱作战，真正是改造了自己，心胸广阔得很，学什么，都必然可望取得异常迅速的进展，越活越有精神！我今年已快七十二岁，似乎比不少五十来岁的朋友，作什么还有劲头。尽管处境还是相当狼狈，一家人分两处住，我独自住东堂子一间小房间中，旧书全部七分半一公斤处理后，又搞了半房子书。一个大桌子上，被一堆乱七八糟的稿件堆满，可使用的工作面不到一尺半左右，却把近廿个过去千年的研究中（多属于物质文化史、劳动文化史）的空白点，一一为填补，草拟出种种新蓝图了。若能再活个五几年，还完全可能有把握的完成约五十个的小专题。（事实上且多已集中材料就绪，只待完成！）这么用个真正“普通一兵”的平凡工作态度，战斗态度，一一去“边打边学”，终于把这些堡垒一一攻克，活得多

有意思。比用个“空头作家”名分，去各国飞来飞去的过日子，多么不同，而又多么扎实！所以这廿五年，我在这个新工作岗位上始终坚持不动，大致还是比一些随风逐浪的老同道，近于紧贴泥土，处理生命，比较合理的！越活越天真，便正是一种生命健康的证据！我还充满信心，且待争时间，把这部分工作，作出个段落，分别为打好基础，让给少壮接手后，再回头来试用一种崭新方法，写三几本短篇或中篇，或几本“回忆录”试试看，肯定也会能够得到新的突破，新的纪录！

在这里眼看到不少熟人“未老先衰”，总像凡事已经看透而在那里作“逍遥派”，自外于作一个新中国主人翁的生活方式，不少且以玩玩扑克为生命最高乐趣的情形，那么轻视生命的存在，不免十分奇怪。可见国家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死亡了大几千万人，才打出了那么一个崭新局面，而廿多年以来，在学习中谈解放，谈改造，大多数高知还只停顿到发言上，依旧把自己紧紧束缚在一些旧观念旧意识上，不易见诸实效。学习方法也就有问题！始终不大能领会“革自己命”的意思。若能稍稍扩大视野，把个人哀乐放在八亿人民集体整个发展上，同时又还明白由于社会进展，随之而来的也不可免有的是陈根烂叶，莠草荆榛，甚至于特别容易滋生繁荣，形成社会矛盾和困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显著的退化，令人无可奈何。既承认这个现实，又更深一层明白大处的进展，总的进展，国家面貌在党的领导下，和近十亿劳动人民种种不同努力中，已焕然一新，而自己便会明白个人的真正平凡渺小不足道，知所以自处，少说空话，少作空想，少发不必要牢骚，而多作好事，为必然了。学习“为人民服务”，便是

一件十分切实十分有意义的事！要从几十年计一系列实践去求证，得到的鼓舞也将十分现实。这廿五年我个人就对于这五个字深有体会，而得到益处极多，真正到了忘我程度，我的耐心和力量的积累，便反映到各方面去，形成一种十分现实的存在，而且成为若干有关工作的一种推动作用了。或许已远比我过去那些同道“作家”或什么“学部委员”，作用都来得扎实、持久而广泛！因此永远不会成为“逍遥派”，即活到八十岁，也一定还见不出精神和体力的衰老。因为亿万人民的劳动成果注入了生命里，比什么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还起作用，人再老，生命总若永远在青春中！李白纪念馆事，计划虽已为拟出，至于如何进行，大致还在当涂革委研究中，过了年后，或可望落实。但社会变动幅度过大，明日事是否照原来打算进行，则谁也难以意料！深盼能永远保持健康情绪，国家待作的事还够多！

并问近好。

沈从文

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北京

19731205(2)

北 京

致宋伯胤

伯胤同志：

久不得南京消息，工作想必还顺手，新出文物，不知有无特别突出材料，可见示一二。有熟人陆苇同志，是六四年北京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毕业，家住南京市（其爱人袁惠仁同志，在南京大学天文系教书）。希望了解了解南博有无用得着她所长工作没有？或其他有关纺织印、染、织机构，有无相熟部门能就便为介绍机会没有？费神处，感同身受。

我们这里改陈工作，似还有待重新安排，不少不易过关处，短时期或不易得到解决。抓改陈业务的巩绍英同志，不幸最近因心病故去，副手王天木同志，亦因心脏病较严重，只能在家中休养调治。正馆长又新换了人，事情多不大接头。因此下一步第三次改陈，大致还得在明年重订计划。我因已在“休养”之例，本可不必再过问一切，只是从改陈过后种种看来（每一柜看去，看了四个月），才明白少壮负分段责任同志，对文物认识多不过硬，彼此差距过大，还得想办法尽可能在弟还能工作时，将差距缩短，因此不免还有一系列工作待做。即过去得上面点头主持的中国服装资料工作，第一个试点本虽已完成，待上面审定后即可付印。照计划还将共编九辑，完成十本。此外还有家具发展史，马的应用及装备

发展史，由战国到唐前期山水画史，杂技演出发展史，狮子舞发展史，扇子发展史……以及协助大专院校工艺各专题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又还因为在政协提案廿件，多为“工艺中如何古为今用”问题，全部已通过，对全国陶瓷生产改进和提高，均有义务待尽。专题材料多已集中，手边却无人手可用。因此不免手忙脚乱的作下去，能作多少即多少，计划能否一一完成，则全看近二三月，有无转机去了。近年体力倒大有转机，日夜为各方面打杂服务，总若不知疲倦，足堪对诸旧好告慰。并候佳好。

沈从文

十二月五日

19731207

北 京

致杨振亚

杨馆长：

大几月前，送陈《服饰资料说明草稿》，闻至今尚搁在你处。你事情过忙，身体又欠安，我改稿写得十分乱，你即便有机会又还耐烦——看去，未免过于吃力，十分抱歉！并且这个说明，近于一种探索性工作，是为原计划编十册资料而提出，约有六千不同图像而着手的，是拟用图像为主，结合文献互证，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涉及相关一系列问题。多从诸史舆服志以外作引申，看来必然相当吃力，大至于会感到杂乱无章，缺少统一性，也少通俗性。最先企图是为总理外出送礼而用，因此康老看后为题一签。他把那么一种重要工作交给我来主持，总经过些考虑，我敢答应下来，也不是不事先考虑。郭老并主动为写一长序。并经文化部徐副部长批注不少意见，龙潜同志也看过，此后冶秋同志也看过，不久以前，还经巩、王二同志看过，多以为改改还像个东西，拿得出去。所以一回来，冶秋同志即告我可以付印，今既一搁二年，时移事迁，或许要求已大不相同。所以能否付印是小事。文图两方面加以整理补充，至少还可作为馆中美工组同志一份永久参考资料。也算得是我在这方面所学常识，应过考中一个课卷。所以盼望你即早把它退还给我，让我尽可

能争争时间。或就你看后的印象提提意见。因为凡是一种带创始性的工作，总不可能说无缺点的。我可用时间已有限。从馆中近一月三同志忽然辞世即可知。为好好重抄一份上阵备查，而自己手边保留下这个改写草稿，便于另外随时附加约四百到五百小图于说明中，今后客观上若用得上即随时取用。一时用不上，我还可留个底子，当作一份学习纪念。并可根据此稿，将原拟编十册总计划，就手中所能得到的材料，分门别类继续补充。远的打算是为中国服装博物馆打基础。准备在另一时总理想到的有此事，需要我继续进行时，有点事先准备，不至于临时抓瞎。而事实上材料排队到五六千不同形象。并且来自各方而，即只为本馆明天工作进展着想，也还有责任，得作作这种准备，因为究竟还像一份扎扎实实的工作。何况除本馆以外，用得上这份材料的科研、教学、生产以至于今后服装改良，可供参考处还多。别人接手恐不容易，而我作来却近于“驾轻就熟”，不甚费力，不断积累，即可望于一定时期内，取得应有进展。材料一经集中，用处即多，内中涉及军事的，可以供给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改陈有用。原有那八百平米陈列，曾采取我的建议，但战争画可不过关，大致还得由我去帮忙改陈，才会符合要求的。属于乐舞部分的，我原是音乐研究“通讯研究员”，过去古代各种乐舞，演出场面，即由我供给材料，到重绘时，还由我为配色。此外还有不少方面，如杂伎演出，出国杂伎团有需要供说明时，又即可为抽出有关历代杂伎演出图像，供他们用。不少还涉及文化交流，如狮子舞、胡腾舞、柘枝舞。……我既从工作中明白了有多少不同的屈原、管仲、刘邦、王羲之、陶渊明、谢安、李白、杜甫、苏东坡、……，早多排了队，

明白产生的时代，有多少参考价值，各省有关方面今后作专馆陈列时，就随时可为提出，协助解决问题。本馆对于陈列历史名人画，目前并未过关，近于凑合，分段负责同志，提不出有用材料供美工参考。美工方面也还少事先准备，调尽全国名画家也不可能作好！要求较严才可望得到上面点头时，也可不大费事，查查我编的目录，即可一一调出应用。最实事求是的办法，是即早为我安排个工作地，我来和美工同志协作，试为解决约三十个单身人像或塑像，心中有谱即不费事。属于工农畜牧渔猎，也无不有图可分门别类备用。只要一个比较得力人手供我支配，我协助他，就可在一年内，掌握这方面上千种资料。而这些基本功，大致还是得由我来着手，十分省事易见功。因为留在馆中二十五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而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和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在重重挫折中总不灰心丧气，还坚持下来。把不少工作近于一揽子包下，宁可牺牲一切，也不借故逃避责任，还肯定要坚持到底！我应当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

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我为人实在近于相当低能，文史底子也不厚，初次到馆中，文物知识只能说是个爱好者。不过牢牢记住主席指示的十个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试从学习主席“两论”得来的启发，用矛盾论体会到观察事物理解问题原则，用实践论指示的工作方法，并永远记住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切事物不孤立，一切事物在发展，或相互联系或相互影响。……还记住一个研究员指定的责任，是除解决本馆文物研究作陈列外，还应当为外面科研、教学以及生产服务。比较明确“责任”二字的含义，十分认真的一一学下去。责任一到具体，即远远比一个教授或一个学部委员为艰巨，是个真正史无前例的重担子。可是我为了明白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斗争了几十年，死了几千万人，才把帝国主义赶下了海，埋葬了拥兵八百万的蒋王朝，使得国家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主席和总理在二次文代会上接见我时，就亲自劝我再写几年小说。）只一个人凡事由无到有，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去午门楼上灰尘扑扑的库房中作文物登记，在陈列室中作说明员，反倒心安理得。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

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目前尽管已七十过了，不离开这个战场以前，我还有不少责任待尽，那宜让我退休或闲着过日子！在馆内还得用尽方法，来把我和一些分段负责，近于接班人的专业知识的差距缩短。（我作了不少专题性文章，如镜子、玻璃、丝绸、印染、漆器……他们作陈列时还不会引用二三十字附于说明中）。而对外教学，和生产服务，前后在全国政协又提过提案二十件，多和这两事有关，一律得到通过，有的指明二三个部执行，有的且到五、六个部执行（包括外贸、纺织、轻工业、文化、教育等等部门在内），最多的一个，据一个审查提案委员说，还是总理亲自批示，附加了个“这是内行说的话”。不问传说是否可信，总之，提案交六个部执行，却是事实。因此，我就还有不少责任待尽。例如提案中有改编全国大专院校工艺美术教材事，总的工艺美术史教材，及丝绸印染系、漆工艺专系教材，当时就是调全国院长、主任教师、青年讲师来京，由我为提供材料，由专任教师编写，后来又还由我来修改审定的。有些在“文化革命”前全国已试教一二年，明年又将开学，近十年新出土文物万万千，大致还是得由我为提供材料作补充修改。主要是重在落实“古为今用”的伟大指示，为新的生产改进和提高而设想，必需删去较多不必要的文字引申，而重在将二千五百年以来出于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精华，加以较有条理的介绍，解决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责任实在不轻，而工作也相当繁重。这一系列工作的事先准备，目前是在一个一尺半左右的桌而空间日夜来进行的。至于对于科研问题，已用我本人学习，作为实验品，也达到把不少文物研

究中的空白点，过去人无从着手，当前北大文史考古系和科学院的通史、文学及考古三所的大专家不易下手的。以前那么不学无术，只由于学习方法、思想方法或许有点不同，就拿下了那么多新的据点。且深深明白出土以百万千万计的文物，在国内出现，并且分布到东西南北各个省市区、边远区域，极显明不过，将影响到整个劳动文化史的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他们若离开那么大分量的实实在在的材料，依旧单打一各自搞一套，用老办法引书注书，结果将不免永远停顿在原有理解基础上踏步不前，作出的结论，势不可避免的近于“猜谜”，全不明谜底早已搁在各省文物库房中，甚至于可说冻结在文物库房里；三所中的懂事的党领导若能让年青少壮采用个崭新方法，从文物出发，结合文献去求证，将会使得全国劳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走上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前途可说是万万千的奇花异草！所以下次政协我若还有提案机会，将作较详细具体建议，故宫和历博从长远计，应同意调取三所中至少十个少壮党员来进行新的研究工作，也绝不会嫌人手过多，只要学习方法对头，在我的常识基础上加以深入，三五年后，且必然将取得崭新的进展，实意中事，因为出土文物行将以千万计，内中可理出多少新问题，即仅仅限于从出土陶、木俑及种种相关文物，在对于传世若干古代名画作新的鉴定工作，就可以完全把古代人物故事画的研究工作，提出崭新的材料，过去任何什么皇帝题字题诗或各家收藏、法眼鉴定，都将在一种新的物证中被重新判断，加以否决也不算数！一个唯物的新的研究材料以千万计搁在眼前，而目前对于“研究”二字看来认识上实在太旧了！工作无穷，而有用生命实有限。馆长，望你仔细考虑考虑，如何设法把

我这份常识一一整理出来，或就馆中可能，为调拨二三耐烦得力的美工同志，尽先把服饰资料待补充的四百图像照我需要绘出，作个交代，再看馆中需要来进行另一系列小专题吧。事实上，如人手得用，上述若干专题，在他人为不易设想，在我至多三个月便可望完成交卷一个，多经济的事！（给你看的那份资料，便是半年完成的，你能设想得到吗？）事实上有的一个月即可交卷。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一二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吧（至今还不明白，我死后永远也不会明白）。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送陈的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至于别的待做工作，我将还是尽力之所能及去作。因为这类面对全国的事，为馆中明天工作进展的准备工作，本不必由我来请求才可望得到协助而进行！若事经请求，还不易进行，我的责任已尽，将承认现实所学无多用处，一切探寻所得，都无多意义，可有可无，也就只得放弃种种不切现实的妄想，承认工作又复败北。再想办法，把有限生命，转入另一新的学习。即或不免深感痛苦，那也无可奈何。好在即深感痛苦，也不会是很久的事。因为这廿五年，我总算尽了个公民的责任，一个博物馆研究员的责任，一个“普通一兵”的责任，年岁也快到“大块息我以死”的前夕，多少优秀党员，还不免怀着全功未竟含恨而死，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也难望把对于新的文史研究工作，有所促进，有所改善，提高到应有水平，并非是不努力。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我不久死后，只能请求向主席转达，我

这“普通一兵”，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深深感谢党廿五年对我的教育、鼓励和关怀！

沈从文

十二月七日

此信曾被抄录在陈乔《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文中，1989年9月发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3、14期合刊。抄录稿有所删节。

据陈乔抄录文本编入。

19731210

北 京

致 徐 锋

徐锋同志：

闻近月尊体欠安，想已好转。研究所或总厂资料室，闻已迁过王府井工艺品公司大楼上，因看陶瓷展，曾去拜望过一次，正见好几位同志忙于晒花鸟资料蓝图。正当各方面工艺品生产，都迫切需要资料时，诸少壮同志，能从“一盘棋”着眼，热心来进行这个工作，十分有意义。这种劳动，实值得表示敬意，也是由于你的领导正确！花鸟画若仅仅限于用田世光同志的稿样，有些或许因构图过密，而格调只停顿在清代蒋廷锡等人成就上。还不妨更进一步，就故宫名画集、东北博名画集、申博名画三个精印册子中，宋、元、明花鸟画，选二三百件，估计到可以转用于生产各部门的图稿，特别抽选细心、耐烦，手笔又敏捷、准确的得力同志（资料室没人，建议从所属宫灯、象牙厂调，必有熟习临摹的同志），三几个，用约一尺二三见方的尺寸，用细线勾成黑白图（如过去芥子园画稿方式）。因为这些经过一再精选的古代花鸟画，布局设计，无不经过仔细推敲，疏密得体，章法新颖，风格鲜明。比较有计划的来从生产各方面需要考虑，在现有情形下，不仅只限于解决生产要求，十分显明，还可作为从事特艺同志共同提高的学习材料，这才像是有选择的来落实

“古为今用”！费力不大，而收效极多，且易见功。不仅对北京市所属特艺生产得用，事实上全国以百万人计的工艺品生产，也会大有帮助。望你考虑考虑，若有需要，我即为来尽义务，选选材料，来即早进行这个工作。曾估计到，用三人一组搞一专题，人手若得力，至多有一个月，集中精力共同来作，必可完成。到付印时，还可为写个一二千字简明介绍，略略说说过去发展，及其特色，今后可能应用到某某生产，在外贸上也顶得住。参预这一工作的人选，有点要求，即对于工作应严格些，既细心耐烦，笔下又敏捷准确，十分忠于原作，抱着个“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工作态度，在密切协作情形下来进行。要求自己越严格，工作效果也必然会越好。若上次由邵大地负责的急于付印的铜器图册，事前我不知道，快完工时来问问我意见。我曾一再劝告邵大地同志，这类工作据廿年协助本馆美工组搞陈列，及工艺美院同学编教材所得点滴经验，总是工作越认真过硬，效果影响越好。不宜凑和应付，更不宜考虑个人得失。做不好，返返工不碍事，不要以为急于需要就草草了事，例如取用日人作《战国铜器之研究》对铜器时代分类图表，为慎重计，应当注明来源。因为此图实系卅年前所作，显已过时！解放以来，全国新出土铜器以若干万计，有上千种造型、花纹都不同于过去的出土，早增加了无数新知识，真的若自己编写，就得多费点心力，去认真学习一年半载，另从实际出发作一新表。若力所难及，采用别人旧图表省事，照规矩，注明来源，势有必要。至于个别花纹的介绍，也总还得下点功夫，就各报告中，选个一二百点重摹，编排得比较有条理，介绍出去，才像是出名世界的北京市特种工艺研究室或资料室的工作成果

和研究态度。这么办，肯定会增加编者一些麻烦。工作正像是“打仗”，那能怕麻烦？他不在意，还是匆匆付印。稍有知识的同道，都觉得不大好！倒不如老老实实翻印些材料好！又这次新印有关马的材料^①，工作似乎比前一个更加草率，错误太多。据说卖去已不少，我们看来，销路越大，转而增加痛苦。因为古代材料，多从历博美工室取用。原稿多由他们十分谨慎认真的绘出，极其费工。当编印时即画得过于草率，馆中美工同志就感到难受。还以为稿完成后必交我看看，去掉些“糟粕”，增加些“精华”，并为排个时代秩序，且把一些特别重要的，为——提出，分别补上，好好写明题目，再行付印，并不会迟！这是应有工作的步骤！不料只图急于付印，不事先告我一声，因此不必要的一一画上，真正重要有用的反而遗漏。有些（如镜子上车马）又只选简单的画，稍复杂费工，即避开不画，标题既多错误，甚至于历史时代前后也常倒置。又不注明来源。付印以后，出版之前，也不曾送我看看（那时还来得及加个纠正表），直到售出将尽时，才由唐克美同志送来看看。古代部分材料既由我为提出，照习惯，我就有责任应尽，这么一来，生米煮成了熟饭，可就毫无办法了！少壮美工同志，采用这个方式抓材料，草草付印，介绍给全市全国同业，似不大妥。经济上即有小小收获，政治上恐易犯错误。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此后还有的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桌子板凳、历史故事、金、银、漆、玉、音乐舞蹈、灯笼扇子、狮子龙凤……还有上百图录样子可以无条件供给。（不少材料多是通过美工组同志，一件件付出艰巨劳动，有的一二天，有的还得半月一月，才能完成。主要就是预备协助全国生产教学参考，无条件供应各方！）他们工

作如此认真不苟，研究所或资料室同志，必须体会到每一幅工作完成之不容易，取用作资料时，必然就会格外感到亲切认真，才对得起这份材料。为慎重其事计，付印前即不给我看看，也还是应当给那边美工组负责同志看看，代为核对核对时代、名称和排列秩序，便于将明显错处代为改正，糟粕去掉，精华增加，这才算是协作、负责！付印时，最好还在前言某一处附一笔，“本图某些方面，得自历博美工组资料室协助”，也比较合乎情理。印出后，最先或许还得送那边十来本，便于外省什么文化单位来馆中看材料（这是经常事情），对这个图册感到需要时，即代为分送。一切都重在用个政治上负责的慎重态度来进行，决不宜从经济上计小小得失而着手，此后需要更多方面从库房调实物摹绘时（这件事有的比同志们勾个稿还麻烦得多），才好得到馆中多方面的协助。特别是本馆美工组的协助。因为照我估计，至少可还有漆工艺造型和花纹、丝绸花纹、家具（历史成就和演进）、陶瓷加工（美术成就和影响、来源）、金银错纹样、雕玉、石刻、狮子、灯笼、扇子、水、云、龙、凤、挑花补花，以及可以肯定的历史故事和名人图像等等专题……从生产参考要求出发，大致都可为分门别类，每一项目，选个二百左右艺术水平高，而又有代表性的图样，成为一个专题。只要你们人手够用时，不妨为试作个第一阶段工作计划，争取二年时间，为编个廿本不同图册，供总厂所属各单位参考，及全国应用。都可在并不费事情形下，即可为编出目录，给你们看看！望你研究研究，是否值得这么认真来进行这一工作。

至于那本《马的材料》，编排方法上，似乎也有点问题可商量，最好是分两册出，若只拟合印一册，也不妨分作上下

两部分，不宜让古代部分夹在当中，即放在后面倒也无妨。总不宜夹在当中。已为唐克美同志，提出部分应加的较难得新发现重要图像，另外又还为准备了约卅种外国名雕刻家画的、塑造的洋马，作为“洋为中用”参考取法。这些马比朗世宁的好得多！据我个人私见，这工作，最好即由她负点专责来完成未竟之功。把一切应补、应添（以至于应删去）的拟定后，我来为重新按时代排出个秩序，整理完毕后再过两次目，把画得走失了原意不合格的再改改，某一段落不够的再适当加一些（并为挑选二三种最好看，假定可作封面用的），一切看去都还像个谨慎认真的资料工作后，再送你过目，作最后决定，得到你的同意后签字付印。印成订好后由我再为费一两天时间细校一次，把排版有误，校对同志疏忽处，附个小小纠正表另纸排出。因为名称种种容易致误，付印前我为最后校对也无碍。（为慎重计，还不妨编号发行，先只限于同业使用。）为工作负责计，还不妨多印一万，用新的把过去发售的一一换回，即或在经济上会要受点损失，而在今后工作上，可就取得了由于疏忽得到的经验教训，不至于再马马虎虎。用这么一个负责态度，继续把另外一二十个不同题材，就需要情况，换三几位少壮，用同一工作方法、态度，由我来为提材料，继续作第二个。若总厂人手不够用，或用个配搭方法，或总厂出一人（有人参加，今后如何使用这份材料就方便），某一生产单位抽调二人，来个“三人小组”，共同完成。等于一面补课，一面工作。至少在同一时间内，用历博已绘成的资料，及我相当熟习，可调用花纹好、活泼而清新的实物资料，只要有够用的人手，同时进行三个也成。我经常来和每一种搞专图同志桌边看看工作进展情况，

及得失如何，提提技术上的“如何作即可望达到最好效果”问题，能尽他们集中精力作下去。以目下手边可用材料估计，至多用两个月时间，必可望同时即可初步完成。完成后再为分门别类，略作简而扼要说明介绍，即可送审，准备付印。（有必要时再借用别的单位已制成的彩图，加印三五种示示例。花费只稍多些。）这么认真仔细作出的“参考资料”，比目下付印的几种相比，显然将有用得多！第一阶段在一年计划内，印个十来种，自然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能够这么办，这才像是首都特艺总厂的资料工作！把其他方面工作效果，也会大大提高一步！用这些资料来供子弟学校学生学习，即十分切实！

望你能在体力较好时，考虑考虑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如觉得可以试试，先作二三种看，即盼望要和我比较相熟的唐克美、吴淑生，或韩观华、赵××（四川的小朋友）诸同志，来商量进行办法。如拟进行，或许还得有些必要手续向馆中办理，比如写一个信，说明总厂为改进生产，并为国内特艺生产，提供图案花纹，一，需要什么资料协助工作，二，有多少同志参加，三，大约估计多少时间。得到馆中同意以后，才好为工作同志在适当地方安排桌子座位，并由美工组为办理办理出入证等等杂事。（也有可能，还可为商洽在馆中参加一顿午饭，省事不少，吃得又贱又好！）如最近并不拟继续这种资料工作，也抽不出人来作，那就从长作计，且待将来有需要时再进行不迟。至关于《马的资料》那个图册，大致还是让唐克美同志，把我为补提的和待提的约百来个图，争点时间较好的完成它，妥当一些。能印，即再印。（如作得比较全面，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也即有大量需要！这样题目作

得认真一些，对他们工作帮助也大。)不拟印，即把这份比较完整的资料，整理像一份资料，我来尽义务，为加点不可少的注释说明，留在你们资料室，供大家参考，并供外来同行参考，也好。因为从我个人原来估计，这么一个相当专门的题材，如能搞得完美些，将可望达到“一石打三鸟”的结果：生产上有用，文物工作者也有用，做文史研究的还有用(以至于教艺术和艺术史的，同样得用)。因为一经排比，一个那么特别专题，即可成为多数人的常识！内中涉及问题相当多，如装备特征和进展，应用在军事上、社会生活上，又是什么。甚至于马鞍具的进展，又是些什么……不少都是从崭新材料比较才明白的！这个工作我来不及协助，此后大致将不大可能还有别人来进行研究了。至于我，却不过是研究工作中的副产物，馆中待作的事多，人手也不够用，即安排下来也排不上队！因此希望我们这方面来解决，大致希望不大！

即此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沈从文

十二月十日

徐锋 时为北京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副经理，并分管公司研究室工作。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马的材料 指《马的动态资料》一书。

19731214

北 京

致 刘 导

刘厂长：久不相见，想必工作得格外忙！

故宫收藏品中，有几件明代黄地“洒线兼平金”绣龙纹袍料，配色华美鲜明，壮丽少见。用色不如清代复杂，但效果却远比清初蟒龙强得多。若试采用这个作为主题，四周布置以若干小团凤、团龙（明代有的是，清代更多），边沿用清初龙袍下脚的寿山福海五色姜牙海水，作廿平方米大中型高级挂毯，必然会取得极大成功。望你考虑考虑，若以为可行，或试先作些十平方米小的看看。不妨去故宫，商吴院长，专调这几件材料看看，照些彩色相，诸同志觉得好，气魄够雄壮，再进一步进行彩照放大，也得！那边有单色相，也可以商量放大，到一尺五左右大，就看得出好处。

上回到厂中看见你们作的小方毯，图样似不大好看。又故宫还藏有上千大小不同的刺绣炕垫、桌围、椅披、方圆椅垫。有折枝花、有放射式团窠、有各种龙凤穿花……原料也各不相同，有宁绸地、米色呢地……由康熙到乾隆，简直可以说无美不备。选上个二百种图样（各式各样团花折枝图案），来应用，用这部分材料作基础，不到一年工夫，就可望把厂中生产，带入到一个崭新面貌中去。（这些材料我看过大几百种，多宜于转用到毛毯上，投入再生产！）若有需要，也

望商量商量吴院长，不妨先调百把种出来看（如今完全冻结在库房中，毫无意义）。先照照六寸大小的彩色照，到要照作制作施工时（以卅种为试点），把原物商调出来，放样投入生产，可望百分之百成功。而且在“古为今用”落实到生产上，还将有助于全国今后在大大发展中的新地毯手工业，开了个良好的端！从“古为今用”得到的好效果，这么来抓材料，商外贸精印出来，供应全国地毯业学习参考，也肯定会使得这部门生产，不太费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中去！

试来挑三十个不同品种（我们馆中也可提十来种特别好看天鹅绒衣料花纹，一放大到地毯上，就会大大成功），用三个月到半年，来投入生产，共同努力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用这份形式旧、效果好的武器，打一回文化兼经济的仗吧。若得你同意，我还希望你能直接去和吴仲超同志商商，到提选材料时（我说的是炕垫椅垫类），我还十分乐意为尽义务，去那个灰尘扑扑的库房中，为挑选有代表性又和你们目前生产也还协调，技术上可以不太费事即可解决的！并候佳好，诸美工同志致意。

沈从文

十二月十四

刘导 原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校长。通信时任北京地毯厂厂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3年
北 京

致陈大章

大章：

北影制片厂拍彩色舞剧《白蛇传》，临时相商，要些参考材料看看。拍片子费钱多，有时还得拿到国外去作代表，我想还是为帮帮忙，提点东西，让那边设计同志看看好些。望为将另纸提到的材料调到美工室，再电话约个时间请那边同志来看看，由之檀或宋曼陪同看看即成。有必要时我再来为挑选介绍一下。

他们的电话联系为 620097 北影孙竦（叫孙松听时易懂）。一次不足，尽他们多看两回。

沈从文 顿

若搞布置的也来，我还是陪他们看一次好。
可能得在五号以后十号以前一段时间内解决。